

F30
32

社會科學名著叢譯

農業經濟學

卷 下

П. И. Леяшенко

吳覺農 薛暮橋 合譯

寒冰主編 · 黎明書局版

叢譯著名學科會社

學 濟 經 業 農

卷 下

——系體底業農的義主本資——

譯合橋暮薛 農覺吳

版局書明聚·編主冰寒孫

目次

第一章 農業經濟底諸組織及農業生產底諸形態

第一節 經濟組織及經濟形態底一般概念	一
第二節 農業經濟方式之技術的及農學的分類	八
第三節 農業技術的諸方式底經濟構造	一五
第四節 農業生產諸形態底經濟的分類	二七
第五節 農民經濟及其經濟的內容	三七
第六節 俄國經濟學文獻中的農民經濟論	五九
第七節 農民經濟底分化問題	七六
第二章 市場與農業	
第一節 農業的市場和商品生產問題	一〇〇

第二節	單純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	一〇四
第三節	農業之商品性	一一〇
第四節	農業市場底容納力	一二五
第五節	市場作用底機構	一三六
第六節	價格形成和價格底變動	一四七
第七節	農業與運輸	一六〇

第三章 農業的配設問題

第一節	工業配設及農業配設底理論	一六九
第二節	一般配設學底任務	一七三
第三節	農業配設底社會經濟的諸契機	一七五
第四節	農業底配設與地租	一八二
第五節	配設與農業底社會經濟的特殊性	一九七

第四章 農業的收益分配問題

第一節	農柴社會經濟學的收益問題	二〇三
第二節	農業的收益範疇底概念構成和意義	二〇九
第三節	私經濟的「收益」和「國民的」收益及兩者間之矛盾	二一五
第四節	農民經濟底收益與其特殊性	二一八
第五節	農業上國民的收益及其社會的範疇和傾向	二二七
第五章 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		
第一部 資本主義農業恐慌底理論		
第一節	一般恐慌理論與農業恐慌	二五五
第二節	布爾喬亞經濟學中農業恐慌底規定	二六四
第三節	資本主義農業恐慌底一般的前提	二六八
第四節	農業恐慌與收穫	二七六
第五節	農業恐慌與工業恐慌	二八〇
第六節	農業恐慌底週期性問題	二八五

395
255
140

285
203
520

第七節 農業恐慌和農村恐慌及其社會的內容……………二八九

第二部 農業資本主義恐慌底歷史……………二九七

第一節 一八二〇——一八三〇年代的前資本主義恐慌……………二九七

第二節 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代的繁榮……………三〇八

第三節 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的世界恐慌……………三一九

第四節 一八八〇——一八九六年代俄國底農業恐慌……………三四五

第五節 一八九〇年代以後的上向運動……………三五七

第六節 戰爭景氣及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戰後農業恐慌……………三六七

第六章 農業與資本主義

第一節 資本主義農業底根本的社會諸關係及其矛盾……………三九五

第二節 農業中資本主義諸矛盾底發展傾向……………四〇一

404
395

第一章 農業經濟底諸組織及農業生產底諸形態

第一節 經濟組織及經濟形態底一般概念

在前幾章中(上卷)我們已經檢討了農業的各種基本的生產要素和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以這些要素爲中心而形成的各種基本的社會關係。我們並不是從技術的——生產的見地去檢討這些生產要素及社會關係,而是從社會經濟的內容底見地去檢討牠的。這樣,我們知道了勞動和各種生產手段不單成爲一般生產過程的重要因素,而且成爲農業生產過程的唯一「重要因素」。在資本主義生產狀態下面,這兩個生產的「重要因素」便形成各種社會關係底特殊範疇。參加社會的生產過程的這些社會關係,畢竟歸結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的社會關係,即勞動的担負者和生產手段底所有者之間的關係。這兩個要素——勞動和生產諸

手段，在整個社會經濟的意味上，是唯一的生產的「重要因素」。(1)

在農業上，這些基本的社會關係，完全保持着決定的意義，是不待言的，但這關係是採取複雜的形態的。詳細說，佔有生產手段之一（土地——譯者補）的土地所有者，在農業及農業所形成的各種社會關係中，獲得了特別重要的意義。於是，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純粹的」形態，遂因這成爲新的具體的人物，即成爲第三者的土地所有者——金利生活者之存在，而更加複雜化了。這種土地所有者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其他部門極少參加，和他對農業的參加比較，相差甚遠！

自然，僅僅觀察社會經濟底各個要素，在研究其整個本質及構造上，還是不充分的。這種基本的社會要素在生產上的結合形態，這些要素底進一層的結合和發展的全部複雜性，以及「這一結合進行時的特殊樣式」等，才是決定社會經濟之歷史的構造的東西。由於這些要素的結合樣式如何，既有直接生產者，即勞動的負擔者，直接成爲生產手段所有者的事實，反之，也有生產手段的被剝奪者，不得不向其他生產手段所有者，即資本家去出賣其勞動力的事實。所有這些，都使全體國民經濟之社會構造複雜化，並且使牠從獨立的自然的封鎖

(1)「不問其生產的社會形態如何，勞動者和生產手段，常不失爲生產的重要因素。但是，在牠處於互相分離的狀態底限度內，兩者都不過是有可能性的重要因素而已。普通要實行生產時，這兩者就非結合不可。依着這結合所表現的特殊性質和方式如何，而區別社會構造底各個經濟的時期。」——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

的單純的消費經濟形態，發展到單純的商品經濟，由此更使他發展到社會化的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經濟。到這時候，所有各個要素和經濟的範疇便很複雜，成爲無限的多種多樣；無論是質或是量，都發生變化，勞動支出轉化爲社會的價值，生產物成爲商品，生產手段也轉化爲資本了。

因此，我們除開研究社會經濟的諸要素之外，還須研究這些要素在一定的的方法上有機地被結合的形態。這些要素以及在這些要素上生長起來的相互關係，愈發達起來，愈變得複雜，那末這種相互關係和形態，其整個體系，也不得不日趨複雜了。

這樣，我們達到經濟形態及經濟組織的理論上來。當然，即使在這種經濟形態及經濟組織的理論上說，經濟研究的任務，是生產過程中人類的各種社會關係。即一定要從一般方法論的前提出發，不是研究主體和客體，或客體和客體間的關係，而是研究主體和主體間的關係。

一般說來，經濟組織和經濟形態的經濟理論，不應當把（說明經濟人及其經濟活動的對象間所具有關係之特徵的）任何技術標誌（例如土地利用底性質及方式，所造出的生產物之性質）來當作這個理論底基礎；祇有把各種社會關係形成底性質，來當作它的基礎。因而在構成經濟組織和經濟形態的概念本身，及在把它分類的時候，也非根據着在一定的經濟形態中所形成，而且專行着的各種社會關係的標誌不可。

可是，上述一切，並沒有妨礙到用技術的或生產的標誌來把經濟組織分類；這種事情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並且這種分類，農業和工業一樣，對於組織的，或生產的，以及統計的研究上，是不可或缺的。農業生產的各種形態，因為組織上異常複雜，所以這種分類，在農業上甚至具有特殊的意義。『農業經濟方式』的理論（參照第二節以下），在農業經濟學上，通常所以能夠佔顯著的地位，就是這個緣故。但是在重視這種分類的農業經濟學中，「農業經濟方式」的理論，本質上與其說是研究着農業經濟學之社會經濟的內容及本質，倒還不如說是研究着一般的類型學的『組織學』之組織的——生產的任務。然而農業經濟學非對農業經濟的組織及形態，完成其經濟的分類不可。

誰都知道，在理論經濟學中，關於一般經濟形態及其分類的理論，還沒有達到最後的完成。這在農業經濟學中，更是如此；幾乎還不會刻苦鑽研，而充滿着種種矛盾的學說。在目下的理論經濟學裏，經濟組織，經濟形態和生產形態等，是被區別開來的。所謂經濟組織或經濟形態，是指各種社會經濟關係的整個體系；所謂生產形態，是指那些只在生產上形成的諸關係的體系和形態。後者雖是基本的，具有規制力的一羣底諸關係，但它也是部分的個別的東西。當然，這兩羣（經濟形態及生產形態——譯者）都是從上述所謂社會諸關係底體系這個統一的構成和分類原理上出發的。

誰都知道，在經濟組織論中（它是和普通經濟「發展階段」說相並提的），存在着許多種分類，從里斯特，希爾台勃蘭特·修馬拉——等古老的分類起，一直到伯夏，桑巴特及俄國的丕·馬斯洛夫及其它廣泛的

新的分類爲止。這些作者，他們認爲經濟組織概念的基礎，就是生產（里斯特）或流通（希爾台勃蘭特）這些方面的物質的標誌。因爲，他們即使把經濟組織作爲社會諸關係的體系來觀察，他們仍把偶然的，外面的標誌，來當作這許多關係的特徵及分類的根據。（例如伯夏用的是生產物流通的形式，修馬拉與丕！馬斯洛夫用的是經濟的接觸之空間的大小）就是對於經濟組織，給與不是因果關係的，而是目的論的說明或內容。

這些關於經濟組織及其歷史發展的一般理論問題，（1）不待說都已越出農業經濟學直接研究的範圍。但是無論如何，爲要更深刻地理解經濟組織的一般理論，把牠適用於農業經濟學的領域之中，那末，這許多問題，也是非常重要的。

上面已經說過，作爲一般經濟組織及經濟發展階段底正確概念底根據的，不得不是指出經濟諸關係底一定體系的特徵的那些根本要素。在生產的種種發展階段上，生產過程中所形成的社會諸關係底變化，是由前面所已說明了的人和人之間，即勞動的負擔者和生產手段的佔有者之間的諸關係上發生着的變化所惹

（1）關於這一點，請參看下列各書——：Bücher "Die Entstehung D. Volkswirtschafts," 8 Aufl. 桑巴特

『近代資本主義』第一版俄譯本，一九〇三年。里斯特：『國民經濟學體系』俄譯本，一八九一年。丕·馬斯洛夫

『國民經濟發展論』一九一〇年。洛那：『國民經濟學』俄譯本一八六九年。Schmaller, "Grundriss,"

Vol. 1, 1908.

起。這種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顯然是與生產技術自身的變化，密切地相結合着的。因為生產手段底佔有形態，和從屬於它的勞動底形態和方式，是由生產手段之技術的內容所決定。可是，能夠成爲指示經濟組織底特徵的根據，不是生產手段底技術的內容，而是以生產技術爲基礎，由此而發生的各人自身底社會相互關係底性質。

這種相互關係，雖很複雜，可是社會經濟種種組織的根本內容，及其進化底根本階段，我們還是可以把它分成——原始共產主義的經濟組織，封建的經濟組織，布爾喬亞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馬克思）在第一個階段裏。最初的社會經濟組織，是以原始技術爲特徵。沒有創造剩餘生產物的可能性；當時立腳於土地及原始生產手段底共有上的協同勞動形態之所以能夠發生，無非是爲這個緣故。第二種經濟組織的特徵，雖然仍爲使用原始的技術；但是在這時候，已有幾分近代的技術，已有創造剩餘生產物及其佔有底可能性。不過在這時期，占有剩餘生產物的可能性，大部分是靠著經濟外的強制。這種經濟外的強制，或是採取掠奪，奴隸制，農奴制等等直接公然的形態，或是採取隱蔽的政治形態：如封建制度，封建的貢稅及義務勞動，現物地租及雇役地租等等。社會經濟組織的第三種組織，是資本主義經濟。它在封建社會的胚胎內，已經慢慢地萌芽；從封建社會的崩潰中，創造出新的經濟諸關係。自此以後，生產技術和剩餘生產物底生產能力，有了驚人的增進；剩餘勞動底佔有也採取着抽象的形態。在這新的形態之下，即在不用經濟外的強制的，『自由』的諸關係底形態之

下，並不採取所謂剩餘生產物底佔有那種自然的形態，而是採取所謂剩餘價值底佔有這種抽象的形態而進行着。

如上所述，經濟組織和（作為同一社會經濟的諸關係底生產形態之總體看的）生產組織或生產形態，是有區別開來的必要。經濟學上的生產形態論，伯夏已對加工工業首先採用最完全的形式來提倡了。他依照着自己底經濟組織論（即根據——為自家消費，或為交換而從事於生產物底生產——這種標識，來區別經濟組織）而構成了下面的理論。伯夏根據生產底技術特性，把加工工業區別成：家庭生產，定貨的勞動，手工業，家庭工業以及工場等等。顯然，就在這一分類當中，也不會嚴格地應用統一的社會的標誌。伯夏認為在一方面，各個生產形態，從它底社會的內容來說，時常是同一的東西（定貨的勞動，手工業），但在另一方面，情形恰恰相反，同一技術形態，也可以包含着種種的社會內容（作為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之下的技術形態的工場）。不僅如此，桑巴特更曾指出生產底經濟形態和技術形態，不論在分類上或歷史上，都有把它作為不一致的東西，而被區別開來的必要。所以桑巴特把生產的『社會的』形態，加以分類的時候，換句話說，他把各個經營和社會經濟間的關聯加以分類的時候，是把勞動過程底社會化的程度當作基礎（個別的勞動，過渡的勞動，及社會的勞動）；接着他把分工及勞動底專門化的標識，當作生產底『技術的』形態，即各個經濟底組織構造（如孤立經濟，有少數助手的家族經濟，大規模的個人生產，小規模的社會經濟，工場手工業，工廠）底根底。換

句話說，桑巴特的分類，雖然帶有二重的性質，但內容依然是組織的——技術的，並沒有接觸到根本的斷面——勞動和資本的關係。

在理論經濟學中，主要還是關於工業形態的經濟形態論，都是那樣地不完全；所以在農業經濟學中，關於農業經濟之方式及形態的理論，自然更脫不掉極幼稚的領域了。

第二節 農業經濟方式之技術的及農學的分類

在農業經濟學的教科書上，『農業經濟方式』論普通總是占着顯著的地位，而且時常當做特殊研究論文底題目。可是在這問題底提起及『農業經濟方式』底全部理論之中，要想發見理論經濟學所已達到的東西，以及依據『經濟方式』之一般經濟概念而意味着的東西，那終於只是徒勞的罷。農業經濟學在理論上的落後，以及主要帶着私經濟的組織的——技術的性質，這在『農業經濟方式』論上表現得比其他部份更為明白。

在農業經濟學底一部份——『農業經濟方式』論裏，時常收容着互相關聯及從屬的各種概念。即第一、本來的農業經濟的方式；第二、各個部門——農耕、畜產及其他——底方式；第三、耕作的方式；最後是循環農法底方式。單單列舉出這些概念，已可知道這是具有純粹技術的農學的內容。所謂循環農法是植物交代的方式和

順序；耕作方式是全體耕地的利用方式；農耕方式是全體農地的利用方式。這些概念底技術的組織的和農學的內容，也決定着作為一般概念的農業經濟之內容。有許多場合，農業經濟方式被規定為「土地、勞働、及資本三個生產要素相結合」（劉特考夫斯基）底組織。這些要素是決定經濟種類和耕地性質間的相互關聯，經營的集約性，出產的生產物底性質，以及經營中的各個收入項目底構成等等。而且，這些要素底性質，一方面依存於土壤和氣候的各種情形；另一方面依存於一國的技術發達和一般的經濟狀態。所以，經濟方式底分類，對於許多作者，有的當作把既存的各種各樣的生產形態和農業經濟的種類造成一個體系的方法；有的當作研究這些生產形態之地理分布的方法；也有人當作在歷史上研究這些形態底發展的方法；最後更有當作測定經營底集約性和技術進步的方法，而加以應用。

例如拉烏爾根據農業經濟形態的「地帶」所作成的分類，專是帶有地理區分的性質。他底「地帶」不僅包含着資本主義各國農業企業底各種形態，而且也包含着亞細亞、非洲、野蠻民族底各種經濟。即商地帶（非洲及亞洲的草原）；牧場地帶（北美、澳洲和阿爾卑斯的農業經濟）；穀物地帶、栽植地帶（咖啡、棉花的栽植地）；有多種多樣技術傾向的工業地帶（自三圃農法始，以至於集約的生產和工業的——技術的經營）；近郊和都市地帶（仍是集約的多樣的經營）。拉烏爾承認在各地帶底內部，保有多數經濟類型。這些類型仍是存有經驗的性質，其內容極為龐雜（斐特溫人的經濟，暹羅的農民經濟，養豬經營，果樹

經營，消費經濟等等。）

拉烏爾底分類，帶有純地理的性質，同時帶有記述的——技術的性質，一點也看不出生產形態之經濟分類底影子，更毫無歷史的和進化的內容。(1)

華德爾修托拉更詳細而且更廣泛地提起農業經濟底體系問題。他底體系的立腳點，一方面是未來的生產「三要素」學說，另一方面是英奧的新「歸屬」說和「代用」說。據華德爾修托拉底意見，農業底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是有把資本來代替向占主要地位的土地和勞働二個要素的傾向。因而，在他底體系裏，不僅給予技術的性質，而且也給予歷史的進化的性質；把農業經濟體系底發達，和價格，工資，市場，都市及都市需要底發達，資本蓄積，信用組織，生產的生產物底性質等相結合着。華德爾修托拉當從事於經濟方式底分類的時候，把生產的生產物底性質當作基礎，分成畜牧的牧草經濟，穀物經濟，技術作物或集約生產的輪作經濟，以及放牧經濟等類。(2) 這樣看來，華德爾修托拉底體系，雖說他已引入「三個生產要素」底結合，來當作經濟的基礎，並給「標識」以進化的意義；可是，在究極上，依舊歸結到技術的經營之農學的分類。

(1) 參照拉烏爾：「農業經濟學入門」第七章。

(2) Watterstradt: "Die Wirtschaftskleins des Sandhaines" VIII-X

在經濟方式論裏佔有特殊地位的，是愛萊堡。他認為指出經濟方式底特徵，應當一方面指示獲得生產物的方式，另一方面指示其利用方式，這是最正確的辦法。他把『獲得生產物的方式』分類為粗放穀物經濟，循環農法，和集約的畜產經濟。而『把生產物底利用方式』分成粗放的牧羊，販賣家畜，販賣穀物，製造奶油，酪農經濟，飼養食用家畜，工場的經營及其他。這二個標識底結合（例如集約的畜產和飼養食用家畜，集約的穀物經濟和釀造葡萄酒等）據愛萊堡底意見，是『明白地描述着經濟底根本特徵』的，『使經濟方式底圖式的構成，變成不必要的』。（1）這樣，愛萊堡拒絕論理的，地理的，乃至歷史的圖式之構成，而停留在單純的經驗主義之上。

關於農業經濟方式，愛萊堡在其新著中，本質上仍停留在與上述相同的立場。愛萊堡拒絕構成農業經濟方式之歷史的發展圖式，而把農業經濟方式底交替，看做是依存於『肥沃遞減法則』及收益性與集約性的限界；他在和各種農產物底價格變動相關聯的市場要素底影響之下，來觀察這些交替。（2）

加在各個地方，各種自然條件上的這種市場要素，是和勞動及生產手段底特殊條件與特殊的組織相關聯，充分地說明了經濟組織之歷史的交替和發展（從利用自然力的最單純形態起，直至各國的各

（1）愛萊堡：『農業經濟學之基礎』一九二二年，俄譯本九八頁及一六五頁。

（2）Aereboe：“*Agrarpolitik*” 1928, S. 89 124

種土地利用形態，如二圃式，三圃式，改良三圃式，多圃式等等爲止。）所有這些經營方式，在愛萊堡看來與其說是歷史的方式。無甯說是地理分布的方式。

在俄國農業經濟學裏，經濟方式論有了遠爲完成的性質。大多數的作者，這個理論不單具有作爲分類上的圖式的意義，同時也給予歷史的發展和地理的分布底意義。雖說如此，經濟方式底理論經濟學的基礎，大部分還是歸結於「土地，勞働和資本三個要素底結合。」例如劉特考夫斯基底舊的構成，便是如此。據他意見，「土地，勞働和資本之量的及質的結合，其種類和樣式，」叫做經濟方式。他認爲經濟方式的特徵，可以用二個根本標識來區別：（一）集約性底程度，（二）植物性生產物或動物性生產物底生產性質。劉特考夫斯基對於經濟方式底分類，首先是根據經營底「內的」標識——單位面積上勞働和資本支出底集約性程度，恢復土壤肥沃程度底方法，和這些相關聯的家畜飼養狀態，飼料用植物及其他植物底分配。此外，集約性程度底外面的標識，是土地中利用地的分配和耕地的比率，集約的作物，根莖類發達的程度，機械和工具底應用性質，家畜利用底方式等等。結果，經濟方式底分類本身（同時又是經濟方式底歷史發展階段的圖式），便歸結到畜牧經濟，開田經濟，草原經濟，穀物經濟，改良的穀物輪作經濟（轉向畜產經濟，工場的經濟，栽培技術作物，及穀物經濟），自由式經營，以及圖式以外的放牧經濟底諸階段。（1）和這圖式相近似的是沙維德夫底圖式。（2）這兩位作者所分類的圖式，同時是歷史的圖式；農業在

一切國家，沿着多少共通的農業發展底歷史行程，而經過這些階段。這些構成和里斯特底國民經濟發展圖式的構成之間，不難發現其相類似之點的。

劉特考夫斯基底見解，長期地風靡着俄國農業經濟文獻。這是因為接近支配古德意志文獻的哥爾慈，克拉夫脫及其他見解的緣故。(3)

幾年以後，著作家愛爾木洛夫和斯脫普特對於農業經濟底方式，提倡和過去不同的見解；而亞爾·史克華爾招夫把這種意見，更完全地展開了。這種見解，也受了德國文獻底定義上所表現的變化底影響不少。史克華爾招夫在他底關於蒸氣運輸底影響的初期著作裏，承襲劉特考夫斯基底意見，他下經濟方式的定義為「以土地獲得預期的農產物為目的的資本，勞動和土地之質的和量的結合」(4)「可是，他在較後的著作裏，以為經濟方式底概念，其特徵是：『生產諸要素底結合；在一定的經營裏，取得利益的方

(1) 劉特考夫斯基「基礎」七七——一五五頁。

(2) 沙維德夫「論農耕方式」一八六七年。

(3) 愛爾木洛夫「農業經濟之組織」第五版一九一四年，第八頁。

斯脫普特「俄國農作之基礎及其改善方策」第二版，第一輯，一八八二——一八八四年。

(4) 史克華爾招夫「蒸氣運輸之影響」一八九〇年，第一三頁。

法，由其結合如何而定。』因為『這個方法係由販賣到市場上的生產物的總類而定。』所以，史克華爾招夫根據這個標識，他把農業經濟方式分類為：穀物經濟，畜產經濟，技術經濟。這種圖式依舊從「生產」三要素的思想出來，只不過給以價值的表現，和帶有技術的及私經濟的性質而已。斯庫伏爾左夫在各個方式的內部，又插入『生產物獲得方法』即由於『資本』自然力底利用形態，耕地及其各部分對於其他利用地的比例的具體表現的不同，而形成的種種『耕作方式』更進而使耕作底技術方式底性質及其發達依存於自然的地方條件，而且往往給它以絕對的性質（森林，經常的放牧場，牧場）（1）

其他作者，如愛爾木洛夫，希金，近如蒲爾克斯，（2）尼希金等人所提倡的圖式，都擬不加詳論。因為這些作者所說的當作分類根據的標識，雖然人各異殊，但都根據各種組織的私經濟的標識，帶着技術的農學的性質。此外，這些作者，大多在其學說中賦與了進化的性質。就連柴林契夫所創造的極龐大的分類，在本質上也帶着這種進化的性質。他底分類，立腳在一切自然的標識上；這種自然的標識受經濟諸條件底影響，在發生上是和農業者發展行程相關聯着的。換句話說，這是歷史發展底進化圖式，同時也是農業底諸傾向和諸形態底類型之地理的分布圖式。（1）

（1）史克華爾招夫：「農業經濟學之基礎」第二卷第一輯第一章。

（2）蒲爾克斯：「經濟方式論批判」，「農業與林業」一九〇八年第九章。

從上面附註中，便可明白：關於經濟方式這種技術的組織的農業的規定和特徵，絲毫也不能說明這個問題底經濟的內容。在農業經濟學底一般理論裏，絕對不能用來代替那種根據社會內容所作成的經營和生產諸形態底分類的。不過這些規定和特徵，對於從農學的立場上來研究農業技術底進步，和農業經濟底各種組織問題，却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緣故，這些規定和特徵，時常當作通論而包括在經濟方式學裏。所以，確定上述技術的（農學的）和組織的（生產的）各種形態，它們同農業底社會經濟的構造和各種關係之間，究竟關聯到如何程度？這是重要的任務！

第三節 農業技術的諸方式底經濟構造

在多數作者底圖式裏，畜牧經濟都被當作最粗放的，在歷史上也是最原始的農業經濟方式。一方面由於當地自然的及地勢的諸條件，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諸條件，牧場經濟可分成下面各種形態，即：人口稀薄的草原地方和南方平原上原始的半自然經濟（切爾克斯人，卡爾米克人，中央亞細亞及小亞細亞諸民族的遊牧經濟）；極北人口稀薄地方和上述相同的經濟（歐俄，西伯利亞，北美洲北部的養鹿經濟）；高加索諸民族原始

（1）榮林契夫：「歐俄之農業區域」一九一一年一七頁以下。

的山地放牧經濟，瑞士農民的「阿爾卑斯」經濟；最後是南美及澳洲平原上資本主義式的畜牧經濟（1）至於這種經濟形態底技術根據，是在爲了自然條件（東洋和東南部半荒野，山嶽地方）或經濟條件（投資不足，土地價格低廉）的緣故，經常地存在着多量的除牧場以外不能使用的農地。這點家畜及其生產物，成爲從財富和經濟產生的收入底主要部份；這不論遊牧人民底原始的半自然經濟也好，阿爾卑斯農民底商品——貨幣經濟也好，甚至南美牧場經營者底資本主義商品經營也好，都是毫無不同。從組織的——生產的方面看來，經濟底着眼點，在於講求最合理地利用（牧草時常不足的）自然牧場的方法（這時不是刈割乾草，只是自然的放牧）。通常是家畜喫盡一處鮮草，便轉移到另一地方去放牧，想出這種頗爲複雜的特殊方式。

這種經濟方式，其技術的和組織的標識，雖然如此類似；但其經濟的和社會的內容，仍能正確地相區別開來。甚至在原始類型的遊牧人民底自然經濟裏，也能明白地看到社會上和財產上的分化。因爲主要財產的家畜數量，既有數十頭或數百頭，甚至也有達到幾萬頭的。「經濟」自體雖然充分保有自然的半自然的性質，假使國內貨幣經濟，一般已趨發達，「經濟」自然也就帶着商品或貨幣經濟的性質，而把一部分的生產物（羊

（1）參照 *Sering* "Die Landwirtschaftliche Konkurrenz Nordamerikas" 1887, Moos "Die Landwirts

chaft der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Amerika" 1894, Wiesl, Australien als Hinterland" 1911 等

毛、活的家畜、羊皮等）拿到市場來出賣。經濟底粗放性的特徵，在於每單位農地底收益及經營上底資產總額極爲微少，這一點上。據愛奴·斐·馬加洛夫關於切爾克斯人經濟的調查，每一俄畝「資金」額爲一七·二八戈比到四七·四戈比；卽每公畝不過一五·六戈比到四三·四戈比。把它和美國農民經濟底資本相比較，僅及八分之一。而且，經營上的資產，幾乎全部由家畜（八五——八九%）構成，牧畜用具的數額可以說是絕無僅有，至於建築房屋，更是全不足道（對於俄國農民經濟底五%，僅有五——六%）。因而，每俄畝的總收益，僅二九——九六戈比（每公畝爲二六——九〇戈比）而已。（1）

瑞士農民的「阿爾卑斯」經濟，雖然同是畜牧經濟，可是它却現出全然不同的經濟狀態。阿爾卑斯經濟，直到比較的最近爲止，顯著地帶着自然的形態；可是到了現在，已在逐漸捲入市場交換的渦中，終至帶着商品的性質。搬到市場上來的生產物，仍像過去那樣，大多是畜產物（全收益的八八%）；至於植物栽培和林業底生產物，極爲微少（前者僅五·五%，後者僅四%）。除了販賣畜產之外，瑞士盛行養畜種。對於這個生產部門，因爲須要特殊的社會的或國家的設施，所以，農民經營底合作社的組織，就發生於這一部門。（2）不論怎樣，這些經濟漸次擺脫舊有自然的、家族——勤勞的類型，正在向着小商品的或資本主義的經營轉化。

（1）馬加洛夫：「農民經濟」一九〇六年二一〇頁以下。

（2）Laur. "Insführung in die Wirtschaftsweise des Landbauers" 俄譯本二一五——二一八頁。

最後，廣大的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如南美、中美、澳洲、北美的一部分）底牧畜經濟，採取資本主義的大經濟底形態，大抵在私有的栽植地和租借地底廣茫地域上，進行生產。自然，「經濟」底遊牧性質，業已消滅；家畜被家養於自然的牧場。經營全體，主要爲了購入家畜，而需要比較多額的投資；每一經濟，飼養着百頭千頭以上的牛羣和羊羣。組織方面，比較的簡單。因爲只要把家畜合理地分配爲若干羣（牧場管理者每人管理一百頭到五百頭家畜，每羣家畜分配爲一千頭，三千頭，乃至一萬頭），巧妙地利用牧場便足夠了（根據氣候和牧草狀態如何，牛一頭須有六到十二公畝，羊須有一到五公畝）。從「經濟」方面說來，這種畜牧經濟必須投下多額的固定資本。固定資本的有機構成雖然非常高，可是，資本回轉却很緩慢；特別在出賣供屠殺的牛的生產物（食用家畜、皮、脂肪）的場合，更是如此（販賣羊毛的場合，固定資本底回轉，要來得急速些）。大量的生產物和容易腐敗的生產物，一方面爲了出賣到遙遠的輸出市場去，必要特殊的技術裝置（爲了冷凍肉而需要冷藏車和冷藏輪船）；另一方面加強了大商業和銀行資本底作用。這種大資本掌握着冷藏車和運輸機關，通過專門的大商會之手，實行家畜、脂肪、羊毛等物底獨占收買。這種經營，不論從生產方面或生產物販賣方面說來，全體帶着大資本主義的性質。

畜牧經濟除掉在不適農耕的「絕對的」畜牧用地之外，在氣候條件相當良好，一國經濟生活相當發達的場合，通常便轉移爲耕種的經濟，即轉移爲閑田法；雖然依舊是粗放的，性質也相類似。

在原始的遊牧的畜牧經濟崩壞，移轉到定住的場合，或資本主義的大畜牧經濟，被合理化的場合，與此同時，一方面爲了充作家畜底冬季飼料，而有貯藏乾草的必要；另一方面引起生產穀物的必要。因而，從土地利用上看來，種穀用地便從本來的畜牧用地分離開來；可是種穀用地還不曾固定爲永久的耕地，畜牧用地也不會固定爲永久的草地和牧場。在土地豐富地存在着的時候，土地老是當作旱地，而被極粗放地耕作着，在處女地底地力，能夠提供充分收穫的若干年中，通常繼續播種穀物，然後放置十年到二十年，使它恢復以前的地力。畜產和畜牧經濟幾乎同樣，依然行着粗放的形態，但乾草收穫却不是這樣。對於穀類生產物底需要，慢慢增大，價格騰貴；隨着人口底稠密，鋤頭開始漸次驅逐羊羣，耕地面積增大；同時閑田的期間縮短，要自然地有規則地恢復地力，便發生困難。於是閑田經濟底本身，也就隨之而逐漸消滅了。

這種經濟方式，從前世紀的初期開始，幾乎直到後半世紀，專門通行於南俄草原地方。蘇聯東南和東部的二三個地方，一直通行到現在。在北美、南美、澳洲、北非洲的許多地方，專門當作獨立的組織或畜牧經濟底殘存物而流行着。(1)就歷史說來，在中歐諸民族間，這是支配中世紀初期最古的經濟方式之一。

如從技術方面，把土地底豐饒，恢復地力底自然方法，利用地底漸次分割（尙未取得永久性質的牧場，耕

(1)除采林，姆茲上述著作外，參照下列各書：Wilkens, "Nordamerikanische Landwirtschaft", 1905, 奧屏斯基

「論美國穀物貿易」，一八八〇年。麥卡羅夫，「北美穀物經濟」，一九二四年。

地)一切多量的畜牧色彩,作為主要的特徵——這種經濟方式,在另一方面,常被分成許多經濟的範疇。這是因爲自由的土地豐富地存在着,當作原始的組織,以小農民經濟(尙保存着土地共同利用的形態)形態而普及起來。

可是,在這樣的小經濟裏,這種經濟方式,通常隨着耕地底急速減少,而急速地廢滅。不過在主要實行大莊園的資本主義的經營類型的場合,即以廣泛的市場,甚至以輸出市場爲對象而從事經營,不僅生產畜產物,也生產粗放的穀物經濟底生產物——小麥,芝蔴,玉蜀黍的場合,上述的小經濟方式,也被保存得異常長久。

在穀物底需要和價格增進,且其資本回轉較畜牧經濟顯著迅速的場合,開田的穀物經濟,便或多或少地變成大規模企業的,資本主義的經營底主要形態。就把一百六十英畝的北美中部地方的農民經營而論,這種經濟方式也已不能適用。這是至少要有數十英畝的農場。在這種經濟方式之中,穀產部份愈增大,經營對於商業資本底依存性便愈加甚。爲要出賣穀物,取得急速的大量的資本回轉這種性質;經營便逐漸依存於穀物市場底資本主義組織,鐵道公司,吊穀倉 (Elevator) 公司,以及銀行等等。而且,在畜牧經濟時代,祇要數十牧人就已足夠,現在必須要有數百個農業勞働者,所以勞働問題也漸次變成切實的問題了。在土地粗放地被利用着的場合,由於增加機械底使用,急速地季節地利用勞働力,問題便被解決。可是,因爲使用這樣手段的結果,開田組織急速廢棄,推移到新的技術的穀類經濟,即永久的利用地已被分出,耕地終於連年播種着穀類。

技術上接近開田方式的，還有火田法。這裏仍舊沒有永久的利用地，隨着土壤底自然地力的涸竭，而把耕地移到別個場所；可是，完全在另一種氣候及經濟的條件下進行。火田法首先焚毀狹小地域的樹木，此後數年間在此實行耕作，然後再任樹木繁殖起來。除去樹木使之變成耕地的方法雖然很多，但是這種經濟方式在歷史上最古，在技術上最原始，而且當地底樹木一定生長得很繁茂。許多場合，採取着那樣地方底大衆殖民的意義及形態，或者採取着一般以林業及其他爲本業的半消費的農民穀物經濟的形態。這種方式本質上不帶着資本主義的性質，主要帶着消費的性質，往往連商品性質也還沒有。而且技術極爲幼稚，資金投下的數量，使用的器具等等，也極爲微弱。雖然每單位面積上必要的勞動量很多，可是，只要實行小農民的生產組織，便不會感到勞動力底不足。這裏依舊幾乎不會發生企業類型的經營形態。所以，這種組織，從恢復地力底技術標識看來，雖然往往可以看做和開田法一樣，不過經濟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

耕地和穀物經濟趨於發達，休閒地和畜牧縮小的結果，開田法會遭逢着何種技術的困難？第一，因爲休閒期間縮短，欲求充分恢復自然的力，已不可能。第二，因畜產發達，飼料漸感不足。因此，兩大經濟部門同陷窮境。在穀物底需要和價格都見增大的場合，穀物經濟佔着經濟的勝利，經濟底改造，因而不可避免；畜產祇是提供勞動力和肥料，祇負担着從屬的任務。商品生產力的重心，轉移到穀物身上。向着新開田法轉移中的技術形態是：混合式——即混合農法（如西伯利亞及窩瓦河下流沿岸的一部分地方）；二圃式，和最發達形態的三圃

式。

純粹的閑田法和過渡形態之間，有什麼根本的技術的不同呢？後者存在着永久的利用地，它和牧場、草地、耕地，截然分離（特別是牧場和草地，逐漸趨於縮小）。牧場和草地，在維持經濟中的畜產部份，是必要的；而且對於土地底施肥，也是必要的，因為恢復地力早已不用長期的自然的方法，而通行着施肥的方法了。三圃式爲求得技術上的合理。耕地和草地底比例，一定須是一對一·五以上。隨着草地底漸次耕耘，突然感到家畜飼料底不足；作爲力畜以及施肥泉源的畜產，漸趨衰頹，——因此便有把休耕地當作牧場來加以利用的必要。而其結果，耕地底耕耘惡化，三圃式便發生困難。最主要的商品生產物，都從耕地獲得；而且幾乎都是冬季或春季播種的穀物。從規模上說來，穀物經濟明白地脫離了補助的消費的領域，取得專門商品的性質。休閑法特別是三圃法底普及一般，乃是交通機關發達和改善，穀類產物被大量地輸出到遠隔的市場上去出賣以後的事。

休閑法比起休田法來，每單位面積所需要的資本，明顯地增大。所需要的勞動者和家畜數量既然增多，農具和其他經濟設備所投的資本也已加大。可是，不論從資本投下的範圍，或從勞動支出點上說來，休閑法和三圃式，還免不了都是極原始的不完全的方式。

從經濟的構造說來，休閑法和三圃式，既可包含着純粹企業的大經營，也能包含着小農民經濟，甚至往往

會帶着消費的傾向。可是，小經營轉移到休閒的穀物經濟，它底速度緩慢，而且時期也落後。它底原因之一，是資金投下底不足，勞動力利用底困難，由於交通機關底不完備，出賣穀物發生困難，這些都是組織大規模企業的經營的最困難點。隨着市場底發達，運輸機關底完備，大經營終於盛大地發展着休閒的穀物經濟。然而，在這樣轉移到資本主義的軌道之際，從前畜牧的休閒的資本主義大經營，也便稍稍縮小其規模。因為三圃式穀物經濟底適當的技術比例，只要休田法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便已足夠（三圃式施肥時為五〇〇——六〇〇俄畝，不施肥時為八〇〇——九〇〇俄畝；但休田法却需要一八〇〇——二〇〇〇俄畝）（1）。

小農民經濟底諸形態，在各種經濟發展階段，採走着休閒的穀物經濟底諸形態；特別是採用三圃式的場合，非常地多。這是因為在土地微少，技術幼稚，畜產不發達的場合，也有採用三圃式的可能，而且得到極商品的容易出賣的生產物，籍此能夠滿足經濟底主要的要求。不僅如此，農民經濟內部，和地主經濟同農民經濟之間的土地諸關係底種種歷史形態和殘存物（耕地交義，強制的循環農法，共同體的土地利用形態）時時使三圃式殘存着。甚至當國民經濟底全部機構，已經不以三圃式底存在為必要的場合，也仍繼續把它保存着。

三圃式的休閒的穀物經濟，如上所說，具有技術的和經濟的性質；因而在歷史上是一個最固定的農業技術形態。西歐從中世紀以來，一直繼續保存到十九世紀中葉，俄國一直保存到十月革命以後。

（1）却亞諾夫：「農業企業之適當的規模」，一九二四年第二版七七頁。

從休田法轉移到更集約的土地利用，在其中間諸形態中，具有特異性質的，有特殊的「放牧經濟。」因為特殊的地方的氣候和土壤底諸條件（氣候底濕度，土地底礮瘠不毛，雖不適於栽培作物底耕耘，但牧草發育，反為良好），使它具有各種技術的形態。此外，在一定的經濟條件之下，例如能夠自由地從外部輸入食用穀物和飼料，接近於有利地出賣畜產物的市場，在這樣場合，便能把食用穀物底栽培，限制到最小限度，舉其餘力以事畜產經濟。因之，便產生『外圍牧場經濟』（Koppelwirtschaft），『霍而休吞』式經濟，『美克倫堡』式經濟等類放牧形態。這種經濟方式，根本上雖然極為粗放（特別對於耕耘所投資本為然），能夠容易地轉移到集約的畜產經濟這種很複雜的形態。那怕比較小的農民經濟，這種經濟方式，也會普及——但在這種場合，利用地底利用方法，已有多少特殊。

從三圃式轉移到更集約的輪作經營，另一種技術的中間形態，就是所謂改良三圃式。在這種經濟方式裏，一部分或全部分的休閒地，種植着牧草，根莖類，球根類（如馬鈴薯）以及其他使土地改善，使土地豐沃的植物。這時候，由於一般經濟情形和市場底要求如何，由於農夫剩餘勞動力底多寡，既可以發達以畜產為主的不集約的牧草經濟；也可以產生比較集約的形態，即在休閒地上種植馬鈴薯，麻根莖類，一部分經營業已發達的畜產，一部分保有加工部門。這種過渡形態，在要想保持永久的農耕形態，而從三圃式推移到合理的經濟去的農民經濟中間，特別來得發達。十八世紀末期的德國，十九世紀末俄國非黑土地帶的農民經濟，這種形態特別普

及。⁽¹⁾

農耕最進步的技術形態，是輪作式；它解決着三圃式根本的技術的矛盾。即是除去生產面積底不充分的利用，並消除土地施肥和畜養上牧草面積不足的缺陷。這是因為休閒地和牧場，時或把草地全部廢除，嚴格地交替着栽培穀草，栽培根莖類，牧草，球根類，而能把所獲得的飼料，普及於全體耕地。這樣，在全體上雖然增加了土地底利用；可是，因為增加牧草面積，便相對地縮小了穀物栽培，結果全體經濟底技術性質，也急激地發生變化。

這種形態底前提，是集約的畜產極為發達，和某種作物底技術加工（釀造葡萄酒，精製甜菜糖，飼養家畜。）同時，全體經濟底經濟構造，社會的外貌，也明白地發生變化。新的技術，因為家畜底改良，厩舍底改善，耕耘底改善，施用礦物性肥料而使土地底肥沃化，又爲了農產物和畜產物底工場的加工，需要多額的資本支出。固定資本底投下數額，比較其他經濟方式可驚地增大。例如根據一九二〇年美國國勢調查，農民經營每英畝平均投資額如下：在紐約州底集約經營裏，對農具是一・五金元，家畜一五・八〇金元，但在達柯脫州底粗放經營裏，家畜僅四・三四金元，新墨西哥州農具僅〇・四金元。和實行集約的畜產經營的各州投資額相比較，只是九分之一罷了！

(1) 上開書籍之外，參照溫·蓋·巴加愛夫「歐俄非黑土地帶之農民牧草經濟」一九〇〇年。

這裏所需勞動報酬和工資，也甚爲增大。據德國統計，粗放的放牧經營，每公畝有勞動日二〇・六日便已足夠，但集約的甜菜輪作經營，每公畝需要五五・六勞動日。就俄國例子來說，休田式經營每俄畝只要八勞動日，輪作式經營却要三三勞動日。(1)

生產物必須單獨取得市場的性質和意義，而且必要極發達的運輸條件，市場組織，以及市場底高度購買力等等。因而輪作式農業是國民經濟底商品——資本主義一般地發達的反映；同時促進及強固農業上商品——資本主義各種關係的發達。各種消費的性質全已消失，經濟全體帶着商品的性質。必要投下多額的資本，必要多量地使用具有特殊農學的技術的智識的勞動力，結果，全體經濟取得資本主義的技術和智識底性質。這些要素成爲輪作經營底社會經濟構造的特徵，至於經營是否多少地在資本主義的大經營形態上進行，抑或具有農民經濟的外觀，這是並無關係的。在後者的場合，祇要多量地使用工資勞動就是了。實行輪作經營的理想的面積，比從前的粗放經濟少得多；例如，在俄國是二百到二百五十俄畝（却亞諾夫）從歷史上說來，向着輪作式的推移，是和經濟底平均面積之縮小相一致。

比較輪作更發達的，是自由式。其特徵是不豫定嚴格的作物順序，而且自由變更經營種類。即適應着容易變化的市況，市場條件和地方條件等等，有時經營着集約的畜產，有時實行菜園經營，栽培花卉或果樹等。一般

(1) 愛奴·馬加洛夫：「經營之組織」四二〇頁。

說來，這種經濟方式也必須投下多額的資本，因而時時採取資本主義的企業經營。可是，因為特殊情形，尤其因為這種形態通常發達於市場鄰近（這裏高價的生產物如能隨時賣出，地租和工資便亦增高。）所以它底農業形態便時和「手工業」類型的小農民近郊經濟相結合，這種類型是生產者和市場直接交通，顯著地使用着個人的勞働。不過，在順利的條件之下，這種經濟雖然保持着「狹小」的規模，却也轉移到資本主義的形態。(1)

第四節 農業生產諸形態底經濟的分類

在以上關於農業技術的農學的分類和經濟方式底檢討之中，知道隨着農業技術形態底發達，變化和複雜化，經濟方式底社會經濟的構造，它底性質也就發生變化。勞働和資本之間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發達，工資勞働及其生產的榨取形態底發達，大小土地所有諸關係和土地所有及於農業底影響，這些一定的社會經濟的關係，從歷史上說來，是在各種技術的經濟方式和經濟種類之下，才得成立。可是，一定的生產諸關係主要成立於一定的技術條件之下，反過來講也是這樣。技術形態和生產諸關係間直接的關係和依存性，農業比較工業來得複雜，甚至掩覆着許多歷史的社會的制度，和生活上的習慣。所以，根據農業生產內的社會經濟的內容，來

(1) Luar, "Einführung in de Wirtschaftslehre d. Landbauers" 俄文版，一六二——一六四頁。

把農業諸形態加以分類，進而闡明它底本質，這在農業生產特別有這樣的必要。

可是，在過去的農業經濟學裏，特別在經濟方式論裏，這些方式底技術的組織的分類，占着確定的地位，並和君臨這門科學的諸傾向底私經濟的——組織的任務和內容相一致。自然，在這科學裏面，像農業生產底經濟諸形態那樣的問題，是被完全忽視了的。他們常把農業經濟極簡單地分類爲「大」「地主的經營」和「小」「農民的」經濟，用來替代任何地經濟的分類。從這分類本身便能看出，分類底根據，一部分是身分的特徵，另一部分是經濟規模底大小。這樣身分的標識，到了現在，從經濟方面說來，全是虛構的，常和經濟底規模，沒有任何關係。因爲在規模小的下層羣裏，農業經濟早已不是「農民的」，而已轉化爲無產階級的家庭經濟；在中上羣裏，經濟底「農民的」性質，就和「地主的」性質相交錯着，這也早已不是希奇的了。過去的農業經濟學中通行得最廣的，是從其規模上來把經濟形態分成大中小三類，更把它分成一方面爲大土地所有，另一方面爲零細經濟。在這場合，經濟之土地面積底大小，大抵用來決定經濟規模底大小；同時，在大經濟（大所有地）裏，所有者和佔有者單只具有一般指導上組織上的任務（不，甚至連這任務往往也是讓給所雇用的專門家），一切直接的勞動，全由工資勞動者來服役（拉依，洛那，哥爾慈，普恩裴爾葛爾）。在中等經濟裏，所有者——佔有者自身，直接參加經濟底進行。一部分由有工作能力的家族人員來担当，大部分工作仍由工資勞動者來執行。最後，在小經濟裏，雖然有時也使用工資勞動；可是，所有者和有勞動能力的家族人員，乃是經濟之直接

的和主要的執行者，參加者。

這種分類雖有多少差別，但在德、法、瑞士的農業經濟學和統計學裏，都當作經濟的和統計的分類而被採用。例如在德國底農業統計裏，是這樣分類的：二公頃以下爲小經營（其中再分爲〇・五公頃以下的零細經營，和二公頃以下的固有的小經營二種）；一〇〇公頃以下爲中經營（其中再分成二——五公頃爲小農民經營，五——二〇公頃爲中農民經營，二〇——一〇〇公頃爲大農民經營）；一〇〇公頃以上爲大經營。特別對於小的地面，常常再分爲勞動地面 *Arbeitsfläche*（其大小適能充分利用一家族底勞動力），食用地面 *Nahrungstüchle*（其大小適足供給食料），和零細經濟 *Parcellis*（並無根本的生產意義）。

在其他各國經濟統計底文獻裏，也通行着大體相同的分類。例如拉烏爾對於瑞士農業，是用上面同樣的分類，只把細分的規準，稍加變化。如分爲零細農 (*Zwerggüter* 三公頃以下)，小農 (*Kleinbauer* 三——五公頃)，小中農 (*Kleinmittel* 五——一〇公頃)，中農 (*mittel* 一〇——一五公頃)，大中農 (*Grosmittel* 一五——三〇公頃)，大農 (*Großbauer* 三〇公頃以上)。像這樣的分類，不僅祇是形式的統計分類，而且一點也不會表示出各經營類型之社會經濟的內容。法國底經濟統計，也把經營分爲大中小三類，凡四十公頃以上者屬於「大」經營 (*Grande Culture*)。比利時也通行相似的分類。不待說，這些

量的統計標準，因國家而不同，如阿根廷和美國，最近以一六〇英畝土地，爲「標準」的農場；俄國農業，特別在斯德拍地方，二〇到二五俄畝的經營，也被當做「小」經營，不是幾百俄畝的經營，不認爲是大經營的。

不待說，統計的分類，決不是絕對的，它有種種缺陷。然而經濟方面使用土地面積底量的特徵，也有若干意義。可是，用這種分類來代表各異的社會內容，或竟抹殺後者，那是完全不可以的。首先，土地所有底大小，和經營規模，其間並無何等關係。因而，上述那樣用大小來分類土地所有，用這些概念來處理，決不能夠明白經濟底大小。關於這點，祇要舉出英國底例子便足夠了。英國土地所有底集中，雖極顯著，但主要通行的，是小農民和中農民經營。革命以前俄國農民分有地所有，也是如此。普通作經濟分析的人，常把分有地所有底大小，當做統計的分類底基礎；但這決不能表示出經營底大小。

經營所使用的土地面積，和根據這個標識所作成的分類，並不能充分地反映出經營之經濟的本質。因爲，所使用的土地面積底大小，並不常和所投生產手段和資本必要額底大小，成爲正比例的。由於技術水準和經營種類如何，有時在小的土地面積上，也需要多額的投資。更重要的是：隨着技術水準底向上，經營底社會的內容，全部發生變化，就連面積極小的經營，也會擁有多額資本，有規則地使用工資勞動，成爲資本主義的大經營。這種情形表示得特別明白的，是美國那樣資本主義地被組織着的農業。舉例來看：二〇英畝以下的最小

農場，全部財產每英畝的平均價格，一九二〇年是上下於八二・二三金元（阿拉巴馬州）一三四・四二二金元（台納希州）到一、八〇四・八一金元（槐依奧民州）和一、七二九・六九金元（哥倫比亞州）之間。（1）東部諸州一〇英畝到一五英畝的小菜園，果樹園，養雞場，需要數萬金元的巨資；有了這些資本，便能經營數百英畝的穀物農場。例如根據華倫（2）所舉資料，十二英畝的養雞場，資金九、六九五金元，即每英畝需八〇八金元；三三英畝的穀物農場，資金三五、九四八金元，即每英畝需一〇九金元；二一英畝的乳酪農場，資本一五、三六一金元，即每英畝僅需七三金元。

站在根據上述土地面積大小所作成的經營分類上，假使得出關於經營底社會內容，和社會構造自體底變化過程上的各種根本傾向，舉例說，得出關於經營上的資本主義形態和各種關係底發展，和關於農業之資本化和集中的結論，那末，它底謬誤愈甚。德國修正主義者底根本的謬誤，俄國人民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底謬誤，都在於此。上面已經說過，土地所有底動員，和土地諸關係之量的移動過程，極爲複雜；這個過程，和農業生產底集中與資本化底傾向，決不一致。農業統計或農業經濟學裏應用得最廣的，根據土地面積大小所作成的經營分類，只能認爲祇有非常地被限制着的靜態的意義而已。無論如何，這種分類，並不會反映出靜態上的（更

(1) "Fourteenth Census" V. Table, 14.

(2) Warren, "Farm Management" 1913, 俄譯本，三六九頁以下。

不必說動態上的，即社會形態和相互關係底合法則的交替上的）經營形態問題底社會的內容（或是只反映一點兒）

上面已經說過，農業生產諸形態底分類，不僅必須站立在社會經濟基礎之上，而且非闡明這些形態底交替本身不可。這點對於農業特別重要。因為農業生產諸形態，和多數過渡的諸形態相交錯着，帶着幾多歷史的殘存物。農業中所發現的純粹完成的形態，非常稀少；而且這種形態底比率，也較工業為少。就為這樣緣故，所以在經濟學的一般理論之中，生產形態底分類，是根據工業生產底各種形態的。這個分類，不僅術語上難通用於農業。在農業生產底諸形態裏，繁雜的歷史殘存物，非常強烈地反映着；因而明確的技術的諸形態和諸方式，都已變成不確定的歷史上或社會上的過渡的「習俗」。所以，要把工業底分類通用於農業，是很困難。例如，家長制的自然的經濟形態底殘存物，這在工業生產領域裏雖早已完全消滅，但在農業經濟和農業諸關係底領域中，還時時而且明白地被保存着。到了現在，家長制的自然的諸形態，正在崩壞過程之中。所以，現在的諸形態，也還帶着古舊形態底痕跡，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不能充分發展。

其中，家長制的自然經濟這種古舊形態底崩潰，及其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往往伴隨着由大經營組織分解為小經營組織的過程。所以，把經營大小的標識，當作經營形態分類底基礎，雖然一般說來是錯誤的，可是在把農業生產諸形態加以分類的時候，也有顧慮這個標識的必要。而且，在工業形態分類上並無意義的某種新的

社會要業，也給予農業生產組織形態上以影響，——這就是生產上土地所有者底地位。

可是分類底根本標識，依然不變，——構成經營之社會構造的特徵的根本要素底結合方法，即勞動和生產手段，勞動力和資本的相互關係，依然是分類底根本標誌。

現代大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在歷史上是從含有自然經濟組織的古舊大地主經營所形成。小農民經營在歷史上，主要是從舊家長制的自然類型的『村落』經營所形成。現在許多國家，正在經歷着小農民經營底崩潰，向着商品經濟底轉化，和資本主義化的極多樣的階段。所以，把現在的農業生產加以系統化的時候，不僅要留意到這兩個根本的斷面上的經營底大小，而且還要顧慮到兩者底歷史的發生，以及兩者中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這個近代要素底發展程度。

不論古舊的大地主經營，或所謂小「農民」經營，在貨幣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發達的時候，便變更其根本的經營方針——即從滿足消費的經營，轉變為獲得利潤的經營，或多或少地隨從這個新方針。同時，生產本身技術的和社會的條件，招來了巨大的變化——對於生產手段所投資本，可驚地增大，使用工資勞動；另一方面，一切新的社會諸關係，取得價值的表現。所以，經營組織底這些變化，其一般的性質，不外歸結到農業上的資本主義關係，和生產底資本主義組織形態底發展程度。把這些根本要素，當作分類的基礎，我們可以把握農業經營底組織形態之歷史的發展，給以如下的系統。

首先來觀察農業經營中大資本主義的類型罷。這種類型在歷史上是從古舊的大自然經濟，即所謂複雜的「地主」經營發展起來的。地主經營不僅包含着本來的農業部門，同時包含着農產物底工業的加工，大量地使用着農奴勞動。地主經營和從屬它的賦役農奴經營，其間土地關係和經濟關係，頗為複雜；同時，兩者維持着經濟的統一。隨着商品——貨幣經濟底發展，農業人口底開放，和農業共同體的封建秩序底廢止，這種經濟的組織便也同時崩壞，直接推移到大資本主義的組織。這時，由於先行的一般經濟發展底情形如何，主要由於產業資本主義和資本蓄積的發展程度，住民解放情形和其他情形如何，既可以發達為資本主義的借地農經營，也可以發達為土地所有者底獨立的資本主義經營。從生產底技術的和經濟的條件——資本和工資勞動底使用——看來，這二種形態，都屬於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可是，從大經營底歷史運命的關係說來，兩者是有本質上的差別。這種差別，當然是反映於兩者內部的經濟關係上面。

(一)在借地制下面，土地所有者以外的人們，爲了得以投資於農業，農業生產過程便急速地資本主義化，農業從土地所有分離，從屬於生產資本。同時，農業生產底資本主義化，本質上業已完成，以後便進行着農業生產底集中及積蓄等之過程。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已完全從土地所有分離。因此可將土地所有委諸任何社會階級手中；即使委諸以前封建所有者底子孫手中，農業資本主義化過程底本質，仍無絲毫變化。農業生產底資本主義化的經濟過程，是離開了土地所有底歷史形態；所以，土地底動員和抵押化，在經濟上是不必要的。土地

所有者底作用，歸結到收取地租；資本主義生產底組織，變做資本主義的借地農民底任務。這正像已經看到了的那樣，是英國土地關係底類型，也是英國農業組織底類型。

(1)用德文說來，叫做“Der Ritter Wird Landwirth”，意思就是，當原始的大自然經濟，轉移到資本主義形態之際，土地所有者自身，依然留作生產底組織者。在國民經濟之中，資本主義的借地農尚未形成特殊的階級；這時舊有的土地所有形態，便成爲生產過程資本化底障害。因爲土地所有者自身，對於資本主義企業的經營，並不一定具有充分的資本或充分的能力。

不待說，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對於非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保有幾多經濟上的優越；所以，那怕土地所有保持於非資本家底手中，並不就因而妨礙生產底資本化。可是，在第一種場合，即土地所有權從土地耕作中分離開來的場合，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發達，雖然採取着農業經營直接從屬於生產資本的形態；但在上述場合，仍是極爲複雜。需要經過長期的過程。即在最初，土地脫離了非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者之手，而移轉於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者手中。在資本尚未浸透農業並變成生產資本以前，農業諸關係被放置在貨幣資本底影響下面。土地所有者底任務，僅僅在把土地推向商品——貨幣市場的過程之中，使地租資本化；對於生產過程自身底資本主義化，毫不發生任何影響。最初的土地所有者，不僅失去執行經營的權利，而且失去土地本身，當作自己所有的東西，祇是收租權底資本化；土地和地租，則被賣却或抵押。土地動員和土地抵押性之明顯發達，便是

土地所有從屬於貨幣資本的表現。

這樣，地主底經營，和舊的土地所有形態底崩壞，是循着複雜而遙遠的過程，往往不伴隨着生產底資本主義化；農業中的非資本主義的關係和形態，反而長期地被維持下來。在大土地所有裏，維持着這種非資本主義的土地關係；同時，在小農業經營裏，也常常維持着前後的土地關係和經濟關係。因此，農業生產底整個經濟制度和組織，明顯地帶着前後的非資本主義形態底痕跡。不僅地權如此，甚至經營底實行，也被土地所有者階級當做自己的東西而來企圖維持，這種慾求，阻止生產底資本主義化。這種事情，成爲半資本主義形態或完全的隸屬形態所以能夠普遍存在底原因。

屬於這類的，是以前的隸屬諸關係底殘存物——雇役的，分益佃租的借地底多數形態。這些形態，在近代發展的資本主義諸關係底下面看來，不外是時代的錯誤；不過，在所有着土地的經營者，當他沒有充分的資本來把生產按照着資本主義而組織起來的場合，它們便會長期地被維持着。不僅如此，在農業資本主義一般不曾充分發達的處所，因爲直接生產者之榨取程度底高大，這種形態反爲有利。因此，在農業生產底資本主義化具備着比較順利條件的處所，換句話說，土地所有者自其經營分離，經營轉移到資本主義的借地農手裏，在這處所，那樣的前後形態，便不會普及。

因之，在這些半資本主義的經營裏，全體經營雖在資本主義的條件和環境中，但其生產的大部分，却被非

資本主義地組織着。例如，這種經營者在非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事實上接近於以前隸屬的形態）下面，取得剩餘生產物，即取得非資本主義的地租。然而這些剩餘生產物底轉化為貨幣形態，則又進行於一般的資本主義流通諸條件下面。這種經營，對於貨幣資本和貨幣的資本主義流通的從屬，是非常巨大的。

因而，在這些經營底周圍，資本主義諸關係愈迅速發展，那末，這些經營自身，在其生產組織上，也愈迅速地推移到地主的或借地農的經營——純粹資本主義的形態。

小農民經營，在歷史上從古舊的村落自然經濟崩潰之中發生，既不使用資本，也不使用工資勞動者；這裏，生產底組織形態，不得不更為複雜。小經營底發展，及其形態底命運，是和資本主義一般的發展，資本主義諸關係的形態，極密接地結合着。儘管如此，在小經營裏，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生活上，一般文化上，一切的殘存物，都是根深蒂固，因此，小農民經濟一方面具有非資本主義的內容，另一方面又生存於資本主義諸關係底一般環境之中，成為具有機能的特殊經濟形態，而變成更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農民經濟論這個問題，當作農業經濟理論底最重要的一個對象，特別詳細地來討論一下罷。

第五節 農民經濟及其經濟的內容

假使從上述農業社會經濟學底一般方法論的前提看來，那末農民經濟論這個問題，不得不包含下列三

個根本的問題：第一，農民經濟之社會的本質；第二，作為特殊經營形態看的農民經濟問題，以及它在其它諸經濟形態中的地位問題；第三，此等形態底進化和發展傾向問題。我們惟有統一地觀察這些農民經濟問題底一切方面，關於農民經濟底本質和發展，才能夠得出完全的理論概念。

誰都知道，在馬克思主義經濟文獻中，農民經濟理論的本質問題，還不曾充分地加以闡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底主力，對於這個問題，看來只限於批判風靡一時的修正主義和人民主義的理論。馬克思自己關於農民經濟底理論的本質，不過陳述了些斷片的意見。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底概念上，而且在布爾喬亞社會生產諸條件底分析上，馬克思把農民經濟完全當作中間的，非類型的，歷史上正在滅沒的形態來看待；非把它捨象掉不可的緣故。(1)

馬克思當論及小土地所有和小農民經濟問題時候，它是這樣地說明着：農業形態乃是以農村人口尚較都市人口特別衆多；資本主義農業底發達，仍還微弱；這種經濟底生產物，尚未帶有商品性質等為前提的。像這樣的農民經濟，其生產物價格形成底性質，也和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價格形成不同。因為農民對於土地和勞動要具的自由的所有，雖然可以看做是「小生產底最正常形態」，給與直接生產者以獨立完成對於勞動生產物的權利，和它底生活資料的可能性；可是這種形態，祇不過是隨着資本主義之發達，而同時應當死滅的過渡

(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七章。

的事物。這種農業生產形態死滅的原因是：彼此相結托的農村生產底絕滅；小農耕隨着地力衰竭和非合理的耕作而造成技術的死滅；向來補充小農民經營的共同體土地之被大土地所有者所壟斷，以及資本主義農業隨新技術和合理化而發達起來等等。

雖說如此，可是就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底具體條件中，這種經濟形態，不僅時常佔着優勢，甚至在歷史意義上還是最強韌的。社會的分工，商品及貨幣經濟底發達諸過程，凡是資本主義底一切社會的和經濟的諸條件，隨着社會之社會的分化，同時便急速破壞這些經濟形態底統一。上述事情，便造成了僅僅保持原來的外形，而本質全異的諸形態和諸關係底混合物。所以，觀察資本主義經濟底環境和諸條件中，小農民經濟諸形態底內的差異，這對於農業理論經濟學，成爲極重要的問題。

在這時候，爲了在理論上來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顯然必須遵循上述的根本的方法論的前提。這就是說，並非在私經濟的觀點上，而是在國民經濟的觀點上來提起問題，並非觀察問題之個人的技術的內容，而是觀察它底社會經濟的內容；不是非歷史的，主觀的，心理學的來說明問題，而是歷史的社會的來說明它：這實是必要的。

而且，從方法論的前提出發之際，首先不得不承認：「農民」經濟既成爲歷史上，日常生活上，法律上的用語，但在經濟上的意義是很曖昧的；因而從科學的語法來說，也是不適當的。這等用語，不外是一個身分上的階

級——「農民層」底歷史的遺物，從封建時代開始的特殊的階級。這個階級，不論經濟上人身上，都從屬於那些政治上與之對立，而經濟上却自由的大地主，或地主貴族；法律上的權利，已被限制了。在封建時代，農民經濟繼續存在的經濟條件——經濟上的不自由，強制勞動（有了它，地主貴族便得收奪農民所生產的剩餘生產之大部分，收奪以前屬於農民的土地之大部分，而使之變爲「賦役」地），藉着農民階級利害之統一（它是和地主貴族階級底利害相對立的），而結合了農民。另一方面，農民經濟在自然經濟之中，缺乏廣泛的社會分工；從生產技術的內容說來，它是包含舊有的農業，同時爲自家消費而加工其生產物的那種經濟。

自然的——封建的秩序底崩壞，農民經濟底衰亡，和商品——貨幣諸關係底發達，農民經濟這些歷史的基礎，隨着被破壞了。社會的分工和商品生產漸漸浸透經濟組織的內部，農民經濟便脫離在全社會經濟中所佔的中樞地位的社會關係，終於不能維持其孤立性了。農民經濟首先依次失去以前手工業的加工部門（由資本主義的工業取而代之），兼營農業和手工業的經濟，逐漸轉化而爲專營農業的經濟。而且，小商品生產者的農民，就在農業的活動上，終於和社會的總生產過程締結不可分離的關係；它底勞動，成爲社會勞動過程底一部分了。它底生產物，現在變成社會生產物底一部，獲得了當作社會的價值之一部分看的價值這種新的性質。以前農民經濟所沒有的新的經濟範疇，全部發源於這裏；沒有這個發源，或是離開這個發源，便不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民經濟底經濟本質。農民經濟底物質生產過程之中，甚至現在還保持着自然消費的性質和

目的的部分，假使脫離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諸概念，那末無論經濟範疇或概念，便都不能構成。右述諸概念，又決定着存在於資本主義經濟裏面的全部現象，即小商品的和單純商品的農民經濟之資本主義的範疇。

從前，農民經濟或多或少地是「統一的」經濟，可是它已發達起來，順應新的經濟條件，隨着便不可避免地發生階級分化。農民分裂為相異的集團，立在社會生產過程底不同的極上，種種階級利害或欲望，終於混入這個概念中來。現在再說「農民」經濟是統一的經濟，便全然不確當了。現在所謂「農民」經濟這個統一的用語，不過意味着身分的，歷史的殘存物，而早已失去了統一的經濟內容的擬制罷了。構成農民之大部分的是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其中，既有經營着大規模的企業經營，也有經營着無產者類型的經營。在社會生產和社會勞動過程之中，它們底地位，自然是不相同的。可是，決定其地位的，乃是他們參加社會生產過程底方式；一離開這過程，便不成為任何條件。

農民經濟底經濟過程，在外觀上雖然表現着好像保有「孤立」的獨立地位；可是，這不過因為大多數的農民經濟，其經濟的及生產的過程，和家政及消費的直接現象，還相關聯着的緣故。農民底經濟過程，從其組織形態說來，是採取着家族的生產組織形態，和家政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家族的生產組織本身，在其他生產形態上也能具有（例如所謂「家庭手工業」的家族的組織）；只要這種生產（家庭手工業）帶着商品性質，其中便存在着單純商品經濟或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底一般的經濟範疇。這種生產組織，只能說是經濟諸關係之落後；

它是隨經濟諸關係底發展而共同消滅。家庭手工業和家政底關係，比較農業稀少，因為它所完成的生產物，已專門帶有商品的性質。

農業和家族的生產組織及家政底關係，一方面依舊起因於經濟諸關係底落後；可是另一方面，又因農業所獲得的生產物，並不那樣帶有商品的性質，多用於個人的消費。話雖如此，却仍不能得到這樣的結論，即離開了社會生產過程底一般條件，好來觀察農民經濟底全部經濟範疇。相反地，爲了闡明農民經濟底經濟狀態，必須把它和「家政」的關聯捨象掉。因為家族底作用和「食指」的數目，即農民消費上的必要，那怕大得如何，但把這些消費上的必要，當作決定農民生產（生產之大小，組織和種類的標準）的出發點，在方法論上是錯誤的。反而，消費上的必要，使消費滿足的範圍、方式和組織，惟有從農民經濟中的生產諸條件，生產底種類、規模和組織上，方才能夠說明；而後者又受社會生產過程底諸條件，和農民經濟參加這個過程底方式所決定。

因此，我們決不能從消費上所必要的範圍裏，來探求那種決定農民經濟底生產規模，「自己榨取」底程度，「過多人口」底數量，和「純收益率」之要素。反之，應當在決定農民經濟的商品價值底創造，決定農民勞動底社會生產性，決定他們「低工資」的經濟狀態的社會諸條件中，來探求決定農民底「最低生活費」，被強制的「自己榨取」底程度，或是——在同一社會諸條件底其他「極上」——農民底企業利潤，和工資勞動底榨取程度等等類要素（1）。

這樣把農民經濟當作小農業生產底組織形態來觀察的時候（這些小農業生產在社會的生產和商品流通——資本主義諸條件中活動，而且從屬於它，）我們首先不得不確認：「農民經濟」本身，在社會經濟上並非同質的，甚至其中所包含的各個單位，是互相對立着的。從接近於純粹家政的，保有無產者的及消費的類型的那種最小經營起始，經過過渡的階段，而到非資本主義類型的小商品生產（這是占着大多數的，）再到不論規模大小，而有純粹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經營為止；所有這些經營，常用農民經濟這句話來概括。這些經營，不論從社會的地位說來，從經濟的範疇和形態說來，最後從進化底行程說來，顯然却是完全不同的。這些經營，縱然也有類似之點，往往只是形式上的類似，一面的類似罷了。

這樣，試把並無統一的經濟內容的，主要只是形式上的類似點舉出來：（一）土地和生產手段底所有；（二）在這裏，我們對於農民經濟底理論家，為擁護其根本主張（生產之物質要素，和家族底增大相並行地增大；隨着分食者對工作人口的比例的增大，「自己榨取」底程度也增大；各個分食者底消費係有一定，以及並不存在着自由的過剩人手等等）而拿出來的經驗的，證明將不論及。因為這些事實，那怕在經驗上被確立被證明了，還是必要其他理論的說明的。何況這些事實，並不會被證明，而且被經驗資料所反駁。請看李脫先古：「農民經濟底進化和進步。」此外請參照亞偌夫所著「農民經濟論」中克里芝曼的序文，史托屯斯基：「農民經濟論概說」二六頁以下。

生產底「勤勞」性質，即是直接而且親自參加生產的勞動過程；最後（三）經營之家族的——習俗的組織。頭二個類似點，毫無統一的經濟內容。因為土地和生產手段所有，從純無產者型的完全的家政經營起，到大所有者底企業經營止，因經營類型底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關於生產底「勤勞」性質，也是同樣。某種場合，這是消費的——家政的活動之勤勞過程；另一場合，是小商品生產者底勤勞過程，他們在其商品之中，只受取自己所創造的社會的必要價值一部分，失去他們所創造的剩餘價值——這是因為生產物實現之社會條件的緣故——事實上是當作工資勞動者而出賣其勞動力的。在第三種場合，自己雖然也直接參加勞動，可是這種經營，却是從他人勞動之中抽出剩餘價值的企業家的經營。不僅如此，在這三個主要的經營羣之間，還有中間羣存在，而且事實上還有從一個羣的經營，不斷地移向其他羣的經營。農民常常保持着分離的傾向，走向農村資產階級的一極，和農村無產階級的一極。甚至在這種中間的主要羣「安定」的場合，問題底經濟本質，理論上也毫無變化；這種「安定」不過說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底遲緩罷了。

所以，「農民經濟」底社會經濟的本質，實有分解開來考察的必要。一方面把「農民」經濟底經濟形態加以分類，同時在另一方面，便闡明此種形態底社會內容，最後務須考察這些形態底交替。換句話說，對於農民經濟底本質的規定，和形態底分類，非給予社會的——歷史的內容不可。

上面已經說過，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西歐大多數國家和俄國的一部分地方，代替着從來舊的家長制的自

然經濟，贏得了新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終局的勝利；這種經濟生活底一般的急激轉換，也達到了農業的農民經濟之上。由於一般條件，資本主義發展底趨勢和性質如何，農民經濟或快或慢地不僅改變組織上生產上底構造，而且也改變了它底社會的內容。

除掉英國那樣資本主義發展得最爲完全——資本主義底發展，把大土地所有者底社會的——政治的支配，和相應着的小農民悉數消滅——的國家之外，其他全部國家，不管資本主義如何發展，却依舊殘存着小農民經濟底極龐大的階層。可是，由於一般經濟的發展如何，小農民經濟得到極多樣的社會經濟的內容。

獨立農民完全喪失土地和滅亡，他們因農業資本主義而轉化到完全的無產階級；這種轉化的過渡形態，是農民有時保持若干土地，不足取的僅有的土地，和類似「經營者」的地位。最小的零細土地所有，和最小的「墨守成法」的經營，與其說是生產的經營，無寧是「家政」的經營，所有這種類型，一般地普及於資本主義國家，特殊地普及於農業資本頗爲發達的國家。在這種國家裏面，零細經營底土地所有者，對於大地主經營，是必要的農業勞動者。「有分有地的勞動者」底經營，那怕從生活上的條件看來，常常具有完全「農民經營」的外觀（除了這種經營，業已完全轉化到無產階級的副業之外）；可是實際上並非是獨立的生產單位，不過是限於個人消費的簡單的家政罷了。這些經營，有非常重大的社會意義，時時負擔着束縛農業資本主義所必要的工資勞動者於土地的這種任務；就生產單位來說，幾乎完全從農業生產底社會組織上脫落開來，不屬於

任何分類的。從其階級地位說來，他們和無土地的雇農同樣，乃是農業無產者。

農民經濟獲得獨立的生產組織，和特殊的經營形態底意義，是在這種場合：即跟隨着資本主義底發達，家長制村落經濟組織的舊形態，跑上崩壞的過程；多數人們保持着土地和生產手段所有的場合。資本主義諸關係發達的地方，這種經營，在其經濟的組織和社會的本質上，才急速地開始進化。最初是在商品——貨幣諸關係底影響之下，這種經營雖然多量地保存着自然經濟諸關係底殘存物，也獲得商品生產底典型的基礎。它的生存諸條件，逐漸強固地依存及從屬於資本主義市場，流通之資本主義的本質，以及資本主義的價格等等。

經營底商品性質雖然發生，逐漸從屬於資本主義的流通條件，可是，全部生產諸條件和諸關係，變化到資本主義諸關係的精神，還離開得非常遙遠。生產商品的小經營，只要維持着二個主要標識——包含土地在內的生產手段之所有，缺乏工資勞動之資本主義的榨取——，在農業經營諸形態上，便應分離到特殊的經濟範疇。這種經營底經濟和社會的內容，並不限於用其生產手段（為獲得利潤而變化資本）來榨取工資勞動。經濟的活動，對於這種經營主，不過提供滿足普通生活上必要的物質資料；一般說來，僅僅給予「糊口」的保證而已。自然，這種保證底給予，其形態完全和自然經濟不同的。消費底大部分，並不在自然消費的形態上行施；生產並非光是完成自己消費底對象物，主要是當作交換價值，即生產本身以交換為目的，完成那種滿足其他經濟單位方有用的物質資料。經營早已帶上商品的性質；可是，全部經營組織，還缺乏資本主義企業經濟底諸

要素。

這種小獨立農民經營，還不會轉化為資本主義的組織，他方面也不會降為僅僅維持形式上的獨立的那種經營；假使和工業形態底一般分類比較，從這種組織底本質說來，它是佔着和手工業的工業組織相同的地位。獨立的農民農耕者，一方面只要維持其「農民性」，換言之，只要並不經常地有規則地使用工資勞動，主要為利用自家勞動力而勞動；他方面只要他保持着獨立，換言之，只要事實上或形式上不曾轉化為工資勞動者；那末，這種農民只是農業手工業者，他底農業乃是手工業。(1)

實際上，這種農業經營和手工業者經營底最重要的標識之一，是他們底獨立性。並不單是形式的獨立性（例如家庭工業中的生產者），而是事實上的獨立性；這種農業者和手工業者同樣，能夠隨心所欲地從事勞動，不僅是生產的主人公，而且在全體生產過程中，是自治的指導者；它不會轉化而為第三者的簡單的履行機關，而是生產底積極的組織者，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只要不屈服於資本家——企業家勢力之下，因而事實上失去其生產上的自由；那末，農業手工業者的農民，也具有這些一切的標識。

可是，僅是生產上的自由，手工業者不能維持其獨立性的。他更須不從屬於流通過程中的資本，務須保有(1)例如馬克思也指出這個類似點：「土地所有權對於這種經營樣式完全發展上的必要，恰如勞動器具之所有權，對於手工業自由發展上的必要一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七章)。

自由實現其生產物的權能。所以，手工業的經營，其販賣底組織方法和種類，也不亞於生產自身底組織，能夠表示出手工業底重要特徵。手工業的生產物，其販賣條件底根本標識，就是幾乎完全以地方市場為市場；手工業者在這種市場上面，獨立地販賣其生產物，並不賴於商業資本底媒介，而且不從屬於商業資本。

就是在這點上，農業手工業者之農民經營，也像工業手工業者的經營。

這種農民經營最典型的形態，是供給蔬菜、酪產物等於都市的近郊小農民經營。關於這種經營所具有的高度集約性，巨大的意義，和經營所固有的生產和販賣底組織，這是衆所周知的。這種經營，在生產組織上純粹帶着手工業的性質，比較很少榨取工資勞動，不以獲得利潤為目的；在生產物底販賣上，使用手工業所固有的全部方法。逐家配達其生產物，在地方市場上販賣於直接的生產者，或者往往販賣給固定的人羣（都市商人），這是販賣其經營底生產物的最普遍的形態。

所以，在都市生活充分發達，都市人口充分發達的場合，像這樣「手工業的」農業經營，便能良好地繁榮起來。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來，隨着資本主義諸關係底一般地發達，資本主義的交換和販賣組織底發展，這種經營便開始急速崩壞。即是在這些經營之前，出現了遠隔的市場，打開了獲得利潤底新的希望，這些經營便轉化而為資本主義的企業。可是，進行得不順利的農業手工業者，便跌落而為工資勞動者階級。正像加工工業一樣，在這場合，不能忽視地方市場底必要和地方的事情，所以這種經營也能夠給予一定的安定性的。在技術上，這

種經營底組織，大概表現爲所謂自由式經營法。(1)

區分手工業的農業經營和資本主義的經營的界線，並不是集約性底高度，和生產出來的生產物底交換性質；而是在手工業的經營裏面，缺乏資本主義經濟底諸要素，換句話說，以獲得剩餘價值爲目的的工資勞動底榨取，並不存在。和工業的手工業者相同，農業的手工業者，並非以獲取利潤爲其生產活動底基礎，它的目的是獲取「和身分相適應的收入，」他底手工業的勞動，非給他以生存的物質基礎，非給他以食料不可。」

對於勞動的這種關係，結果便產生農業的手工業中所固有的手工業生產底形態，這就是把家族成員引(1)自然，如就農業生產底技術的形態而論，這種「自由」式是和上述那樣，也能發達於純資本主義組織存在着的處所。可是在多數高度工業化的國家（例如比利時、荷蘭、及法國）裏面，爲了存在着上面四個條件，這種經營類型甚爲發達。如在 *Vandervelde*: "*L'exode rural et le retour aux champs*," 1903 書中關於小經營底高度集約栽培的記述：「小自耕農者（菜園經營者）長久期間爲巴黎市場生產早生蔬菜，和都市保持着獨立的交涉。他們並不是超特的人們，而是推着手車在首都出現。」又如 *Bourdriart*: "*Les Populations Agricoles de la France*" *Bucenberger*: "*Agrarwesen und Agrarpolitik*" S. 121, 本書裏面，活生生地描寫着這種經營底手工業的組織，從屬於商業資本，徐徐地轉化而爲資本主義的經營，轉化而爲蔬菜、果實或酪產物的「工場」，在狹小的場所，僱備多數勞動者的經過。

入勞動的形態。小經營類底大部分，所以根據這種標識——即根據不僅足以養活農民家族，而且足以利用家族全部勞動力的那樣大小的經營——其理由全是爲此。到了以後，較發展的過渡的手工業形態開始流行，地主或是協同者，或是工資勞動者等第三者，才來參加那種經營組織。可是一到這樣狀態，農業的手工業者和工業的手工業者同樣，早已移轉到過渡的經營組織形態，立脚於另一原則上而進行生產了。

社會的和經濟的生活條件，假使助成農民經濟底個性化，從身分強制形態中解放出來，開始技術的進步及與其他經濟相交換；簡單說來，假使存在着（促進工業上自由手工業組織底發生）那樣的條件，那末，農民獨立經營底組織，便會採取上述的形態。這種手工業的農業經營，依據地方市場，急速完成技術的進步，特別努力栽培那種需要多量勞動的植物，從事於植物及動物生產物底若干加工，最後是計劃技術的進步和生產底低廉化，而創設適當的社會的形態（極多種多樣的組合等）；這樣，使其地位有一定程度的安定，而且有利。這種經營底理想，自然會轉向更高的形態——有蓄積可能而使用工資勞動的經營。某一國家資本主義發達底一般條件愈良好（都市生活及手工業底發達，與世界市場之結合），那末，農業的手工業者向資本主義企業家的轉化過程，便愈能進行得急速而且完全。

接近市場，能夠利用市場底有利的景况，能夠採用技術上的進步——凡是存在着這些條件的場合，這種經營便不僅能夠量的增大，而且能夠完成質的再生。（1）經營採用進步的資本主義的技術，開始使用工資勞

動，專生產某種特殊以市場爲對象的生產物，以自家消費爲目的底殘滓，便悉數捨去。經營雖還保持「農民的外觀」，可是生產手段早已變爲資本，藉工資勞動之有規則的使用來從事經營，不待說，早已脫去農民經營底「手工業的」類型，而使資本主義的諸關係顯著發達。這就是荷蘭、丹麥、芬蘭，以及法國一部分地方所流行的農民經營類型。這些國家裏面，不難看到手工業類型的非資本主義的經營，右述資本主義的小農民經營普及最廣，形成這些國家小資產階級底大部分。這個過程，一方面以農業生產底資本主義化，生產手段和土地集中到農業人口底某一部份人羣爲其前提；另一方面又以農業人口中別一人羣喪失生產手段和土地，土地極少的零細農民及有分有地的勞動者（這批人雖然披上「農民」的外衣，可是從屬於農業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的）之出現爲其前提，這是明白的事。

所以，在資本主義發達的處所，單純商品生產者——農民底最「純粹」的「勤勞」的非資本主義經營，便分解爲相對立的社會經濟羣——純粹無產階級羣，和從社會本質上說來的小資本主義羣。

（1）關於和資本主義的近郊經營，截然相區別的「手工業的」非資本主義的近郊經營，列寧這樣論述着（資本主義之發達，第三章，第八節）。

「莫斯科及彼得格勒近郊工業的近郊菜園經營及溫室經營，必要投下數千盧布以上的資本，借工資勞動者底幫助以從事經營，而有數萬盧布底生產物販賣量，這不待說是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

有種場合，社會的形態和經濟的條件，並不促進經濟諸關係底分化，和土地所有底個性化。因而阻止農業之技術的進步，農業不復是供給經營者以充分衣食的「生產事業」。這時候，自然的農民經營底分解，便呈現出與上述完全不同的意義。縱然在產業生活底其他諸部門裏，資本主義諸關係早已取得支配的地位，貨幣諸關係也早已滲透着農業，而一般的諸條件，還在長久期間，妨礙着農業生產自身中的純資本主義關係之確立。在這場合，小農業生產者之從屬於資本，便在別個形態上履行。

國民經濟內部，假使貨幣諸關係已發生而且發達，那末，那怕農村如何孤立，爲了完成幾多貨幣上的義務，或爲了滿足自己底必要，對於貨幣便常常感覺到增大的需要。資本主義的工場工業，從農村裏面迅速地而且輕易地驅逐了那種滿足許多經濟上的必要的舊式家庭工業，對於貨幣的需要，便突然增大。然而，這樣的事情，雖然一方面造成了土地所有個性化之可能性，同時也帶來了技術的進步，但是，伴隨着土地底個人所有之缺乏，強制輪耕，耕地主義，土地細分，以及阻礙土地改良的共同體土地所有，乃是竭力阻止農業技術進步的障害物。共同體土地所有底身分基礎，其前提爲農民和土地底強制結合，必須專賴農業來獲得生活資料，所以在傳自遠古的技術條件和生產形態之下，發生爲滿足日益增大着的貨幣需要那樣極困難問題。可是，這時候最普遍的技術的生產形態，是三圃式的穀物經營，因此爲獲得貨幣手段的農民經營底苦鬥，正和這種經營相結合着。

在專門流行穀物經營的場合，農業早已不能依據於地方市場，因為大量生產的穀物，是必要廣大的消費市場，而且往往必要外國市場的，經營生產着大量的生產物，爲了大量地銷售它，便非努力儘可能地增大其生產量不可。消費經濟底自然諸關係既被破壞，所以爲了獲得貨幣，爲了轉移到經濟之新的貨幣形態，只有一條路，便是增加生產，增加可以販賣的生產物底量。當技術水準低下，而且改善又很困難的場合，便只有用使用面積底增大，來達到這目的。自然，土地底增大，是一切農民所希望的，可是，像共同體的土地所有或身分的限制那種歷史的殘存物，便妨礙土地底自由動員，而使土地轉移到經濟上有力人們底手中這事，非常困難。爲了獲取土地及貨幣手段那種經濟的必要，難以克服的「土地之權力」，土地之爭奪，便在農村出現。因爲農業技術落後，一切的人，都在努力求得土地，所以便感到土地底不足，居民開始爲缺乏土地而煩惱。在土地爭奪戰激烈的地方，土地價格便不合理地提高，出現了「饑餓」佃租，獨立的農民生產者，當評價其生產物的時候，因爲極度降低他底工資，結果便比普通消費水準所決定的普通工資，要低得多。甯可節衣縮食，也要爲了儘可能地多賣，而儘可能地增加生產，這已成爲經濟上的必要。

因之，大量生產物底大量販賣，成爲這種農民經營狀態底特徵，而且成爲惟一的活路，可是，因爲整個村子是出賣者，一切生產者都努力儘量出賣，所以競爭便無上激烈，販賣條件極度惡化，價格極度低下。價格愈低下，債務及一切支付，便愈加重壓着經營。

於是，商業資本便開始榨取農民經營，並使之從屬於己。農業生產物底生產，雖然仍在獨立生產者的農民手中；可是在市場中這些生產物底評價和命運，已一舉而屬於資本底支配之下。資本對於農民生產物及其他生產物，提供許多中間人，資金融通，鐵路等極進步的銷售方法和手段；這些東西很快便出空了。農民底倉庫，將農民底穀物運到都市和港灣去了。資本又變成不亞於此的有力的土地榨取者，富農，土地分讓者等等，更爲深刻地滲透着農村。

整個農村生活漸次從屬於貨幣資本底許多代表者。外觀上，農村中並未引起多大變化。農夫依然維持其「農民性」，耕種自己底水旱田，其勞動自然生產物，悉數拿在自己手中。可是實際上，爲了將其生產物實現貨幣形態，他便非把大部份的生產物引渡給「實現」底中間人不可。他實際所享受的生產物，開始縮小到生理的最低生存手段，即平均工資以下。可是，關於農村生產諸力底發達，商業資本這種滲透農村生活，並不給予任何好的影響。特別是在最初時候，它既不會造成農業的農民生產之資本化底條件，也不會引起技術底改良，使土地和居民底生產力向上。相反地，單在農民經營底生產物 and 市場的交換方面，當作商業資本而侵入的資本，不過陷農民於窮困，使之破產，妨害生產資本底形成，極度抑壓一切經營底生產諸力而已。

所以，這種農民經營，從生產者底地位說來，事實上早已失掉了一切獨立性，轉化爲資本底臣僕。可是在形式上他依然保持着表面的獨立地位。這種表面的獨立性存在時候，資本對於生產物底明白支配，明白的資本

主義諸關係，要到生產物出現於市場以後，才漸漸開始。至於生產本身之中，資本主義的關係，還不過用潛伏的形態存在着，並不表現到生產組織的表面上來。經營中並不存在着資本主義生產組織底典型形態——集中，反是照舊分散爲小農民經營，依然是非資本主義的。生產物直到脫離了經營者之手，走到市場，才從屬於資本而集中於資本家的商人手中。

因之，一方面和小農民經營之「手工業」的類型（這種經營類型，不論生產及販賣，都對資本保持獨立，生產者自身獨立地指導着雙方）不同；另一方面又和那種生產及販賣都從屬於資本的資本主義經營各異。像上述那種農民經營，事實上既已失去獨立性，爲資本所榨取，縱然它底交換及販賣方法已集中化，已是資本主義的，可是它底生產還是分散的，還是先資本主義的。

這種農民經營底組織形態，不論從其經濟的意義或社會的內容說來，如果按照工業形態分類，可以稱爲「以包買業者爲對象的生產組織」（這是根據伯夏（1）底分類）。實際上，無論工業或農業，這種經營者雖保持其形式上的獨立，事實上乃是完全在資本支配下的小生產者。他早已不是獨立從事生產，獨立地販賣其生產物於市場的手工業者了。他早已不是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完全從屬於商業資本，且將大部分的生產物當作剩餘價值而貢獻給商業資本的生產者。可是，這裏並不存在着完全的資本主義的榨取；生產是分散的，

（1）K.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 Volkswirtschaft" 4. Auf. S. 194

尙未被資本主義地組織起來，用自己底手段以從事經營，僅在販賣過程從屬於商業資本而已。正因這種從屬形態，農業也和工業相同的理由，而具有特殊的意義。

在工業發展上，以包買業者爲目標的生產組織，其出現的原因，一方面因爲獨立的勞動力在空間上是分散着；另一方面爲了缺乏足夠的資本，可以像工場那樣結合勞動力於生產過程自體之中。現在，分散的生產力之結合，係進行於販賣底地盤上面，即是說，單是商業的結合，不是生產的結合。完全因爲同樣理由，產生了我們所謂以包買業者爲目標的生產組織——農業經營組織。和工業上以包買業者爲目標的生產組織一樣，在小農民的農業經營上——和大生產的場合相反——，資本不是攫得生產過程，而是捉住了販賣過程，而把它們組織起來。

對於商業資本及專買業者，小獨立農業生產者——農民之生產的從屬，在生產技術、經濟狀態，和將來的發展力上，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和農民家庭工業生產物底包買業者一樣，農民生產底農產物之包買業者，毫不關心於技術底水準，和勞動生產性等。在他覺得重要的，只是賣價和買價間的差額，流動資本的利子而已。只要儘可能地販賣多量的生產物，使資本迅速流動，他底目的便能達到。所以，包買者老是努力向「獨立」生產者儘可能地以廉價來榨取多量的生產物，至於這種價格是否可以收回生產費（那怕把工資用最低價來估計），那他是完全不關心的。因而，爲了和一國生產力底增大不相適應的大量的供給，商品便氾濫於市場，價格

只好極度低下。國民生產對於市場和商業資本的經濟上的從屬，便形加重，比起生產過程底資本主義化來，給他更大的破滅的影響。

維持生產者經濟獨立的可能性，從這一點說來，這種農業經營，比手工業的經營，更爲不安定，更爲脆弱。前者與後者相比，得到蓄積的可能性是困難而且稀少，更頻繁且容易地瀕於全面的破滅。喪失其獨立性而化爲無產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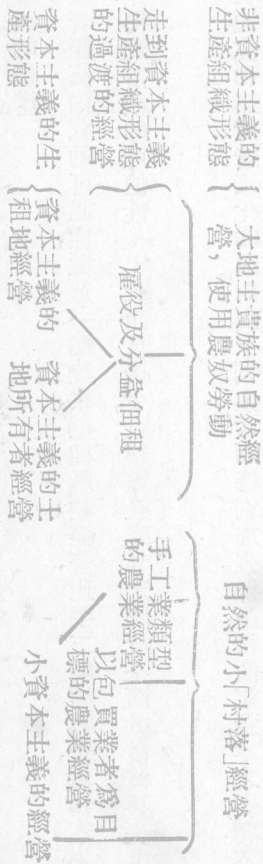
這種不利地位和無產階級化的傾向，因下列事情而特別加強：即農村商業資本之影響，不僅止於上述榨取形態；商業資本常常轉化而爲高利貸資本，和高利貸的隸屬的生產的榨取（隸屬的借地，隸屬的雇役，農具之讓渡，和工資借貸等等）之純粹的形態。

農民經營除了爲商業的高利貸的榨取所困惱之外，常常也受苛刻的生產的榨取，不得已而直接或間接地出賣其勞動力。這種類型在一定的條件之下最爲普遍，雖得維持着獨立勤勞的小商品生產者的社會形態底外觀，可是實際上，是最脆弱的類型，極容易被擠逐到相反的社會羣中去的。

因之，普通分類上當作「農民經營」來處理的事物之中，包含着不論從其經濟的社會的內容來說，或從其農業發展上的地位來說，都是全然各異的經濟類型和組織。其中大致包含着這樣幾種：（一）農業無產階級，「有分有地的勞動者」經營，這種經營，比起自己勞動底生產物來，還是出賣自己底勞動力來得多，甚至常有

拿了自己底生產工具，而從事於工資勞動的。(二)外觀上保持着小生產者底「獨立性」事實上早已從屬於商業資本的農業「家庭手工業」經營；這是為包買業者而勞動的半無產階級；雖然還不至於無產階級化，這祇是爲了工業資本主義發達底不充分罷了。(三)手工業式的「勤勞的」農民經營；有自己底土地，有自己底生產手段，基本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範疇——資本，資本主義諸關係，以取得剩餘價值爲目的而榨取工資勞動——並不存在；換句話說，乃是小農業單純商品生產者底經營。(四)在規模，組織，生活條件上，雖然往往和上述各種經營幾無區別；可是已經存在着上述資本主義諸範疇的那種典型的小資本主義的經營。

總括上述農業生產諸形態（大經營及小經營的），配合着農業生產之歷史的發展，把它表示起來，可得圖式如左：



不待說，上列圖表，只不過表示了非資本主義的，中間的，資本主義生產形態底推移，和相互關係間的主要

形態罷了。另一方面，大經營和小經營形態間的關聯，不僅兩者在歷史的發展上是同一的。就在現在，例如小經營和大經營間經濟的組織是同一的；因集中或細分，兩者能相互推移的；以包買業者爲目標而從事生產的半獨立的小經營，和伴隨着雇役借地及分益佃租的半資本主義的大經營之間，常常能夠確認經濟上的依存關係；在所有這些上面，表現着兩者底關聯。

最後，在實際的現實上，這些形態和類型，是表現得極不明瞭的。這些在發生上，在社會經濟上，雖然都相關聯；但是其中很多與其說是可以明白分類的社會的類型，無寧說是呈現着作爲社會「制度」的形態。

類型不同的經營，這樣互相關聯着；這件事情，對於這些經營中間引起的進一步的變化，給與決定影響。農業社會經濟學裏，農民經營之社會的分化，所以成爲特殊的問題，就是因爲這個緣故。

第六節 俄國經濟學文獻中的農民經濟論

農民經濟及其理論的本質問題，在俄國經濟學文獻中，占有顯著的地位。

回顧俄國所提起所已發展的陳跡，可知問題的範圍，已遠離農業經濟學的專門研究底領域，關聯到俄國全社會經濟的及政治的發展之方向，運命，和特殊性，成爲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問題；討論到農民在俄國社會的——政治的發展上，所負荷的巨大任務。

斯拉夫主義者早已把農民，尤其是把農民底生活和經濟，看做是「俄國國民性底唯一担当者」；將其社會經濟的，生活的，政治的組織，和「朽腐的歐洲」相對立。俄國科學社會主義者最初的代表——柴爾奴雪夫斯基和赫爾岑，也拿着農民及農民經濟底特殊的本質，來和被投入資本主義之不幸中的歐洲相對立；而托共同體的組織，看做「將來社會主義秩序底中心」了。(1)

以後的經濟思潮，所謂「合法的人民主義」(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他們對於農民經濟的見解，雖然還不曾洗鍊到成爲一個社會的——政治的教義；可是，依舊立在把農民經濟底特殊經濟，使之和西歐資本主義經濟相對立的這種見地上。

對於農民經濟這種意識 (Летопись) 在一個舊人民主義者維·維底構成中，表現得特別完全。維·維底出發點，是關於俄國經濟發展之「自足性」這個觀念，加以承認的教義。照他底意見，俄國國民經濟中主要的生產力是農民。鐵道，資本主義的工業，銀行，以及其他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流通諸條件，全都爲農民而存在而繼續。可是農民是保有其經濟的本質和發展之自足性，所以，並不需要這些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流通底各種手段。農民「不是依從歐洲經濟學底法則，也不依照簿記上計算着的利潤和損失，來從事其經營」的。農民爲了滿足自己底消費而經營。農業保證農民人口底主要的消費的必要。農民經濟以外一切部門，例如家庭手工業，也是

(1) 柴爾奴雪夫斯基全集第三卷，一八一頁。

同樣的。只是爲了土地不足，農民才從事於家庭手工業，或從事於爲了販賣的農作。只要不發生土地缺乏，農民經濟底消費的性質，便能十二分發揮其真相，而避免資本主義「有害」的特徵之增大。於是，唯·唯便到達了「各人底分有地」的思想，以爲這是全體農民對於可以均等分配的土地底權利。他底思想，是自然的農民經營之徹底理想化，否定當時業已實際存在於農民經濟中的發達的商品諸關係，一般地也否定了俄國資本主義發達的事實，及發達底可能性。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在俄國是「被強制拉進來的客人」，俄國底資本主義不僅沒有像在西歐所已發揮的作用，而且總之是不能發達的。(1)

此後若干作者(愛諾·一恩維夫略安夫及其他)一方面不否定資本主義經濟底進步性，另一方面一般地也不否定俄國尤其是農民經濟的後退性。可是，他們認爲農民經濟首先是在追求消費的目的，但在共同體之中，也能吸收偉大的技術的進步。據愛諾·一恩底意見，農民經濟乃是一個可以從資本主義的形態，改造爲共同體的形態的經濟形態。(2)

同樣在舊合法人民主義代表者中，例如維夫略安夫，雖然主要是立脚於農民經濟之經驗的統計的研究

(1) 請參照維·維下列各著：「俄國資本主義之命運」，一八八二年；「農民經濟中各種進步的傾向」，一八九二年；「農民共同體」，一八九二年。再請比較亞爾·哇爾根：「維·維著作中人民主義之基礎」，一八九六年。

(2) 愛諾·一恩：「改革前俄國經濟之研究」，一八九二年，三四四頁。

上；可是依舊還把農民經濟當作根本上和「布爾喬亞的發展類型」相對立的消費的經濟，從這樣根本的前提出發。農民經濟並不呈現着分化，分層這二方面的過程底典型形態，那怕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中，還能夠維持及繁榮上述的基礎。(1)

在這種傾向或接近這種傾向的其他作者中間，農民經濟這種經濟的本質和特殊性，被描述得極為明瞭。例如錢爾納柯夫在統計上研究農民經濟，同時努力想給以理論的基礎。他說在統計的研究之前，必須確認「俄國農民經濟無論如何不會歸着到資本主義的諸過程和諸現象，當脫離這些或獨立地來觀察的場合，農民經濟呈現了而且正呈現着怎樣的形狀呢？他在以後的研究上，以農民經濟之「家族的」本質為研究基礎，因為只有具有一定的勞動上及消費上的構成的「單純家族」，乃是成為農民經濟底生活，分解，和增大之中心的根本的元素的細胞。因而，農民雖然強固地被合一着，却帶着二重的性質：一方面是家族，即具有特有的特殊性的某種社會的共居形態；同時，另一方面是適合家族的本資的經濟單位。所以，具有生產的——消費的性質，被那種和資本主義的階級分化不相同的法則所支配。(2)

最後，捷爾諾夫特別明確地提起作為一定的「經濟範疇」看的農民和農民經濟問題。捷爾諾夫把農民

(1) 維夫略安夫：「俄國農業事情研究」，一九〇一年，一〇六、一一九、一四〇及其他各頁。

(2) 錢爾納柯夫：「論農民經濟之特徵」，一九〇五年，九八、八六、八七、一四三頁等。

經濟底本質及其發展法則，同資本主義經濟底發展和資本主義經濟相對立；他認為幾乎全部不為市場，但為自家消費而勞動，大部份能免除階級鬭爭的「勤勞的」農民經濟，只要能夠造出「脫離資本主義的環境，創設勤勞農民的那種廣泛基礎。」（1）便能夠造成農業資本主義底反題 *Anti-thesis*。這樣，捷爾諾夫雖不會構成農民經濟之科學的「理論」；可是，橫在他底農民經濟觀的根底上的思想，便是把農民經濟當作統一的「勤勞的」經濟，使之和包含階級矛盾的資本主義相對立。

不僅用統計的材料，而且用歷史的材料進一步來奠定這種見解底基礎的，是亞卡諾夫斯基。他放棄其他作者把農民經濟幾乎完全當作消費經濟的見解；在某種程度上，承認農民經濟之商品的性質，市場的關聯和依存性。可是，當他說明農業發展底「合則性」時候，首先便力說所謂人口增加這個重要原因，把它當作存在於「與其說是民衆底經濟生活，無寧說是有機生活」中的重要原因。他說：社會底異質性和分化，常常和社會底經濟基礎無關係地存在着。所以，他在農民經濟觀底根底上，捨棄了農民經濟底家族的，勤勞的，消費的性質，並把勤勞的農業之特徵——消費生產之間深刻的關係，棄置不顧了。（2）

（1）參照捷爾諾夫：「當作經濟範疇看的農民和勞動者」，二七、四一、四二頁以下；「農業問題與馬克思主義」，一九頁以下。

（2）亞卡諾夫斯基：「農業進化之合則性」，第一卷，二四、八八、九〇頁。第二卷，五八三——五九三頁以下。

關於這種農民經濟的理論，雖有長期的文獻的歷史，但是，給以完全內容的，却是以所謂「新民主主義」「組織生產學派」或「勤勞的——消費的農民經濟論」等名稱著名於世的年代更後的學派。其代表者爲却亞諾夫，柴林契夫，馬加洛夫及其諸弟子。這些人們中間，也有像史托屯斯基，郭牛哥夫及其他放棄一部分師說的人們。

這些作者之間，在細小點上或表現上，雖有若干差異，可是他們對於農民經濟底見解，本質上是極爲一致，形成積極的一個「學派」。不僅如此，這派雖也明白地容納若干舊民主主義的理論，甚至斯拉夫主義的理論，可是，在本質上已擺脫農民經濟論底比較狹隘的範圍，甚且把它推廣到一般經濟理論和社會學的理論的確，他們諸人之中，特別在最近，已有放棄根據他們底理論所產生的一般結論，而用研究對象——私的農民經濟組織——底性質本身，來說明其方法論，構成和結論的傾向。例如，却亞諾夫在其最近的著作上說：組織生產學派底目的，僅在理解「勤勞的農民經濟之形態學和組織過程底機械學」，因之，只要在其靜態上來觀察農民經濟，便已滿足。(1)在這以前，馬加洛夫當概觀農民經濟問題上的既成諸流派，而來確立他那一派在這中間所處地位時候，他拒絕把這些流派分爲「人民主義派」和「馬克思主義派」，而分爲「社會經濟學派」和「組織——生產學派」了。他說前者是從事於「一般社會經濟諸問題（首先是農民生階級分化問題）

(1) 却亞諾夫：「農民經濟之組織」，一九二五年，一三頁。

底研究，後者是從事於農民經濟之「內部構造」，農民經營之實際組織問題底研究的。(1)

假使這樣，假使成爲這一學派中心的諸農學者，只關心到農民經濟之組織的——農學的研究，那末，便毫無理由可以來反對農民經濟這種組織論的——和經濟的研究（那怕這和理論經濟學底方法論是不合一的）。可是，實際上這些作者們，一方面將「組織的——生產的」構成自體，立脚於一定的一般經濟的社會的前提下；同時，這些構成本身，也達到新的一般經濟的社會的結論。因而，上面對於各種學派的區別，並不是從研究對象來區別（私的農民經濟底組織構成呢，還是國民經濟底社會的一般經濟的問題呢？）而是意味着科學的方法底區別，因而也是一切科學的構成和結論底區別。

我們已經看到，(2)「組織——生產學派」底方法，歸結到「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這是把組織——生產學派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底方法論截然劃分開來的地方。和這相關聯的「組織——生產學派」底根本特徵，是傾向於主觀心理學的構成。「心理學的價值論」把國民經濟當作「虛偽經濟」的見解；不許把社會的階級的矛盾這種觀察，引到研究圈子裏來等等。

在着手說明這種農民經濟論底本質和內容之前，希望說一說下面的事實。正像「組織——生產學派」

(1) 馬加洛夫：「農民經濟及其進化」第一卷序論，1——106頁。

(2) 參看本書上卷第一章。

一個最近的批判者愛爾·理德辛哥所指摘的一樣，「勤勞的——消費的農民經濟論，外面上是復雜而曖昧的，」是用「種種的保留，遁辭，或華美的文句」來包裹着的；因之，當科學地分析它的時候，實有必要來除去它底紛繁的文飾，抽出它底本質的根本的要素。

根據這個理論，農民經濟底根本的特徵，在其勤勞的消費的性質；後者是根據橫在農民經濟根底上的「生物學的——家族的原理。」不論却亞諾夫（1）或柴林契夫，（2）都以為年青「夫婦」底繁殖家族成員中間工作人數和消費人數之間比例底變化，生產的可能性和消費間的比例底變化，是決定各個農民經濟之歷史和經濟的要素。他們把生物學的要素——人口底增殖，放在農民經濟底根底之上（這和經濟發展一般的場合相同。（3））因之，全部理論忽然失掉了社會的性質，而得到了「自然的」性質；於達到農民經濟全體底社會問題，和社會經濟的本質和矛盾的正確道路，便被壅塞住了。

- 「在全體國土上，一國人口底發達；決定國民經濟組織集約性底高度……歷史發展的該一時代，造
- （1）却亞諾夫：「關於斯太羅柏林基郡一百零一個經營家計資料底一個研究」；「關於勤勞的農業之經濟諸研究」一九二四年。

- （2）柴林契夫：「農民經濟組織底理論基礎」一九一九年，六一—一〇頁以下。

- （3）請看却亞諾夫上引「諸研究」中論文「經濟地理法則的要素」（一四七頁）。

成了固有的市場景氣，景氣自然地綜合着一國底農民經濟要素底一切。」像已經看到了的，馬加洛夫，柴林契夫也採用與此相同的思攷方法。

橫在農民經濟根底上的家族原理，也決定其他二個根本的原理：勤勞的性質和消費的性質。家族決定勞動力底量，即由（一）家族中工作的人數，（二）「自己榨取」底程度來決定後者（柴林契夫）；農民經濟不是獲得的經濟，不是依照工質勞動底一般規則而榨取的（柴林契夫）。

在勤勞的經營裏，經營者「並不像工資勞動者那樣來榨取自己，僅是化費為滿足習慣的慾望所必需的勞動力」（柴林契夫）。所以，「假使農民的肚子是飽着的話，那末，他們對於提供最高工資那樣工作，也絲毫不會動心的。」反之，假使是窮困的話，那末，「無論怎樣低的工資，也甘心的。」於是，工作人數和消費人數的比例，對於農民經濟底特徵，便成爲特別重要的要素。和此有關聯的，是却亞諾夫認爲經濟活動底「動機」，對於決定農民經濟之本質，是有決定的意義。（1）如上所述，這些理論把這些作者和經濟學上的心理學派，奧大利學派，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

（1）「限界效用性跟着經濟主體拿到手中的價值總額之增大而低下的，所以，勞動收入之增大，一達到一定高度，限界支出底負擔，便由勞動所得的數額，來和限界價值主觀的評價相平衡。勤勞經營中工作者底生產物，便停止在自然的均衡這一點上。」却亞諾夫：「農民經濟之組織」一九二五年，四六頁。

根據上述種種，便得出這樣結論：農民經濟在消費和勞動支出之間，「自己榨取」和評價之間，能夠確立着一定的可動的均衡 Balance。這個「勤勞——消費均衡」對於說明農民經濟之經濟的本質時，成爲中心的假定和根本的前提。均衡以外的一切項目，都和勤勞的——消費的經濟本質相矛盾。

因之，關於農民經濟，其經濟的諸關係，和各國經濟的範疇之特徵，又產生其他要素。右述新人民主義派諸位作者，首先是從農民經濟乃是消費經濟這個觀念出發，所以，當然不得不用特殊方法，來解決農民經濟和市場諸現象間有如何關係這一問題。因爲消費經濟是爲滿足慾望而勞動，所以它底生產「不依存於市場」，不受價格水準所左右。假使價格非常低廉，甚至不足補償立腳於資本主義經濟來計算的生產費用，這時生產不僅能夠依然繼續，或許更要加強它底活動。據亞·柴林契夫底意見，農業市場對於農業組織發生全面的作用，這種思考非放棄不可。農業組織底發展和傾向，受生物學的因素——人口之增加及密度所決定；市場本體，是爲這個根本的決定的要素所左右。只有超過家族消費必要的經營，只有在缺乏「頗爲有利的銷路」的場合，市場和銷路，對於經營生產性之組織和向上，才成爲決定的要素。(1)

其他作者，也立在相同的見地上，祇承認市場之從屬的意義。可是最近，他們逐漸遠離勤勞的——消費的構造之本質，承認市場底影響，商品性底意義，價格等等，正在逐漸多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

(1) 亞·柴林契夫：「理論的基礎」，一一、五〇頁。

勤勞的——消費的性質，也決定農民經濟收益底根本的經濟諸範疇。農民經濟底收益，和那種分成資本利息，利潤，地租的不勞所得的資本主義企業底收益，完全不同。當作「勤勞的」經營看的農民經營，「整年勞動底結果，只得到唯一的勤勞收益。」（却亞諾夫）因之，在收益之中，並不存在着企業利潤，工資，地租底範疇。各個作者，甚至同一作者，關於這個問題，也沒有正確的敘述。例如馬加洛夫說：「我們不得不放棄資本主義的用語——（農業）收益之分析。」農業裏面，資本不支付特殊的利息，「利潤底概念，是無意義的。」地租也不存在。「農民經濟帶給地租以特殊的變化；它雖不絕滅對於社會的地租，可是它却努力絕滅對於農民經濟自體的地租。」作為「社會上不能排除的現象」看的，作為「等差的收益」看的地租愈高，農民經濟「對於同一面積需要者的人數，開始增加；（1）」換句話說，增大需要，來消蝕「地租」。

柴契林夫也說着同樣的話。他否定差額地租。如借他的用語來說，農民經濟裏面，「等差的需要」（2）代替了差額地租。

特別明確地被提起的，乃是工資問題。既然否定資本主義要素底存在，又否定建築在資本主義諸關係上的「自己榨取」，必然要達到在農民經濟裏缺乏工資範疇這個結論。農民經濟裏的勞動，不用工資底普通水

（1）馬加洛夫：「農民經濟及其進化」，八四頁。

（2）柴契林夫：「農民經濟中存在着地租嗎？」載於「南俄農業新聞」，一九一八年，第三號。

準來評價，是用「勤勞的——消費的均衡」底考慮及契機來評價的。工作人手底工資，一方面按照長年勞動底緊張，另一方面依存於勞動單位底生產性。可是，生產性又由家族慾望底緊張來決定。因之，工資不能認為是決定收益的要素；而勞動底價格，並不能像資本主義經濟那樣，計算到生產費中間去。所以，引進「假定的純收益」——總收益中減除物質的生產費——底概念，來替代純收益（總收益中減除生產費和工資）底概念。農民經濟底一般收益，便不由純收益來決定，而由總收益中減除物質的費用來決定的。

以上是「新人民主義派」農民經濟論底骨幹。在此，不再論及舊人民主義派底批判（列甯（1）曾加以粉碎的批判），便來敘述一下新人民主義關於農民經濟底本質的若干命題和結論罷！

首先來敘述決定他們理論底展開的一般方法論的構造罷。關於這點，新人民主義派和奧大利學派最近的傾向之間，是有密接的關係，並且不得不認為和那以科學社會主義者自任的舊人民主義派（和其直接承繼者的修正主義者），正立在反對的立場。新人民主義派絲毫不改地採用奧大利學派底根本的方法論的前提和經濟學，按照它來建立農民經濟論。經濟主體底動機和心理，支出和收入底均衡，「限界效用」底主觀的評價等等，成爲他們一切考量和構成底方法論的基礎。這種理論底「勤勞的——消費的」內容，是立腳於右述主觀的——心理學的評價，支出和收入底主觀的考量之上，換言之，乃是立腳於奧大利學派構成底根本的方

法之上。至於農民經濟論底其他變種——「組織的——生產的」學派，單從外面獲得「客觀的」性質，要想立脚於「客觀上被制約了的」生產的——技術的要因底觀察之上。可是實際上，這一學派不過一方面主觀主義和心理主義，另一方面是自然主義和生物學主義，在其中間搖擺而已。(1)

從這樣一般方法論的態度出發，農民經濟論以後的構成過程，早已被決定了。首先是根據生物學的——家族的要素，把農民經濟當作經營自治生活的孤立的經濟，孤立地來觀察「勤勞的——消費的」意向和動機；從這點出發，要想正確地提起及解決農民經濟底社會的性質，它底內在的矛盾，以及農民經濟底社會分化等等問題，是不可能的。用自然的範疇，來代替社會經濟的範疇，實行自然主義的說明。農民經濟底各種要素，從社會的地制約着的歷史的要素，轉化到不變的永久的要素；它是和農民經濟底社會的可變性無關係地構成它底特質。因而，例如社會分化過程底研究，不一定是農民經濟理論家底義務；因為他們並不把分化當做社會經濟的過程來看，只承認是生物學的——家族的，個人的過程和差異而已（縱使他們承認分化）。從此，便發生種種學說，例如農民經濟是和資本主義發展行程相對立的具有「特殊發展行程」的學說，否定農民經

(1) 農民經濟底理論家，和經濟學上直觀的心理學派間的直接的精神的一致，為史托屯斯基所特別明瞭地力說着的。他在方法論上雖然早已屬於這一派，但對於二三個部分的問題，保持着批判的態度。請參照他底著作：「關於農民經濟底諸研究」，二二——二五頁。

濟中的階級的構成和階級的區別，或是企圖用經營之「勤勞的——消費的」基礎底不平等，來說明這個區別。

農民經濟底理論家，他們底方法論的另一方面——法論的個人主義——對於理論構造全體，是有更重要的意義。既然把農民經濟當作「特殊的有機體來觀察」，具有生物學的——家族的，勤勞的——消費的，和組織的——生產的內容；換句話說。既然從私經濟的立場來觀察，便不可避免地會從私經濟的立場，來構成一切經濟的範疇；當然忽視這些範疇一般社會的，國民經濟的關聯及內容。例如，他們所提倡的「最低生活費」、「勞動支出」、「自己榨取」、「勤勞的——消費的均衡」、「收益底評價和自己榨取底負擔之間的考量」等類概念，都是這種表現。這些概念和規定，不過是在現象底表面上滑溜罷了。這些都表現在各個經濟底孤立的生活上，表現在經驗的單純性和直接性上；表現在經濟主體的眼前，絲毫沒有透入社會的概念和相互關係中去。所謂最低生活費——像柴林契夫自身，也承認這是極漠然的概念，這裏姑置不論——是經營爲了滿足慾望而非生產不可的自然生產物底總量；它同社會的內容和價值，全然沒有關係。所謂勞動支出，仍是屬於自然主義範疇的概念；至於它和社會價值的關係，這種支出底妥當性，那是不被當做問題的。收益底評價和自己榨取底負擔間的考量，依舊是經濟活動底主觀的解決；不外是把經濟活動從社會經濟的關係上割離開來，推進到心理學的個人主義的活動和動機底圈內罷了。

事實上，假使農民經濟底理論家，不像那樣單是直觀地來把握外面的形態，而用內面的社會的內容來充實這些形態，那末，農民經濟理論底全部構造，便會立刻崩壞。「最低生活費」便從決定家族中個人慾望底總量的這種漠然的主觀要素，變為決定農民勞動和工資之社會水準及價值的具有社會內容的要素。「勞動支出」和「自己榨取底負擔」也從這種主觀的個人主義的概念，轉化而為社會經濟的概念，並和社會的必要勞動剩餘勞動，剩餘價值率等問題，發生關係。因為只要放棄把農民經濟當作鎖閉在家族的——個人的生存中的「勤勞的——消費的」經濟這種觀念，把它放置在社會的諸關係和被制約性之中，那末，立刻便會明白，要再玩弄上面那樣個人主義的——主觀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在商品——資於主義諸關係下面，被一定程度的「自己榨取」所決定的「勞動支出」，決不能給農民經濟以相當於最低生活水準的它的全部勞動生產物。相反地，唯有社會諸條件底總體，經營所獲得的生產物底市場價值，平均的社會的必要價值，才能決定農民底「盈餘」，同時又能決定他們被強制的「自己榨取」底程度，他的「勞動支出」底報酬，即工資；因而也能決定賴其工資以衣食的整個家族底最低生活費。

這裏要簡單地提一提；在俄國經濟文獻之中，隨着新人民主義的農民經濟論之發展，就在這個學派或同它相接近的傾向之中，由於批判人民主義的見解，或對這種見解反駁的結果，於是同他們相對立的農民經濟論便抬頭起來了。

例如，蒲爾克斯提倡折衷的農民經營論，把新人民主義理論底「消費的」、「家族的」——「勤勞的」思想，和純布爾喬亞的觀念（認為農民經濟乃是努力獲得「最大的收益」，因而就是接近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獲得經濟）相結合起來。（1）彷徨於這兩個概念之間的蒲爾克斯，不會達到任何明確的結論，結局，不能夠在社會的意義上，來區別他自身所指摘的不同的社會羣底對立的社會要素。

更決定地放棄了農民經濟論中「消費的」和「勤勞的」性質的，是史托屯斯基。他正在逐漸移轉到這樣的立場，把農民經濟當作專為實現資本主義收益底一切要素的企業經營看待，而來加以研究。

最初，史托屯斯基立脚在二重的折衷的見解上，以為農民經濟是以「勤勞的」——「獲得的均衡」作為根本目標的經濟。他一方面認為「農民勤勞經濟」一般是獲得的組織，它底獲得在原則上是無論怎樣程度都能夠達到的；「另一方面，他依然處理着「自己榨取」，「家族消費的需要」（2）等等概念。可是，不久他更決然地和這種理論相分離，轉移到對立的農民經濟論了。農民經濟在本質上和一般交換經濟並無不同，受交換經濟一切原理底作用。所以，農民經濟底收益名之曰「勤勞收益」，據史托屯斯基的意見，只有在「極有限的形

（1）蒲爾克斯教授：「農業經濟學」，一九二四年，二〇五頁。

（2）史托屯斯基：「農民經濟論諸研究」，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九頁。

（3）同上：「農民經濟的地租」，一九二五年，三九頁。

式的意味上」才有可能。

直到最後依舊奉信農民經濟底「二重性」說的，則有上述新人民主義底批評家李脫先古教授。有兩個靈魂，盤踞在農民身上，「一個靈魂是消費者，」另一個靈魂是企業家，他是懂得即使不榨取別人的勞動，也有確實的致富之途。農民底靈魂……是商品販賣者底靈魂。(1)」

這種農民經濟觀，無論和勤勞的——消費的理論如何對立；可是，依舊落入和前者同一的缺陷，這是明白的事。缺陷是在它並不把農民經濟當作社會的地分化着的事物來處理，不能區別在社會的本質上——不是經濟主體底心理上——互相對立着的農民經濟底各種要素。同一經濟主體的農民，它底「靈魂」不是兩重性的，惟有立脚於工資勞動之榨取上的企業的農民經濟，和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農民經營，兩者之間的社會的對立，才是隱藏在所謂「農民」經濟這個一單一的外衣下的不同的本質之特徵。

最後，還得鄭重指明：到了現在，過去「勤勞的——消費的」理論，大致都已改變往日的容貌。因為，不僅過去的信奉者，就連創始者自身，也在開始修正其根本的立場，放棄了它，用完全各別的路徑，努力求得到達農民經濟諸問題底解決。(2)

(1) 李脫先古：「農民經濟之進化與進步」一九二五年三六頁。

(2) 請參看「農業之路」雜誌，一九二八年第八號中柴林契夫底論文，同誌一九二九年第三八號却亞諾夫底論文：「經濟生活」。

第七節 農民經濟底分化問題

農民經濟底本質問題；農民經濟內部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發展，以及農民經濟各種社會形態底發展問題，和這些問題相關聯着，在俄國農業經濟文獻之中引起特別注意的，便是所謂「農民經濟底分化」問題。所謂農民經濟底分化，就是一個分解過程；在資本主義一定的發展階段上，社會關係上性質多少相同的農民經濟，分解而為社會上經濟互相對立的各個集團，有一極是無產階級化的集團，另一極是使其經營變成資本主義化的集團。

當然，為使這種社會經濟過程得以進行，必須要有幾多一般經濟的前提；而且這一過程底二重性和內的社會的對立性之所以可能，也正起因於這個前提。因此，這種分化過程僅是用農業資本主義化，資本和資本主義諸關係，來把握非資本主義的農業形態，這樣一般的過程之一面或一個表現，因此農民經濟分化問題，也不能離開了和資本主義一般的發展條件的關聯，來觀察和解決的。所謂一般的前提，首先就是社會的分工過程隨之而起的是農業上的商品生產過程，即是利用這些新的諸關係，來把握農業中的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底發展。

不待說，離開了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之發生和發展根本的一般的前提，便不能論究上述意味上的農業底

社會經濟的分化。假使社會分工不發達，不是商品生產，而是實行爲了自家消費的封鎖生產，在像這種家長制的自然經濟範圍以內，具有商品——資本主義性質的當作社會經濟範疇看的分化現象，是不能發生的。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農業本身獲得商品的性質，生產物轉化而爲商品。這種商品，在社會分工和交換過程上，開始互爲市場。工業商品變成農業商品底市場，反之亦然。同時，某一商品生產者和另一商品生產者的分離，愈趨深刻；首先是工業人口從農業人口中間分離出來，前者依賴後者的減少而增大。隨着這個一般的過程，隨着一部分農業人口底從土地和生產手段解放出來，於是社會關係上不曾分化的過去自然的——消費的經濟，同時也就開始崩壞。因爲一部分生產者從生產手段「解放」出來，同時這些生產手段，必然也就移轉到其他人羣底手中，集中而爲資本，即基於社會的分化和經濟的從屬，實行生產手段底集中。

據上所述，社會經濟意味上的分化，其概念和一般概念——例如財產上的分化，純粹技術上的分化（因爲生產種類不同，各個經營之間存在着的差異），「人口學的分化」（即家族成員，家族大小等等差異）——都是不相同的。自然，某種財產上的不平等或財產上的分化，存在於極多樣的社會構成之中；例如，不論農奴經濟之下，或是封建社會之中，都已而且都正存在着的。經營在技術的構造和種類上的不同，因爲許多自然的歷史的和經濟的原因，在極多種的情形下面，也能夠和分化底社會的內容，並無關係。最後，某種「人口學」的分化，即農民經濟底大小，家族的構成和構造上的不同的存在，以及一定的合法則的過程，其發生和發展，可以和有

上述社會經濟內容的分化，並無關係。

可是，我們一般爲了農業經濟，尤其爲了要闡明農民經濟各種形態，進化底社會性質，在說明社會形態底進化時候，總之不能根據財產上的不平等，技術的或「人口學」的差異等等超歷史的非社會的要素。反之，在我們企圖研究上述諸關係，對於農民經濟上社會的和經濟的諸關係之本質及進化，對於農業經濟底財產的生產的家族的諸條件等，究有如何影響之時，便非採用一種能夠說明這些財產的生產的家族的變化，以及說明其他諸社會性質的標識，來做研究底根據不可。(1)

分化概念底第二個根本要素，就是它的動態性。所謂分化，便是以前不曾那麼地在社會意義之上分化過(1) 分化這個概念底社會的內容，像君臨俄國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問題理論的人民主義派，或有類似傾向的代表者，都不會稍加注意。他們一方面用人口學的技術的財產的分化，來替代農村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發展，和這些諸關係中，作爲把握農民經濟問題看的社會分化底概念，並把分化底社會的內容和起源，棄置不顧。同時因爲這樣，他們承認存在着和資本主義諸關係並無關係的分化。否認農村經濟之中，在商品——資本主義諸關係發展着的場合，所發生的社會分化底存在。除了下面敘述到的舊學派之外，請參看「農業之路」雜誌一九二七年第四一六號，關於本問題的最近的論爭；再請參看「農業戰線」雜誌一九二七年第四號及第七號上的批判。

的經濟，分解而為明白對立着的社會經濟羣的過程。和經濟底靜態的同質性相對立着，分化概念底動態性，當研究分化底社會內容之際，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單是靜態上所觀察着的「人口學」的，技術的，財產的，異質性底存在，不能成為動態性質底左證。因為這樣的異質性，在各色各樣社會經濟的體系裏，都能發見。反之，社會的分化底存在（勞動和資本的關係，生產手段之所有和勞動），早已說明一定的社會過程底存在了。因為這些新的社會經濟範疇底出現，它底本身便以它底發生（從不存在這些社會經濟範疇的舊的諸關係中）底動態性質為前提的。

所以，社會的分化，甚至在其靜態上來觀察的場合，它底說明，仍不失其社會內容底動態性。當然，為了闡明分化過程底速度（Tempo），強度和傾向，必須要有特殊的動態底研究。因為，過程底本質和強度，及其性質，常是很多差異的；過程底發生，可以基於農業自身之中，或在農業自身之外；例如基於工業中的種種原因。因此，為了理解乃至說明分化過程，專門留在農民經濟，和農業底現象和範疇之上，那是不充分的。分化過程本身，起於全體國民經濟底一般的社會經濟變化之下；同時，這個過程底結果，新的社會羣和諸關係，早已不停留在農業自體裏面，而移轉到工業中去（農業生產者無產階級化，轉化而為工業勞動者）。可是，在研究的時候，這方面的分化過程，也是不能忽略掉的；因為，忽視了和社會經濟發展底一般性質的關聯，那末，不論農民經濟底社會分化底本質，起源，結果，乃至意義，便什麼都不能研究，什麼都不能理解。（1）

農民經濟之社會經濟的分化，一般是伴隨着國民經濟，特殊是伴隨着農業上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發展的標識。分化底發展了的典型形態，便是生產手段和土地底集中到一定經濟羣的一般的傾向；爲着商品——資本主義生產底企業的目的，而愈益利用集中了的生產手段；爲着同一目的而工資勞動榨取之強化等等。在相反的經濟羣中，便實行相反的機能。至於中間羣裏面，從前雖是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生產手段底所有者；現在這些沒有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底企業目的的中間羣，正被驅逐。

可是，任何時候，分化過程決不採取上述純粹的典型的形態；因爲多了許多一般的或特殊的條件底影響，大多是在脫離典型形態的複雜形態之上進行。例如中間羣底驅逐，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發端期中，一切的羣一樣地被捲進這個新的關係時候；並不是在過去自然的——消費的經濟之上，所能引起。經濟發展底一般的條件，資本主義底一般的發達，好多地方促進了農業者發達，因而形成「一般的向上運動，連中間羣和下層羣底經濟狀態底好化，也相當地被繼續保持着；在這場合，上述那種「驅逐」，便不發現於一定的場所，一定的時代。在相反的場合，分化過程便引起了相反現象。可是，不論「向上運動」或「下降運動」，社會經濟的分化過程，決不會因之而消滅。只是過程底被停滯，被促進，被複雜化而已。

(1) 參照史哈諾夫底反對的意見。他因爲當這個過程是和農業自體底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沒有關係，所以說是可以捨棄掉的。「論農業經濟底進化問題」一〇二——一六頁。

社會經濟分化過程底上述性質，及其受社會的分業和商品生產底發達所制限；與此關聯，尚有隨之而起的其他標識；即商品生產和商品的農業底地方專門化。就這標識本身而言，並不一定伴隨着社會分化底發展。因爲商品生產底地方專門化，也可以在其他情形下面發生，不一定伴着經營之社會的分化。不過僅就其典型的、大量的現象，來觀察商品的——商業的農業發展時候，那末，它是社會分化底伴侶，同時也是它底標識。商業的農業，它底自身雖是發達的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底一種結果；同時它又使農業中的企業原理趨於發達，加強生產集中底傾向，由於增大工資勞動底使用，而促進生產擴大。

最後，農業經濟分化底這些現象，不能離開了整個國民經濟底諸現象——例如和工業上諸現象更廣泛的關聯——而來觀察。以前的獨立小生產者經濟底崩壞和無產階級化，無論就其起因或結果來說，都是脫離簡單的村落農民經濟範圍的過程。這種崩壞，不僅形成工業無產階級，同時也形成農業無產階級；因而是農業資本主義發展底必要條件。這種場合，在實際的現實上，農民經濟底崩潰，和工業及農業無產階級之形成，以及相反的工業及農業資本主義化底諸形態，它們之間的關聯，是有極多種多樣的形態和階段。從單純的「生產和農業底結合」，通過了家庭工業底形成，商業的或高利貸的活動，走向純粹資本主義的工業企業，或企養的大農業經濟——這是上層羣底行程，另一方面，性質雖然不同，還是從相同的「生產和農業的結合」出發，通過了和分有地的關聯底維持，或完全和分有地相分離，轉化而爲沒有土地的農村勞動者或工資勞動者——

這是下層羣底複雜行程。(1)

根據上述看來，研究農民經濟底社會經濟的分化，應當根據怎樣統計的標識，應當運用怎樣統計的方法，也可決定着了研究分化底主要目的，在於研究農村底社會的階級的構造，它的構成和發展；所以，研究和應當研究的社會羣底根底，非用依據根本的社會標識——對於生產手段和勞動的關係——來分類的社會羣不可。

我們認為成爲問題的是農民經濟，即經營着自己底經營，有「自己底生產手段」使用「自己底勞動」那種小商品生產者經濟；所以，農業經濟分化過程，和指示這個過程的標識本身，比較在純資本主義經濟（立

(1)「生業和農業底結合，加強資本主義諸關係，且使之發達；把它從工業到農業，或從農業到工業，擴展開來。」——列寧曾經這樣說；這對於農業和工業資本主義過程之不可分的關聯問題，給予唯一正確的解決。

可是，對於問題底提起，當時史哈諾夫提出了反對的意見；他說：爲了正確地研究農業資本主義化過程，非在「農業資本主義開始處所」劃下正確境界，排除和工業資本主義有關的各種現象不可。至於「生產和農業底分離」從農業向工業的移動，無產階級底形成，所有這些現象，據他底意見，是和農業資本主義化及農村分化過程，並無什麼關係。就在現在，史哈諾夫還發展這種見解。請參看「農業之路」雜誌，一九二七年，上述的論爭；以及「農業戰線」一九二七年第二號韋美尼捷夫底論文。

脚於生產手段和直接生產者底明白的分離，後者充作工資勞動者而出賣勞動力）上的更爲複雜。農業裏面，生產手段和勞動底結合，極爲複雜。自己經營之中，既有自己底生產手段和自己底勞動及他人底勞動之相結合；也有自己底生產手段和自己底勞動，在他人經營之上互相結合；更有別人底生產手段和自己底勞動，結合於自己底經營之中……農業裏面純粹的典型的形態是（一）具有自己底生產手段和自己底勞動力的經營（獨立小商品生產者的典型形態）；（二）借別人底勞動，用自己底生產手段而工作着的經營（資本主義的經營）；（三）一方面用自己底勞動從事經營，另一方面用別人底生產手段在別人底經營裏面勞動（無產階級的經營）。可是，中間的混合形態，也流行得很廣。例如，不僅自己勞動，而且用自己底生產手段，在別人底土地上面服役的雇役；部分或完全租借土地，因爲自己沒有農具，租借別人底農具，在自己底經營中工作；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其餘的勞動力以自己底生產手段，使用於自己底經營之中等等。在這場合，社會的本質，往往披上隱蔽的外衣（例如富裕農民「雇役」沒有馬的半無產化的農民，用自己的馬和農具，使之耕作分有地，這是常常用來代替借款利息底償付）。現實關係是那樣的複雜，許多中間的，複雜的，過渡的形態，和純粹的典型的形態互相混淆；因而，根據社會的類型來進行最完備的類別，是很困難的。

除了質的——社會的標識之外，量的變化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臨時的短期間的使用工資勞動，這種經營不一定是企業的資本主義的。可是在另一場合，對於生產手段所投下的資本，已經達到極大數額，因而工資勞

動地使用，雖然數量極小，可是這種經營是帶有純資本主義性質的。所以，根據生產手段所作的類別，實有加上根據量（價值）來考慮的必要。固然，實際上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

像上面那樣來提起分化問題，用上面那樣的方法來研究分化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夠在解決農民經濟底發展底根本的社會經濟問題之上，獲得確實的材料。

可是，實際情形又是怎樣的呢？在俄國經濟學文獻之中，分化問題底提起和解決方法，是和上面所說的相距很遠。

俄國經濟學文獻中，農民經濟分化問題之被提起，和實行關於問題本質的論爭，當然是在俄國資本主義一般的發達問題，特殊是農業資本主義底發達問題，正被提起了的時代。就在農奴經濟時代，農民經濟狀態雖有平均化的傾向，但也極不一樣；當然，這已惹起世人底注意了。在當時的歷史的記錄和事實之中，甚至農奴經濟也有財產上的差異，這樣的例子能夠發現得很多。因之在農民之中，時常出現商人、企業家——製造業者；農民底階級分解，已經達到某種程度。可是，那樣的社會分化，在農奴經濟範圍以內，尤其在農業領域裏面，不能變成大量的現象。自從農奴經濟崩壞，商品——貨幣經濟發達以來，這種分解過程便激急起來。

（1）茹依斯兌爾在其所著「蘇維埃農村之分解」（一九二八年）一書中，極巧妙地實行這種類別。他根據生產手段底價值，把全部經營分成從二百盧布到一千四百盧布以上的五羣。

文獻裏面，華西利契可夫在其一八七六年的名著之中，已經注意到：（1）一方面土地所有正在逐漸集中到農民手中；另一方面，沒有土地的農民，數量逐漸增大，農業無產階級正在增加。較後的一八八一年的著作中，（2）他更進一步地逼近問題，指出農奴經濟及其平均化底傾向崩壞以後，經濟上的分化過程開始特別激化。——「貧困和富裕，同時發生於同一場所。」因而他特別論究這種分化現象底統計的研究方法；他說：在這樣情形下面，決不能再運用不能表示分化的平均數字。（3）

詹姆斯維渥底統計中，因為農民經濟底大量地從事調查，所以問題便極詳細地加以研究和考察了。一八八〇年第一次詹姆斯維渥底調查裏面，農民經濟內部，經營羣的問題，早被完全明白地提起。可是，一方面因為農民經濟之中，還多量地殘存着農奴制度以來的各種關係，農民之社會的階級的分化，尙未充分出現；另一方面，詹姆斯維渥底統計本身，也被農民中缺乏而且不能存在資本主義諸關係的人民主義的見解所支配着，所以，分化問題底提起和研究方法，都不曾給以正確的方向。

（1）華西利契可夫：「俄國和歐洲各國之土地所有與農業」，一八七六年，第一卷及第二卷。

（2）同上：「俄國農村狀態與農業」，一八八一年。

（3）詹姆斯維渥底統計的研究以前，關於分化問題底研究，請參看錢爾納柯夫：「論農民經濟之特徵」，第一卷，第五章。

研究農民經濟最初所行的分類，是依舊根據着明白地帶有農奴制諸關係的痕跡的標識——（成爲農奴的農民徵稅單位之各個生產的自然的要素的）分有地，家族的勞動者，勞動家畜。這個分類，對於闡明由農奴制承繼下來的矛盾——土地分配底不充分和不平等，家畜底不足——，雖已足夠；可是對於闡明新的社會諸關係——土地占有和土地利用底內的變化，生產手段分配底不平等，勞動力底僱傭和出賣等等——，便十分不充分了。反之，根據分有地所有的大小而作成的分類，隱蔽了分有地底事實上的利用，和從某羣移動到他羣而引起的農民之社會的分化。一八九〇年代以後，詹姆斯維渥底調查便不多用根據農民經濟徵稅單位而作成的分類；同時根據土地利用（播種面積），家畜總量，最後是「生產事業」，即根據非農業的職業的分類，便代之而被主要地應用了。這種分類底基礎，不僅是經營底「徵稅」可能性，而且是經營底一般的規模；可是這種分類不能直接呈示出本來的社會諸關係。相反地，這種分類，把在農業以外從事其他「生產事業」的一切人們，都同樣地使之隸屬於「工業者」羣；至於這些人們是「生產事業」的經營者？企業家？商人？還是工資勞動者？都完全沒有被當作問題。所以，還是不能發現那種正發生於農民經濟中的分化——從農業到工業的人口移動意味上的分化（1）。

（1）關於這個問題，請參看列寧所著「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第二章，第九章，及第十二章；再請參看茹依斯允爾著作「蘇聯農村之分解」中克里芝曼的序文。

因爲上述種種事情，人民主義的觀念形態，成爲統計底中心；所以，詹姆斯維渥底統計資料，長時期地成爲人民主義見解的根據；說在俄國農民經濟之中，並沒有上述意味的社會經濟的分化。人民主義者（維·維·尼哥拉·恩及其他）把分化問題和俄國經濟發展底「自立性」（俄國資本主義底「流產」）說，和農民經濟底特殊的本質這種思想相結合着，最初完全否定了分化底存在及可能性。以後，有些人和修正主義思想（分化底缺乏，農業資本主義化底不可能。資本主義採用特殊的方法而影響於農業等）相結合（如史哈諾夫）另一種人又和近於上述思想的見解相結合，如說並無資本主義化，集中及分化，只有非資本主義化，小經營底勝利，伴隨着一般的「向上運動」和種種場合的「下降運動」所引起的「平均化」等等（亞卡諾夫斯基，錢爾納柯夫）。第三種人們，說什麼農民經濟之「勤勞的——消費的」性質，這種性質戰勝了資本主義的性質，或是農民經濟從資本主義「獨立」起來，和這些同一系統的思想相結合着（新人民主義者——却亞諾夫，柴林契夫，馬加洛夫）。甚至在若干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家之間，也有只是有條件地承認分化過程及其資本主義性質的份子（據馬加洛夫底意見，沒有生產力增大和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便沒有分化。）

列寧在其著作「俄國農業資本主義之發達」（一八九九年）時，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來提起分化問題；用完全不同的方法論，給予另一樣的解決；詹姆斯維渥底統計資料和分類，雖然是有上述缺點，不能根據它來立即引出關於農民經濟社會分化的完全的結論，可是，列寧基於情形全異的七縣二十一郡資料底研究，證明

農民經濟底分化，是極多方面的，而且極深刻的；共有分有地底分配，非常不平等；租借地和買入地底分布，更不平等；作爲主要生產手段的農具和家畜，其分配極度地不平等；勞動力底存在也是不平等的；一方面出賣勞動力，另一方面僱傭勞動力。據列寧計算，就全體看來，佔戶數約二〇%，全人口底二六——三〇%的上層羣，在他們底手中掌握着二九——三六%的分有地，五九——九九%的買入地，四九——八三%的借地，三二——六二%的工作獸，七〇——八六%的改良農具，佔着使用雇農的戶數底五四——七八%。反之，佔戶數五〇%的人口三七——四一%的下層羣，只有三三——三七%的分有地，〇·四——一五%的買入地，五——一六%的借地，九——三〇%的工作獸，一——三%的改良農具。(1)關於(在分化問題底發展上劃時代的)伊里奇·列寧底這本有名的研究，這裏沒有更加詳論的必要。在他這個研究以後，分化底社會性質，不管反對者方面如何猛烈批判，(2)早已被看做確定的事物了。

這些論敵對於列寧底方法和結論，主要的反駁是：(一)列寧把分化現象單在靜態上加以研究，不會在動態上來研究，因而他不能證明分解過程底現實的存在；(二)農民經濟底異質性，是遠昔即已存在的現象，不能(1)詳細請看列寧：「俄國農業資本主義之發展」第二章及九六頁上的一覽表。

(2)例如史哈諾夫：「論農業之進化問題」第一版，一九〇九年，一一九頁以下。錢爾納柯夫：「論農民經濟之特徵」第五章，和貝雪霍諾夫、維夫略安夫、亞卡諾夫斯基及其他作者底意見。

證明分化過程底資本主義的性質。

如上所述，分化底諸現象，和伴隨着的經濟諸範疇（爲了商品生產底企業目的而實行的生產手段底集中，使用工資勞動），它底性質本身，是和具有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上的異質性」不同，而表示出分化底特殊的社會經濟的內容。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定情形下面，分化底出現和存在，總是證明分化底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即賦與分化以動態的性質；沒有直接動態的資料，光是表示現象之靜態的資料，在這裏是不成問題的。

當然，對於分化過程底發展，深度，方向，要想從事直接的研究，只在有了反覆舉行的調查之動態資料，才有可能。可是，當時却沒有這樣的資料。以後，在一九〇〇年代，詹姆斯維渥底調查反覆舉行，把它和過去的資料相比較，能夠利用它來研究社會的分化，於是上面那樣的研究，方才可能。然而，這些調查也免不了前述方法論的缺陷。

不幸，自從列甯爲了分化問題而利用了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最初的詹姆斯維渥底調查於其「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以後，在若干縣份中又舉行數次調查，可是絲毫不曾爲了問題而來利用這些調查。這種事業尙有待於將來的研究者。

這種調查還，不增加以系統的整理，我們爲了證明分化過程，只能從中引用幾個實例就算了。（1）

現在先來看看農民經濟分化進行得最深刻的非黑土地帶各縣罷。

烏拉治米爾縣在二次調查之間，幾個土地關係標識的性質，已有下表的變化。(2)

- (1) 各個縣份裏爲分化問題而提供最貴重的資料的，是曾經舉行三次調查的波塔窪縣。如「一八八二——一八八九年波塔窪縣經濟統計數字資料」，「一九一〇年波塔窪縣戶口調查資料」，「一九一〇年波塔窪縣第三次詹姆斯維渥戶口經濟調查」，「一九一四年全縣調查集」。可惜的是，這些資料不能完全用來比較對照。其次可以舉出沃利齊縣：「一八八四——一八九六年統計資料集」第一——第十二卷；「一九〇〇年沃利齊縣農民經濟戶口資料調查」，一九〇三年版。瓦德卡縣：「瓦德卡縣統計資料」第一——第十三卷，一八八五——一八九八年。「瓦德卡縣土地評價材料集成」第一——第十二卷，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莫斯科縣：「一八二二年莫斯科縣統計資料集成」，一八九八——一九〇〇年。莫斯科縣各區調查，「第一——第四卷」，一九〇四——一九〇七年。維夫略安夫著：「草種播種對於農民經濟各方面的影响」，第一——第十卷，一九二一——一九一七年。扎拉縣——「經濟調查集成」，一九〇二年；「扎拉縣土地評價材料」第十三卷，一九一〇——一九一二年戶口調查。關於惹烏里契縣請看索維芝基愛：「一八八〇——一九一三年詹姆斯維渥戶口調查」，一九二六年版。

(2) 「烏拉治米爾縣土地評價材料」第一——第十三卷，一八九八——一九一〇年。

明白。

這些縣份雖然是非農業縣，可是若干農民羣有獲得土地，借入分有地及非分有地的傾向，這表現得很為

就在柯斯特羅姆縣中央工廠區域尼愛萊夫德斯基郡，表示分化的各個要素的標識，也有如下變化。(1)

經營之%	一八九七年	一九一一年
經營之%	一八八一年	一八九九年
有買入地者	一〇・〇	一〇・七
有借地者	〇・九	五・五
有非分有地者	一五・〇	二三・四
無馬經營	三九・三	四六・五
無牛經營	二六・五	三〇・九
有買入地的經營	二五・七	二七・八
有借入地的經營	七・五	一四・七
出租土地的經營	一・九	五・〇
不播種的經營	二四・二	三五・六

一方面是无馬，無牛，不從事播種的經營，和出租土地的經營，在數量上增大着；另一方面是買入土地，借入土地的經營，數量上正在增大，這兩個過程同時相並地進行着。

(1)「柯斯特羅姆縣土地評價材料」第十五章。一九一六年。

莫斯科縣中，實行草種播種的華羅柯拉姆斯基，莫喬依斯基，魯治斯基郡，各種經營之百分率如次(1)

經營別	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年	一九一〇年
僱傭雇農者	六·二	七·四
租入分有地者	二二·四	二九·九
出租全部分有地者	四·〇	一〇·五
每經營底犁的比率	一·〇	一·二

一方面是經營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工資勞動，借地，農具之增加)；同時，分有地的經營，正在實行完全放棄。

扎拉縣愛皮夫諾夫斯基郡，各種經營的百分比如次(2)

經營類別	一八九九年	一九一一年
無分有地者	二·一	一·七
有買入地者	五·三	四〇·〇
不播種者	四·三	二·八
播種十五俄畝以上者	〇·二	一·七

雖然能夠發見若干一般的「向上運動」的標識(無分有經營和不播種經營數之減少)；可是，有買入

(1) 維夫略安夫：「草種播種對於農民經濟各方面的影响」第一——第十卷，一九二二——一九一七年。

(2) 「扎拉縣經濟調查集成」一九二〇年，及「扎拉縣土地評價材料」一九一六年。

地的經營，和實行大播種的經營，其增大過程是顯著可見。

恰爾尼哥夫縣薩拉西郡，各種經營底百分比如下：(1)

經營類別	一八八二年	一九一一年
無馬者	三·六	一·二
三俄畝以上者	〇·一四	一·八
二五俄畝以下者	三·四	三·八
借地者	四六·二	三四·七
出租土地者	一·二	四·〇
有買入地者	九·五	二九·三
有牛四頭以上者	二·五	六·五

上表雖然也能發見「一般的向上運動」，可是許多標識都在表示這一過程是有二方面性質。

最後，試據華羅納治縣各次調查，以表示最詳細的比較。在前後二次調查的十五年之間，把農民經濟狀態比較一下，便可知道，經濟狀態是循着下向的道路，農民土地所有正在逐漸減少。例如根據家畜數量來把農家分類，可得數字如下：

(1)「詹姆斯德維渥恰爾尼哥夫縣統計部所收集之利用地評價材料」一八八三年。克西契柯：「恰爾尼哥夫縣薩拉西郡之農民經營」一九一六年。

同時，試看以土地所有爲區別標準的農家之分布，便可知，一般的傾向是土地稀小的經營增加，土地衆多的經營正在減少，有如下表：

每百經營中 農家類別	一八八五——一八八七年	一九〇〇年
無力畜者	二二·七七	二三·七五
有馬一匹者	三二·九五	三八·一八
有馬二匹者	二五·四八	二三·六四
有馬三匹者	一二·〇四	九·八〇
有馬四匹以上者	六·七六	四·六三
每百經營中 農家類別	一八八五——一八八七年	一九〇〇年
無土地者	三·二七	二·五七
五俄畝以下者	一九·八〇	二三·〇八
五——一五俄畝者	五三·六八	五四·三三
一五——二五俄畝者	一七·一三	一五·四九
二五——五〇俄畝者	五·七六	四·一七
五〇俄畝以上者	〇·三六	〇·三六

從上表看來，可知共同體內部的移動，有使農民土地所有漸形減少的傾向。可是，假使無條件地下這樣結

論，是錯誤的。如右表所示，大經營（五〇俄畝以上）的相對地位，經過十五年間，並無變動；可是絕對數已從一四六增加到一六四。假使把土地所有的大小，和經營底其他要素，例如所有家畜數量底變化對比起來，那末，這種移動對於各種經營，有各異的性質，便更為明白。十五年間，經營的土地所有和耕畜數量底變化如下（對於農家總數的百分率）：

農家類別	有馬一匹的農家			有馬二匹的農家			有馬三匹的農家			有馬四匹以上的農家		
	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〇年	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〇年	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〇年	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〇年	一八八五年	一八九〇年		
無土地者	〇·九	〇·八	〇·一	〇·二	〇·一	〇·〇	〇·〇	〇·一	〇·〇	〇·一		
五俄畝以下者	二四·一	二三·九	二·一	九·九	四·八	四·七	二·二	三·三	二·二	三·三		
五——一五俄畝者	六三·八	六七·五	六一·〇	六〇·四	四一·九	三八·一	二五·四	一七·三	二五·四	一七·三		
一五——二五俄畝者	九·九	七·四	二四·二	二六·一	三七·一	四三·〇	三二·六	三二·五	三二·六	三二·五		
二五——五〇俄畝者	一·三	〇·四	三·六	三·三	一五·九	一三·四	三五·〇	四一·一	四一·一	四一·一		
五〇俄畝以上者	〇·〇	〇·〇	〇·〇	〇·一	〇·二	〇·六	四·七	五·九	四·七	五·九		

從上表看來，有最多土地和家畜的若干經營，在經濟上是極為強有力的；不管農民底土地所有和家畜數量，一般地正在降低，可是它底數量仍在增加。用方體字來表示的數字，就是用來表示那一種羣在經營數上增加得最多，即那一種羣在經濟上是最強有力的。同時，根據這些數字，又能看出，農民底土地和家畜，雖一般地減少，「零落」農家的數量，雖一般地正在增長；可是，從農民中間正出現着強有力的經營羣。像戶口調查的整理者所說：「以下層經營為犧牲，有生活力的強大的經營羣出現了，下層經營因之正在零落，正在破滅。」

十月革命及革命以後，社會政治發展行程底結果，農民分化過程完全採取另一方向。不待說，革命和因革命而帶來的土地底重新分配，農民沒收地主及豪農底生產手段，工業及農業無產階級流入農村和自己經營，結果，不得不實行農民經濟底顯著的平均化。同時，世界大戰和內戰底結果，農業一般地蒙受着激巨的荒廢，因而和「平均化」同時，能夠看到一切經營層底強烈的「向下運動」。

隨着新經濟政策底實施，商品——市場生產底發達，商品流通底自由，自由雇傭勞動力之開始，同時分化問題便再度尖銳化，帶上了重要性。在現今蘇維埃農村中（指一九三〇年以前），存在着具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的分化過程，是無可懷疑的。（1）可是，現在的問題所在，是分化過程底程度，趨勢，深度如何。各種現實的事實，表示出新經濟政策實施以來，農村底分化和資本主義化，正在極急速地進行。

關於本問題，從上述著作和最近的作品中，試來引用若干事實的資料罷。例如根據茹依斯兌爾底資料，各地方農民經營中的兩個極端羣之社會的——生產的構造，可用下列數字來表示（單位一盧布）：

- （1）關於本問題值得參看的，特別是克里芝曼：「蘇維埃農村底階級分化」一九二六年。茹依斯兌爾：「蘇維埃農村之分解」一九二八年。弗略細恰瓦：「農民中各種羣和各種階級」第二版，一九二六年。亞尼西莫夫，韋美尼捷夫，那烏莫夫：「各種社會羣的農民經營之生產特徵」一九二七年。韋美尼捷夫，茹依斯兌爾，拉愛維支：「薩馬拉縣之七七十個經營」一九二七年。

	小經營				大經營			
	生產手段總額	家	畜	農具	生產手段總額	家	畜	農具
斯莫倫斯縣	三六〇·五	二二〇·七		四〇·九	一七一·九	六七〇·六		二六七·二
唐姆波夫縣	三二七·六	一四三·九		三六·九	二〇六·六	四五一·七		四七九·六
烏克蘭森林地帶	三四二·二	一二二·一		四一·三	一九八·〇	三五六·〇		五三二·四
新西比利亞區	三五七·六	一八三·九		六七·二	五九七·三	五五二·八		五五二·八
北高加索	三五八·一	一三七·九		六七·三	二〇二·四	四九七·七		四九七·七

換句話說，大經營中為生產手段而投下的資本，相當於小經營所投下的十倍之巨。這些生產手段在大經營裏面，具有作為資本的極明確的社會內容，可由此等經營羣中僱傭工資勞動者的經營，所佔比率高大之上知之，這種比率烏克蘭和新西比利亞區達一〇〇%，北高加索達八〇%，斯莫倫斯克縣和唐姆波夫縣達四〇——六八%。而且，為首二個地方，工資勞動者的僱傭日數達一百到一百〇三日，幾乎互於全部生產期間。

自然，商品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分化程度也最顯著。例如根據亞尼西莫夫的家計調查資料，莫斯科縣兩極羣的生產構造如下：每十個經營，梳麻機下層羣並無一架，而上層羣有四·三六架。鉄犁下層羣有一·一個，上層羣有一八·五七個，耕馬為七·七頭與一八·五頭，生產手段總值為二四五·六三盧布與一六三五·〇七盧布之比。下層羣出賣勞動力數額為三一四·五八盧布，上層羣僱傭勞動力數額為四一九·八〇盧布。從上面的數字看來，可知下層羣無產階級化的平均率為七二·五四%，上層羣資本主義化的平均率為二七·

三五%。

這裏應當注意，不僅在個人經營領域上，就在合作化過程中，比較大的經營底比率，也顯著地提高。如據中央統計局調查，已合作社化的經營和個人經營之間，比較其經濟能力和社會的性質，每一經營的平均播種面積，以全部經營平均計算爲三·一四俄畝，但在業已合作社化的經營裏，爲四·四七俄畝。每一經營牧草的播種面積，前者爲四·五俄畝，後者爲一五·七俄畝；大家畜數量前者爲二·〇三頭，後者爲二·五六頭；僱傭季節勞動的經營，其比率爲一·四%與三·二%。這種區別，在其他種類的農業合作社裏，也同是如此的。（1）

這樣，蘇維埃農村裏也滲透着分化，存在着資本主義化過程和無產階級化過程，這不僅無可懷疑，且其程度之深刻，也甚爲明白。可是，在蘇維埃的現實裏，分化問題本身，已經具有和革命以前完全不同的性質。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農民底分化，乃是資本主義的發達，滲透到農業領域（排除長期間殘留於農業中的自然經濟，封建的農奴制的各種關係的殘餘，和小商品生產者底獨立性）中的自然的歸結和標識。從歷史上看來，分化過程乃是落後的社會經濟諸形態，移轉到比較發達的社會關係去的進步過程。所以，不承認社會的分化，否定它，非難它，把農民當作本質相同的一體，老是當作「勤勞的」消費的非商品的經濟來加以描述，一

（1）中央統計局編：「農業合作社員之社會構成」一九二六年。格林扎哥。「農業合作社員之社會構成」一九二

六年。「馬鈴薯合作社通報」雜誌，一九二五年份之各篇論文。

切這種理論，都是反動的思想。生產力底發達，透過資本主義化和社會經濟分解的過程；至於過程本身會來否，定，隱蔽，歪曲其社會的內容和結果，不待說是不可能的。

在蘇維埃經濟下面，實行沒收土地和大工業的生產機關，國民經濟中的社會化部分，因之不斷增大，推行小的個人經營之合作化和社會化政策；因而，農民經濟底前進的發展，也有脫離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由新經濟政策所承認的商品——資本主義諸關係之自由，在一定範圍內的農業企業之自由，市場上生產物底實現之自由等，只要這些事實存在着，那末農業生產力底發展過程，仍像從前那樣，和社會經濟的分化過程，蓄積或資本主義化過程，和經濟上僱傭勞動力的諸關係，都是兩相對立着的。所有這些現象，都受經濟發展上客觀的諸原因和諸要因所制約。可是同時，蘇維埃經濟和政治底全部本質，在於加強小生產者的個人經營底社會化和合作化過程，給予使這種社會化成為不可免的技術基礎，用提供社會的經濟的援助，來促進這種改造，而引導到社會化的經濟建設。所以，從農業的實際政策上說來，決不能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諸關係底自由發達，和隨之而形成的社會經濟的分化。反之，爲了阻止農村資本主義諸要素底增大，和農業人口之無產階級化，在新經濟政策下面，是用增大合作化和社會化的各種要素，來緩和不可避免的社會的分化，減輕分化底範圍和深度，這是發展現時農業經濟底生產力的根本方法。(1)

(1) 關於本問題，請參看「農業之路」雜誌，一九二七年第四號。「農業戰線」一九二七年第四——七號。

第二章 市場與農業

第一節 農業的市場和商品生產問題

市場問題在資本主義經濟底理論——經濟學上，是一個最中心的最複雜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頂重要也是頂困難的，因為資本經濟底一切其他問題和現象，本質上說來，都被要約或綜合在市場問題裏。也就是因為在市場上，即在被生產的價值底實現過程上，表現出全體資本主義經濟的諸結果，而且表現出依據着一般的關聯及合則性（這是離那些經濟而獨立的）而支配着一切個別經濟的那種（資本主義底）傾向。因此，市場問題底困難點，在乎一方面必需把市場這個綜合的問題裏所包含的一切各別的要素，在正確的分析上構成起來；另一方面，作為全社會經濟的綜合問題看的市場問題，在方法論上特別要求否定「方法論的個人主

義，」及私經濟的立場等等。

個人主義的方法論，對於市場問題完全不能適用的。因為市場問題就在於研究各個經濟底全部生產物，以及其所創造的價值之「實現」的社會條件不待說，在研究個人經濟底諸現象時，是不能探求到那種「實現」底社會條件的。也惟有這件事情，才是市場問題幾乎不為農業經濟學——像我們所習見的，在這裏，私經濟的方法和個人主義的方法論，演着指導的任務——所研究的一個原因。

但是，市場問題底重要性和困難，決不僅如上所說而已。因為市場問題是綜合全體商品經濟之一切經濟的結果於實現過程上，同時是將全體經濟作用底機構，在其「正常的」活動狀態上加以觀察的，所以便能直接達到其他極重要的決定的問題——即資本主義底恐慌問題。這個有規則地循環着的資本主義經濟機構底混亂問題和市場問題，也必需綜合地來研究全體經濟，倘從私經濟的立場和個人主義方法論的見地來研究，那是完全得不到解決的。這也和其他許多特殊的困難相關聯，成為後述的農業經濟學幾乎不研究農業恐慌的一個原因。

除了這種一般的困難和障礙，妨害了農業的市場問題之理論的研究之外，一方面因為農業發展上若干歷史的特殊性，另一方面由於農業技術的特殊性，使這個研究，越加困難。

我們已經說過，在一般資本主義經濟裏，市場是一個組織的經濟形態。即是在個別的經濟之間，生產的及

經濟的關係，乃至社會的關係等，都經由市場而確立起來。按照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在市場底作用及形成其各要素底機構的根底上，存在着一個和資本主義社會底全部經濟的諸關係根底上所存在的法則相同的法則，這就是價值法則，而且市場底最單純的要素——商品，就是價值之要素的物質因素。這價值法則從商品流通底複雜的諸條件所圍繞着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複雜構造中，發展起來，遂採取社會的必要的價值法則，市場價值法則，平均利潤法則，生產價格法則（根據這個法則，由各個獨立細胞所組成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個複雜的有機體，才能實行它底統一的機能）等等形態。（1）

資本主義經濟生產着商品，所以在這商品上面，透過價值和剩餘價值，透過市場價格，平均利潤和生產價格，而造成各個資本主義企業（這個企業以一定的商品生產者的地位，和其他一切相對立着）及爲着商品交換而結合的各個「羣」或各個部門，乃至造成全體國民經濟（它的機能也就是商品交換完結的循環）底資本主義的生產所必要的一切條件和關係。可是，當我們更詳細更具體地來研究全體經濟底機能的時候，我們必需把下列二事，牢牢地記住：

第一，即使在已經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社會裏，也常常到處可以看到在社會的構造上，和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者羣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商品生產者羣。這些商品生產者羣底商品生產和流通條件，雖不能超越

（1）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特別是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又剩餘價值論第一卷第一節及第三節。

根本的價值法則作用底範圍以外，但不能夠取得競爭，資本底移動，利潤平均化，或生產價格形成法則底作用等類。價值法則底發展的形態。第二，在各個生產部門裏，爲了一些生產的或社會的事情，這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底法則，常採取獨特的發現形態，而表示出顯著的「偏差」。例如，資本底移動，不能自由地進行，因而價格形成底條件，便有各異等。

當作全體農業底社會經濟問題看的農業市場問題，正是依據着社會的——歷史的特殊性，和生產的特殊性的。爲了在典型的各種形態上來研究全體的資本主義，特別是爲了研究工業資本主義，我們沒有研究現代手工業底社會經濟的必要。它祇不過是把牠自身當作獨立的問題看，或是當作工業資本主義各種形態底發生問題看的時候，才有興味罷了，從資本主義經濟底理論的研究說來，其他制度例如手工業經濟底存在，不論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構造上，它的生產範圍上，或是在規定全體的工業資本主義底機能之法則上，都不能成爲決定的要素。

反之，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問題，便不同了。農業因爲各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歷史的特殊性底結果，那怕在已經發達了的資本主義下面，生產底大部份，並不在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手中，而是掌握在小商品生產者底手中。他們自己保有生產手段，有雇傭工資勞動的，也有不雇傭的。換言之，生產底最顯著部份，並不是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經濟底各種條件之下進行的，而是在單純商品經濟底各種條件之下進行的。商品生產和商品

流通底諸條件，在單純商品生產下面，和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下面，一定有些不同，這已是不用說了。而且單純商品生產在農業裏面，時常占着主要的作用，所以單純商品經濟底各種條件，對於一般農業經濟，對於農業上價格形成過程等等，也有決定的意義的。

第二節 單純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

這樣，單純商品經濟（具體地說起來，便是小資本主義的「農民」經濟）底研究，對於農業經濟常常招致決定它底全經濟構造的那種特殊的意義。

誰都知道，所謂單純商品生產，便是商品由獨立的小生產者所生產的那種生產。這些小生產者自己保有生產手段，可是由於社會的分業和自由競爭，便將它的商品在市場上去出賣。因之，我們便能想得到，單純商品經濟底存在，必先存在着下列二個前提：即（一）社會的分工，尤其是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底分離；（二）商品生產一般的存在，就是雖然一部份爲了自己消費，方才實行生產；同時又存在着特地爲了販賣才生產的生產物。單純商品經濟根據了這兩個前提，便和自然經濟——它是歷史的先行者——相區別開來；而且也根據這個標識，而和其他商品經濟形態相結托起來。這裏尚有第三前提，就是說，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和商品底實現過程上，是自由地從事於競爭；換言之，根本的價值法則也支配着單純商品經濟，和其他商品經濟形態毫無不同，商

品底實現，是根據了價值法則來進行的。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裏，直接生產者底生產手段被攘奪，勞動力變成「商品」，但單純商品生產跟這恰恰不同，生產者自己雖然保有生產手段，可是却不能夠把牠轉化而為資本這一社會的範疇。換句話說，單純商品生產者既不能轉化為資本家，因而也不能轉化為失去了生產手段的無產階級。

但是，上面所說的單純商品經濟底形態，只是一定程度的方法論上的抽象。具體的經濟裏面，這種純粹的姿態，決不會存在的。單純商品經濟最純粹的歷史的形態，是中世紀的都市手工業經濟。可是即使在這裏，單純商品生產底一切標識，也並沒有存在着充份發達了的完全而純粹的形態（尤其是手工業基爾特支配着生產，價格是由基爾特來決定的）。

可是，「都市」經濟或「手工業」經濟時代（所謂中世紀後期），終算是單純商品經濟最完全的，在歷史上孤立着的時代了。惟有單純商品經濟底最完全的形態，才是農民經濟底主要部分。但是農民經濟早已不是在歷史上孤立着的經濟發展的一個時期，而祇是在經濟發展的種種階段上所看到的經濟的及組織的形態底某種組織罷了。它底根本的標識，是隨着時代底不同，而異其純粹的程度的。農民經濟在農奴經濟時代，就已經部份地獲得了單純商品生產底性質。但是農奴經濟時代，生產一般地還顯然維持着自然經濟的性質，而以满足自家消費為目的。而且生產手段對於農民自身底隸屬，還是不明確的，全部經濟是在農奴經濟（縱然

是商品經濟）這個特殊的形態之下進行着的。

農民經濟底主要部份，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經濟下面，終於取得了單純商品經濟更完成的形態。有幾個單純商品經濟底要素和標識，到了現在，雖然完成了更完全的發達；可是，別的標識，却反而明白地被改變形相了。因之當作單純商品經濟底一個形態看的「農民的農業經濟」，它底具體的類型本身，也蒙受到顯著的偏差和變形了。

於是下面的前提，便以最完全的形態出現了。即農業開始根據着社會的分工，活動起來；隨着農業本身各個部門底專門化，加工工業以及和工業相關聯的生產事業，便從農業分離出來。不過這個分離決不是進行得非常完全，却是非常斷續地，主要是實行着農業和工業的生產事業底結合。這種情形，凡是工業資本主義發達得愈不充份，便愈加如此。

所有這些事情，使商品經濟，即使以市場為目的而生產一定種類商品的這種經濟底典型性質（好比工業生產從農業生產中分離開來，「商品的」工業生產和以自家消費為目的的農業生產相分離，小商品生產者所有其生產手段等），顯明地改變形態。關於這點，農業採取了種種階段和形態：從工業的生產事業和農業間家長制的，自然的以及非商品的結合起，一直到兩者或多或少的完全的分離，即農民的農業經營轉化到小商品生產者（以市場為目的獨立地從事生產）經營，或是轉化到「無產者的」經營（勞動者被資本主義

的工業或農業所雇傭）爲止。

例如列甯關於革命前俄國農民經濟，曾經指示了「農業和工業結合」底各種歷史的階段。即家長制的（自然的）農業和家庭工業（因自己消費而從事原料加工）底結合，和手工業底結合（在這種場合，商品買賣已經通行了），最後是農業和以市場爲對象的小工業生產底結合。所有這些場合，自然的農業經濟次第崩壞。從這崩壞中發生了工業生產分離的種種形態。自然的農業經濟更完全的分解形態，是從農業中跑出來從事於工業或農業的工資勞動；這時候，舊日的農業漸被清算，大家都失去了獨立小生產者的性質。但是即使在小商品經濟這個性質還被維持，同時生產者底獨立也相當地被保持着的時間，也屢屢實行農業的小商品生產和小商品的工業生產間的結合，即社會的分工不能充明白地進行。

這裏須得注意：縱使在經濟形態和社會諸關係比較落後，因而農業中單純商品生產的比重顯著高的場合，資本主義經濟底發達的諸形態，也能在農業裏發生更顯著的作用，甚至在有些國家獲得了決定的意義。假使觀察全體國民經濟及其一部份的組織——工業，以及流通底組織，在那裏資本主義形態和諸關係，常是單獨地占着支配的地位。不論資本主義生產底生產物，或單純商品生產底生產物，它們底實現，都是按照着那種根據價值法和生產價格法則（即資本主義的生產費用加上平均利潤）而確立起來的統一的市場價格。離開了市場價格這個條件，任你是資本主義經濟底生產物也好，單純商品經濟底生產物也好，它們底實現，都

是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的流通工具——鐵道、銀行、資本主義流通技術底全部組織——完全支配着市場，使小商品生產者底單純商品經濟，也和資本主義經濟一同受其支配。雖說如此，農業裏面存在着單純小商品經濟底非資本主義的形態，有時甚至占着優勢這件事，對於整個農業底發展及其社會經濟構造，總是給予了種種的影響。

首先，在小生產者所有着生產手段，農業中獨立小經營占優勢的場合，第一在種種農業企業羣和個個農業企業的內部，第二在工業和農業之間，阻礙了資本底移動。因而也阻礙了資本底自由競爭。限制了平均利潤率底具體的自由確立。結果，全社會資本的交換及運動底統制者，不是生產價格，而是市場價格。市場價格並不是以生產價格（生產費用加平均利潤）為中心而變動，而是以市場價值，即在特定的諸條件下，以特定的生產部門中的社會的必要時間來決定的價值為中心，而發生變動的。

這樣，在一般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裏面，各種社會經濟部門間實行資本的競爭，結果確立了生意價格和平均利潤率；反之，在獨立小商品生產者的單純商品經濟占優勢，土地私有制存在的場合，則這種競爭便被限制；結果，價格便為市場價值所規定。這正說明：把牠和根據生產價格而實行的交換（這種交換，資本主義諸關係非發達一定程度不可（1））比較起來，其發達的程度還是很低。

這個「低得多的發展階段」，在大多數國家的農業裏，大概都能看得到的。甚至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

國家——在農業生產中的小農民經濟仍占優勢或占顯著比重的場合——都是這樣。追根結底說來，一切都在於資本主義諸關係到底在何種程度上捉住了單純商品經濟（不僅把它轉化到純粹資本主義經濟，而且使單純商品經濟從屬於資本和資本主義流通底一般條件）這個問題。雖則「獨立」小生產者有了他們「自己」底生產手段，而且他們之間缺乏資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和工資勞動；但是資本透過了信用及生產手段底供給，透過了抵押及業已發達的流通要具等複雜體系，而使它們底經濟活動及其諸結果，都從屬於自己。結果，甚至沒有形式上的土地買賣的自由，也沒有公開的資本主義的競爭，小商品生產者底經濟，也能從屬於流通或價值形成這種資本主義的一般法則。

要之，上面所說的農業之歷史的經濟的特殊性，就是農業中很明顯地同時並存着資本主義諸要素和單純商品經濟的非資本主義諸要素（可是這些單純商品生產諸要素，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和流通的一般環境中間發達起來的。）那末，農業中的所謂市場這個一般的問題，不僅要闡明農業生產物底流通，或價值確定底一般條件，而且還要闡明：（一）存在於一般農業及其各個社會經濟羣中間的，生產物在市場上的實現，和「商」（1）『所以商品按照它的價值，或大致上按照它的價值而實行交換，這是以比較根據生產價格而實行交換，還要低得多的發展階段，為其前提的。在後者的場合，資本主義的發展，必須達到某種一定的高度。』——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第十章一四五頁，高島譯本。

品性」底特殊性及諸條件；(二)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中，決定這些非資本主義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底相互關係，和競爭條件；(三)農業底市場關係，和資本主義生產及資本主義工業整個體系之間的連結。

第三節 農業之商品性

我們已經說過，商品經濟發生於社會分工的基礎上面。換句話說，在種種生產物和消費品底生產上，各個地方和各個企業形成地理上的專門化；於是生產物底工業加工，和工業製造品底生產，都從農業中分離開來，結果，商品經濟便發生了。從歷史上看來，這個過程底發生，是舊的「自然經濟」崩壞的結果。「自然經濟」本來不可分地結合着農業活動和工業加工，因為工業加工分離而作獨立的活動，結果，便崩壞了。

商品經濟底發達，是貨幣經濟一般發達底一個表現。隨着自然經濟制度底崩壞，工業的職業從其中分離出來，農業不可避免地就必然取得貨幣經濟的性質。都市不斷地把各種工業的職業從農業中拉了出來，結果，都市和農村之間所發生的貨幣關係，對農村人口底純農業的職業，也給予了新的性質。爲了供應非農業的支出，貨幣底需要，逐漸增大，所以農民都要努力地從農業的職業中，儘可能的榨出更多的收益。於是，不僅需要造成農業技術過程本身底合理化，同時也必須變更改對於農業勞動本身的關係。農村家庭工業消滅之後，農業勞動便變做補償經營底貨幣，和現物支出的主要資源了。

農業生產本身，護得了商品生產的性質。假使經營在出賣自己勞動力或從事於其他工業上的職業，尚不能供應經營上的貨幣的需要；那末經營上的貨幣的需要如何，便決定着爲販賣而生產的農產物的數量。只有減去了這種販賣數量後的殘餘，才能用來充作經營自身底內部消費；這種情形，和專在自然經濟之下所實行的關係，完全相反。經營所生產的一切生產物底商品性，獨自成爲支配的關係之後，一切社會的經濟或農業，都帶上「商品的」性質。可是社會經濟底農業部份，它的商品性底發展，比較工業要緩慢得多；商品性底程度，甚至在發達的農業資本主義的形態之下，都要比工業遙爲低下。

這樣，一般經營及其個個生產物底「商品性」，乃是表示經營和市場間的關係程度指標。「商品性」是由販賣生產物總量對於生產出來的生產物總量（總收益）底百分率表現出來的。經營底一般商品性，可以從販賣生產物總量對於生產物總量底百分率來測知；各種生產物底商品性，可從販賣量對於總生產量底百分率來測知的。例如農業和工業相比較的商品性程度，俄國農業和美國農業相比較的商品性程度，農民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相比較的商品性程度，和小麥、麻、牛乳、羊毛等底商品性相比較的燕麥底商品性程度，凡此等等，我們都不難一一列舉出來。

商品經濟中工業的企業，儘管是最小的，它也僅僅生產商品，並不生產那種參加生產着底個人消費的對象。可是農業中食料品和必需品底生產，一大部份常是爲了充足參加生產的人們——經營主及其家族——

底消費。

因為農業企業類型底不同，商品性底發達和程度，便有顯著差異。資本主義的大農業企業一般地比小農民經濟，有更高的商品性；後者在其若干生產物底生產中，顯著地仍帶有「消費的」性質。此外，農業因為要生產農業自身所必需，而在市場上是不難得到的許多原料和生產手段（正和大多數加工工業中的情形完全相反），所以農業商品性底程度，受了巨大的影響。例如種子，家畜底飼料，肥料，建築材料，生產的家畜等等便是。所以，農業生產之中，各個生產部門和生產部分之間的經濟內部流通很為發達這是工業中看不到的現象。（例如在煤礦中使用煤炭以發電或煖房等）。

因為有了上述情形，所以當我們測定農業生產的時候，常把它底全部生產物，區分為市場的生產物和非市場的生產物，即區分為以市場販賣為目的而生產的生產物，和並非為了出賣，而在經營之中利用或加工的生產物。非市場的生產物底性質，受其技術的經濟的屬性和特殊性所決定；例如因搬運困難，量大價廉，市場便受了限制。又如藁，酒糟，馬鈴薯糟，糞尿等廢物和副產物，如果當作生產物說來，乃是沒有任何商品性的完全「非市場的」東西。可是，把農業生產物分類為市場的和非市場的生產物，並沒有絕對的性質，而是由場所，時間，運輸，市況等諸條件來決定的。因為這些事件的不同，有時經營自體將農產物加工較為有利，那末這些農產物便變做非市場的生產物（製造牛油的牛乳，飼料，食用家畜等等）了。反之，在另外一種場合，農產物當作原料

來出賣，比較更爲有利時候，那末生產物便變做市場的，極爲商品性的（如近郊經營的牛乳）東西。

所以，農業生產物底「商品性」的概念和程度，是極爲有條件的不確定的指標。在許多根本的不斷地起作用的條件，及一時的市況影響之下，某種極商品性的生產物，也可以變做非商品的生產物；普通是非商品的生產物，也可以變做極商品性的生產物。而且在這場合，這樣變化底原因，與其說是存在於農業自身諸條件中，無寧說是存在於農業人口和市場及工業間的一般的關聯之中。例如，過去雖爲商品的生產物，因爲市況不利或自家消費底增大，逐漸移供自家消費之用，而轉化爲非商品的生產物（例如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間，德國小麥的消費因爲代替燕麥而增大，燕麥底販賣盛大起來，農民底畜產物消費也增大了）。

或者，過去直接出賣的生產物，在經營內部，漸次加工了（如用穀類來飼養家畜，用穀物來製酒，榨取向日葵中的油等）。所以，農業中自然的非商品的生產物，和商品的生產物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是受許多具體的條件和市況所左右的。

一般地從全體國民經濟立場看來，農業及其各種生產物底一般商品性，儘量趨於發達，這是積極的現象。因爲社會的分業，以及工業和農業的社會的關聯程度，便因此而特別加深。有些農業地方，專門生產某種農產物（例如俄國許多園藝品地帶，煙草栽培地帶，以及棉花栽培地帶等），提高全部經營底商品性，實行這種專門化的場合，在經營中所造成的全部生產物，便被充作工業用的原料或直接消費的生產物，完全取得市場的

性質。

可是，從農業自身底立場說來，原料生產物生產底專門化，便在經營內部，也是儘可將其加工，這件事是和上述一點同樣重要。結果，產生了農業底工業化和農產物底加工，它們一面因為加強了某種生產物底經濟內部流通（如甜菜用於製糖工場，馬鈴薯和穀物用於造酒場）而減低其商品性，甚至破壞了它的商品性；可是另一方面，它是極度加強了經營底一般的商品性，甚至竟把廢物也轉化而為商品的（例如酒糟或馬鈴薯糟，充作家畜的飼料）。可是，這種農業企業自身的原料加工，到了怎樣程度，才是妥當而合理的呢？這是決定一切的問題。這個問題，也不能有絕對的解決。如在農民經濟內部，用極原始的技術來從事於最初的麻底生產，把麻加工而為手織麻布；這不但在經濟上是不合理的，是不利的，而且進而將商品性明顯地縮小，杜絕了麻織工業原料底供給。所以，在農民經濟看來，提高麻一類原料底商品性，例如把它賣給協同組合的加工企業，比較在自已經營中把它造成粗劣的半製品，要有利得多了。

在研究小經營的商品性底地位時候，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農業和工業的職業之間的結合。當後者成為農村人口底收益及生活資料底主要泉源的時候，農業自身，便常帶有單純的家政性質，而且，顯著地減低農業底商品性質。直至只能滿足工業人口底消費必要。

就在這種場合，決定農業和市場關係底結合程度的主要契機，是大工業底發達，是工業資本主義底性質。

假使資本主義的大工業不充分發達，「家庭手工業」的生產事業來得發達，那末，不論商品性底程度或一般生產的水準，都維持着最落後的農業形態。結果，在最不利的情形下面（例如帝俄幾處落後的地方），便產生零細的經營形態，證明了工業和農業底發達水準，都同樣低下。資本主義工業底發達，將農業人口無產化；隨着這些無產化的農業人口底轉化爲工業無產階級，同時把農業市場底一般商品性和容納性也提高了。可是，儘管如此，假使和農業相結合的多數工業部門底技術依舊落後，靠着小資本來調整設備，有機構成很低；凡此等等，常和農業過剩人口底存在互相關聯着，竟使這種「農業和工業底結合」，成爲長久地妨礙農業商品性底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如家庭內紡麻，榨取向日葵油，家庭織麻業，精製皮革，小製粉業等等便是）。

資本主義發展底一般傾向，漸漸促進社會分工底深化，漸漸從農業中把手工業完全分離出來。因爲有了這種傾向，所以在歷史上看來，農業底商品性是增大着的。農業生產物慢慢地多以市場爲目標，當作商品底來生產。本來，商品流通要比生產本身發達得迅速，所以工業發展底程度，是農業商品性發展程度底指標，且是提高農業商品性底契機。工業愈發達，愈強大，技術上愈完全，工業便愈能逐漸地把農業商品化，一步一步使經營內部自然消費底生產物變做商品。假使說俄國農民是時常把大部份穀物用來充作自家消費，用風車來製粉；那末美國農民便寧願把全部穀物賣掉，再來購買工業的大麵粉廠所生產的麥粉。這是因爲製粉技術發達，這種製粉工場底加工成本低廉，再則資本主義的流通組織高度發達（吊穀倉，長期交易，信用等），所以上述實

買，便變得有利的了。

那末，就從這點來說，資本主義工業底發展程度，對於徹底絕滅農業底「自然的」殘存物，促進市場流通中農業底資本主義的社會化，也有決定意義的。

我們以上所論述的，都是就農業生產和一般市場間的關聯的程度上來觀察的商品性。可是「對於商品性發達底特徵，或發達底方向，有極重要意義的是：這種市場是國內市場呢（即流通是在該經濟內部實行的？）還是輸出市場呢（即生產物在國外，在其他各國，在世界市場上出售？）和這問題相關聯着，在農業及其生產物底一般商品性之外，還要區別在總生產中這些生產物底輸出百分率（按照數量或價格計算）所表現的輸出性。」所謂輸出性，普通也是商品性底一部份；可是依着經濟情形如何，也可以和商品性沒有關係的。商品性雖是低下，甚至在自然經濟制度仍佔優勢的場合，有時輸出性反可比較的高（前世紀帝俄農奴制度下的輸出便是）。一般說來，農業生產物輸出性較高，這是證明該國資本主義的加工工業並不充分發達，這些加工工業不能充分吸收農業原料。所以，由於一般商品性增大，而引起農業輸出性底低下，這是資本主義諸國農業底一般的發展傾向。過去的輸出國，現在雖然並非絕對沒有輸出，但也相對地縮小，而轉化為輸入國了。例如德國和法國底發展，既是如此；現在美國正在經驗着的傾向，也是這樣。

在農業自身說來，生產物輸出性底增大，有特別重大的意義。農業因此逐漸捲入世界經濟關係之中，而這

種關係，對於農業底發展，是有決定的意義。高度商品經濟所不可或缺的統一的市場價格，現在不僅確立在自己經濟體系底範圍裏面，甚至確立在全世界市場底範圍裏面。可是，生產價格，利潤率，地租及其他一切條件，各國都不相同。這使各國底競爭力，使輸出和世界市場對於該國農業發展底影響，愈加弄得複雜。這也就是世界市場底研究，在農業經濟學底研究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而且發生特別困難，必須加以特殊研究的原因。

上面我們終結了一般的敘述，現在再來提示可以充作俄國及其他諸國農業商品性底特徵的具體資料。大戰前俄國農產物商品性的程度，和革命後幾年中所起的變化，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用下列商品性百分率的數字，表示出來（1）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二五——二六年
主要穀物類	三二·〇	三四·〇
次要穀物類	五〇·三	八·六
馬鈴薯	三二·四	一五·四
工業作物	九三·二	八三·三
蕪、穀、稈	七·一	八·五
野菜、果實	三三·〇	二九·二
肉	五〇·五	四一·二
乳酪產物	二八·四	二四·〇

（1）根據「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國家計劃委員會統計數字」。

家禽	三八·五	二二·五
卵	六五·〇	四二·二
動物性原料	九七·三	九二·一
全生產平均	四八·〇	三六·五

根據上表看來，各種生產物底商品性，其差異甚大（工業作物，動物性原料和糞），一九二五——二六年間，商品性變化比戰前顯著（雖然一般地低下的，但尤以工業用作物，乳酪產物，家禽等低落得最厲害）。戰爭革命和戰時共產主義時代以後，農業底「自然化」到一九二五——二六年，還殘留着這種痕跡。

商品性底數字，不僅在各農產物羣有甚大不同，就是對於各農產物類，也有差異。例如大戰前主要「商業的」——「輸出的」穀物，小麥和大麥，據各著者估計，約佔三五——五〇%，而裸麥僅有六一——九%。可是不要忘記，這種商品性數字底差異，常是由於研究方法差異的結果。這因為決定商品流通量，以至決定生產量是很困難的。（如糞，卵等等）所以便不得不有賴於商品性底間接指標，用這種指標僅能決定商品性底變化，可是不能夠決定它的絕對量。有一個商品性底最正確的動態的指標，便是農產物之鐵路運輸量——農產物輸出入的數字。各把戰前穀物底鐵道運輸量對比來看，俄國農業商品性和輸出性底指標，便有下列的變化（1）

鐵道運輸量對收穫量之%

海外輸出量對收穫量之%

全體穀物	小麥		裸麥	
	小麥	裸麥	小麥	裸麥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	三〇·七	二一·八	五·八	二八·七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	三五·五	二一·九	六·六	二六·六
一九〇六——一九一〇年	四〇·六	二六·四	六·四	二六·五
一九一一——一九一三年	二八·九	二二·九	五·一	一九·八

一般說來，戰前穀物（關於其他農產物也是同樣的）底一般商品性，顯著在增大，而輸出性表示出相對地低下的傾向。例如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穀物底鐵道運輸量中，有五五·三%是屬於輸出，四四·七%屬於國內流通的，可是到一九一三年，前者減低到四八·八%，後者增加到五一·二%。

各種生產物底商品性，也因地方而有顯著的差異。在某地商品性高的生產物，在另一地方也可成爲商品性低的生產物。例如根據蓋·史托登斯基底調查，(2)穀物類底商品性（是用稍爲不同的方法來決定的），在窩瓦河下流地方和南部地方，雖然達到了八三·九——九〇·六%，可是在斯摩倫斯克却只有二%。不過此地麻底商品性雖達五五·三%，而窩瓦河上流地方，只有一·五%，南都地方只有〇·五

(1) 廖謙柯：「世界經濟體系中俄國底穀物經濟」一九二七年。同著者：「俄國和德國底穀物經濟」一九一五年。此外請參照孔特拉契夫：「穀物市場」一九二二年，第一卷。

(2) 蓋·史托屯斯基：「農業經濟學概論」第十章。

%。工業用作物底商品性，以斯摩倫斯克地方為最高（八三·七%），其次是布利奧賽地方（四八·五%），以南部（一·二%）和窩瓦河下流地方（三·八%）為最低。牛乳底商品性在北部地方最高（五三·六%），窩瓦河上流地方（一·九%），西南地方（〇·七%），和中央黑土帶（〇·一%）為最低。

除了一般商品性底構成（即各種生產物商品性底高低）之外，一般商品性的差異，及種種社會經濟羣中各個部門商品性底差異，同樣也是非常重要的。

自然，為了作這種計算，先是利用大量的資料是不夠的，還有分析家計調查底必要。假使根據中央統計局家計調查資料，那末一九二三——二四年以地方為單位，其商品性底構成，有如下表：

戰前每一經營 生產物販賣量 (金盧布)	對於全體的%			
	穀物	畜產物	乳酪產物	家畜
北部	六〇·五	三三·二	三〇·一	二四·六
西北部	七五·九	一七·八	三五·二	二八·七
中央農業區	九〇·三	三八·二	八·七	四·五
西伯利亞	七八·一	二一·三	二八·六	二·二
				二七·九

這樣看來，因為地方的不同，商品性底構成便有顯著的差異。根據中央統計局底同一資料，穀物及其他集約部門底一般商品性，隨着經營底大小，而有下列的不同：

	穀物類的%	其他生產物的%
二俄畝以下	一九	八一
二——四俄畝	二六	七四
四——六俄畝	三〇	七〇
六——八俄畝	三三	六七
八——十六俄畝	三七	六三
十六俄畝以上	五〇	五〇

換言之，大播種經營中，穀物底商品性最高，小播種經營中，以其他集約的農作物底商品性為最高。最後，爲了和俄國農業商品性底性質作個比較，我們試引用美國和瑞士的幾種資料。

美國一百七十三億五千萬金圓的農業總生產物，被分配如下：(1)

家庭消費	二、三〇〇(百萬金圓)	一三·六%
流通於經營內部	四、六〇〇	二六·五%
(播種、飼料、耗損等)		
販賣額	一〇、四五〇	五九·九%

這樣，美國全部農產物底一般商品性，達六〇%，有幾種生產物甚至達到一〇〇%。經營內部流通(家畜飼料，播種)的這一大部份，是用來充作獲得其他商品生產物底原料，只有七分之一以下，用於家庭中自然的消費。美國農民老是賣去全部穀物，再來買進做成的小麥粉。美國農業中最非商品生產物之中，

(1) *The Agricultural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6. P. 19.*

第一要算玉蜀黍，玉蜀黍的大部份是用作飼料，或充自家消費之用。即八二%充作飼料，三%充作農民消費，拿到市場上去的只有一五%，其中二%供給輸出的。(1)

美國農產物輸出性底地位，也是有興味的。下面表示出小麥，玉蜀黍，和棉花三種主要輸出生產物底輸出性（輸出對收穫底比例）(2)

	小 麥	玉蜀黍	棉 花
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	一五·二%	一·五	六七·八
一九一四——一九二〇年	三〇·二%	一·六	五〇·六
一九二三年	一九·六%	〇·八	五八·二
一九二四年	二九·九%	〇·四	六一·九

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穀物表示出最大的輸出性（小麥底三一·二%，玉蜀黍底八·二%）。此後隨着美國工業化而輸出性明顯地降低；可是，在世界大戰中又達到新記錄的數字了（一九二〇年，小麥底四三·九%，玉蜀黍底五·九%是輸出的。）

關於瑞士農民經濟，拉烏爾教授在其所作有名的家計表中，算出了關於生產物商品性的詳細數字。

(1) Warren, "Die Landwirtschaft der Ver Staaten. Berichte über d. Landwirtschaft" II, 4, S. 662.

(2) "Agriculture Yearbook" 1925年

將一切經營羣加以平均，各種生產物底商品性，在一九〇八——一九二五年，可以下列數字表示之：(1)

	運到市場%		自家消費%	
	一九〇八——一九二五年平均	七八	二二	七八
穀物	七〇	四六	三〇	二〇
園藝	八〇	九八	二	一四
栽培葡萄	九八	二二	一四	七八
家畜	九八	二二	一四	七八
牛乳	九八	二二	一四	七八

只有穀物幾乎是有一半消費於經營自身，其他生產物有五分之四，或幾乎全部是為市場而生產的商品。平均起來，商品性約達全生產的五分之四。而且狀態極為固定，從一九〇八——一九一三年以來，未曾變化。

瑞士農民經濟底商品性及其構成，因經營大小而大大不同。下面用百分率來表示其商品性：

小經營	一般商品性	穀物	園藝	養蜂	家畜	牛乳
	六七	二九	六〇	八一	九七	六七

(1) Laur, "Untersuchungen Betreffend die Rentabilität der Schweizerischen Landwirtschaft" 1927年

"Die Einfluss der Betriebsgrösse auf den Landwirtschaftlichen Rohertrag," "Thünen Archiv"

1916, VII, 3.

小中經營	七五	四二	六九	七九	九八
中經營	七九	五〇	七三	七六	九八
大中經營	八二	五八	七〇	六九	九八
大經營	八五	六九	六八	七一	九八
平均	七八	五〇	六八	七五	九八
					八二

一般商品性隨着經營底增大而增大起來。可是在二三個極小的部門（園藝，養蜂）經營愈小，商品性便愈大。其次，以經營為區別，試觀察商品性底構成（以一般商品性為一〇〇）：

	穀物	園藝	家畜	牛乳
小經營	一·三四	六·七五	三〇·三一	三〇·一九
小中經營	二·三九	八·四三	二七·一三	三五·二七
中經營	二·八四	八·五三	二二·八八	三九·六二
大中經營	三·八五	五·〇七	二二·七二	四二·二三
大經營	五·四三	四·三七	二一·五九	四一·七六
平均	三·一七	六·六三	二四·九三	三七·八一

這樣看來，瑞士底大經營，穀物在商品性構成中占幾分優勢地位；小經營中，幾個小部門占着這種地位。

從這些資料看來，我們可以知道，瑞士農民經濟商品性底性質，和俄國及美國是有明顯的不同的。

第四節 農業市場底容納力

在單純商品生產裏面，市場和市場流通底公式，是商品和商品間的交換。二個商品生產者在直接的商品交換之中，用着價值等價物，來交換他們具有不同的物材使用形態底商品。這樣，因為每個生產者（販賣者）同時又是消費者（即購買者），所以全體市場底容納力，停止在均衡底一定的舊的界限裏面。這種市場公式，舊經濟學者認為是完全無條件的，所以便把它當做一般市場底普遍公式。

實際上，這種公式，只不過是單純商品經濟下面的市場公式罷了。資本主義經濟下面，市場底內容和它的公式，是要複雜得多的。

第一，生產物底交換，並非直接進行，而是通過中間媒介的商品，即通過一般等價物的貨幣，來實行交換的。購買者方面對於商品的需要，並不是根據他所保有的商品等價物來決定，而是根據他所保有的貨幣來決定的。而且，這種貨幣底存在，一方面在其數量的表現上，是有這種意義，即是代表購買者所有現金總量或它底信用範圍；另一方面，它有當作貨幣底購買力，即當作貨幣和其他商品底價值比率看的意義。

第二，存在在購買者手頭的貨幣本身，早已不是由它所生產的商品價值量來決定，而是由它底收入來決定的。實際上，商品生產者在無統制的社會經濟下面，爲了滿足社會的需要，在市場上賣出其生產物，因之，他是

並不知道會得到多少的價值等價物（他在市場上所得到的其他價值）來和自己勞動生產物相交換。他並不知道自己所支出的某個單位，在貨幣形態上會得到幾多等價物，例如所得到的是少了二倍也未可知。這就是說，他底貨幣收入，和他所生產的生產物價值，是不相同的。並不是用他所生產的生產物底勞動價值，而是用他底收入，來決定他對於別種商品的具有購力的需要。因之，假使消費對象並不停止在市場流通底範圍之內，那末，對於這種消費對象的全社會的需要，一定是根據一切個人底總收入，即是根據社會的收入來決定的。可是，還有一件事情，把資本主義的市場狀態弄得更加複雜。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上所實現的全部商品，它一方面是直接消費為目的，另一方面是以資本主義的消費為目的而被生產着的。市場上這些生產物底流通和實現，看來好似極密切地相結托着，可是，實際上是全然迥異的。

根據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生產和流通過程底一般理論，（1）全社會生產物底實現過程，是朝着三個根本的方向進行的。假若把一切生產部門分為二個主要羣——生產手段底生產和消費資料底生產——那末各生產部門在實現過程中，不得不發現由此而行再生產的價值等價物。這就是說，從事於生產手段底生產的部門，它們所再生產的生產物底一部份——不變資本（C）——在任何方面，都當作不變資本底構成部份，就是由於這一部門底生產手段和他一部門底生產手段底交換（鑄鐵和煤，煤和機械等等）來實現的。社會的生

產物底其他部份，是由第一羣的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底等價物 ($V_1 + M_1$) 和第一羣的不變資本 (C_1) 相交換，而被實現。社會生產物第三部份底實現，是在生產消費資料 ($V_2 + M_2$) 的部門中的資本家和勞動者底消費資料的交換。這三種生產物底實現，其社會的條件底不同是很明白的。因之，資本和資本底交換——第一種類商品底實現，並不依存於參加交換的社會羣底收入數額的。爲了這個實現過程能完全地進行，社會資本祇要比例地分配於兩部門間，便算完事。不論是第二種商品底實現 (C_2 和 $V_1 + M_1$)，或是第三種商品 ($V_1 + M_1$) 底實現，資本或消費資料底交換，都是通過那些商品和價值等價物底交換來進行的。

這種，在單純再生產場合，雖能於這種交換而獲得市場底均衡；可是在擴大再生產或資本蓄積的場合，從社會的收入（落到資本家腰包裏的剩餘價值）之中，減除若干部份，在這部分裏面，便實現了不變資本底增大部分。換言之，蓄積過程必然引起對於生產手段需要底增大，和再生產生產手段的生產底擴大，反之。對於消費資料的需要便相對地縮小；即是生產手段市場底增大，不得超過消費對象市場底增大的。

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下面，市場底一般範圍和它底容納力，一方面是不依存於社會的收入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即是由不變資本底償還部分，和蓄積部分的範圍來決定；另一方面，是根據社會的收入底二大部分——勞動者底收入，和減除蓄積部分的資本家底收入——的範圍，來決定的。

社會經濟底特殊生產部分——農業，在這種市場實現底諸條件中，占着怎樣的地位呢？

把農業生產部分配合到根據資本再生產底性質（生產手段生產和消費資料生產）所作成的全社會經營的分類上來，那末農業可以屬於任何部門的。農業自身當作自己底生產手段（種子，力畜和種畜，一部分的肥料），或是爲了第二部門的工業（棉花，羊毛，甜菜），而生產着生產手段；此外也生產一般的消費資料（這是農業底主要部分）。同時農業把工業生產物，可以當作生產手段（機械，人造肥料），也可以當作農村人口底消費資料（製造品，燈油，火柴等）來消費。這種市場關係底複雜程度，並不至於像工業那樣（工業因爲實行各個部份和企業底專門化，所以這些企業在全體上屬於任何部門），因爲並不起因於各個農業企業間社會的分業。農業中無論那一樣企業，幾乎都包含着多樣部門，同時隸屬於兩方部類。爲了自己（家畜，種子），也爲了工業。既生產生產手段，也生產消費資料（小麥，牛乳）。

而且，從再生產及其實現的這些部分底量的比率看來，農業所必要的生產要具和大部分的生產手段，都由於經濟內部流通而獲得的。像種子家畜一類的生產手段，即使仰求於其他農業企業，而向市場購買這種事情，也是比較稀少。換句話說，在這場合，農業企業雖然不得不看做是屬於第一部門（生產手段生產）的企業，可是在農業裏，幾乎不會發生那種經過某一企業的不變資本和另一企業的不變資本間的交換，來實行社會生產物之流通。這種場合，資本再生產進行於同一企業底內部，故牠並不依存於農業部分對於不變資本之社會需要的。

農業在市場之中，從第一部門的企業（生產手段底生產）獲得了農具等類很小部分的生產手段；和第一部門的一部（ $V_1 + M_1$ ），卽和相當於第一部門底可變資本及剩餘價值的一部份的社會的收入相交換，而實現其一部份的固定資本（ C_1 ）。因而在這場合，農業方面生產上的需要，和上述社會的收入及一部份工業不變資本生產之間，必須存在着一定的均衡。反之，關於原料底出賣，農業生產幾乎不得不完全（除去經濟內部流通的部份）和第二部門的企業——關於消費資料（製造品，長靴，衣服，火柴等底生產）——保持着均衡。換言之，農業之消費的需要（由收入來決定的），不得不和工業方面對於原料——資本的生產的需要，保持着一定的均衡。最後，主要農產物，個人的消費資料和食料品底生產，還是要和第一部門及第二部門底商品相交換而求得實現；實現了這些部門對於農業生產物底消費的需要，因之也就決定了自己底消費的需要範圍。

自然，再生產，實現，和商品流通底現實的運動，遠較圖式的記述要求得複雜。從上述圖式，不能下這樣的結論：一切個別的農業企業或農業企業羣，在上述生產物底實現之中，非精密地相一致不可。各個農業企業把其消費的商品或工業用的原料，和自己底不變資本諸要素，食料品，或工業的消費資料相交換。在這種交換之中，既可以悉數實現，也可以只實現一部分的。然而在全體農業看來，上述各個部分生產物底實現上的均衡，在沒有恐慌的再生產之下，是不可避免的。

從上述實現和均衡底圖式之中，能夠看出生產底一般的體系，農業市場和工業相互關係上的農業市場

底構造和構成；以及決定國民經濟的機能底根本契機和特殊性。在社會生產物底再生產和實現底過程上，農業與其（受固定資本底社會的再生產和固定資本底增大所決定的）社會的需要並不保持着充分的關係，而有在自己內部，把大部分的固定資本再生產的特殊性。這是因為農業技術上的落後，從而農業資本底有機構成來得低下的原故。這個事實，也能說明農業在資本主義生產底景氣和恐慌底循環中的特殊地位。隨着農業機械化底增進，和資本有機構成底向上，便漸次增大它和社會再生產底關聯，資本主義化的農業，終於漸漸地和全社會資本底再生產過程緊密地相結合。

反之，農業在其大部分生產物底實現上，是依存於社會收入底再生產，即是依存於人口底具有支付能力的某種需要。對於工業生產物，主要是適應其收入，而且在某程度上，適應着資本底再生產，來表示其需要。所有這些事情，依照着農業市場對於工業生產物底容納力，以及工業對於農業原料生產物和消費的生產物底需要範圍及其內容，造成了一定的條件。大部份的商品流通，主要是爲了滿足消費的社會需要，爲了滿足生產的需要的部份顯然很少。

在都市和農村底消費資料的商品流通之中，若問市場容納力底範圍究竟如何？那是由下面二個根本的契機來決定的：（一）人口對於生產物底正常的消費；（二）人口底購買力。這二個契機都完全是具有條件的，可動的；他自身一方面是由消費這些生產物的人口底收入範圍來決定；另一方面是由這些生產物底市場價格和

工業商品與農業商品價格底相互關係來決定的。這樣，當分析那決定（有可動的均衡底）農業市場底容納力的諸契機之時，對於下列三點，不得不加以觀察：（一）某種生產物自然的消費底標準；（二）對於這些生產物有支付能力的某種需要和購買力；（三）在終極上既決定消費標準，又決定支付能力的那種價格底相互關係。

首先關於消費標準加以申說。甚至關於食料品和其他大眾的消費資料，這個標準還是極易變動的，即隨人口底一般生活狀態及生產物價格之如何，而發生變化。而且，生產的消費底標準，因農業技術底發展，工業資本主義底發展等等的不同情形，而更引起差異。

決定農業市場容納力的第二個契機，是消費人口底收入和購買力底範圍。都市農村間大部份的商品交換，是關聯於廣泛的個人消費資料，所以，商品流通底範圍，一方面受農村人口對於工業的消費資料有支付能力的某種需要所決定，另一方面又受都市人口對於農業生產物有支付能力的某種需要所決定。從農業方面看來，對於充作大眾的個人的消費這種工業生產物，其有支付能力的需要額，乃受農業底社會的收入之中，減去充作恢復農業固定資本的部份（和市場總額比起來，這是極爲微小的部份）後所餘的數額所決定。反之，農業除去固定資本再生產的部份（這部份和工業實行商品交換，而被實現），餘下來的大部分資本部分，不僅在自己內部再生產，而且一般是在市場以外，由於自然的經濟內部的流通而再生產的。從工業方面看來，對於農產物有支付能力的需要額，不僅要受工業的社會收入部分所決定，而且要受每年爲工業所消費的農

產原料底資本底再生產部分所決定。工業固定資本中餘下來的大部份，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主要是在實行縱的工業托辣斯化的場合），都在工業市場底外部被實現；普通這部份是構成主要的最大部份的工業商品（生產手段）市場的。

因此，在農業和工業底發展條件及相互關係上，便產生了下述重要事情。即在農工業各自底社會再生產及收入部分之中，工業方面大部份不得不通過社會收入之一部（第一部門工業家和生產工業原料的農民）底實現，作為固定資本的主要要素，而用於固定資本底再生產上；其數額則受固定資本部分（生產要具和生產手段，補助材料和原料）再生產的需要範圍所決定。可是農業方面，大部分固定資本底再生產，並不從收入發生，也不作為社會收入底相應部分——第一部門工業家底實現。只是直接包含於物質的生產費用（種子，力畜）之中，脫離社會收入的任何部分之實現；或是在這收入部分（第一部門工業家）底實現中，只占着微小的地位（機械，發動機）。

這樣看來，在參加全社會資本底再生產過程中，農業比起工業來，只有極少的參加。甚至在農業的固定資本，特殊是機械或發動機部分絕對增大的場合，對於決定固定資本底再生產過程和資本主義市場底容納力上，農業底相對作用，也較工業落後。反之，關於充作大眾消費原料的社會資本部分，農業市場底容納力，對於工業倒反常有決定的意義。因為在這方面，是確立着工業的——都市市場和農村市場之間底根本的均衡。

然而對於市場均衡底性質一加考察，那末誰都知道，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中，破綻和恐慌底出發點，是在於固定資本諸要素底再生產和實現上的困難；而這種困難，到後來也逐漸影響到大衆的消費資料上來。這樣，根據上述種種看來，市場容納性底狹小，和恐慌底原因，不得不說並非存在於農業，而是存在於工業之中的。可是同時農業方面消費需要底縮小，和農業市場容納力底狹小，對於工業恐慌底發展上，也不得不具有決定的意義。

這裏應當注意，構成都市農業之間價值交換底物質內容的諸商品，從它們隨價格底變動，而引起的某種需要的緊張性和縮小性看來，是極其各種各樣的。根據這點說來，就不得不把農產物區分爲二種：（一）最主要的必需品（首先是穀物），（二）次要的各種生產物（肉、脂肪、牛乳、卵、鷄等）。這些商品羣，尤其是第一類的必需品，其消費底縮小性最小，需要和價格最安定，因而市場底容納力也最安定。可是，就是這些商品，市場容納力也從需要方面和供給方面受到頗爲顯著的搖動。從需要方面發生的，是因價格變動，受人口底支付能力所決定的每人市場消費標準底增大或低下而起動搖；從供給方面發生的，也是因爲價格騰落，因而引起從事生產的人口底個人消費底增減；某種生產物和其他生產物在消費上的代用（小麥代替裸麥，肉和牛乳代替穀物，以及若干生產物底並不直接販賣而在經營內部消費（穀物充作家畜底飼料）——凡此種種，都不免引起市場容納力底動搖。一切商品底市場容納力，都是表示着某種需要（爲價格所決定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人

口需要）和供給（仍受價格所決定）之間的均衡（這些商品底生產，都是或多或少地非自然化，而具有商品性，成爲這種需要供給底基礎）。這些商品羣底各類間的可動的均衡，其發生的原因，是因爲經營內部消費和個人消費底增減，及以某一生產物代替別一生產物的可能性。所以，這部分農業市場底容納力，不僅是最安定的；而且因此而發生的變化，也並不給予農業以激烈的影響。

可是，關於別的農業商品羣，卽如原料，工業用生產物（羊毛、麻、甜菜、棉花），市場容納力和供給之間，便發生和以上不同的關係。這些商品，幾乎是沒有經營內消費底可能性，大部份是當作商品來生產，也不能爲其他生產物所代替。這些商品底經營內部消費，雖然也可以有部分的增大，可是這並不是依存於這些商品底市場價格底變動，而是爲了在市場上缺乏和它相應的工業製品（在家庭裏面，把羊毛和麻加工，而造成織物）。這些商品在生產上的代用，也極爲困難；因爲這些部門，普通是非常專門化，幾乎帶有單一栽培底性質，其經營組織和輪作，是很複雜的。

可是，工業方面對於這些生產物底需要和市場底容納力，極不安定，十分依存於時刻變化中的工業上的景況。而工業上的景況，是爲人口大衆對於這些生產物底支付能力所決定。因之，這些商品的市場容納力，極不安定，價格變動，對於農業發生最大的影響。所以，一國底工業化愈高，工業對於農業原料底需要愈大，那末，農業和農業市場對於工業底依存便愈甚，工業底狀態和發展，只有在安定的場合，對於農產物的市場，才是安定而

擴大；農業對於大衆的工業消費資料底需要，隨之便也安定。

最後，農業市場對於工業所生產的生產手段底容納力如何，這在大體上是受農業資本主義化過程底增大所決定，而有不絕增大的傾向。甚至在農業不景氣的時代，農業對於資本需要底增加，只不過由於農業機械底技術的和「道德的」更新期間之延長，稍稍停滯，決不至於急激縮小。因為農業對於機械的生產手段這種資本投下底增加，往往是戰勝農業恐慌和價格低落的唯一手段。以農業市場對於這些生產手段的容納力底擴大爲前提的再生產底擴大，主要是依存於工業景氣底狀態，和對於農產物的需要的。所以農業市場對於這些機械的生產手段的容納力底範圍和安定性，進而在這形態上的農業資本底增大過程，主要還是依存於工業景氣底狀態。在工業景氣不順調的場合，農業投資底增大過程，並不進行於機械設備底增加，和對於機械的市場需要底增大這一方面，而是進行於其他生產手段（力畜）底增大——特殊是既可用於生產也可用於消費的這種現物貯藏底經營內部底增大——這方面的。

最後，決定農業市場容納力的第三個契機，是農產物價格底絕對的和相對的水準，即農產物價格和工業商品價格底相互關係。價格水準不僅決定市場底容納力，一般地也決定市場底機能，農業經濟，和市場對於全體國民經濟底影響等最重要的機構。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將另立一節，來研究價格形成底機構和特殊性，以及它對於農業底影響。

第五節 市場作用底機構

誰都知道，在資本主義商品之下，市場作用底機構，在於確立以平均生產價格（即平均生產費用和平均利潤）為基礎的單一的市場價格。（1）借了市場作用這個機構底幫助，能夠實行社會生產過程之市場的調節。這就是說，使社會的生產，在數量上適應着社會的需要；同時也就意味着生產費用最低的生產的企業底質的淘汰。

可是，確立商品的平均價格的法則，是以下列二個條件為其前提：（一）商品自由地被再生產，即在滿足消費的範圍內，能無限制地再生產；（二）商品生產在自由競爭中進行。這種確立市場價格的過程，實行於平均市場價格隨着平均生產價格而被確立起來的工業生產的商品上。

農業方面土地受着限制，土地實行私有，因而資本移動的自由競爭，發生困難；所以，農業生產物的市場價格，通常都比它實際的生產價格來得高。農業生產物的市場價格，是由劣等地底生產費用來決定的，因而便有獲得超過利潤的可能性；把牠作為地租而入地主之手。

農業中價格形成底機構，雖不和價值形成底一般法則相背馳；可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下面，却比工業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第八——十二章。

多有若干特殊性。在價格形成底一般條件——生產費用、平均利潤——之外，產生了地租這個新的因素。地租是超越各個經濟底個別生產價格形成條件，並且不加入在生產價格裏面，離之而獨立存在，它的發生是由於特殊的差額收入，這種差額是由這一土地和另一土地上的生產價格間的差額所決定。可是，這種受價格形成和單一市場價格機構底影響，脫離個別生產價格而發生的收入，是決定它的農業經營，同時決定其生產組織的。

接着引起這樣一個問題：農業中形成價格的這個生產的和社會經濟的條件，對於農業全部經營組織上面，對於其生產形態底發展上面，給予怎樣的影響呢？

從上述看來，已經可以明白：市場和市場價格對於農業企業收益性底影響，是由下列二個根本契機所決定：（一）個別的生產品價格形成和取得平均利潤底機構；（二）市場價格和個別生產價格間的差異底形成和取得超過利潤底機構。不待說，各個經營都努力追求着能夠給予最大超過利潤額的個別生產價格和市場價格之相互關係。市場價格和個別生產價格間的差額——超過利潤的數額，一方面由同各個經營無關的條件所決定。因為，農產物的市場價格，是由其他惡劣的位置不利的土地所需要的生產費用所決定。隨着需要增加而移墾劣等土地的結果，引起農產品價格的騰貴，這都增進農業企業底地租收入。另一方面，因為超過利潤係由市場價格和個別生產價格間的差額所決定，所以，一切個別生產價格的減低，也會提高超利潤的數額。

所以，假使把這種超過利潤更分割爲企業利潤和地租，假定土地所有者和農業經營者同爲一人，那末，個別生產價格即個別生產費用的減低，或因社會的生產費用底騰貴而引起的市場價格底騰貴，都會增進農業企業底私經濟的收入。這二個契機，經濟上雖互相制約着，可是，同時經濟上又互相矛盾的。農業經營者爲了得到最高限度的可能的地租，必須發現一種經營組織形態，以便減低個別生產費用，能夠取得特定社會條件下的最高限度的地租。換句話說，支出和集約性的程度，係受形成地租的各種條件所決定。即是，爲了獲得一定量的地租（以及地租的表現形態——地價），便必須支出一定量的勞働和資本，以及最有利的投資形態。由於發現支出和集約性底最有利的程度，且由於得到生產費用最有利的比例，在特定的市場價格底範圍內，便能取得抽出最高地租的可能性。

可是在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希望這些個別生產費用底減低，不至於成爲一般現象，轉化爲平均的社會生產價格。因爲假使這樣，它便失去獨占地位，地租便會降低或消滅。可是，因爲全社會存在着上述農產物價格形成底條件，所以對於這些生產物全體，便只好給與它們比它們所包含着的更多的實際價值。正惟這種剩餘在社會的收入之中，便構成進入土地所有者階級手中的部分。資本主義經濟中市場價格形成底機構，縱使犧牲資本主義企業家底利益，也保證着將此超過利潤引渡給土地所有者階級的手中這件事情。資本主義企業家在形成地租，和全部超過利潤地租化底必然性之下，並不能從價格騰貴之上得到一些什麼。可是同時，作爲企

業家的他，却又希望能因加強資本投下和集約化而提高生產性，因而便可得到最低的個別生產費用底可能性。

這樣，對於形成農業收益的市場和市場價格作用之機構，一方面，由於運用能夠生產出最廉價生產物的技術，使各企業家採取一種可以大量減低個別生產費用的生產組織。假使各個農業企業（不論如何形態）底技術和生產性底向上，成爲一般的現象，而且地租形態上抽出超過利潤，並不會妨礙這種向上，那末，經營底集約性和投資價值，便決定着形成價格的水準。從而，因生產性向上而引起生產價格底減低，是不斷地反覆着的資本主義底根本傾向，（但假定一切生產費用底低下，便促使企業收益性底向上。）可是，另一方面，在個別的企业看來，這種含有制約作用的市場價格，是離開個別支出之生產性而獨立着的，作爲既定事實而存在着，却受其他企業的支出價值所決定，所以，爲了獲得最大的收益，非把這些支出提高到能夠獲得最高地租（這是作爲市場價格和個別支出間的差額看的）的那種水準不可。

在這情形之下，問題便不在於發現同現存技術的生產的水準相一致的那種最生產的支出和形態，和最廉價的生產價格，而是歸結到這一事實上來：從一定的市場價格出發，來獲得最高的地租收入。

惟有這個最後的任務，才是農業中私經濟企業底根本的決定的目標。所以，如上所述，農業經濟學，特別是站在私經濟見地上的德國農業經濟學的代表者，以發見農業經營的最大地租，爲農業經濟學底主要任務，這

是當然的事，發軔於朱甯的構成理論，和他的遞加支出引起生產性之低下的法則，而從限界原理和各個支出底「限界效用性」出發，這個學派（其中特別是布林克曼和葉列波二人）把對於農業的價格作用機構底全部研究，歸結到發現勞働及資本支出之集約性底程度；即使「限界支出」根據限界原理和遞加支出引起生產性低下的原理，按照「限界」生產物量而得提供最高的地租。在未會達到限界支出的場合，或在超過的場合，都不能得到最高的地租。在這樣的研究方法下面，價格形成過程本身不被研究，却把形成價格底諸要素——生產費用，工資，利潤——當作特定的事物來處理，從這中間引出最高的地租收益性問題底這樣解決方法，祇有從資本主義的經營，或從德國最通行的地主經營底各種條件出發，才能發生地主當決定特定的市場價格底有利性的時候，他是從既存的生產費用和資本利息出發，根據這些來決定農業企業底地租收益性。因而地租便站在價格形成之外，獨占者的地主，對於農業生產物最高價格底形成，便不負任何責任。

可是在實際上，從這樣價格形成底諸要素來引出地租，不論從實際的，組織的——經營的方面說來，或是從理論的，社會經濟的方面說來，都是完全錯誤的。假使是這樣，那末在純粹資本主義的企業經營看來，也可以說獲得資本的最大利潤，乃是價格形成和收益之根本要素了罷！而且當我們論及獨立的「勤勞的」農民經濟，或是論及那種雖立脚於投下資本，而大部份尚是使用自家勞働的經營的時候，也可以說這種經營底決定要素，在於獲得最高的個人的工資了罷！（1）

構成價格的經濟諸範疇，其內容和範圍，隨着經營自體底社會經濟諸關係底性質如何，可以極多種多樣的。限界原理和生產要素「代置」學說，只不過捉住了價格形成過程底外面的自然的私經濟的表現罷了。「最小支出」原理，以及最有利的結合原理，只有在物質的生產費用上才能適用。換句話說，物質的生產支出（種子，肥料，機械等），全部或一部地移轉於生產物底價值之中，而形成價格底一部，只有在這部分上面，才能適用罷了！

自然，價格這種外面的，物質的和私經濟的要素，會因地理的位置，組織的構造，某幾部分結合底不同，而發生變化的。可是，當分析價格形成上社會經濟的內容時，僅僅顧到這些變化，那也是不正確的罷？

因之，我們不能討論那種個別原因底「代置」或是什麼支出底「結合」等，我們應當討論到一定的社會的相互關係——地租，利潤，工資——底分配，及其固定於價格之中。

這些要素，從其社會的本質說來，不僅不能簡單地被「代置」，無甯說是相反的，只不過在個別的生產者——經營者底簿記上可以被「代置」罷了。個別的生產者把這些要素單純地當作個別支出的範疇來計算的時候，不僅簡單地認為這些要素是有「代置」的可能（用對於「土地」「勞働力」的支出，來代替「資本支出」），而且還努力把各項或全部支出，減低到最少的數額。可是正像不能把「代置」底原理適用於地租，利

（1）例如華倫認為這個原理，甚至也能適用於美國農民經營的。Warren, "Farm, Management", 1924年

潤，和工資底形成諸要素上一樣，認為價格形成過程只由「最小支出」原理才得說明，（1）而忽視地租，利潤，工資在價格形成過程之中，對於「最小支出」原理所加上的修正或變更，都是不正確的。

資本主義經濟下面，價格底形成，是這樣進行的：在生產物底價格之中，物質的生產支出底價值（不變資本）加上工資（可變資本），再加上平均利潤；或在某種場合，加上恢復那種分配在生產手段所有者之間的，當作剩餘價值底一部分看的超過利潤。當作價格能自由形成，資本移動能自由進行，且又存在着自由勞動市場的時候，因為對於資本主義的企業，不論工資或資本的利潤，都可看做具有特定的大小，所以，生產物底價格，係由生產費用——即物質的支出——加上工資，加上資本利息所決定的。這時，因為價格自身乃是平均的特定的大小量底合成物，所以價格對於生產費用不能發生影響。超過利潤惟有依靠物質的支出底變化，和更有利的配置底可能性，才能獲得。這種可能性在未一般化以前，未使平均的社會必要支出低下以前，不會反映到價格底形成上面，而形成超過利潤，正惟如此，所以像古典學派雖然正確地把握到上述條件下的價格形成過程，可是在價格形成底分析上，便在「生產費用」論上停止了。

假使把價格形成底分析更推進一步，涉及生產費用之中由物質的生產要素所決定的部分，那便不得不承認：生產物底個別的價格，係由最小的物質支出所決定，這是很明白的。因為這個支出，對於個別經營將給與

（1）史托屯斯基是這樣想的，請參看「農業之經濟和地理諸問題」。

了最大的超過利潤，所以在個別經營也是最有利的。可是，也正爲這個緣故，這種支出便不能成爲平均的社會的價格底決定要素（只要這種支出，從生產底量上說，還在不到有決定意義的範圍內），因爲平均的社會的價格，係由物質支出底平均條件和平均技術所決定的。個別的企業和別一企業相比較，獨占地保持着「最小」的支出；只要在這樣意味上保持着獨占的地位，他便會因最小支出的結果，而獨自獲得超過利潤。這就是在資本主義的工業中，「超過利潤」底追求，成爲技術進步和改善底原動力的原因。因爲某個企業獨占着技術的改善，只要生產物底社會價值，不至於由較爲改善了的技術的生產條件所決定，「超過利潤」便不會被投放到剩餘價值底資本主義的分配中去。可是，這種「更少的支出」一旦忽然變做一般的，價格通常便再由平均的生產費用價格來決定。

當自然的，技術的或經濟的獨占，存有更爲永續的要素，超過利潤變做價格形成底積極的一部份的場合，事情便不同了。農業裏面，却正存在着這種自然的獨占。因之，地主所獲得的超過部份，並不像工業那樣僅能確保於一時，而有恆久地確保着的可能性，把這種超過部份從剩餘價值總量裏劃分出來，而不許移入到平均利潤均等化底一般過程中去。這件事情，便使農業的價格形成過程發生變化。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常常超過生產價格，奪取其他部門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一部份，甚至超過這些生產物底價值（生產費用加上農業所生產的全部剩餘價值）以上。農產物價格超過生產價格，甚至超過價值要到如何程度？這一方面由對於生產物的

需要，他方面由土地所有者底自然的獨占，和他們底社會的勢力如何，來決定的。這種場合，農產物底價格並非提高地租和農業經營收益性的原因；單是一個媒介的環節和機構；通過它而取到剩餘價值，和分配利潤與地租，實行這種社會經濟契機底作用。

其次，我們試來觀察，農業中價格形成底這種條件，在農業上面，在農業收益性底高度和集約性上面，發生怎樣的影響呢？

假使把農業企業的組織形態和種類之一切自然的多樣性和技術的多樣性，置於論點之外，那末，集約性底水準——姑從布林克曼的公式——是由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和生產手段及勞働力底價格間的比例來決定的。離開市場愈遠，農業企業所得到的生產手段和勞働力底價格便愈貴。可是，因為所生產的農產物底價格，係由單一的市場價格之中減除搬運費的餘額（這是依次小下去的）來決定，所以根據「生產性遞減法則」和「限界支出」，愈接近市場的地方，便是愈加消費多量生產手段和勞働力的集約經營的地方；遠離市場的地方，便會愈是粗放經營的地方。很明白的，布林克曼的公式，並未悉數包括着經營底組織的及技術的多樣性；而經營在多樣性的範圍內，會變化其集約性的程度和性質的。可是，當觀察（那種作為集約性達到一定高度底重要原因和條件看的）市場及價格底影響之際，這樣把技術的和組織的多樣性捨象掉，實是方法論上所必要的。可是這裏，問題並不僅在導入新的多樣的「技術的」和「地理的」要素，就算完事。這些要素，由於

要素「代置」原理，而把布林肯曼技術的私經濟的抽象學說，使之正確，使之變化。他底學說之技術的私經濟的性質，在用決定農業構造的較發展的普遍公式（即是某種支出和某種支出間的「代置」最小支出之獲得等等公式）來替代布林肯普底單純公式（生產手段及勞動力底價格和農產物價格間的比例）的時候，也依然不會變化的。農業生產上收益性（這句話可以解釋做這樣意思，即把這一部門和別一部門相區別的一切種類的社會收入）底高度，各個部分底構成，是同超過利潤和地租相關聯着，在農業價格形成底特殊事情影響之下，都會發生變化的。（1）

農業以外所形成的平均利潤，對於農業也成一定的利潤大小的標準，在這種資本主義的農業裏，全部超過利潤，在平均的支出和平均的生產性下面，通常是當作地租而讓渡到土地所有者底掌中。這種場合，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家，惟有用改善生產條件，增進生產性，集約化，降低個別生產費用等等，才能提高其收益。可是，這對於土地所有者底增進地租上，也不會引起什麼影響，所以土地所有者能夠對於集約化採取完全無關心的態度。剩餘價值分配到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生產上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底比例，這些都和資本主義的工業，沒有什麼不同。每一單位面積資本支出底高度和支出底集約性，係由技術底一般條件來決定，隨着技術進步而增大，在技術不變的場合，便停止在舊有比例適當結合的範圍裏面。生產規模底擴大，資本有機構成底向上，

（1）蓋·史托屯斯基「農業之經濟和地理諸問題」一四四頁以下。

技術底改善，凡此等等，都是決定當時集約化和資本主義收益性底增進之可能性的各種要素。

在這條件下面所獲得的新的生產價格，只要還不至於決定平均價格，那末所獲得的剩餘，不是當作地租而爲土地所有者所占，便是當作超過利潤而落到資本家底手中。可是，平均的社會必要生產價格底降低，雖不致於降低資本家底平均利潤，却會使土地所有者底地租低落。農產物價格構成諸部分底機構，以及土地所有者所造成的超過利潤底不絕的下降，阻止着地租底低落；這是因爲農產物價格常在平均生產價格以上的緣故。因此地租也就不僅妨礙「最少支出」對於各個企業的個別的意義，甚至進而妨礙它底獲得社會的妥當性。可是反之，因劣等地底開墾和支出底增大，而引起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底增進，它所表現出來的並非舊有經營的集約性底向上，和生產底增大，祇是地租底增大而已。所以這種支出底增大，便獲得和工業方面不同的特殊的社會的妥當性。

此外，土地所有者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面，能夠和社會的必要價格底增大並無關係，直接由提高價格而提高地租（絕對地租）。這時，絕對地租不會使農業企業底收益性或集約性發生變化，而變做價格形成底積極的要素。絕對地租是由減少其他生產部門資本家所得到的剩餘價值底分額，增加土地所有者階級所得剩餘價值底分額而得到的。所以會有這樣可能，是因土地所有是有獨占的性質，以及農業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緣故；換言之，一方面是爲了農業底純社會的事情，另一方面是爲了農業底經濟的事情而有可能。

因爲有了資本有機構成較低的這種農業經濟底特殊性，所以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家爲了創造剩餘價值，便能用同量的資本，運轉着較工業上面更多量的勞動。又因爲農業勞動者底工資低賤這另一個特殊性，所以便有比較工業更加提高勞動者底榨取程度和剩餘價值率的可能，假使把資本底平均有機構成和剩餘價值率用 $80c+20v+20M$ 即 $\frac{M}{V} = 100\%$ 的公式來表示，假定平均利潤爲 $P = 20\%$ ，那末農業中當絕對地租存在的場合，則公式爲 $60c+10v+50M$ 即 $\frac{M}{V} = 125\%$ ，利潤不僅爲 50% ，而可以增加到 60% （其中 10% 係從其他生產部門所獲得的利潤中取來的）。這種場合，假定平均利潤率爲 20% ，那末其餘的 40% 便作爲絕對地租而讓渡給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能夠如何程度而且如何得到最有利的結果，這是隨着土地所有者階級，和資本家及勞動者之間的社會勢力底均衡如何而定的。上述事件，對於農業中價格形成過程上的影響，比較最小支出原理所引起的價格形成，遙爲複雜。現實上，農業資本在技術的經濟的落後的場合，農產物有不僅在平均生產價格以上，而且在勞動價值以上出賣的傾向。這是由於提高農產物價格到工業商品價格以上，降低農業勞動者底工資，而較工業更提高其榨取程度而獲得的。

第六節 價格形成和價格底變動

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裏面，價格乃是決定企業經濟的成功，和企業收益性的要素。爲了決定農業企業底

收益性和成功的程度，價格底狀態和變動這二個方面，實甚重要。即第一，某種一定的農業商品價格底絕對水準，和時間空間上價格底變化；第二，某種一定的商品羣或各個商品種類對於其他商品羣和商品種類（農業商品對於工業商品底價格）底相對的變化。

價格底絕對水準及其變動，假使其他事情沒有變化，那末便直接地決定農業企業底總收入和純收入，利潤和地租。商品經濟下價格底絕對標準，是商品價值底貨幣表現，而且以其基礎的生產價格為中心而變動；這是決定生產者在社會的生產物上所取得的價值底名目部分的數量的。商品經濟之下，現實的價格，在市場上是由需要供給關係所確立；所以，生產者在貨幣的表現上所得到的價值底名目部份，是在正在變動着的生產條件和市場條件底複雜影響之下變動着的。

這時，要是市場價格底變動，影響於牠的生產，而且反映到農業企業底成功和收益性底變化上面；那末這種變動便非直接達到經營上來不可。換言之，市場價格一切的變動，並不一定直接反映到農業生產收益性底變化上來。表示出收益性底向上或低下的，單是所謂「地方的價格」，即生產者直接所得到的價格。市場價格底變動，和「地方價格」並無關係，常由完全相異的原因所引起；它並不提高生產者的利潤，只是提高商人的利潤。市場價格惟有經過長期繼續的變動，纔能夠反映到「地方」價格的變化上來，因之也反映到農業生產的收益性的變化上來。

根據農業生產底各種情形，農產物價格底變動，普通是以一年為一期間來觀察的。這就是從收穫方面來觀察價格，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商品生產的範圍。此外尚有研究半年間價格變動的方法，這是從需要供給方面來觀察價格的變動，來比較一年終結時的消費額，和當年度生產物底剩餘額的。一般說來，在農產物大量收穫期的秋季（北半球諸國），價格和前一年比較起來，常常變動絕對的水準。秋季農產物的價格，通常比較殘存着上年生產物的夏季，總要來得低廉。

上述農業商品價格變動的性質，由於許多複雜的契機，便可時時發生變化。一般說來，在生產當地，或者商品生產物離開一般市場，特別是離開世界市場而孤立着的場合，那末，一年間價格的變動，便愈顯激烈。反之，某地方的生產物，和世界市場諸關係保持着密切的關係，後者（用定期交易，世界的販賣網，貯藏網等等複雜的機構）對於價格的影響力愈強；那末，價格之形成，便越加不根據地方的生產條件（收穫），而根據廣泛的世界市場底一般條件。所以，某種生產物底荒歉或減收，有時造成物價之高漲，有時也會呈現着相反的現象。這種使地方價格底變動發生變化的世界市場底影響，因為大多數的主要農產物，係由南北兩半球各國所生產，每年幾乎在相反的季節裏出現於世界市場（如小麥、麻、若干種畜產品），所以這種影響便被特別加強。爲了這種事情，生產上季節變動的影響，幾乎都被排除（除去咖啡、某等特殊生產物及一部分棉花之外），反之，各種商品市況，市場狀況，需要供給等等底影響，便更強有力了。

由於這件事實，便產生了農業生產上的其他重要事情；即生產者當出賣其生產物時，往往不能利用當前有利的條件和市況。因為在最有利的時期以前，生產者自己的大部分生產物便早已脫手。所以假使生產者底經濟狀況鞏固，並不大量地賣盡他底商品，那末他便能夠有利地利用市場價格。反之，生產者當迫於必要而出賣其生產物時（爲了債務，支付利子，税金等），他常不得不在價格最低時期，放棄他底生產物品。

在革命前俄國農業之中，能夠看到這種價格底不安定；秋季價格和春季價格間顯著的差異。迫於支付貢稅，租稅，佃租，債務等的農民，在秋間大量地，往往過分地出賣其農產物，到了春季，通常是要再買回自己的食料。世界大戰前十八年間平均起來，四種主要作物春季市場價格超過秋季價格每波特二·四哥比（每生脫納一四·六哥比）；在例外年分（例如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甚至達到十七哥比（每生脫納一〇三·三哥比）。還有因地而異，有時達到四〇——五〇哥比（每生脫納二盧布四四哥比乃至三盧布〇·五哥比），即幾乎有達到一〇〇%的高額處所。(1)

最顯著的，是在春季期中，地方價格，特別是消費地方的價格，發生昂騰（以一九〇一——一九一〇(1)請參看廖謙珂：「農業進化之諸研究」及「世界經濟體系中我國之穀物經濟」又請參看孔特拉契夫「穀

物市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阿·華因修休田所編論文集「穀物價格和穀物市場」；收穫及穀價低賤

對於俄國國民經濟若干方面之影響」馬萊莎之論文等。

年爲平均，四種穀物每波特騰貴九·五哥比，每生脫納騰貴五·八哥比。至於穀物，例如非黑土地帶底燕麥，每波特漲價一二哥比，每生脫納漲價七三·三哥比。）

戰後數年間，春秋價格底差異，更爲增大。裸麥價格底差異，一九二三——二四年爲三·九哥比（每生脫納二盧布三八哥比），一九二四——二五年爲五·五哥比（每生脫納三盧布五五哥比），一九二五——二六年爲三·〇哥比（每生脫納一盧布五三哥比）。關於小麥價格的差異，上述最初二年爲六·二——七·二哥比（每生脫納三盧布八〇哥比）——四盧布四〇哥比。一九二五——二六年爲二·一哥比（每生脫納六七哥比）。這種事態底發生，完全因爲市場組織底薄弱，和貯藏組織底不合理。

有時生產者底經濟狀況較爲安定，例如美國，當市場組織較完備的場合（吊穀倉，(Elevators) 與交易所底聯絡，接近於大市場），價格也較爲安定。例如美國農民平均在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所得小麥平均價格，其變動如次：秋十一月的價格爲每英斛八七·七仙，春三月的價格爲九〇·三仙。像棉花等在交易所從事定期賣買的商品，在上述平均年中，秋十一月的價格爲十二·三美分，春三月的價格爲十二·七仙。大戰後五年間，春秋價格底差異，在美國也顯著增大，例如一九一四——一九二〇年平均，十一月的小麥價格爲一·六五仙，三月的價格爲一·八三·八仙。

除了農產物價格季節的變動和一年間的變動之外，對於農業有更重要意義的，便是長年的價格變動。這

種變動（貨幣價值底變動以外），有的基因於農產物社會生產條件底變化，有的基因於需要方面長年累月底變化，生產價格平均的社會的必要水準底變化，在牠成爲一般的長期進行的場合，也會使市場價格一般的絕對的水準變化。這種平均生產價格一般的變化，普通是基因於生產費用底變化，後者更隨農業技術底發展和伴之而起的勞動生產性底增大而變化的。生產技術和運輸底改善，更肥沃的新土地底開墾，伴隨着的勞動生產性底向上和平均生產價格底下落，結果，農業商品底一般價格水準，便急激地變化；例如從一八七〇年代之末，到一八九〇年代中葉的期間便是這樣。

在生產的條件之外，使農業價格水準引起變化的，是工業化和都會化之一的急速的發達，以及急激地伴隨着一般政治和軍事諸事件的農產物需要底根本變化。例如在十九世紀初期軍事諸事件所促成的生產底急激發展和需要底增大之後，接着在十九世紀最初廿五年間需要激減退因此就發現上述的現象。從十九世紀末葉起，農業商品價格所以能以世界的規模騰貴，乃是因爲隨着工業底發展和工業化底增進，引起需要增大的緣故。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間價格所以在狂落，還是由於這一期間軍事需要底增大和接着而來的需要底激減。

最後，已如上述，一般的商品價格，特別是農產物價格，它們絕對水準底變化，也可以由價格計算者本身的價值，即由貨幣價值底急激變化所引起；貨幣價值又隨採金量底急激變化而變化。例如在一八五〇年代大金

礦發現之後，又如在二十世紀初期現金貯藏額顯著增大的時候，這種情形，便能特別明白地被認識出來。現金貯藏額底變化底影響，雖然不得不在商品價格底絕對水準上表現出來；可是有一部份作者主張，(1) 這對於農產物價格變動上，並沒有一般的決定的意義。

農業商品價格絕對水準底變化，向上或是下降，乃是決定農業及其各個構成部分總收入底絕對量的契機。隨着這個變化，或是土地所有者底地租，或是資本家——企業家底利潤，或是勞動者底工資，便也發生變化，而決定社會生產物底分配上的這些階級的貨幣分額。

可是農產物價格絕對水準底變動，還不一定能夠決定農業所產生的現實收益，和國民經濟收益底各個部分的現實的範圍。隨着農業商品價格向上而引起貨幣收入底向上，有時由於例如工業製的農業生產手段之價格底騰貴，貨幣資本或信用底騰貴，勞動者生活資料價值底向上等等，而被打消也未可知的。因此也許全得不到由市場價格和個別生產價格間的差額所決定的剩餘——超過利潤和地租。同樣，農業收入——地租，利潤，工資——各個部分間的實際的比例，是因農業商品價格，和工業商品及消費性的商品價格間比例如何，而發生變化。

(1) 例如參照 Entfield,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1924; Cassel, "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e" 1921;

J.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1922年

所以，在農業商品價格底絕對水準之外，對於農業有更大意義的，是農業價格底相對水準。即是和其他商品相比較的，首先是和工業商品相比較的，農業商品價格底變化。農業商品和各類商品價格底相對水準，實際上是表示這些商品對於其他商品底購買力；換言之，即是表示在全社會生產物分配中，農業生產的參加者所得到的（不是名目上的而是實際上的）分額。（1）

這樣，農業收益性和成績，係受農業商品價格底相對水準所左右，即受農業商品對於工業製的農業生產手段底購買力，勞動力和勞動者生活資料底價值，以及貨幣資本底價值等所左右的。這些要素底價格變動和變化，具有各種傾向，因而在各種在方向和程度上，對於農產物價格底一般水準，發生影響。

由上所述，便可明白：研究絕對的及相對的價格水準底一般傾向，和具體的變動，對於說明全體農業經濟是如何重要了。這個問題，本來是屬於農業經濟學範圍之外，包含着全部國民經濟底許多一般的深刻的社會經濟的要素。

誰都知道，問題早已為古典學派，特別已為里嘉圖所提起；和他底地租論相關聯，而給與了悲觀的解決。據里嘉圖底意見，（2）一切商品底「自然價格」，除掉原料和勞動，都有低下的傾向。因之，農業商品對於工業商品之比率，或者工業商品和農業商品的比率而決定的。

品底價格底相對水準，也有低下的傾向。里嘉圖將這個命題，用農業生產底特殊性質，即所謂農業「生產性遞減法則」來確立其理論的基礎。可是實際上這個命題，是建基於里嘉圖時代的農業生產物價格之相對騰貴這種現實的事實上的。實際上，里嘉圖底理論的基礎，是禁不起批判，而且經驗上也是和事實不相合致。

假使觀察價格形成底一切構成部分和要素，以及價格絕對和相對水準的向上或下降之原因與條件；那末，在這些要素的變動之中，便能發現一定的歷史傾向。首先是，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下面，因農業商品需要底增大，引起播種面積底擴大，和自然（生產）性質惡劣的土地底開拓，便不得不促使地租騰貴。和作為價格形成一個要素看的地價底騰貴。可是，這種騰貴傾向，為社會發展的其他諸要素所抹殺。首先是，作為歷史傾向看的從優等地向劣等地底直接推行，給相反的運動所抵消。馬克思業已證明，這對於地租形成上並沒有什麼意義。而且，在大量地實行開墾更肥沃的新土地的場合，引起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的低下，同時，農產物市場價格底一般水準，也便低下。到現在為止，縱使大量地存在着未曾開墾的新土地，但運輸和世界交通的進步，恰恰把這種反對的傾向（農產物價值低落，造成地租及地價底低落。——譯者）使之成爲一般的歷史的傾向，其意義

(2)「一切商品的價格，除原料和勞動外，隨財富及人口底增大，而有降低的傾向。因爲，商品底現實價值，雖因所用原料的自然價格增大的結果，會引起騰貴；可是，這種騰貴爲機械底完成，分工底改善，和不絕向上的生產者底熟練所抹殺，尙綽然有餘。」里嘉圖：「經濟學原理」第五章。

並不下於地租和地價騰貴的傾向，而現在正是如此。

另外一個歷史的傾向，便是當作社會收入的一種或一部分看的地租，和資本收入比較起來，是在相對地減少着的。隨着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底資本主義化，國民經濟中工業比例相對的增大，農業的消費生產物底相對比例，逐漸減低；同時，增大着的地價和地租，其所及於生產物價格上的影響，便逐漸減少。

最後，同一土地面積上農業生產底集約化，像在批判所謂「土地肥沃遞減法則」時所已看到的一樣，決不是一定會招致生產物價值和價格底騰貴的。反對地，從開田式到三圃式，從三圃式到多圃式的推移，栽培着吸收多量光線的新植物等，——經營全體底改善，不單不增大生產費用，甚且使牠低落，這也能夠顯著地增大生產物的產量。同一經營內部技術的改善（如改善施肥或耕耘等），也能造成右述同一的影響。但在農業技術停滯的場合，隨着農產物需要底增大，其價值和價格，便會不可避免地趨於騰貴。可是至少，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中，除二三部分的中斷以外，農業組織和農業技術底改善上極急速的進步，是農業底歷史的發展傾向。同時運輸急速的進步，使技術的和經濟的進步（在有幾個國家尤為顯著）普及到世界經濟全體，因而使世界生產價格和地租都降低了。

和地租相關聯的價格形成要素之外，尚有不得不使農產物生產價格低下的其他二個歷史的傾向。其一是平均利潤底低落，另一是勞働生產性隨農業生產技術底發達而增進。隨着農業生產投資範圍底擴大，生產

物價格中資本所支付的利潤底比例，有漸次縮小的可能；這是因為存在着資本變為低廉，利潤率底下的根本傾向的緣故。

可是更重要更複雜的，是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化所造成的勞働生產性底增進；和因此而引起的在每一單位的生產物中，勞働力底支付的相對減少。農業底離開非資本主義的榨取形態和勞働支付，以及農業底資本主義化，一般說來，是不得不同時招來勞働力價值底向上，以及每一單位生產物中工資支付額底增進的。所以像美國那樣農業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在國民收入中，從農業所得到的工資，比例正在增大。可是，農業底資本主義化過程，機械技術底發達，以及農業底機械化，都大大地增進農業的勞働生產性；因之，每一單位生產物中對於勞働力底支付，和工資所佔的比例，不論絕對或相對上，都正在低下。

當觀察農業勞働生產性之際，我們看到了在資本主義諸國，這種生產性在最近數十年間，業已顯著增進。在農業高度資本主義化，農業生產高度機械化的國家，比起落後的國家來，其生產性便特別來得高。一般說來，每一單位面積上的生產集約化和勞働生產性之可驚的增大，成為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特徵；成為十九世紀特別是後半期的農業生產發達的根本特徵。正惟這件事情，賦與農業價格的絕對水準以低落傾向的強大的力。

可是，上面已經說過，除了農業價格的絕對水準之外，對於農業有更重要的意義的，是相對水準底變化，即

農業生產物對於工業生產物底購買力的變化。關於這點，從工業商品和農業商品之價格形成條件的觀察，能夠看到：價格的相對水準底變動，對於農業價格是不利的。

實際上，儘管在總的農業生產物價格之中，地租所占比例，比起價格形成底其他各種要素來，並不增大；可是，加入農業生產物價格中的地租底量，比在工業生產物價格中所占的量，要大得多。反之，平均利潤率底下落，影響及農業生產，遠較工業爲小；因爲農業生產資本主義化的範圍，要比工業狹小。最後，使農業生產物的生產費用和價格減低的根本契機，即縱使在農業勞働生產性增進的場合，工業勞働生產性底增進，和工業商品生產費用底下落，都比農業商品更爲急速，更爲顯著。這些要因全都相合起來，誘起那種促使工業商品價格底相對水準，比較農業商品更加減低的傾向，而相對地提高了農業商品對工業商品底購買力。

上述使農業價格底絕對水準和購買力發生變化的諸要素，明白地是以農業生產底許多發達條件，尤其是以生產自身，交換和運輸上資本主義的技術底進步爲前提的。所以，由於場所和時代底諸條件，某時期中農業和工業技術發達底性質，和社會諸關係等等性質之如何，這些農業價格變動的構成要素底結果，決不是一樣的。在英國、美國、德國和俄國，都呈現了不同的樣相。這是由於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時代的不同，而完成着不同的發展。

所以，從經驗上來確定上述農業價格變動的一般的傾向，進而追究這些變化底各個要素和原因，是非常

困難的。關於農業價格變動的經驗的材料，決不完全；且因關於各種質和內容的商品，多少都是經過長期的東西，所以把牠比較對照，往往不可能的。話雖如此，若干國家和若干部門，關於農業價格底變動，農業商品對於其他商品底購買力，却存有頗為豐富的材料。最近數十年間，隨着景氣變動底廣泛而深刻的研究，在農業生產物價格底變動，和它的絕對水準和購買力變動底研究上，已經盡了多大的努力。(1)

在後面，當論及資本主義農業發展中的循環和恐慌底歷史之際，將再詳細引用自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1)關於農業價格變動的最豐富的材料如次：Took,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London, 1857 Rogers,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1295-1793" 1866-1902 "Investigation in currency and Finance" 1909 Mulhall, "History of Prices since the Year 1850—1885" Hansen, "Prices and agricultur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25, No. 2) Took und Newmarch, "Die Geschichte und Bestimmung der Preise, 1860-1862. Kirklard, "Three centuries of Prices of Wheat, flour and bread" 1917. 官廳資料中有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Agricultural Yearbook",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Kingdom", "Statistisches Jahrbuch of d. D. R." "Statistiqu Agricole de la France," "Statistique Annuaire International" Rom. 關於戰前俄國的資料，請參看商務部發行之「商品物價統計」。

的關於農業生產物價格變動的資料。

第七節 農業與運輸

如上所述，市場是通過了市場價格而影響於農業，而市場價格是通過了地方價格而直接表現其影響。市場價格和地方價格間的差額，在正常條件下面，係由供給或輸送生產物至市場的費用所決定。從這看來，運輸費用和運輸底全部條件，對於農業不得不說是有極重要底意義的。

農業裏面，調節價格係由劣等土地或最遠土地的生產價格所決定，所以，假使其他事情同一不變，那末運輸價值是決定地租數量，決定分配收益的其他部分的數量之一個主要的契機。假定自然前提（氣候，土壤）技術前提（經濟方式和耕種方式，土地耕作和利用方法），以及經濟前提（一定量的生產手段，勞動力）是相同的，那末不明的殘餘——地租——因為接近市場，「經濟的距離」底縮短，換言之，因為運輸費用底縮小，便一定騰貴；相反的場合，地租便非降低不可。

可是在農業形態分布底現實事情之下，受到市場和價格騰貴底影響，農業生產的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本身也就發生變化。因之，闡明距離和運輸影響的課題，也能夠從相反方面來提起，即如何把這些技術的和經濟的條件結合起來，便能夠在特定場合得到最大的地租。可是，地租在其他條件之外，也受「經濟的距離」即

受運輸費用所左右。因之，在一定距離中，一定的運輸費用和一定的市場價格下面，可以發生：不僅消滅了地租可能性，甚至消滅了補償生產支出和農業經營費用的可能性，這樣結論。

像大家所知道底一樣，朱甯也已把問題這樣提起了。他研究了距離對於價格的影響，和因之所發生的農業組織條件，生產條件，及地租收益底變化。在市場的距離增大，而其運輸費用增加的時候，爲了地方價格底低落，假使不在一定生產條件下面，便不產生地租。

朱甯當研究市場底遠隔和距離，所及於農業的影響之時，係從他的時代所存在着的運輸底自然條件和方法出發的。從量的方面說來，運輸條件和運輸費用，首先受朱甯所謂經濟「地帶」底範圍及延長，以及形成地租底空間條件所決定。可是，從方法論方面說來，這些運輸條件有更重要的意義。因爲對於地租形成的距離底影響，以及農業諸部門底配置，在自然的運輸，即距離及生產物的重量與運輸費用間的比例（和生產物價值無關）所具有的根本方法論前提之下，在技術的——經濟的特質之下，可以在純粹姿態上加以研究的。這樣，無論生產物底「運輸性」，或劃分生產物底栽培及收益限界之市場的距離，也都被決定了。

誰都知道，代自然運輸（這是作爲朱甯的量的計算及方法論前提底基礎的）而興起的蒸汽運輸，是和前者相反，完全保有特殊的技術的經濟的特質，即：（一）輸送速度異常迅速；（二）輸送費用低廉；（三）運輸次數頻繁，延長運輸路程，因而降低每單位貨物底運輸費用；（四）因而不僅可以根據容積，也可以根據價格向貨物課

稅。

最初二個特質，係基於鐵道運輸技術的長處，因之運輸加速十倍乃至十五倍，特別是關於某種貨物，甚至能夠廉價十倍來輸送了。

鐵道和汽船運輸底迅速化和低廉化，隨着技術發達而急速進步了。可是，運輸底迅速化和低廉化，乃是意味着從市場出發的經濟的「經濟距離」（上面已經說過了，這是決定經濟方式的種類，集約性，和收益性問題的）底擴大。

從下面的數字，能夠知道蒸汽運輸如何降低了運輸費用。德國煤礦區域烏斯敦法倫，在敷設鐵道以前，每噸煤輸送費需四十本尼。最初的鐵道運費為十三到十四本尼，二十世紀初，低落到一·二五到二·二〇本尼。鐵的運費也從四十本尼降低到一·七本尼，小麥運費也同程度降低了。對於農業，特別對於西歐農業，有更大意義的，是汽船運輸底發達。自從最初的汽船橫斷大西洋的一八一六年以來，汽船噸數急速凌駕舊有的帆船，尤其大西洋航路是如此的。大西洋航路隨着汽船發達，運費顯著減低了。例如從紐約到利物浦的小麥運費，一八七三——一八七五年間平均每噸三〇·六八馬克（每波特二三·三哥比）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已減低到七·九馬克（每波特六哥比）了。支加哥到利物浦間的運費，上述期間中從五五——五四馬克（四二哥比）降低到一八·三〇馬克（一三·七哥比）。換言之，僅就海上

運費來說，一八九〇年代和一八七〇年間，每甫特有一五——二八哥比之差。

運輸底迅速化和低廉化，使搬運到市場來的農產物數量激增；假使在這意味上使農業發生了革命；那末，鐵道運輸底其他二個特質，即運輸次數和運輸路程底增大，因而有減低運輸費用的可能性，及從量稅乃至從價稅底設置的可能性，都和這些有同樣的重要意義。鐵道運輸底這種特殊性，主要是以對於運輸的資本支出，及其機能底特殊性質為基礎。首先是資本底達到莫大的數額，其中固定資本部分占着極大部分。鐵道資本因為有着這種性質，所以經常費用常比臨時費用大得多。結果，運輸裝置所需要的支出，與運輸底次數和距離無關，幾乎經常地停留在同一數額上的。因之，每單位生產物，所需輸送費，隨着運輸次數和距離增大而低下。此外，鐵道只和一定地域保持關係，生產的活動只限於這個地域，這是鐵道運輸的另一個特殊性。

這件事情，和不管運輸次數如何，支出常有一定這種鐵道運輸底特殊性，一同促進當地大量生產底發達，而把它吸引到市場上來。因為，鐵道只有這樣才能最有利地經營其運輸活動。最後，從鐵道的生產活動底性質說來，鐵道運輸和其他部門，特別和生產部門不同，它是不能蓄積和貯藏生產了的價值的。運輸底生產的活動，只有在不斷地活動着的場合，才能有利地進行；運輸底生產能力，如果不能即時而且不中斷地使用，便會踪跡全無地消滅了的。（1）

關於水上輸送，雖和鐵道輸送有許多不同的性質，而且還保有較蒸汽運輸稍稍完備的裝置，即使如此，牠

仍存有上述特質的二三部份；這些特質，給予農業以重要的影響。首先是水上運輸也具有這種性質，即關於運輸的多種費用，是和裝載的數量無關，並不和汽船裝載量同比例地變化的。全部固定資本（船舶底價值）底支出，和大部份的運轉費，便是這種費用。這些費用並不因裝載量底增大而比例地增加，甚至和貨物多寡，幾無關係。因而，水上運輸一方面有增大船隻底裝載量，加強大量輸送性質的傾向，另一方面水上輸送底大量的性質，在大量地將農產物引到市場和商品流通這種意味上，對於農業發達，給以非常強大的影響。

把蒸汽運輸同自然運輸和賴牛馬人力的運輸相比較，它底新性質，使運輸對於農業的影響的性質激急變化。「經濟距離」和市場搬運可能性的限界，可驚地擴大，從前爲了價值低賤，不能輸送到遠方的貨物，現在也能從這一大陸，輾轉輸送到另一大陸。因爲冷藏輸送和其他技術底發達，以前只能在地方市場找到銷路的生產物（生肉，卵，果實，魚），也能輸送到遠隔的地方去了。生產物底「技術的運輸可能性」即不受損傷而得長途輸送的這種技術的特質，現在幾乎都失去意義了。

(1) 關於鐵道運輸底性質和特殊性；這些特殊性對於農業發展上所及的重大結果，請參照下列諸作：克克華爾招夫「蒸汽運輸對於農業的影響」，一八九〇年。邱波洛夫「鐵道經濟」第二卷，一八九〇年。沙可爾斯基「鐵道運費論」一九一三年。Cohn, 'Nationalökonomie des Handels und des Verkehrswezens,' 1896. E. Rank, 'Das Eisenbahntarifwesen in Seiner beziehung zu Volkswirtschaft und Verwaltung,' 1895.

可是，上述業已進步的運輸底諸性質，即大量的性質和搬運的頻繁性，也使生產物底「經濟的運輸可能性」決定地發生變化。在賴人畜的自然輸送的場合，一車貨物搬運費，例如載運高價的羊毛或乳酪，和載運低賤的糞尿或蘆草，常是同樣的；而且搬運費用幾乎是隨距離而嚴密地比例地增加的；可是，在鐵道輸送場合，事態便全然不同了。運輸性質是大量的，貨物輸送是頻繁的，大部分運輸費用和貨物的量無關，因之只要極少的運費，便能夠輸送極廉價的貨物。這種貨物底運費，甚至在全體運輸費底原價之下，有時只能補償因為這種貨物搬運底增加而直接產生的費用。但在另一方面，又有提高其他價值較高的貨物運費的可能。所以課羊毛、乳酪、砂糖以高的運費；這使鐵道運輸，除了非大量的貨物之外，還能輸送穀物、蘆、薪炭，工業商品如石炭等價廉而大量的商品。最後，在遠距離輸送之際，稍可減少每單位哩的運輸費用；反之，遠隔的輸送，因增大運輸底大量性質，而減低其費用，設置所謂「等差的」運費，隨運輸距離底增大，能夠比例地遞減運費。

所有這些特性和自然運輸相比較，使運輸對於全經濟和農業的影響，顯明地變化。運輸對於農業的革命化的影響，比較工業遙為強烈；因為農業生產物主要是大量的，往往是易受損傷的，是技術上經濟上都缺少運輸性的生產物。另一方面，從鐵道自身說來，特別在工業化不充分的地方或國家裏，當敷設之初，提供主要的大量貨物的，首先是農業。其後，隨着社會的分工更為前進，市場發達，國民經濟底工業化，鐵道逐漸進而處理大量的工業貨物（煤、煤油、金屬、製造品等）。這樣，在農業底市場的和運輸的諸條件上，最後在生產諸條件上的

變革，是形成由運輸和市場發達所促進的全國民經濟之更進一步的變革之第一階段。

同時，從僻遠的廉價生產的國家，能夠獲得食料品和原料生產物，這給予輸入國底工業發展以極強烈的影響；工業使得從地方的氣候上和農業上諸條件解放出來。假使殖民地諸國和農業地方，鐵道敷設促進農業生產急速而多樣的發達，那末，工業諸國鐵道底敷設，促進工業急激發達，都市化，甚至絕對地縮小耕地面積，將農村人口吸引到工業中心和都會地方。

隨之運輸和運輸政策，不僅是滿足市場和商品交換底必要的消費的要素，而且變做積極地左右着農業，及農業生產活動底方向，市場銷路底發達，和對於其他工業部門生產物的需要底最本質的要素。僅僅新鐵道底敷設，便能一舉而變化全國或全地方的全體農業經濟；例如只要樹立運費政策，或一定的運費體系，和具體的運費率底變更，便足以成爲保護或阻害農業某部門發達的最強力的契機。關於這點，因爲農業和一定地方及場所，保持着空間上，氣候上，經濟上和組織上的密切的關係；所以，對於運輸政策和運費政策底一般傾向和所有變化，特別地敏感。(1)

農業最初得以出現於世界經濟和世界市場，乃是上述鐵道運輸和蒸汽運輸諸性質底賜物。假使賴人畜的自然運輸，會因農產物運輸性的低下，而把農業停留在比較工業遠爲孤立的封鎖狀態之中；那末，蒸汽運輸

(1) 鐵道設施和運費政策對於俄國各個地方農業底影響，請參照廖謙柯：「農業進化諸研究」第六——八章。

底革命代的影響，就最明瞭地表現在將農業引入世界的交換和世界經濟之中這一點上。在世界的商品交換上，農業生產物成爲商品交換和世界的運輸底主要對象；世界的運輸賴統一的商業交換網，自西歐最集約的資本主義國家起，直到美洲、亞洲、非洲最遠隔的粗放的諸國止，結合着極多樣的相隔的國家。蒸汽運輸所帶來的一切事情和變化，不消說在農業的一切經濟條件乃至社會條件之中，在農業市場底諸條件中，不得不惹起極決定的變革。由於大大地縮短「經濟距離」，以前孤立，遠隔，廉價的土地，也得參加世界生產。加入生產的新土地，因爲廉價而豐沃，運輸費用絕對地低下，調節的生產價格甚大減少；結果，舊土地底農業，全被驅逐，失去地租，或是不得不把生產方針，適應那世界市場和供給底新的事情。

像在後章所要敘述到的那樣，蒸汽運輸，海上和鐵道運輸底影響，特別是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運輸上所發生的革命，恰正成爲這個年代西歐農業經過長期恐慌狀態的主要原因之一。

從對農業的影響底重要性上說來，同蒸汽運輸同樣重要的，是最新的進步的通信機關，即電報，無線電等等。自然，這些通信機關對於農業生產方針所給與的影響和變化，乃至給與地租的變化，是不能和蒸汽運輸底發達，所給與的影響相比擬的。可是，這些通信機關，因爲使交易上的報告，通信，聯絡都敏活起來；在加強世界農業市場底統一，及農產物世界價格底統一上，其意義甚爲重大。例如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代，海上蒸汽運輸已給商業發達以重大影響；然而農產物（小麥，棉花）從北美生產者運送到歐洲

消費者，還需要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時日。而且，關於生產的條件，市況和價格的報告，從消費市場到生產中心地，或是從生產中心地到消費市場，都傳達得極為緩慢。有了進步的電信聯絡，且在西歐和美洲各國設置定期交易市場的今日，倫敦，巴黎，或是柏林的價格，在正午時候用電報傳達到紐約或芝加哥，因為「時差」緣故，還趕得及作午前的買賣。美國交易市場市況底變動，由特殊的機關每秒鐘記錄着；連同歐洲市場底市況及需要底報告，一起用無線電傳至商館。因此，例如美國達克太州的農民，能夠知道倫敦市場和柏林市場底當日的市況。另一方面利用「吊穀倉」的組織和交易所，他能把該日「吊穀倉」中貯藏着的穀物，按照一定的價格而出賣。這樣，歐洲消費市場對於小麥棉花等的定單，不僅能在數時間後按照一定的價格而從美國交易市場取得，而且美國農民也能在同日中間看着最有利的市況，而出賣他們手中的農產，通訊機關和市場聯絡機關底這樣進步和敏捷化，當然會使世界農業市場不斷地極度緊張，依據着統一的世界市場價格而把它強固地結合起來。

第三章 農業中的配設問題

第一節 工業配設和農業配設底理論

配設問題，即國民經濟諸部門底生產的配置之合則性問題，至最近已成爲一個實際經濟底最重要的問題；它一面帶着方法論的性質，另一方面又具有特殊的物質的內容。關於這個問題，國民經濟生活底諸現象之理論的考察，是透過了所謂這些現象之空間的配置底三稜鏡（Prism）而進行。配設的理論自體，已轉化爲關於國民經濟的諸現象底空間的合則性之理論的學說。

這新的問題之所以成爲一般的問題，所以成爲一個農業問題，而達到科學的研究，自有許多原因和事情。但在農業方面，這問題原不是『新的』問題，而是在初期農業經濟學上的最初的一個科學的問題，早已表現於

朱寧底有名的學說之中。就農業及其組織觀之，已最明瞭地表現着它和某地方的諸條件之「空間的關聯」，並且已最充分地表現了農業的以「地方的性質」和地理的前提爲依據的經濟方式，方向及組織之被制約性。配設問題之所以發生，固然基因於這種空間的關聯，農業的生產形態及方向底被制約性，同時亦基因於交換經濟發展底本質。在交換經濟下的生產物，將被販賣於和其生產場所完全不同的地方。不問其形態如何——現物交換也好，單純商品經濟也好，商品——資本主義的經濟也好——凡在交換經濟的概念裏面，已包含着從生產地到販賣地這距離之經濟的征服之意味。這樣，交換經濟及商品經濟底發生，是不可避免地，在農業經濟學中要提起配設問題，即農業配置的合則性問題。這問題的解決，在某種意味上已見於朱寧底古典的著書中。

在工業方面，因爲金融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經濟之前提起了特殊的各種事情，所以，切實地感覺到創設配設學的必要。獨占代替了資本主義的競爭，工業最大限度的集中，工業底構成及配置的合理化成爲必要；於是，金融資本不得不起配設的問題了。以工業網底意識的，合理的配置，來代替從來工業底自然發生的配置之理論，已成爲必要的了。早在舊經濟學者（1）間所認定的工業配設學，在韋勃（A. Weber）底最近著書，及英

（1）關於這請參照下列諸著書，——Roicher, "Studien über die Naturgesetze, Welche der Zweckmassi-

gen Standort der Industriezweigen bestimmen Ansichten der Volkswirtschaft", Anfl. 3, 1878-

Schäffle, "Das gesellschaftliche System der menschlichen Wirtschaft", 1873.

格朗達 (Engländer) 其他著書 (2) 中途被完成。

不用說，在計畫經濟之下，配設學底意義與興味當是更大。不論工業的發展計畫，或小農民經濟的集團化計畫，若不研究國民經濟的農業部門之合理的配置之諸原理，那是不可能，而且難於實現的。不消說，這些原理是和這種計畫的配置之社會經濟的任務同樣，與『純粹』資本主義的配設學有顯著的不同。

朱寧底古典的著書，雖是站在私經濟的見地，但對於農業配設的問題，却給與了根本的方法論的前提，到最近這問題已經轉化為一般的國民經濟底配設論了。在韋勃固然如是，在英格朗達亦復如是。他們在這點實是出於朱寧之上。不但他們底計算及構成更為正確而複雜，而且他們努力給與這問題以一般國民經濟的配設論的意義，在這點上，是與只限於農業配設學，而且至少在方法論上是站在私經濟的見地上的朱寧相反。

在這裏沒有篇幅來批評韋勃及英格朗達底理論，況且也沒有時間來敘述牠。他們底理論（尤其是前者）特別沒有直接接觸到農業配設的問題。然而韋勃底理論，尤其英格朗達底理論，雖則保有非經濟的生產技術

(2) A. Weber, "Ueber den Standort der Industrien," 1909, "Industrielle Standortlehre," 1923. O. Engländer, "Theorie der Güterverkehrs und der Frachtsätze," 1924, "Kritisches und Positives zu

eineralgemeinen reinen Lehre Von Standort," "Zeitschrift F. V. und S." V. Band. 英格朗達底最後的書一方面是韋勃學說底最詳細的批判的分析。

的性質（因為專門處理自然的要素，而排除價格及一切社會經濟的諸條件的原故），但對於農業配設學底構成，則有重要的意義。觀察了工業配置底自然要素的韋勒及英格蘭達，結局不得不到達國民經濟全體的配置問題。他們不得不承認其個個的部門，經濟的機能及諸關係，尤其是農業與工業之相互制約而結合的事實。在這點上，韋勒底一般配設學實是凌駕于朱寧底學說。

誰都知道，朱寧認為具有能夠充足農業的一切需要的工業諸部門底都市，是造成農業配置之基礎的絕對的條件之一。朱寧對於這都市是從何處產生，都市及其工業生產與其他可能的工業中心有如何關係等事，並不當作問題；並且，對於都市工業生產底內的構成，農業原料底加工，消費，工業中心地本身底變更的可能性，有關係的價值底諸契機，也不作為問題。他又把同工業及農業，農業底個地方的勞動及其工資底種種經濟有聯關的一切問題，勞動人口不斷地從農村流入都市的可能性，因而在國民經濟全體，都市工業及農業上所發生的極重大的諸結果——這一切問題，都放在考察之外。（1）

（1）『如從我們的研究行程所看到的一樣，實質勞動或生活必需品，在孤立國家的各地方都可以看作同樣的。』

朱寧『孤立國家』

第二節 一般配設學底任務

不消說，這些複雜的契機底排棄，當然是朱寧底方法論的立場所造成的。然而若把配設的問題當作理論的，一般國民經濟的問題來考察的時候，這些問題必然地不得不為配設之經濟的理論所包含，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同時像朱寧及韋勃一樣，在這些條件，假定及排棄上面構成了農業配設及工業配設底『純粹』理論之後，事實上還不能不提出這些條件和假定本身，與經濟的配設底其他諸契機果有如何的經濟的關係這一問題。假使在朱寧是把工業都市，在韋勃是把『農業基礎』為其『決定的條件』兩者都除去社會經濟的及歷史的契機（勞動力，工資）的話，那末我們為着經濟的配設學底建設，就不得不正確地探求這一切經濟的諸現象底關聯性與相互被制約性（1）

正如韋勃所指出，在工業配設底構成上，決定工業配設底消費中心及勞動中心，顯然不過是其自身或工業自身影響這些形成的結果，尤其是『農業基礎』，即『工業位置』底決定者——原料底農業生產底配置，其

（1）提起這個課題的是英格朗達底新的配設論。他想起配設學展開而為一般的配設論，使工業的配設和農業的配設從屬於一般的法則，把牠聯繫到需要和供給底一般條件，運輸費用及價格形成。然而英格朗達的全部理論是立脚於『限界效用』底一般理論，而且從『生產性底遞減法則』出發的。

自身，也在工業影響之下被決定，被特殊化的。這事在「勞動配設」也是一樣的。勞動配設是在農業和工業底二重影響之下被造出或被解體的。

這樣，作為一般經濟底理論的配設學，若不系統地去觀察配置底這些個個契機底相互被制約性，那就不能構成。在被決定的「農業基礎」上面，構成工業配設的方法論底必要，和在工業中心底周圍，構成農業配設的方法論底必要，並不排除研究兩者底配置的動態，相互被制約性，以及對這配置的影響的必要。恰恰相反，無論工業配設學或農業配設學，結局只有研究這些相互制約而結合着的相反的影響才能夠構成。

韋勃提起了經濟的配設底這種前提和結論底相互依存性和相互被制約性問題，同時到達了必須以「歷史的」現實的條件來代替假設的，假設的「條件」的結論，這是完全正當的。換言之，配設底構成——無論是工業配設或農業配設——在各該時底歷史的瞬間，非以歷史的事實所構成的配設為基礎而出發不可。依此，配設學不但獲得動態的意義，而且對於全體經濟的有機體底空間的構成之研究上，也有不少貢獻。

同時發生這樣的結論，即站在現實的基礎上的配設學，對於配設問題決不能給與絕對的，超歷史的解決。這正可以適用於朱寧的理論的圖式。這圖式是「純粹理論」，單單有方法論的意義，而沒有現實的歷史的意義，因此只加以單純的技術的修正和變更，而來適用於今日的現實是不可能的。又對於某種自然的，生物學的，人口的要素（氣候，土地底肥沃程度及其低下底「法則」，人口底密度等等）既然賦與了絕對的，超歷史的意

義；那末其他多少，完成了的配設學，也便同樣。另一方面，雖然也有舉出決定『純粹經濟』配置的要素——地代，資本利息等等資本主義的範疇的著者（韋勃）；但是這些『純粹』配置也還沒有現實的意義。

一般的敘述是到此完結了；現在要來觀察農業配置問題底概念，內容及其構成底一般的基礎。首先必須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雖則和農業經濟學同樣有很久的歷史，但牠不單沒有解決，甚至牠的提出也還沒有得到確定的一般的承認。

第三節 農業配設底社會經濟的諸契機

普通所謂農業配設，是指農業生產底諸形態（或諸類型）的配置而言的。因此配設學所研究的是，決定這種配置，並且對這配置的影響作出一定的合則性的，經濟的勢力及原因（韋勃的『配設要素』）可是就在這樣來規定配設底概念的場合，也必須正確地指示出各著者所給與這一概念的內容。這是當我們研究各個個別的經濟，企業，或從具體的個別的經濟抽象出來的典型的形態，即一般的生產方向（成爲一種經濟方式）的時候，切不可忘記的事情。例如，在朱寧看來，對於個別的經營之配置要素底分析，不過是他底單純的方法論上的工作；但在布林克曼看來，闡明『個別的農業企業之最大收益』底諸條件，却爲問題底全部。所以，在他的著作中，連『企業家的人格』也成爲配設形成的要素。

如果把配設問題底內容，不從個別的經濟底立場，而從一般的生產方向，典型的經濟方式底立場去說明時，就不能不忽略那些決定個個經濟底個別的收益性等要素，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可以視為配置形成的要素的，乃是配置底平均的，典型的諸條件，決定經濟地位的也就是這些條件，而不是距離這些條件的個別的積極的偏差。就有這種積極的偏差（即使基因於企業家特殊的人格要素也好），那末這個企業家底超過利潤雖可增大，但決不會因此而有經濟的配設底變化，也不會發生使這經濟離遠或接近於其它配設要素的事情。然則，如上所述的配設底要素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底最自然的解決，或許真如許多著者所說，即把自然的條件及氣候看作決定的配設要素吧。例如斯庫伏爾左夫是很明白地把自然的——氣候的諸條件，作為農業配設和地方化底基礎。（1）許多著者把決定農業配設底一切要素分為非經濟的要素和經濟的要素，而視前者為本源的，決定的要素；他們最重視自然的條件。不消說，自然和氣候，是絕對限制農業諸形態底配設和方向之無條件的自然現象。

然而這種自然主義，無論對於一般經濟的構成，或農業底領域，不僅難於適用，而且是沒有任何關係的東西。如上所述，從農業經濟學底一般的方法論的前提說來，社會科學底一分科——農業經濟學實在沒有餘地可以容納這種自然主義的構成。而且在具體的現實上，經濟諸形態底方向和各種組織，實在比自然的和氣候

（1）參照『農業經濟底基礎』第一卷第二部第一章，特別是『歐洲，俄羅斯的經濟地方』一九一四年。

的條件遠爲重要。這些自然的諸條件，其自身並不是決定經濟的諸關係的東西。何以呢？因爲無論自然或氣候都沒有『經濟的限界』。卽所謂農業配設的經濟的問題，並不是討論自然和氣候如何決定葡萄栽培和菜園底限界，如何決定棉花或玉蜀黍底栽培這些問題，而是討論在自然和氣候所決定的限界以內，如何形成生產棉花，玉蜀黍，小麥和葡萄的經濟方式這些問題。在這點上，自然，氣候和土壤，在農業配設上所演的任務，是與自然資源，鑛藏等等在工業配設上所演的任務相同。換言之，結局成爲問題的，就是自然所給與的材料底生產的利用方法和性質，因而發生的生產諸關係底形態，最大限度的勞動生產性之獲得，使用某種生產手段獲得最大的國民經濟的利益等等。

已經檢討過的有名的『肥沃度底遞減法則』及『支出底限界性』也屬於這『自然的要素』。大多數的農業經濟學者，想要依此說明農業諸形態底集約化及其配設。然而那是與地租底自然主義的說明有關聯的；牠既不能說明地租底社會經濟的本質，也不能說明農業配設底經濟的發生和基礎。

最後，若干著者們（在蘇聯多爲人民主義派的著者，尤其是柴林契夫）（1）所提倡的人口及其密度底要素，也是農業配設底絕對的，超歷史的要素；我們已經詳細地檢討過這個問題。在這裏，必須說明生物學上的

（1）參照柴林契夫『農民經濟組織底理論的基礎』一九一九年，『歐洲，俄羅斯的諸地方』一九〇九年，又克尼波維支『關於地方化的方法論』一九二二年，『農業地方化』一九二五年。

人口底要素，是與自然的要素同樣，不能解決農業底配設和組織形態問題，因為人口並不能夠全部包括農業底極複雜的生產的形態和方向。在經濟的意味上，人口及其密度底要素，不是本源的要素，而是派生的要素；它祇不過是跟着工業生產或農業生產底一定的配設而被形成的東西。

因之，可以而且必須拿來作為配設形成要素，作為農業配設底經濟的理論之基礎的，只有經濟的契機而已。就一般的方法論看來，這些契機不是具有主觀的，私經濟的內容，而是具有客觀的，社會的內容。它們必須賦與國民經濟的配置底一般生產的以及社會經濟的構造。更進一步，這些契機是不會具有絕對的，超歷史的性質；恰恰相反，牠是一方面說明關於經濟形態底配置本身的「歷史的條件」和發生，他方面當構成配置論時，只以一定經濟構成體之經濟的範疇作為結論的根據，並且必須從此出發而引出其結論。本來，這些要素或為靜態的性質，或有動態的性質；即或者決定在一定瞬間的靜態的國民經濟諸部門底配設，或者說明配設形成中心底移動的動態。

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下，或者以為只有商品和價格形成諸條件，才是離開這種客觀的，個別經濟而獨立的經濟的要素也未可知。事實上，個個經濟底經濟的活動之諸結果，總括在市場上面。價格，即統一的市場價格，是由離開各個經濟而獨立的盲目的供求關係所形成，君臨於一切經濟之上；它是實行經濟的選擇的絕對的機構，由牠選出最有生活力的經濟有機體，使它殘留於社會的生產過程和競爭裏面。經濟是從這價格，

和對於個個生產物的價格底比率的打算而樹立其生產上底方向，改造其組織底構成，決定生產底個個要素間之比率。只要這種經營能從一般的價格之中扣除個別的生產費用而獲得最大限度的純益，那末這種經濟底現有方向及其組織底構造是可以最廣大普及開來，並可以鞏固其生產的（量的）配設的（地理的）地位。這樣生產和販賣底一定的空間的配置，是以包含輸送費於一定的市場價格之中為前提；因此跟着這輸送費底增大，其價格底殘餘也就減少下去。這差額的殘餘，不但決定私經濟的純收入，地租；而且決定經濟底全組織的生產的方向和構造。為什麼呢？因為這殘餘就是經濟的支出底有利性底限界。

這就是朱寧的構成。牠是立腳於依存於距離的價格形成的研究，而且專從私經濟的立場考察；因為價格和個別的生產費用間的上述的差額的殘餘，乃是私經濟的經濟底主要目的。這種構成在現今德意志底農業經濟學中，尤其是在布林克曼和葉列波的學說之中，也可以看到。他們祇不過使朱寧的構成更發展，更成熟，但在二三場合，則又反而加強了朱寧的私經濟的傾向，把它從一種方法論的態度，轉化而為現實的研究對象。所以，在他們看來，配設形成的要素，結局就是離開市場的距離與價格低落的等差；或者就是主要由於連續的支出之不同而發生的生產性的等差，在這形態中的自然的和土壤的條件，或者竟是人格的要素。（1）

(1) Aereboe, "Allgemeine landwirtschaftliche Betriebslehre", VI, Aufl. S. 682-683, Brinkmann, "Grundriss", S. 37-34.

如上所述，在朱寧底方法論的構成上，成爲考察配設問題的出發點的條件，就是工業都市，需要和價格。關於這些『條件』是從何處表現，它底周圍底農業基礎所給它的影響底動態如何，兩者底經濟的諸過程和諸現象底相互被制約性如何等等，這些問題，他是沒有提起。他底課題，單是探求在這些一定的前提底影響之下，農業生產底被形成的諸條件。

從現今的經濟學正在標榜着的國民經濟的配設學看來，農業諸形態底現實的配置底研究（又如葉列波和布林克曼一樣，爲着組織的目的，也必如是），決不能停止於這樣理論的和方法的限度之上。研究底課題，一定就是通過了市場價格底決定，和因爲加重運輸費用而發生的等差的地方價格，而把經濟底生產的方向和組織的類型，在空間上配置着的各種生產條件。

英格朗達底配設學是站在和葉列波等不同的立場，且有二三點確是立腳在更正當的立場上面。他底配設學底出發點，是需要和供給，以及兩者底相互關係。後者是表現着根據地方價格加運輸費用而決定的一定的需要價格。他從限界效用底理論的前提出發，照這理論底有名的原理而考察。價格底形成，以及需要底量的變化。在某生產地底生產價格是有一定的時候，消費地底價格，是因生產地之隔遠，運輸費用之加重而不得不騰貴；所以消費地底需要額，照着限界效用底原理看來，因這價格底騰貴，而必趨於縮少。又依限界效用底原理，和賣者同買者底競爭而確立的需要底限界價格，是會漸次使其販路狹小。這種需要價格達到了地方的生產

價格加運輸費用的價格時候，那末在生產費上的商品底販賣，便會成爲不可能的事情。英格蘭達是從這一般理論的前提出發，作成了計算商品販賣的量和距離的公式。他在最初是導入了單純的契機，到後來則導入了複雜的契機，即導入了個個需要羣底各種的購買力，因地方而不同的生產價格，生產地和賣出數量，販賣者底競爭等等。(1)

根據上述，英格蘭達的構成說來，依着限界效用論底原理而確立的需要和需要價格，是可以說明具有各種生產條件的工業諸部門之配設底複雜性，和牠同消費地的相互關係。由這看來，英格蘭達底構成在如下諸點，確勝於韋勃的構成。卽在一方面，這不是生產和交換底自然的物量，而以價值關係爲考察底根據；在他方面，他底理論是共通於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無論農業或工業。從這第一特徵說來，他底理論是可以視爲朱寧底構成之直接的展開（但後者是只限於農業）。

可是無論英格蘭達底理論或朱寧底理論，都是同樣地立脚於限界效用和價格構成底原理，因爲兩者都力說着需要和消費底經濟上的優越地位。

看了以上就會明白，構成配設論的方法論的任務，是把這種理論從限界效用，需要價格，消費底優越地位諸原理解放出來，而從生產諸條件底分析，和生產價格底分析出發而說明配設。只有這種生產價格，才在一般

(1) O. Engländer, "Theorie des Güterverkehrs und Frachtsätze", I. Theil, S. 1-6, S. 8-78.

的基礎之上變形而為市場價格，依其構成諸要素底大小和比例，而決定農業或工業底生產的配設。

第四節 農業底配設與地租

然則，支配一般國民經濟底諸部門，特別是支配農業底配置，和支配所謂某種經濟類型驅逐其他類型的動態的過程的一般的原因，是一個怎樣的東西呢？

可以成爲這種一般的原理的，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價格底一切構成部分之減少。能夠把價格構成部分底費用節約到最小限度，同時把全體的個別的價格減低到最小限度的企業，這種經營底種類和部分，大概是會最廣大普及開來。如果技術的生產條件達到了上述目的，那末這些經營底價格，將成爲平均的社會的生產價格，這種生產價格以上的過剩（超過利潤），是這些經營所獲得的私經濟的額外利益。

然而一切價格形成要素，並不全部成爲配設形成要素，即決不跟着經濟底地理的位置底變化而變化的。對於工業，土地資本底利息和償却費，據韋勃的用語，並不是地方的（即決定工業底地理的配置底主要網的）要素。地租是凝集的（即變化配置底主要網的）要素。據韋勃說，決定工業配設底主要網的要素，即地方的要素，是由原料價格底高度所決定的費用，運輸費和勞動費。因而據韋勃的意見，原料價格底高度底差異，依着運送費底變化而可以消彌的。所以，除了「凝集的」要素以外，本來的地方的要素，只有勞動費和運送費。若把配設形成

要素底這種分類適用於農業，則韋勃的構造就有上述的一般的缺陷，不但有加以補足和變更的必要，而且各種要素得着變化的形態和意義。這一部分是由於農業底技術的——生產的特殊性，一部分是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和諸條件所造成的。

例如土地資本底利息，在農業中普通是不能看作配設形成要素。爲什麼呢？因爲對於農業土地利息底一般的水準具有効力。然而在這場合，農業底社會經濟的後退性，便表現於如下的事實上面：即土地利息水準之變動，比在工業方面較多；而且對於某種生產者（弱小農民）是和一般的平均水準不同。雖則如此，土地利息底這種上昇，仍是基于它底本身可以算定的社會的原因，所以，這是不能把它獨立計算的。這點在固定資本底償却方面也是一樣的（雖說這種償却在農業上一般是有高昂的特殊性）。

反之，作爲獨立的配設形成要素的原料費和燃料費，在農業中，是完全沒有何等意義（差不多同自給一切原料的原始生產部門一樣）或只有着極少的比率（如在從別個經濟買入種子，有時——很稀有的——從別的地方買入少量燃料的場合）。

這件事情，是農業配設底特殊性的根本契機之一，而且和那要在地理上集中，而與動力、原料和勞動力底源泉相結合的工業底傾向相對立的。

因而，在農業中，可以看作配設形成要素的主要費用計有四種：（一）地租，（二）物的固定資本（機械、建築

物)方面底支出。(三)對於勞動力的費用。(四)運輸費用。在農業方面,這些配設形成要素底地位,是和工業方面不同。

先從地租說起吧。以價格爲特定的東西而由此出發的朱寧,是把地租和與此相結合的經濟底種類(根據配置低落的地方的價格而決定的)看作未知數。如果從包含地租的一切價格形成要素出發,而把價格形成過程看作未知數,那末地租並不是配置底積極的要素,至少不是韋勃所謂『地方的』要素,而是一個根本的要素。經濟諸部門底配置及其組織的構造,集約性底程度,和其他配設形成要素,都是地租所決定的。這事在資本主義的簿記上,首先就表示在消費於土地購入的資本利息底計算上面。然而在採用經濟底改造,以及新的作物和部門的場合,通常決定其實際收益的,並不是從價格上發見地租底殘餘,恰恰相反,在這價格之中,必須包含着作爲決定它底高度的要素的既存地租。(1)從資本主義的企業家獲得最大利潤的可能性的立場看來,把各種費用節省到最小限度,這是經濟底組織和配設底根本原理,因此這原理也被適用於地租之上。由此觀之,經濟底組織形態,種類和部門底配置,必須使各單位的生產物所需要的地租支出節省到最小限度。如果經濟底其他組織形態和種類,它底同一生產物底各單位,所需要的地租支出顯著增多的時候,那末這些經濟

(1)關於這點,朱寧底說明是很的確的。他先以費用和穀物價格作爲獨立的等差的殘餘而決定地租額;然後在算出其生產物(例如麻及其他)價格時,把以上所定的地租包含於(麻及其他)生產物底『生產的支出』之中。

——假使其他事情都是同一的話——便失去其競爭力，從上述的生產物底生產驅逐出去，不得不移到其他種類底生產。

當作國民經濟的組織的和配設形成的要素看的這種最小限度地租原理，和相反的企圖獲得最大限度地租的地租原理底私經濟的內容，並不是矛盾的東西。從農產物底價格形成過程看來，生產費用底一般的低下，是會引起平均的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底一般的低下；同時，這種底下更促成當作生產價格和個別費用的差額看的地租底低下。和國民經濟的傾向相對立的這種私經濟的原理，是要在既存的平均生產價格底基礎上減低個別的費用，即要提高等差的地租（價格騰貴到生產價格以上時候產生的絕對的和獨占的地租暫且拋開不談）。可是在這場合，地租（並非當作積極的價格形成要素，而是當作從既存價格出發的要素看的地租）早已不是『地方的』配設形成要素，而祇不過是韋勃所謂『凝集的』要素。個個經濟，在作為價格形成要素底地租底基礎之上，被組織，被配置，使這個別的等差的殘餘，能夠最大限度增大。惟有在這場合，才能現出站在私經濟的見地的布林克曼、葉列波和其他著者所謂『企業家底個人的性質』或『所有地底自然的性質』等等『要素』。然而從社會經濟看來，這些事情不論怎樣都可以的。為什麼呢？因為那並不是決定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的東西，不過是在生產價格底一定的場合，決定個個企業家在分配過程上所取得的分量而已。

這樣觀察當作農業配設的積極的要素看的地租，那末，不能不認定地租也和其他資本主義的生產費用

同樣必須依從最小限度縮小的原理。具體地講，在地租高的地方，不可不從各單位面積得到多量的生產物，或價值較多的生產物，因而對於各單位的生產物或各單位的價值的地租底負擔，是節省到了最小限度。

這原是朱寧早已指摘過的舊法則，即在生產費用相等的場合，地租底負擔愈多的生產物，便愈遠離都市而生產。有名的布林肯曼底下表，也說明這件事情。(1)

	每—公頃底收穫(生脫納)	一生脫納底收穫所需要的土地(公頃)
馬鈴薯	二五〇——三〇〇	$\frac{1}{250}$ —— $\frac{1}{300}$
穀物	四〇——六〇	$\frac{1}{40}$ —— $\frac{1}{60}$
牛乳	二五——四〇	$\frac{1}{25}$ —— $\frac{1}{40}$
牛酪	一—— $\frac{1}{3}$ ——二	$\frac{3}{4}$ —— $\frac{1}{2}$
羊毛	二—— $\frac{1}{2}$ ——三	$\frac{2}{3}$ —— $\frac{1}{3}$

每一單位生產物底地租額，是和其生產所需要的土地面積底大小成正比例的，所以一生脫納馬鈴薯所負擔的地租額，大約有了一生脫納羊毛底百分之一就很夠了。所以在支付比羊毛更高的地租底土地，也可以栽培馬鈴薯的。爲什麼呢？因爲例如栽培馬鈴薯的土地底地租，比較羊底牧場地租雖高十倍，但一生脫納馬

(1) 布林肯曼著，俄文版，一〇二頁。

鈴薯所負擔的地租，大約只要羊毛所負擔的地租底十分之一就很夠了。

據上所述，可以明瞭作爲價格形成和配設的要素的地租，在農業和加工工業之上，其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在工業生產物，對於生產物底每一單位重量，甚至對於每一單位價值的地租底比率，是非常之少。所以，在工業上，地租是低下而成爲第二意義的「凝集的」要素，而且成爲對於主要網底配置無影響的要素。反之，在農產物，對於每一單位重量或每一單位價值的地租底比率，却顯著地巨大。不僅如此，如上所述，無論地租底總額，或每一單位面積底地租額，都伴隨着社會底發展及其消費底增大，而有歷史的增大的傾向。因此，在這種過程不被農業生產全體底增大，和各單位農業面積底生產數底增大所麻痺的限度以內，對於各單位的生產物的地租底負擔也會增大的罷。

物質的固定資本（建築物，家畜，機械）的支出，一般說來，在農業組織所占的部分，比較工業方面爲少；這在說明資本問題時已經說過的了。這事情作爲配設形成要素的時候，是更有重大的意義，這種資本底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即（建築物）通常是用自家底材料，或者差不多全用當地所存在的材料（木材，煉瓦）來作成；而且購入材料，及其市場價格，都可不受運送費底多大麻煩。固定資本底別的極重要的部分，即勞動家畜和生產家畜，亦因同樣理由，而其自身並不成爲配設形成要素。至於機械和其他工業製底生產手段，則成爲直接顯著地影響於經濟的配設底要素。如果別的事情都是同樣，即經濟底資本投下是同一的話，那末，愈能在市場以廉

價買入這些工業生產手段的經濟，（即其位置愈近於這些生產手段底供給地的經濟，）大概便愈處於最有利之立場。

資本支出範圍底影響，更因如下的事情而複雜化，即有市場性質底資本支出，往往被有連續性的資本投入所代替（機械的推進機——Tractor——是被輓畜所代替，礦物肥料是被糞尿所代替，不在市場買入生產手段，而在經濟之內製造或在當地補充等等。）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兩者底生產性是同一的話，那末生產成本或在當地補充的費用，非能抵償購買價格和運費而有餘不可。在這場合，市場底距離是不成問題的，但在與此相反的場合，是接近或遠離市場來得有利。一方面因為所要購買的生產手段底價值，因為遠離市場而增大，所以想要接近市場，他方面要把當地所得生產手段底價值加以變化，這個『均衡力』布林肯曼稱之為『節約指數』（Espannindex）。很顯然的，有着最高節約指數的經濟，就是對於市場占有最有利的配設。

可是，對於資本支出，發見最大的『節約指數』，因而占得最有利的配設，這種傾向，更因種種事情而複雜化起來。資金底支出，或以提高總生產及其價值為直接的目的（肥料，種子底改良，耕作方法底改良，農產物——甜菜等——底工業的加工，）或以節約活的勞動底支出為目的（生產底機械化）在第二種場合，資本底支出，雖則在總額上，甚至在各單位的生產物上都有增大，但因生產物底量和價值底增大，仍然可以使其生產接近於市場，依着生產物總數底增加，而麻痺每一單位生產物底地租之增大，這樣『節約』地租。這兩個相反的

要素底均衡，恐怕一方面被地租之增大，和資本支出之節約底比例所左右；他方面依存於對於一定面積的生產量或其價值底增大程度如何。反之，爲了生產底機械化而實行的資本底投下，單是節約對於勞動的支出和提高它底生產性——如果別的事情都是同樣的話，那就不是增大生產物底量的東西。因此，依着這種投資所得到的『節約』一般說來，就不能夠麻痺（接近市場的場合底）每一單位生產物底地租之增大。不過單單阻止對於勞動的支出和費用之增大。可是農業勞動底價值，如下所述，不一定是常被配設和市場距離所左右的東西；所以這種支出，決不能對配設給以使其接近市場的影響。

結果作爲配設形成要素的資本支出，是在兩個方向起着作用。在資本投下能使每一單位面積底生產增大的場合，地租底節約，便能左右每一單位生產物底費用。因此資本支出跟着接近市場而增大；那些必須實行多額投資而獲得多量生產物的最『集約的』部門，便都配置在市場近處。在資本投下是爲縮小對於勞動的支出的場合，這些支出底節約，能夠左右每一單位生產物的費用。在這點上，常常會把適當的配設底位置，限定於離市場很遠的地方；在這地方，設置生產性很低的，地租很小的，使用高價的高度機械化勞動的『粗放的』部門。再說第三個主要的支出——對於勞動力的費用，這是跟着地理狀態底變化而變化的，也是一個配設形成的主要因素。據上所述，每一單位生產物底這項費用，一方面同生產物底量成正比例，他方面同資本底支出成反比例，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因而這項費用，是間接地與地租形成也有關係。然而在這點上，並不能夠斷定這

項費用底變化，及其增大或減少，直接依存於地理的狀態。倘若在某程度上接近市場，接近工業中心地，即接近擁有工業化人口的地方，那末（和上述農業勞動者底工資形成的特殊性及其水準，要比工業勞動者的工資較低的事實相關聯），對於勞動力的支出必然增大，因而牠在生產物價值中的比率也就不得不增大。如在遠離工業中心地的場合，那就必然表現相反的影響。不過，這種根本的，甚至是理論的傾向，在現實上往往採取絕然不同的方向。因為農業離開人口稠密的工業地方愈遠，那末它底有利的配設的可能性便愈多（尤其是地租和地價底水準很低，運費也很低廉），所以，有時是會選定人口稀薄的，勞動者少的，工資高的極遠的地方。在這場合，除掉地租底低下以外，因為勞動機械化的原故而增加支出，提高它底生產性，依此可以節約對於勞動力的支出。可是在歷史的事實與此相異的場合，即使在接近工業的中心地而人口稠密的地方，也會出現勞動力的底過剩；這些勞動力被工業所吸收的很少，因此農業有時也會鬧着勞動者底過剩。農業人口過剩的地方就是如此。在這地方，作為價格形成和配設的要素的勞動力的費用，完全具有另外一種意義。這是因為每一單位生產物底費用極低；所以，為着勞動底機械化及其生產性底增進而行資本投下，是不適合的，並不能夠招來何等節約。反之，每一單位生產物和每一單位面積底勞動支出底指數，在此處有時是非常之高。倘若這種人口過剩的地方，接近工業的和消費的中心地，那末差額地租的收益，通常達於極顯著的高度。不僅如此，因為農村人口過剩，農村人口之受工業僱傭的不充分，以及他們和土地之間殘存着農奴制的結合；所以，在這地方，農產物底

市場價格，如果漲至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以上，那末絕對地租，甚至獨占地租的收益，會有顯著的高度的增加。結果，在這地方，發達着所謂「勞動集約的」經濟形態。這種經濟形態，是爲了勞動的過剩或低廉，不能使勞動機械化而提高其極低度的生產性；同時高度的地租，也要壓迫生產物底價格。這樣，經營底配設，完全由於社會諸條件底如何而定；從國民經濟的見地看來，決沒有同前者的發展保持着適當的比例，反而結合着極不利的諸條件。

可是對於勞動力的費用底影響，除了這兩個極端的場合以外，還有以這費用爲配設形成要素的如下的特殊性。詳言之，一般農業生產底顯著部分，並不用工資勞動經營，而是用小生產者自身底勞動及其家族底勞動經營的。因此，一般勞動力底報酬，即農業勞動者之工資底向上便被阻止，同時也就沒有依靠生產機械化的投資，而「節約」這項費用的可能。此外，把以上的事情，當作農業底配設形成要素，也有重要意義。在工業上，勞動力底源泉及其「正比例的適應的」（在勞動力低廉的意味上講）狀態，固被當做主要的配設形成要素；但在農業上，勞動力幾乎有着「全般的」（韋勃的用語）要素的性質。

其次，講到和地租形成有直接關係的其他配設形成要素——即運輸費用。在朱甯看來，這種運輸費用是直接而且機能地與價格有關，同時與地租也有關係。若將市場價格看作「特定的東西」，那末由此扣除生產費和運輸費用，便可求得地租。

反之，若把平均的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看作特定的東西，而以此爲出發點；那末這種價格之中也包含着別的生产費和一定的運輸費用（爲滿足全社會的需要起見生產上所必要的費用），這是很明白的事情，如果一切生產物都在同一場所被生產且被販賣，或者在離開生產地同一距離的場所被販賣，而且這些場所底生產能夠完全滿足需要，那末，運輸費用對於生產價格形成底一般的過程，並不能夠給與何等新的要素。在這場合，把平均運輸費用加上地方的生產價格，就成爲市場價格，同時，全社會的需要亦因而得以充足。

如果從生產地到販賣地底距離不同，那末市場價格是在地方生產價格之上，加上最遠地點底運輸費用（滿足社會的需要上所必要的）來決定。但這是假定更近的土地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時的現象；在這場合，這更近的土地便在平均價格之上提供若干超過利潤。在這場合，想要接近市場的鬥爭，在國民經濟的意味上，並不是要獲得新的配設的鬥爭（換言之，並不招致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底低下），不過是要得到地租的單純的私經濟的鬥爭。因爲在生產價格一定，其他生產條件也是同一的場合，這種地租，可在位置接近販賣市場的土地之上獲得。

在種種生產地有着距離不同的若干消費地和販賣地的時候，運輸費用底影響更爲複雜。在這場合，假定是像以前一樣，能以平均生產價格上的生產來滿足全社會需要的話，那末，在如下的意味上，將要發生市場底爭奪戰。即某一經濟的地方，在它滿足了最近市場底要求之後，只要它底商品能夠按照在一定的生產價格

之上，再加運輸費用的價格販賣出去，那就盡可能的要進出於遠隔的市場，個別的生產價格愈低，則這距離和販賣地方就愈廣闊（雖然不計算鐵道運費隨着距離底增大而遞減下去的這點），因此只要生產有擴大的可能，那末生產價格低的地方，可以決定平均的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

在這點上，農業底地理的分散性，無論在生產底意味上或販賣底意味上，都有重要的意義。農業生產因為分散的原故，它底個個生產地，都有着分散細小的販路（開始於對同一農村住民底地方的販賣），因此個個地方，生產地點和經濟底商品生產，在一定的範圍以內，可以不立腳於遠隔的市場，而立腳於地方的市場。社會的需要底大部分，可由未加運輸費用的平均生產價格來滿足；當然，過剩的生產品愈不能在地方市場之中完全銷售，那末遠隔市場底要求，便愈加強起來。這樣，在地方價格之上加上運輸費用的價格，就成為該地方底價格。農產物底地方的需要是一般的，而且是分散的，因此地方價格對於農產物，有着比其他部門更重要的決定的意義。另一方面，一般人口底密度愈見增大，愈見分化和無產者化，那末除掉大工業——消費中心地以外，對於農產物的地方的需要，也便愈見增大，這是很明顯的結果。若干農業部門，從農業生產全體底地理的配置說來，雖很明顯地佔着不利的配設，但是還在發生，甚至很充分地發展起來。例如俄國底非黑土地帶的穀物生產，因為有着農業底『組織的』性質（布林克曼，史托屯斯基），而且有着地方的市場和需要（包含農民方面底需要在內），它底生產價格雖則比較的高，但因在這市場之中占着優越，所以，牠還能夠保持着鞏固的地位。另

一方面，南部底黑土地，具有穀物生產底各種長處，現在是把穀物供給到非黑土地地方底大消費地，及其最遠隔的邊境地方。又在英國，集約的畜產業底生產物，以及穀物生產物，都能依據「地方的」價格（超過英國市場中的外國生產物底價格）而好好的保持着地方的販路。這些事實，也可以從上述一切之中得到說明。

說到這裏，我們已把配設形成要素，第一就其個個要素加以觀察，第二把需要和供給底影響及其均衡底破壞拋開不談，祇從需要和供給在生產價格上完全保持均衡的前提這點出發，而加以觀察。然而在現實上，因為如下的事情而事態更爲複雜；卽上述諸要素，第一常常當作配設形成要素，而在反對方向起着作用，因此第二，它底相互底比例容易變動，而且使市場價格離開生產價格底水準。

在事實上，既如上述，作爲價格形成要素底地租，在對於經濟底種類，形態，及其配置發生影響的時候，固有作爲「反撥的」要素而起作用，也有作爲「集中的」要素而起作用。反之，爲了固定資本的支出，通常起着「牽引的」作用。爲什麼呢？因爲工業生產物底價格，隨着接近市場而低廉；所以，牠對於每一單位生產物底支出，通常是不得不減少。但在固定資本底種類不同的場合，事情更爲複雜。到了因爲遠離市場，工業底供給生產手段發生產許多不便，因而投資更見增加的時候，對於農業性的生產手段底投資底可能，也就跟着強化起來。這樣，這種配設形成要素（資本支出）底作用，如就全體看來，是和地租底要因完全相反對的；卽在其內部有着不同的作用。

第三個根本的配設形成要素，即對於勞動力的費用，是有獨特的作用。一方面是對於農業生產諸形態底配置，是和地租同樣給與『反撥的』影響（因為接近於工業地方和工業中心地，則其工資便會增大。）另一方面，在農業中，因為勞動力到處都存在，所以，給與特殊的『分散的』影響。

最後，運輸費用對於配設底決定，往往給與矛盾的影響；而且有着把個個要素底總體，使之均衡，或使之變化的作用。這是特別表現於作為配設形成要素的運輸費用，對於地租和固定資本的支出之比例上面。運輸費用愈便宜，則農業生產愈加伸張到遙遠的地域，而可以減少地租底負擔。因而跟着距離底增大，每一單位生產物底運費降落；同時銷路底擴大，比較地租底低落更爲顯著，因此最遠隔的地方便降低其主要的支出。在這點上（低廉的地租，便宜的運費）有着非常大的長處。如果這些地方，可以擴大其生產而滿足社會的需要，全部或大部分，那就可以顯著地降低平均的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而且降低其附近土地底地租，同樣更可以降低生產物價格上底地租底比率。

在把工業性的生產手段運送到遠隔地的運費降低了的場合，也表現着同樣的影響。運費底低廉化，對於農業底配設也有反撥的作用；因為降低地租而完全麻痺着對於固定資本底支出底價值之昂騰。不僅如此，農業配設的位置，離開都市愈遠，勞動者便愈感不足，這是牠底不利之點；但這不利，可以由於勞動底機械化所招致的生產性底顯著增進，而完全把牠麻痺的。這樣看來，就不難理解農業配設底距離所以增大的原因。因此，若

從朱寧底構成和私經濟的立場觀察，農業底傾向是『市場爭奪戰』而且具有爭取最接近和最有利的市場之配設的傾向。但是在資本主義諸條件之下，想把農業從接近工業中心地而地租最高的地方，遷移到地租低廉，運費便宜，勞動生產性很高的最遠隔的地方，這種相反的社會經濟的傾向，乃是農業底傾向，因而在這傾向底根柢，橫着工業對農業底影響；即社會的分業底深化，和農業資本主義化底更進一步，因而工業的職業，便把農業的職業驅逐於國民經濟底各種領域之外。這傾向底根本的技術的基礎和可能性，是由於運輸底技術的進步和農業底機械化而造成的；工業和工業資本主義，也由此而可以影響於農業上面。工業資本主義是由於這種傾向底實現，而遂行農業底資本主義化，更隨着社會的需要底增大，牠的集中，以及由此而起的農業配置上的『牽引的傾向』而麻痺必然增大的地租底負擔。(1)

如上所述，對於農業底配設給與反對作用的影響的，就是生產物運輸上的技術的困難。雖說這些困難是(1)據上所述，可以明瞭把農業配設底構成立脚於所謂『肥沃度遞減底法則』或『生產性遞減底法則』的絕對的前提之上，是如何錯誤的事情。假使站在這樣的前提之上，那末，農業底資本主義化和集約化，只在價格騰貴的場合才有可能；而且資本主義的農業，也必須採取『粗放化』和『分散化』底傾向（馬斯洛夫『農業問題』第八章參照）。這『分散化』底傾向自身（至少在那不被反對底『牽引的』要素所麻痺的限度以內），不過是在地租和價格形成諸條件之下的資本主義農業發展底社會經濟諸矛盾底一個結果而已。

因運輸技術底改善而漸次克服下去，但如鮮肉、果實、野菜、漿果、鮮乳等類部門，在其配設上的牽引的和集中的要素方面，却有很多的利益。在那場合，地租雖很高貴，但因這些生產物底價格高貴，很可以獲得充分的補償。即使在地租低廉的遠地所生產底同一種類的生產物，由於改善的低廉的運輸而很容易轉運到都市（例如冷藏肉），但在消費中心地的附近所生產的同一種類的生產物（例如鮮肉），它底價格總比前者較高，所以還能補償高額地租。

第五節 配設與農業底社會經濟的特殊性

農業在保持着集中的要素底意味上，決定農業配設的最重要的一般的契機，就是農業底發達和配置底社會的歷史的條件。自從社會的分業發生，工業由農業分離，都市工業發達而進行一國底都會化的時候起，農業諸部門，對於正在形成着的消費中心地，由於上述投資和勞動力底價值，地租，運輸費用等等諸條件底如何，而開始占有它底配設。可是隨着農業生產物底消費者，即資本主義的都市工業中心地底發達和形成底情形相異，因而牠所給與農業底配設形成過程之影響也就跟着不同。這就是說，無論是在何處，甚至於在工業化和都市化最發達的國家，小農業生產者，即農民這個由歷史所形成的社會層，未曾絕滅。反而，牠們往往構成人口底主要部分而分散在全地域；這社會層，對於（依存於這農業人口底勞動力，而且把牠利用的）農業配設，提

供了極鞏固的前提。

一個國家底工業化愈不充分，這要素便愈有決定的意義。可是像英國和比利時等小生產者的農業人口比例非常低的國家，這些小農民還不會失去作為歷史的殘存物的影響；而且對於農業配設，給與了和純粹的經濟的合理化多少不同底形勢。總之，在國民經濟全體（農業也在其內）資本主義化，結果其他要素——生產手段底價值及其支出，運輸費用，地租底增大等——也對配設具有決定的意義以前，這種要素是把許多農業部門長久地停留在市場底近處。如果到了上述諸要素有了決定的意義的時候，那末農業不單從工業發達的地方被驅出去，同時會從全國被驅出去。在運輸費用底增大不超過地租的限度以內，說不定會將其配設移往僻遠之地。如在俄國，特別是在人口過剩的地方，這種社會的——歷史的殘存物，即小農民，對於農業底配設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工業配設底性質本身，及其歷史的地發達了的工業活動底種類如何，是會對於集合在其周圍的農業地方底配設，給與重大的影響。原料加工的工業中心地（織物工業，砂糖工場等），製造農業生產手段（農業機械，肥料，建築材料）底工業中心地，以及生產消費資料或工業的生產手段的工業中心地等，各各對於農業配設給與完全不同的影響。因為這些工業諸部門自身底配置常常是複雜的，而且是長時期的歷史的過程底結果，所以，農業的配設，往往和這發展互相關聯而被形成，而且這樣就形成農業配置底歷史的地理的

特殊性，並長久地被維持下去。因為這種配設有許多長處（習慣底發達，高度底專門化等），所以，它能夠和那些從經濟的合理化所發生的配設（園藝，菜園，花卉栽培等底專門的高度集約的諸部門）進行長久的競爭。

其次，讓我們來說明使主要的配設形成要素變形的最後底契機，即需要和供給對於這些要素底影響罷。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之下，需要和供給底可動的均衡，結局決定國民經濟諸部門底地理的配置上的實際狀態和量的比例。在這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底諸條件下，從國民經濟底一個生產部門，運往它底消費地點的商品流通，在其價值的表現上，必須看出相反的商品流通底價值的表現，或採取單純貨幣支付形態底價值的等價物底逆流。這點，不論對於完成的生產物同別部門底生產物（工業生產物與農業生產物）之交換上的商品流通，或是對於生產某種生產物時，在同一部門購入原料和其他生產材料的場合底內部的商品流通，都同樣可以說明。

在這時候，像在研究再生產和實現問題時所知道的一樣，這些生產物底一部是作為社會的收益底構成部分底實現而被消費，別一部份是作為不變資本底再生產和實現而被消費。這複雜機構底複雜的機能，對於別種刺戟和變化極為敏感；在個個部分在其價值表現上面保持着一定的均衡和比例底限度以內，是可以保持着牠底効力的。可是，只有市場價格和生產價格的一致，平均利息率，一切企業上同一底個別的生產價格，以及有着同一構造的地租，同一工資水準等等，才可看當理想的均衡。假使這些要素之中，無論那一個有了變化，

那末這「理想的」均衡便被破壞，個個要素重新得到不安定的均衡，而重新實行量的和質的結合。在交流着的等價物底價值的表現上，這需要和供給底變化，如果不斷地而且長期地繼續下去，那末生產諸部門及其消費市場底地理的配置，也就不得不隨之變化。

假使在農產物方面，發生和增大某種大消費地，那末一切配設形成要素，因為市場價格底昂騰，和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底昂騰而忽起變化。因為如此，所以發生農業生產移往劣等地或遠隔地的可能性。同時在地租總額和每一單位生產物底價格上，增加了地租底比率，或是增加了運費底比率。同時也可以有與此相反的傾向，就是依着增加資本投下，提高勞動底機械化和生產性；這樣不必提高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也能夠滿足其增大着的社會的需要。然而後一傾向常因空間的契機而被制限；即在增大上述需要的時候，不可避免的增大了市場的距離，生產手段底價格也因而昂貴，於是阻止這種傾向。最後，第三種配設形成要素，即勞動底報酬，也因為一方面因發生新的工業中心地而提高勞動底價格，或者發生把配設移往新的地方的必要。另一方面，這種勞動力價格底昂騰，加強了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同時提高價格，而把農業生產移向更遠隔的地方，或者移向必須從新投資的土地；這樣提高了農業生產底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造成了新的地租形成條件，因此而引起本質的變化。

這樣，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當作理論的國民經濟問題看的農業配設問題，在其根柢上就橫着

這種經濟的全部經濟生活，因而橫着（和這空間的配設底根柢上所存在着的契機完全同樣的）根本契機。詳言之，生產是在平均的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基礎之上進行，而且爲了獲得最大利潤，而要減低個別生產價格底主要構成要素，因而發生競爭。這在私經濟的和組織的形態看來，那些要素的結合，就有要想發見（最能減低其個別生產價格底經濟的空間的）配置，和組織的構造的傾向。這與其說是一般的農業經濟學的問題，不如說是農業的組織學的問題。因此，像布林克曼那樣的農業組織學的理論家，總是最詳細地論述關於這方面的農業配設學。

然而從國民經濟的利害底見地看來，根本的課題，並不在於發見上述那種在一定的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之下，最能減低個別生產價格底組織的——生產的私經濟的形態，即並不在於發見如何得到更高的純利益，而是在於發見最能減低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的生產底空間的結合。當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後一個原理並不成爲經營底根本構成原理，不過，那是通過了資本主義的競爭，而成爲國民經濟底必然的歸結。

在這裏，我們提到本來屬於商品——資本主義經濟下的農業配設問題範圍以外的一個問題，這就是過渡期經濟底計畫的，調節的商品經濟，和非商品的，社會化經濟下的配設問題。在計畫經濟中，即使在商品的類型底計畫經濟中，要想減低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底契機，就成爲要想發見國民經濟底個個部門底配設底決定的契機。可是這種經濟，也是以商品量和貨幣量底等價運動，以及交換底必要爲前提，所以，配設形成機構底

根本的特徵，還是依然不變。兩者底差異，單單在於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及其構成部分——資本支出，牠底價却底價值，對於勞動力的支出，平均的利率和其他——底確立底機構自身之中。因而在計劃經濟裏，根本就沒有增大個別的生產價格和平均的社會的必要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的私經濟的和資本主義的原理存在。雖則如此，交換着的價值的商品的等價性是仍然存在，所以決定配設的各種要素——例如減低差額地租的支出——仍然還有效力，從而決定配設的自由便被制限。

在非商品的（例如社會主義的）經濟中，事情就完全不同。這裏在決定配設的時候，以前資本主義的支出底某種要素（地租，利息），全被消滅；或者在新的原理上被變化，被制約（勞動支出底報酬，固定支出底償却）因此，類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價格』的最小的社會的必要支出底原理，仍然不失為一般的配設原理；但其內容却已全然不同。在這裏，價格底各種要素，商品流通，那種價值的等價物等等，均歸於消滅；同時連勞動支出也將缺乏物質的——生產物流通底等價性，這是因為在分配上不能實現『勞動全收權』底原理。作為配設底根本要素而殘存下來的東西，只有生產底物質的支出（也包含運輸費用）和成爲生產總量底直接決定者的社會的需要之總量而已。

第四章 農業中的收益分配問題

第一節 農業社會經濟學中的收益問題

我們在前面數章，已經觀察了農業生產過程底個要素，觀察了這些生產關係在農業上形成資本主義體系的組織形態。農底國民經濟體系底構成和研究底可能性，是根據着下面的前提，即在一方面，把農業自身當作全體國民經濟底有機的一部分而來觀察；另一方面，在整個國民經濟裏面，個個要素底相互關係，是保有一定合法則的依存性的。

在資本主義的經濟裏面，社會生產過程（不單是物質的生產過程，而且是適應它的社會諸關係底再生產過程）底根本的合則性，是表現於資本底再生產過程上面。資本主義經濟底社會生產過程，是資本底再生

產過程，同時也就是適應它的社會諸關係底再生產過程。所以物質的形態中的再生產過程底諸結果，是和參加生產過程的個個社會階級底一定的物質的諸結果，以及它們底社會的相互關係之固定化，是聯結在一起的。

這樣，在理論經濟學上，社會生產過程底最終的觀察階段，是作為「同一生產過程底反面（1）」及最後一環——首先是根據生產手段的分配各階級間社會諸關係底固定化過程——的收益問題。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全生產力分配底一般問題之一部分的國民的收益問題，是再生產過程中社會的方面底一個表現。

當作國民經濟的範疇的一般收益，是商品經濟底特殊的歷史範疇。這裏所說的收益，不單是勞動支出底結果所得到的現物的生產物量，而且還包含着經濟中所支出的和獲得的一切價值。然而，所謂價值這一個概念，只是商品經濟所固有的社會的（不是個人的）經濟的範疇；因此，收益這個概念，也只有在商品經濟底諸條件中才會發生。

收益是一定的交換價值，是經濟所生產所取得的社會價值底一部分。因此我們離開了交換的商品經濟，離開了交換過程，就想不到當作社會經濟範疇的收益。因而，當作社會再生產過程之一部份的收益底概念，是必須當作國民的收益來觀察，即非當作從全社會的再生產過程所取得的收益來觀察不可。

（1）馬克斯『經濟學批判序論』

當馬克斯把收益問題當作再生產底一般問題的一部份，而觀察的時候，他把「總生產物」和「總收益」兩者區別開來。前者指再生產出來的一切全部生產物，後者指減去了填補投下的已經消費了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部分之後，所剩餘下來的價值部分（生產物底物質形態）。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底總收益，等於工資加利潤加地租。可是，資本主義意味上的純收益，是由剩餘價值，即利潤加地租所構成的。（1）

決定「國民的」總收益底大小及其分配的，不只是單純再生產，而且是擴大再生產（即把社會收益的一部分，蓄積而成資本的再生產）底可能性和限度。從國民經濟全體中所得到的收益底大小，是由減除了物質支出（固定資本償却的支出）的總生產物量所決定的。換言之，「國民的」收益，即全社會收益底經濟的內容及其大小，僅僅是被生產和流通底諸條件所決定的。因而，爲了決定收益，除掉社會的生產和流通底諸條件之前提以外，並不必要研究任何前提。

可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裏，收益底範疇具有敵對的社會的內容。國民經濟的收益總量，是分配於諸社會階級之間，作爲這些階級底特殊收益。即一方面是當作勤勞所得（工資），他方面是當作以剩餘價值爲源泉的不勞所得。在資本主義經濟裏，無論從全體資本主義經濟底見地，或從資本主義的私經濟的企業底見地看來，

（1）馬克斯「資本論」第二卷，第七篇，第四十八章及第四十九章。

工資是純然的『支出』。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純粹的資本主義的收益，只由剩餘價值總量所決定；即從獲得了的價值總量之中，減去資本主義的生產費用（即物質的支出（原料、補助原料、個定資本之消耗）和勞動者底工資之後，所剩餘的價值所決定。換言之，只是由利潤和地租所組成。可是，從各個資本主義企業底見地看來，如地租、借入資本底利息等等『一般的』支出，也非把牠從全收益中減去不可。這樣，在個個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家看來，只要地租是和超過利潤不同的特殊收益，是從資本家底手中流出去的東西；那末，這就非從一般的收益裏面減去不可。這樣作為簿記的概念的資本主義企業底收益，在資本家看來，不外就是在生產中所附加於他自己底資本底價值量。因此個個生產單位底『純收益』總量，並不成爲一切社會階級底收益總量。

關於社會的收益，它底構成，它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變動，以及它在社會諸階級間的分配的問題，是一個理論經濟學中最重要而且複雜的問題。不消說，農業社會經濟學，是把（關於再生產底一般問題之一部分的社會的收益及其分配的）理論經濟學底理論，照樣採用。

可是，農業經濟學像處理其他問題同樣，是從農業上的更爲複雜的形態，和更爲具體的表現之中，去觀察收益問題。首先因爲在社會的再生產和分配過程上，參加着第三者——土地所有者——金利生產者（往往站在農業生產過程之外，又往往兼爲資本主義的企業家）單單這件事情，已能使農業『收益』底簿記的——私經濟的概念發生變化，並使參加分配者底社會的相互關係隨之變化。因此，在抽象的理論經濟學上，對於純

粹抽象形態的再生產過程底觀察，雖然可以只從資本家和勞動者這兩個社會階級底存在出發，但當觀察社會的收益底分配問題時候，却在更具體的形態之上——即把第三者的土地所有者——金利生活者，當作參加分配的東西——而來研究。尤其在農業中，這第三者的土地所有者底參加，如上所述，是特別具有重要的決定的生產底意義。

可是把這三個參加者間的收益分配底過程，當作社會再生產過程全體底結果而來觀察的理論經濟學，是不能明示國民經濟底個個生產部分底再生產過程之社會方面底諸條件，聯絡，和影響。作為理論經濟學底具體的特殊部分的農業經濟學，正是立脚於國民經濟底農業部分底具體條件和特殊性上，而來究明收益和社會的分配問題。

因此，在農業社會經濟學底一般收益問題之上應當考察的根本問題：首先就是觀察關聯於農業底若干特殊性的農業和農業企業中的收益底概念，構成，和計算上的特殊性。這也許是在技術的，私經濟的見地上來提起收益問題；然而必須採用這種處理方法，因為如上所述，農業有着生產的技術的和社會經濟的特殊性；所以，無論它底收益全體底概念，或其個個種類，大都不像『純粹』資本主義收益底構成那樣，採取着完全的形態而表現出來。

農業經濟學上收益問題底另一方面，是在決定農業企業底各種生產的和社會的類型所含有的社會的

本質和內容；這也可以說是農業底社會的和歷史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而且這種決定，對於解決農業社會經濟學的重要問題，即從參加社會的收益分配的立場去決定農業底社會的類型底特徵的時候，是很必要的。尤其對於那些過度的不完全的類型，即從抽象的資本主義底分配理論被剷除的那種社會的類型——在農業資本主義的現實諸條件之下，它們不僅在數量上占着大多數，並且是決定農業底特殊的社會構造的社會類型（農民經濟，有着分割地的工人等等）——更爲重要。

其次，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收益和分配底抽象的理論方面，雖然只要研究社會收益底個個分類之社會構成及其相互關係就很滿足；但在具體的農業社會經濟學上，把社會的收益，分配於個個生產部門，這樣從社會的收益中，分出歸屬於農業全體的部分，是很必要的。這樣不但可以把農業的收益，分割於那些社會諸範疇，並且可以確定它和別的國民經濟部門，首先可以確定它和工業底相互關係中的農業全體底發展底合則性。我們已經說過確定工業和農業底比重之變化上的合則性的那些自然的指標（例如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底增大，各種職業的人口數）。研究農業和工業底社會的收益，我們便有了更正確的價值的計量器，可以拿來測定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生產的變動，社會的變動，以及在發展中的工業底『指導的』任務之強化。

最後，農業社會經濟學底社會收益問題研究中的最重要的契機，是研究農業所產生的社會的收益，分配於其個個社會的範疇；因之，在農業自身底內部，在牠和全體國民經濟底別的部門底相互關係之中，研究這些

社會的範疇所遭受的變化之合則性（例如研究資本主義的一般收益之中地租比率底變化，農業資本家與工業資本家，農業無產者與工業無產者底社會的收益之比例等等）不用說，這個契機是農業的生產諸關係底社會的構造，及其生產諸關係發展底合則性底特別重要的指標。爲什麼呢？因爲在資本底影響之下進行着的農業底經濟的和社會的改造之根本的指標和總結果，正是由此方能闡明。

上面已經完畢了一般的論述，接着讓我們來論述農業收益底一般問題底個個部分吧。

第二節 農業中的收益範疇底概念構成和意義

首先必須說的，就是現代農業經濟學當提起農業底社會的收益及其分配底特殊性問題時，決不採取如上所述的態度。

現代農業經濟學專把它底體系樹立於私經濟的前提上面，它對於收益問題也從私經濟的見地去觀察。收益，即當作農業經濟底總支出和總收入底差額的純收益，從戴亞底時代起，早便成爲農業經濟學底主要研究目標。在戴亞以前，自然經濟組織支配一切，都以爲經濟活動底主要目的，在於盡量地獲得多量自然的生產物；所以，戴亞這種思想，確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貨幣的企業經濟底發達，使收益底概念前進了。它是引起了從簿記的見地來決定一般私經濟的收益，尤其是純收益的必要。

李嘉圖所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和朱甯所代表的農業理論經濟學，早就明白地提起了收益底社會的範疇問題，可是到了近代德國農業經濟學者（哥爾慈，愛萊堡，拉馬爾，華德修托拉等）等後世底農業經濟學，和追隨它的俄國新舊農業經濟學者（劉特考夫斯基，史克華爾招夫，尼基亭，郭牛可夫等）對於農業收益底社會的範疇，不但沒有想到加以更深的研究，反而在這點上，比朱甯還後退了一步，而把收益問題專門當作私經濟的簿記的——形式的研究。

可是農業收益底範疇，因其社會的關係很為複雜，所以連用簿記的和私經濟的意義來決定收益，也還沒有獲得一切著者間的一般的承認。雖然在純粹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收益底簿記的範疇，可依資本主義簿記學的方式，而能得到比較正確的決定，但在更為複雜的農民經濟，則收益底這種簿記的決定，便遭逢着很大的困難。是否應當承認收益底幾個要素（地租，利潤）便也成為疑問；因而有採用新的假定的範疇（「假定的」純收益等）的必要了。

農業收益底範疇除了社會關係的複雜以外，還有經濟內的技術的契機，即假定的評價所招致的若干困難。在農業，生產物底大部分，比在工業更多的部分，是「非市場的生產物」，不加入於市場流通，而是單單流通於農業經濟內部的。這種非市場的生產物之假定的評價方法，甚為發達，到後來反使計算成爲不正確的。不僅如此，個人消費的比率，特別是在比較小的經濟，相對上是比較的巨大。所有這些事情，更使計算複雜化，使它不

得不採用直接根據貨幣額的假定的計算，這使計算資本家的收益（地租，利潤）和工資底主要部分，更爲複雜。

最後，一般收益，特別是農業收益底理論中的最重要的問題，是收益底源泉問題。一切古典經濟學是從「生產三要素說」出發，對於收益底各種源泉，給與自然主義的說明，而以「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種三位一體的公式（1）」爲基礎。農業經濟學在其長久發展底歷史過程之中，即自從戴亞起，直到上述德國和俄國底著者爲止，固執了這種經濟學底「三要素說」。所以，最新的「歸屬說」也極順便地爲農業經濟學底理論家（布林克孟，華德修托拉，在俄國是蒲爾克斯，吏托屯司基）所採用了。

馬克斯開始把收益和分配問題與再生產論結合，更由此與剩餘價值論相結合，這不但對於收益概念底社會的內容，而且對於它底社會的源泉，給與了積極的解決。收益底源泉，只有勞動（支付或不支付），即作爲

（1）『在所謂資本——利潤（更適切些講來，是資本——利息），土地——地租，勞動——工資……的三位一體的公式裏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神祕化，社會諸關係底物體化，物的生產諸關係及其歷史地社會地規定着的形態互相直接地給合着。這實在是（和「老爺」即資本，「太太」即土地這種社會的人自身，同樣演着全然單純的物的任務的）迷妄的世界，倒錯的世界，逆立的世界。』參看馬克斯「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八章。『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二部，第四章。

資本主義生產底特殊範疇的可變資本而已。同時，無論不變資本，生產手段，土地，都不能成爲價值底源泉，不能成爲增殖價值的收益底源泉。資本不過有把剩餘價值當作收益而佔有的可能性的單純的社會的基礎。因而資本就和土地所有一同作爲分割剩餘生產物於兩個不勞所得部分的社會基礎，即是分割爲當作資本主義企業底「純收入」底兩個範疇的利潤（利息）和地租。

有着私經濟的構造的農業經濟學，自從戴亞時代以來，把社會上不同的兩個部分結合於農業經濟底「純」收益底這個一般的概念以內。不用說，這種理論的概念，主要是由德國農業經濟學而得以發展；在德國，土地所有者是自身經營着農業經濟的；因此，這兩種不同的收益，被結合於「地租」「收益」（*Erabithia*）這一個概念之中，這就是農業經濟底純收益底唯一的形態，也就是它底經濟的努力底最後的目標。不用說，這種收益概念，不過是反映着德國農業底土地所有諸關係；如上所述，這對於把資本主義的收益底個個要素——利潤，利息，地租——分別計算的美國和英國底農業，都是不能適用的。

這樣，由農業而產生的資本主義的收益（在私經濟的意味上，不能不包含三個主要部分，即（一）爲生產而支出的資本底利息，（二）企業利潤，（三）地租。在土地所有權，農業經濟底實際的經營和投資完全分離的場合，即發展的完成的農業資本主義之下，資本主義的收益底這三個範疇是相互分離而完全個別化的。這種顯著的形態，是進行於資本主義的借地，農業企業底股份化等等發達的場合；隱蔽的形態，是經過了抵押底發

進而進行着（在這場合，地租所得權在形式上殘存於土地所有者底手中，但在實際上是移於銀行之手）。

然而無論怎樣，在農業中，資本主義的收益全體，這些社會的本質和經濟的結果完全不同的諸範疇（地租和利潤）底個別化，事實上是不像在工業那樣完全的。在農業底現實的諸條件之下，往往有一個人兼備着資本主義社會底不同的社會範疇（土地所有者的企業家，『勤勞』的農民，土地所有者）的事情，因此，收益底個個部分底實際上的分配和計算，有時便會離開『純粹』農業資本主義下的分配公式。這種事情，會使農業生產物價格形成底諸條件發生變化。因此，在全體再生產過程上給與本質的影響。

比較上述資本主義的收益底完全分割（分割為利潤，利息和地租）複雜些的，就是地主兼企業家底農業收益底構成假。使在自己底土地上，尤其在舊有的，並非最近購買的土地上，實行企業的經營，那末這種土地所有者若不滿足於一般的投資利息，那就不但可以在自己底土地或者其他不納地租的土地上，擴張其生產而取得利益，甚至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例如在恐慌和物價低落時期），更可以犧牲地租，以填補一般收益底不足。可是由於這種事情，土地所有者常把土地出賣或動員，而加強地租底資本化過程，以確保完全的地租率。同時把收益低下的危險，轉嫁於收買土地的資本家——土地所有者。

假使這種企業家收買土地，而且因為最近收買之故，地租和資本利息底水準均無變化，那末這地主企業家——土地所有者，是除掉普通的利潤以外還要取得地租，同時把這地租加於支出資本底總量。他是根據生

產和土地購買上被支出的資本總量所產生的利潤和地租總量，來計算其收益。在這場合，對於全體資本的普通利息，儘可以滿足這企業家——土地所有者。

可是如上所述，在一方面，地租雖然常在增大；但在另一方面，這增大往往在土地販賣時候，由於提高其資本化底額數而豫先被計算着。因此，依據已提高的地租底資本化而買入土地的這種企業家——土地所有者，在某期中是不能得到所支出的全體資本（爲着生產和購買土地）底普通利息；至少不能得到普通的企業利潤。然而地租是有增大的傾向，所以他除掉對於購入土地時所支出的資本取得普通利息之外，還可以得到地租底新的附加部分。在一方面，資本主義一般的發達和地租底昂騰，在他方面，土地動員底速度急速地進行，這時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的收益底構成部分和範疇上的這種變化，也就進行愈速。

結果，地租不但加入農業生產物底市場價格之中，成爲決定的要素；而且由於它底不斷的昂騰，而漸次壓迫着市場價格。反之，在農產物價格低落的場合，那末在購入土地上經營農業的企業家，對於他底收益底低落極爲敏感。爲什麼呢？因爲這種低落，由於地租底資本化之昂騰，事實上不但影響到地租底原來額數，而且影響到利息底普通水準。不過，在這以前先要減低工資，那是不待說的。

如果說到決定資本主義農業企業底收益性之大小的一切要素（假使把同荒歉和其他自然條件底影響關聯着的偶然的變動置之度外），那就可以把它們分爲社會經濟的要素和內部的組織的要素。屬於前者，

就是(一)決定地租底大小，尤其是決定對於市場和運輸諸條件(使經濟底一定形態及其集約化發展的)的經濟的經常的地位——一般的條件。(二)一般市場的條件和市況，這是成爲農業生產物底市場價格和農業生產物對工業生產物的購買力底變動而表現；而且給與各個農業部門以有利的或不利的影響。(三)勞動市場底狀態和工資底水準。(四)作爲利息底水準而表現的社會經濟的景氣狀態。(五)成爲信用、運輸、吊穀倉(Elevator)、販路組織底發達而表現的國民經濟底社會組織的諸條件。屬於內的組織的條件是(一)一般的生產諸條件，這是表現爲技術的裝置、集約化底增大、機械化、爲技術的加工和工業化而投下固定資本的可能性。(二)爲着把生產物販賣於最有利的條件之下，而充分準備着的流動資本。(三)經營底個個要素之比例底正確的組織；例如土地面積底大小同固定資本底投下，固定資本額同流動資本額底保持均衡等。

第三節 私經濟的收益和「國民的」收益及兩者間的矛盾

可是上述諸要素，只能決定在私經濟的意味上的收益底大小，即只能決定給與各企業家和各階級間的社會的收益底再分配的要害；並不能夠決定由農業全體所產生的一切社會的收益底大小。那末農業企業底收益底大小，和決定它的諸條件，同由農業全體所產生的一切社會的收益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如上所述，由農業所產生的一切社會的收益底大小，一方面由投資於農業生產(和流通)的物質的支出

總額所決定，他方面由勞動支出總額及其生產性，即由新造成的價值額，以及投資的物質的支出同這價值之間的比例所決定的。反之，在私經濟的意味上的收益，就不根據新創造的一切價值來決定，而是單由剩餘價值，以及它同資本（不變的和可變的）支出總額之間的比例來決定的。而且在各個資本主義的企業中，它底收益，只由直接殘存於它手中的剩餘價值部分（例如除掉地租後的其它部分）所決定的。

可是物質的投資，勞動支出總額及其生產性，是由各個企業底支出總額所決定，在這限度以內，決定這後者底大小的要素，大概會反映於國民的收益全體底絕對的範圍和大小上面。這些要素有時存在於社會經濟的要素之中，有時也存在於組織的——生產的要素之中。例如，技術和集約性底一定水準，固定資本支出底一定額，以及它同流動資本之間的比例等等，是決定農業全體所產生的社會的收益總額，同時也是決定各個農業企業底收益（即社會的收益之再分配）底大小的要素。各個農業企業中的投資或勞動生產性底增進（在上述意味上），同時就不得不提高農業所產生的國民的收益。在這意味上，決定各個農業企業底收益底向上的契機，同時也是表現生產力底發達的契機。爲什麼呢？因爲它能決定社會的收益額。反之，在各個農業企業，決定收益增進的那些要素（例如工資底減低，利息底減低），單是各個企業或階級間的收益底再分配的契機，而不是增大社會的收益總額的契機。

生產力底社會的發展，以及社會的收益同私經濟的收益之間的這種根本的矛盾，在農業發展上有特殊

的重大意義。工業資本主義企業底總收益，因為有利潤率低落底一般的傾向；所以，不單依據着絕對的剩餘價值底增大而增加，而且多半依據着相對的剩餘價值底增大而增加。這是伴着資本底有機構成之向上，和勞動生產力之增大，而使每一單位商品底價值隨之低落，使生產價格低廉化，更使市場價格低落；換言之，這使社會的經濟全體底生產力得以發達，國民收益得以向上。

在農業中，因為社會經濟的構造含有土地私有，地租形成底諸條件，以及技術和全經濟的發展之不充分的特殊性；所以勞動生產力之增進，社會的收益總額之增大，投下『過去的』勞動（投資於生產手段）之增大，同時每單位商品底活的勞動比率之減少及其價值之低落；所有這些現象，比在工業方面遠為弱小，而且遠為緩慢。當然，資本底有機構成底向上所招來的勞動生產力底增進底傾向，在農業上也可以看得到的。可是在工業方面，在勞動生產力底增進上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諸契機（資本底有機構成之向上，相對的剩餘價值之增大等）在農業方面就沒有那樣重要的作用。資本底自由移動和競爭，資本底集中，都被土地私有諸關係所阻礙了。在他方面，促進勞動生產力底增進，和決定一般的收益（例如資本底蓄積，利息底低落，利潤底平均化等等）底大小的諸契機之構成過程，主要移往工業和工業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底領域以內，再由那邊作為完成了的決定的因子而移到農業上面。

因此，農業全體，在資本主義發展底諸條件下，雖然保持着『國民』財產和收益中的最顯著的比率（有些

場所是佔有了壓倒的比率；但對於資本底蓄積，利息水準底決定，全體國民經濟的勞動生產力底向上，反有漸次失其影響力的傾向。在這點上，指導的作用，漸次移往工業資本主義底領域。後者正在把資本主義的農業也放在它底支配之下。雖則如此，但從農業所產生的社會的收益之「再分配」的方面看來，它底主要人物——土地所有者——金利生產者底作用仍是極為重要。農業企業底「收益」並不是農業自身底生產力有了資本主義的發達底結果；而是土地所有者依據土地所有底獨佔性質，在社會生產力底發達上，從社會的收益中所取得的自己底分得額；這件事情日漸明顯起來。

可是在這場合，土地所有者底社會地位，仍不失為決定的契機。在農業生產底現實的諸條件下，若干土地所有者羣佔有着特殊的社會的地位；所以，把資本主義的收益底社會的和簿記的範疇，移到他們底收益底概念之上，大概是適當的辦法。同這相關聯着的農民經濟上底收益問題，也有特別論述的必要。

第四節 農民經濟底收益及其特殊性

非資本主義的經濟上的收益概念，在農業社會經濟學中特別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非資本主義的農業形態，實在是佔有了農業底顯著部分。爲了這個原故，在農業經濟學中，農民經濟中的收益範疇及其構成部分底問題，常被作爲特殊問題而佔有重要的地位。

正如從特殊的經濟形態——農民經濟——底概念底檢討之中所看到的那樣，把農民經濟一般地看做具有特殊的統一的收益，這是完全錯誤的。『組織的』——生產的』學派底人們，要想用『消費的本質』來證明農民經濟底收益底特殊性質，首先不能不指出他們底荒謬。只要認定農民經濟底自然的——消費的性質，那就不能說明所謂收益這一經濟的範疇及其構成部分。爲什麼呢？因爲自然經濟普通並不具有收益這種經濟的範疇，不過當作勞動支出底結果而得到一定量的生產物。因此爲着證明農民經濟底收益是統一的，和不能夠把它底構成部分——地租，利息——分割這些事實起見，引出農民經濟底自然的——消費的性質，這確是一個 Contradiction aucto (言語底矛盾)。

在闡明農民經濟中的收益範疇底經濟性質時候，首先必須從把這當作商品經濟的見解出發。可是因爲這種經濟底形態和相互關係特別複雜，所以，它底收益問題也就不得不更爲複雜。

我們是從農民經濟底社會的構成之分化這一立場去觀察。『農民』經濟底上層羣，部份地使用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勞動，但同時採用資本主義的組織的生產手段，使用工資勞動；這可以看做資本主義（雖然是小資本主義的）經營底普通的範疇，這種『農民』經濟底上層羣是必須把它分離開來。上述那種主要採取着企業的經營形態，且在自己底土地之上經營的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它底收益底諸範疇和構成，都是屬於這一集團。這種『農民』是同小地主和小資本家同樣，得到普通資本主義的不勞所得（地租，利息，企業利潤）；同時也

得到了（當作自己參加勞動所得工資而獲得的）勤勞所得底一部分。

由於土地、經濟和生活上的諸條件底特殊性（不是購買的土地，而是自己的土地，而且是繼承的土地，使用低廉的地方的勞動，資本支出底稀少，比較低廉的消費水準，）這種經營者自身，常把從經營所得到的一切看作統一的收益，並不把它嚴格地分割於各個構成部分；這些部分雖則常有變動，也不加以顧慮。可是這些收益底各個構成部分，也有經濟和社會的差別；這是依然不變。當然，這種差別並不由於各個農民底主觀的見解而發生，恰恰相反，牠是反映經營間的關聯，而且根據價值關係，而能給與測定這種關聯的可能性。

雖是如此，但是這種收益底『統一性』，在這種經營上佔有極重要的意義。在這種『強固的』農民經濟之間，往往有可驚的強韌性，這強韌性是基於這種統一性的，因為有了這點，所以在二三國家（例如丹麥、荷蘭、芬蘭）形成了得以均衡地不斷地遂行資本主義的發達（資本投下底增加，商品性底增大）的小資本主義經營底極鞏固的階層。

在俄羅斯，因為對於農民經濟的一般人民主義的觀察流行極廣；所以在俄羅斯農業經濟學的文獻之中，農民經濟底收益底『特殊的本質』或其『不可分性』這些思想，特別具有強固的根據。研究農民經濟底諸條件的卡布爾高夫已經明確地說：『農民經濟底收益，並不是三種收益底合計，而是由一個統一的收益所組成的。這裏有一種特殊的收益存在』（1）。科辛斯基農民經濟底收益之不可分的思想，也發源於與此同樣的基

礎之上。據他底意見，「在農民經濟中，無論地租，利潤，都不成爲問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價值，不能夠分割爲必要價值和剩餘價值。」這價值底全體，是「照樣被農民所利用（2）」更明白地而且斷然地表現這種思想的是馬加洛夫。他說：「若從農民經濟底消費的勤勞的性質出發，那末對於單單演着技術的補助的作用的資本，只有償却費項目是能當作費用而被計算；計算它底百分率是沒有何等意義的……所謂利潤這個概念不過是論理的滑稽」……關於最複雜的地租問題，農民經濟是「對於社會並不廢止差額地租，但對於農民經濟自身，却努力地要把它廢止。」地租是被「修正」而成爲單純的差額收益，而且成爲「漸次地被均等分配的東西。」這樣，「資本主義經濟底所謂收益這個範疇；在農民經濟底收益之分析上，是不能適用的。在這場合，不能不維持農民經濟底收益之統一性和不可分性的思想（3）」柴林契夫也與此同樣，從農民的經濟具有「勤勞的——消費的」性質這個見解出發，否定地租等等收益底存在；在農業經濟上，只承認「差額的消費」底存在，但不承認差額地租底存在。

可是農民經濟底收益底統一性和不可分性這種思想，並不是只是人民主義派底代表者所懷抱。在農業

（1）卡布爾高夫『關於俄羅斯的農民經濟底發展』一八九九年，一〇——一一頁。

（2）科辛斯基『關於農業問題』第一冊，一九〇六年，一六六——一六七頁。

（3）馬加洛夫『農民經濟』第一卷，一九二〇年，八四——八五頁。

問題上修正馬克斯主義理論的布爾加哥夫，當他分析農民經濟之時，勸我們說：『我們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所知道的一切，都要把它忘掉，』爲什麼呢？因爲在那裏並不存在這種經濟底根本的範疇，同時資本主義的收益底根本範疇——資本，利息，地租，也都不能存在（1）。史托屯斯基是脫去了農業經濟學上的新人民主義的見解的一個近代的著者，但是關於農民收益底不可分性，却依然墨守着他底老師底舊有教義。從歸屬說出發，而隨從斯篤爾底收益理論和分類的史托屯斯基，是把農民經濟底一般收益，當作『間接的統一的收益，當作整個農業企業機能底結果的價值的差額。那是取決於農業企業一切要素底共同作用的東西，而且是跟着一定的市場的景氣而變化的東西。』因此，農民底農業上的收益是統一的收益……這是由於農民經濟組織的統一性所造成的。（2）

如果農民經濟底收益之『不可分性』這種主張是站在『農民』經濟底社會性質之統一性底觀念之上，那末這種收益之不可分性底主張，不得不涉及各種經濟上面，這是很明顯的。任何經濟都是具有經濟的——組織的，和機能的——在一切『要素』的構成之上——統一。但這只是經濟的活動之物神化，把私經濟的和組織的問題來替代社會的問題而已。就連史托屯斯基自身也曾完全正確地說，一切農民是把他底收益看作統一

（1）布爾加考夫『資本主義與農業』一九〇〇年，一四四頁。

（2）史托屯斯基『農民經濟理論諸研究』一九二三年，三八頁。

的東西。看作他底經濟的活動全體底結果所得到的東西，然而這種收益底各個部分底社會的內容，是依然不同，相互地制約着，結合着。換言之，無論收益底各個部分或全體底構成，都不但表示着一定的社會諸關係底存在，而且它們都是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下，必然發生的東西。關於收益「統一性」的農民底觀念，不過是這些社會諸關係底主觀的表象；並不是科學的——理論的分析底結果；這不外是浮在經濟主體底表象中的東西。不僅如此，收益底各構成部分是相互地制約着，結合着，且以同一系列底其它一切經濟範疇底存在為前提（地租——利潤——工資——生產價格——價值）所以，在這連鎖中的一環若有破壞，勢必破壞全體系底關聯性。

新人民主義派底著者們，提倡着同農民經濟底收益「統一性」和不可分性底理論相關聯着的當作計算收益的方法的所謂「假定的純收益」（柴林契夫）底概念。所謂假定的純收益，就是從總收益中，減除了一切物質的生產費用和一般的支出（但這裏沒有包含勞動的農民及其家族的「工資」或生活費）後的東西。這樣，這假定的純收益，不過是收益不可分性底思想底簿記的表現。為什麼呢？因為那是包含着農民本來底勤勞所得，他底工資，以及他和他底家族底生活費底等價物；同時也包含着利潤和地租底等價物，即收益底過剩部分。這假定的純收益底計算方法，是很明顯地全然不能適用於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農民經濟之中。可是這也不能適用於非資本主義的農民經濟，而且還是隱蔽了經濟底真實社會的內容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如果要實際上決定這種農民經濟底收益，那就必須要把資本主義的經濟底純收益，和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底純收益

(即減除平均工資後的東西)來作比較,必須把收益底構成部分各各對照起來。

可是我們必須承認,關於農民經濟上的收益問題底解決之困難,及其構成部分或「不可分性」的論爭,其說是由於小資本主義的類型底「農民」經濟而起,倒不如說由於(在自己土地上面,為自己底生產而勞動,並不繼續地規則地使用工資勞動的)獨立小商品生產者底經濟而起。如上所述,在這農民經濟底範疇之中,必須區別如下三個社會經濟集團。

(一)無產者化的小塊土地所有者——零細農民底家庭經濟, (二)獨立的手工業類型底小農民經濟, (三)雖然還是小農民,但已隸屬於商業資本,即資本家的估買業者的經濟。收益底經濟的範疇及其內容,由這種類型而各有不同。

在第一類型底經濟上,看不出所謂收益的經濟範疇。因為這種經濟不過是「家政」,即個人的消費組織,本來沒有什麼經濟或經濟的企業可說。加入消費的自然的生產物量之測定,在此地,並不能夠依照着收益底範疇而進行。收益底範疇,只在這種經濟底若干生產物底被販賣的比較稀少的場合,當作自己勞動力支出底評價之假定的計量而被使用。因而從這經濟底社會的性質上說來,在這經濟之中所得到的社會的收益,除掉工資之外也便沒有別的;所以,不能說是收益,而是勞動支出底報酬,這種報酬只在它和普通工資比較之上才能測定。普通這種「收益」或勞動支出底報酬是在平均工資以下。為什麼呢?因為那些往往爲了自己底生存而

不得不從其家政經濟之中拿出最必要生產物來的這種零細農民，不能不忍受着農業上的『低廉工資經濟』底一切苦難。

第二、『手工業的』類型底農民經濟，是代表着單純商品經濟中的小商品生產者底最完成的形態。持有自己底生產手段，僅僅使用自己底勞動，不像企業家那樣榨取工資勞動的這種農民經濟，根本不知道收益底資本主義的範疇——地租，利潤，工資。可是這種經濟不是自然經濟，而是商品經濟，所以——因為已經存在於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環境裏面——它底生產物底販賣，不能不受平均市場價格底制約。因此，例如土地更爲肥沃，位置更爲有利等類各種生產條件底差異，對於這種土地所有者給與在優良條件之下所生產的商品價格底超過部分，——這就是超過收益，被包括於他們勞動生產物底全體之中而入於他們之手。在這條件之下，這種超過收益底大小，是同差額地租十分接近；而且它是不能超過這種限度而達到絕對地租底水準。爲什麼呢？因爲絕對地租是以獨占價格底可能性，或以實現生產價格以上的超過價值底可能性爲前提；所以，這在小經濟流行的地方是不可能的。這種非資本主義的小農業經濟雖很流行，但在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底一般條件存在着的，農業生產物底調節價格，不能到達它底個別的支出底價值。因而最後，在非資本主義的小經濟支配着的各國，一切社會的總資本，有着很低的有機構成，而在農業方面更低，因此這種經濟所生產的生產物底大部分，它底價值通常比較生產價格顯著地高。結果手工業類型底這種小農民經濟，從形式上看來，

好像是在競爭上佔着有利的地位，因為它們不但可以免繳超過生產物之中相當於其他經濟中的利潤和地租的部分，而且可以把它們底勞動報酬減低到最低工資以下。

『在一方面，小農民在作為小資本家的時候，他底搾取底限界，並不是資本底平均利潤；在他方面，他在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時候，並不能說他底搾取底限界，乃是必須取得地租。在他看來……作為絕對的限界而表現着的東西，在嚴密的意味上，不外是減除了一切費用之後，支付給他自身底工資而已。只要從生產物底價格之中能夠得到工資，他便願意耕作土地。不只要從這中間能夠得到肉體上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工資，也就願意從事耕作。這是常見的事情。』馬克斯『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八章，第五節。

可是要把這種經濟底收益和競爭力去同資本主義的經營，以及一般地取得利潤和利息而支付工資的經濟作一比較，那末即使不去計算資本主義的收益底這些部分；但是至少也須依據工資底比較，而去計算這種經濟底收益，這是很明顯的。只有這種方法，才能決定這種農民經濟底勞動所得底實際底大小，才能決定能否由其經濟得到平均工資。因此，在俄羅斯文獻之中，所謂『假定的純收益』底方法，在這類型底農民經濟之中，還不能夠明示它底收益底真實內容。

現在，再看我們稱爲『爲佔買業者而生產』的類型底農民經濟底收益性質罷。單單在形式上保持其經濟的獨立，單單在形式上所有着自己底生產手段，但在事實上則完全隸屬於商業資本而被搾取的這種經濟，

在其完全的形態上，也不會有資本主義的收益底諸範疇——地租和利潤——，這是不待言的。這種隸屬的小商品生產者是把他們底剩餘價值全部送給商業資本，他們只從通過自己之手的生產物中，取得工資底價值之等價物而已。不僅如此，從商業資本對於小生產者的榨取條件說來，在這場合，他底工資，通常總是低落到只能勉強維持生存的最低工資。

當然，在這場合，因為土地底生產性比較高的原故，也有能從經濟的一切活動之中，得到超過生產物的生產者。可是在市場上，生產物底販賣，並不是由生產者自身去實行，而是由估買商人和組織販路的商業資本之手實行。所以，隸屬於商業資本的這種生產者，在許多場合，就不能夠實現其更肥沃的優良地上所生產的生產物格底超過部分；這種超過部分是當作超過利潤而落入商業資本之手。超過生產物底這部分底分配如何，完全要看小生產者（不單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實上）對於商業資本維持獨立到如何程度而定。商業資本在小農業生產者底榨取上，事實上常常帶着獨佔的——高利貸的性質；因此，對於小生產者的商業的榨取之中，可以取得很高的利潤。而且這件事情，進而成為商業資本底反動的經濟作用底原因，成為農業資本主義諸形態底發展所以落後而且緩慢的原因。

第五節 農業中的國民的收益及其社會的諸範疇和傾向

當把農業的收益問題，當作資本主義社會底社會諸階級底收益，和這收益之分配底一般的問題之一部而觀察的時候，那末第一就要論述從農業得到的社會的收益總量，同全體國民收益總量之間的比例；第二就要論述社會收益底各個種類——地租，工資，利潤——之間的比例（農業自身底這種比例，和農業收益這一部份對於國民收益全體所佔比率）。

前者是闡明在全體國民經濟之中，農業地位底一般性質及其諸變化，後者則闡明農業自身底社會的構造，及其諸要素底變化（與國民經濟全體底同樣的變化相對比）。

正如我們從地租形成底歷史的觀察所看到的一樣，地租和土地所有者階級底地租收益額，雖則生產技術，運輸，和農業上投資底變化，使生產價格非常低下；然而地租不僅不相對地低下，而且不絕對地低下；在這限度以內，牠有隨着社會底進步而增大的傾向。然而地租雖有如此絕對地增大的傾向；但是如果工業資本主義底發達，和其他資本主義收益底源泉之增大極爲顯著，超過了一般農業收益和地租底增大；那末在國民的總收益中，地租所佔的比率，便不得不顯著地低落。

實際上，若從國民收益底各部分底具體的變化上去觀察，就可以知道上述現象。在資本主義時代，全體農業和工業比較起來，是最落後的國民經濟部門；並且純粹完成了的資本主義的基礎和諸關係底發達，在農業方面特別落後。因此在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相異的各國，及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相異的各國，一方面可以

看到在國民的財產和收益中間，農業所佔比率底低落；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從農業所得到的國民收益發生社會的構造上的變化。

這樣，國民收益底構成和比率的實際變化問題，只有根據經驗的材料才能解決。我們根據這種材料，就可以闡明在國民收益之中，基于資本主義的工業和資本支配下的其他諸形態的部分，或基于農業和土地所有的部分，它們底增大，優勢底程度，及其速度。

如上所述，全體國民經濟中的農業底比率之變化，是由其他許多契機所證明——即一般農村人口數底相對的減少，從事農業的獨立的人口比率底更顯著的低落，農業底國民的財產比率比較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相對地低落等等。資本主義的農業發展底這種根本的，一般的——一定的瞬間以後——傾向底原因，在於工業底技術的——生產的和經濟的進步更爲急速。工業在資本主義的大企業形態上，不僅征服了小工業，而且使國民經濟全體社會化，同時對農業亦獲得其「指導的」意義。

可是若要闡明在這農業比重底變化之中潛伏着的社會的變動，那就必須闡明國民收益底構成，農業收益在這中間所佔比率，和這收益底社會的——階級的構成。

資本主義的工業底發達，比較一般農業，尤其比較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要素底發達更爲急速；這件事情，不得不反映到從農業活動所產生的收益底範圍和構成上來。例如首先，土地所有者階級底地租收益，雖則在絕

對地增大；但在國民經濟的收益之中，這種收益所佔比率，則因從資本所產生的社會收益部分（企業利潤與資本利息）底增大，不得不相對地低落，這是很明白的。這件事情，又成爲資本主義社會底社會構造底變化——即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指導權，由土地所有者階級，移到工業資本家——的經濟的基礎。土地所有者階級全體所得到的地租額底急速的絕對的增大，尤其是少數大土地所有者羣底土地所有者收益底增大（如在英國，他們掌握着土地所有權之大部分），當然並不是同上述事實相矛盾。可是在這場合，在一定的價格形成條件之下所獲得的，作爲超過利潤的地租收益總額，有時也會絕對地低落（例如，七〇——九〇年代的恐慌時期，在英國所看到的現象）。

另一方面，在急速的資本蓄積過程之下，利潤率和資本利息率雖則低落，但從資本所產生的國民收益部分，却在不斷地增大。可是同時農業上的投資也在急速地進行，不過它底相對的發展速度，比較工業顯著緩慢，因之從此所產生的國民收益部分，也就比較資本主義的工業爲少。

最後，資本主義社會底國民收益底第三部分即工資是怎樣呢？牠的水準是很容易相對地變化；即在國民收益中的牠底絕對量，是跟着資本和勞動者數底增大而不得不增大（不管工資底高度是會低落）。這樣增大底結果，從工資所得到的收益量，是否單單絕對地增加呢？還是在國民收益之中，勞動者階級底所得額所佔比率，是在相對地增大呢？這問題是全由該國經濟、技術、資本主義發展性質上的諸條件來決定。例如，像美國那

樣資本主義有着有利的發展條件的場合，從工資所得到的收益，不單在絕對量上增大，而且牠在國民收益之中所佔比率，往往也在增大。可是這種收益，在資本主義發展時期，雖然不僅絕對地增大，而且常常相對地也增大；但在農業，却是在其發展途上，遇到兩種制限。即第一，從事農業的人口底數相對地低落，第二，農業勞動者底工資，只是相對地更緩慢地增大；有時相反地往往還在低落。結果從農業所得到的作爲國民收益部分的農業工資的收益，便不得不相對地，有時往往絕對地（如在英國那種農業勞動者數減少的場合）低落下去。

其次，再來看看過去經驗的統計材料如何證實這一般的前提。

用統計方法來計算國民的收益及其構成部分底大小，是極困難的事情。在若干國家官廳統計調查之中，除掉奧地利底調查以外，都不直接計算它底國民收益底大小，這點是必須指出的。即在美國，要正確計算它底國民收益，仍然必須作特殊的計算。因此，統計的研究者底國民收益底計算，一直到今日，尚未脫離概算的階段。可是各國著者所作各樣計算實在很多。這些計算雖然往往自相矛盾，且對國民收益及其構成部分缺乏正確數字，但依此數字，可以確知國民收益之變動底根本的契機，並可以把各國底收益內容互相比較。

國民的財產和收益底計算，就連它底概念，也在種種計算之上各不相同，所以把時期和場所不同的資料，來作比較研究，是非常困難的，這是必須指出的事。在某國是在『國民的財產』概念之中，包含着個人底財產額；在別國是包含着現存物的價值總額。和這同樣，在『國民的收益』概念之中，或包含一切住民所

得到的個人的收益總額，或計算在一定期間中間所創造的價值總額。在英國、美國和德國，流行着物的價值底評價底方法，在法國，主要地流行着收益評價底方法。第一方法（這是可以叫做財產目錄方法）是必須整然的工業統計，生產統計和其他統計。可是無論何種統計，要把物的價值底一切種類，及其存在和創造底事實，正確地來計算說明，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須要專門的概括的計算，是更不待言的。這件事情，在計算困難的分散的農業之中尤其如此。

國民收益底計算之困難，亦不亞於此。在這裏需要收益統計，但這通常是和所得稅同時表示；因此，各種實際收益底大小，不免有不正確的遺憾。所以根據本人底報告而做成的統計材料，實在有依據間接標識，別的材料和比較而加以多少修正的必要。然而，因為作為計算基礎的大小本身，便有着概算的性質；所以，計算必不免有許多概念的性質。例如，在從收益率出發而決定財產價值的場合，不可不以一定的，然而不正確的近似的利率為基準；但最後所得到的數字，依這利率底如何而有甚大的差異。

最後，無論對於計算本身，或對於更進步的分析，都有重要的方法論的意義的，乃是國民的財產和收益底構成部分，和種類底性質自身問題。金（King）（1）對於這問題的區別如下：（一）私經濟的收益（物質的價值，和對於他人底物質的財和價值的權利與義務）把它再分而為個人的收益和共同的收益

（1） King "The Wealth and Income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2

(股份公司組合)(二)國家的和社會的關係之公的收益(物質的價值,和對於他國底價值及服務的權利與義務)(三)社會的收益(在一定期間中間,一定的社會羣所得到的物質的價值和貯藏底全部)

不用說,如果要決定國民的財產和收益底社會的構造和分配,那就不單要計算物質的價值總額,而且必須研究,由何人,用如何形態所得到的事情。即必須知道那是或者由勞動者作為工資而得到的,或者由獨立生產者(家底手工業者,手工業者,農民)作為儲蓄而得到的,或者由土地所有者作為地租而得到的等等事情。所以,算出國民收益分配底這些形態,極為困難;這是因為「純粹」形態非常稀少的原故。例如從小農民生產者底獨立的儲蓄之中,分離其相當於工資的「勤勞」所得的部分,以及屬於地租和企業利潤的部分,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同樣地,區分資本利息和企業利潤,也是困難的事情;又把原來的地租,從農業所得到的企業利益區別出來,也是困難的事情。

我們底目的,只要依據根本的社會的標識,而能表示農業收益分配——從勞動報酬所得到的收益,從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所得到的收益,以及土地所有者底地租收益——底進化和變動之近似的,大體上的指標,那就很滿足了。可是可惜得很,就連這種資料,要有多少完全的形態,差不多也不存在的。

把國民收益和財產分類於各社會集團,固然是很重要;可是把它分類於各生產部門——農業,工業,商業,其他部門——也是非常有興味的。這種分類,對於一般國民收益底社會的構成,是沒有表示什麼;只是表示着

一國國民經濟底工業化（同時某種程度上的一般的資本化）底狀態，表示着各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推移的程度。因此，依各生產部門來計算國民的財產和收益的單純的方法，也在研究農業進化底性質，它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以及國民的收益及其構成部分底進化上，成爲有用的重要的標識。

一般的敘述在此完結，下面讓我們來檢討事實的材料罷。這些材料是由各國關於這問題的官廳統計，以及各個研究所提供的，但其量却極爲貧弱。特別關於美國，是有詳細論述的必要；這因爲其他諸國底材料，是只能給與單單概括的指示的原故。

先就有名的統計家米哈爾（1）在前世紀九十年代後半期所做的各國國民收益和財產底調查，來引用二三種一般的資料罷。

	總財產 (百萬鎊)		農業及土地所有之比率 %		總收益 (百萬鎊)		農業及土地所有之比率 %	
	總財產	農業及土地所有之比率	總收益	農業及土地所有之比率	總收益	農業及土地所有之比率		
英國(附愛爾蘭)	一一八〇六	一七·六	一二二一	九·七				
法國	九六九〇	三一·九	一二〇五	二〇·七				
德國	八〇五二	三一·一	一二八五	一九·四				
美國	一六三五〇	二五·三	三一七八	一五·四				
俄國	六四二五	四二·二	一〇〇四	三二·三				

(1) M. Mulhall, *Industries and Wealth of Nations*, 1896.

就國民的財富和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不同的各國而做的這個比較，表示着關於農業的財產和收益底比率是如何地低弱。這是，由於從事農業的人口數底相對的低落（在英國，也有過絕對的低落）和發達的資本主義諸國工業化的急速的進展。

可是把從農業所得到的收益和財產，就農村人口每人平均觀之，則可明瞭在發達的資本主義諸國，每人平均數額顯著地增大的事實。再根據米哈爾底數字來把它算出，則如下表（單位鎊）：

	農村人口每一人底農業財產	農村人口每一人底農業收益
大不列顛	一八八·〇	一一·六
法國	一六四·八	一四·三
德國	八九·三	九·二
美國	九四·三	一一·〇
俄國	二四·二	三·六

這樣，在國民的財產和收益之中，農業財產和收益所占比率大於他國的俄國，農業人口每一人底數額，是微乎其微的。

當然，只根據這總括的數字，就一點都不知道這種國民收益和財產底社會的內容和構成，以及這種構成底變化的傾向。不過可惜得很，關於這點，甚至最完備的統計也差不多沒有提供正確的資料。

關於國民的財產和收益底數額，可以在長時期中提供最正確的資料的，只有美國底國勢調查資料。不僅如此，在美國，對於它底經濟底最近變化，和一九二〇——二一年底恐慌，曾實行過國民收益和財產底特別調查。

例如，根據肯底調查，美國國民財產和農業財產總額底變化，計如下表。(1)

年	國民財產總額		國民財產中 同上所佔%	
	(百萬美元)	(元)	(百萬美元)	(元)
一八五〇年	七、一三六	三〇八	三、九六七	五五·六
一八六〇年	一六、一五九	五一四	七、九八〇	四九·四
一八七〇年	三〇、〇六九	七八〇	八、九四五	二九·七
一八八〇年	四三、六四三	八七〇	一二、一八一	二七·九
一八九〇年	六五、〇三七	一、〇三六	一六、〇八二	二四·七
一九〇〇年	八八、五一七	一、一六五	二〇、四四〇	二三·一
一九一〇年	一八六、三〇〇	一、三一八	四〇、九九一	二二·〇
一九二〇年	二九〇、〇〇〇	一、九五〇	七七、九二四	二六·九
一九二二年	三二〇、八〇四	二、九一八	五七、〇一八	一八·九

這樣，在半世紀間，屬於農業的國民收益部分，其中表現於土地價值者，是極急激地減少下去。國民財產中的農業財產（包含土地）所佔比率，從二分之一低落到四分之一了。

與此同時，在國民收益底性質之中，也起了相應的變化，這是不待言的。根據肯底計算，國民收益和農業收益底變化，表現在下列數字上面。

	國民收益總額(百萬美元)	農民收益總額(百萬美元)	國民收益中同上所佔%
一八五〇年	二、二一三·八	七六四·九	三四·六
一八六〇年	三、六三五·六	一、〇八八·二	二九·九
一八七〇年	六、七二〇·一	一、七八三·二	二六·五
一八八〇年	七、三九〇·八	一、四七六·〇	二〇·〇
一八九〇年	一二、〇八一·六	二、二五九·八	一八·七

(1) King, "The Wealth and Income o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2, 140頁以下關於一九

110——111年，是根據"Income in the Various States Its 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1929, King

"National Totals", 19頁以下。關於農民財產的資料，是根據國勢調查底數字，關於一八五〇——一八九〇

年的材料，是根據土地和建物底價值；關於一九〇〇——一九二〇年的材料，是只根據土地底價值。

(2) 根據一九二五年第十五回國勢調查。

一九〇〇年	一七、九六四・五	三、六八八・〇	二〇・五
一九一〇年	三〇、五二九・五	六、八四二・〇	二二・四
一九二〇年	七二、三八〇・〇	一二、七三九・〇	一七・六
一九二一年	八四、四二七・〇	四、五九五・〇	五・四

在以前，農業收益佔國民收益底三分之一以上；但在恐慌以後，這比率激落到二十分之一。

其次，再來看看全收益如何地隨着它底社會的內容而被分配的事情罷。還是引用肯底數字。工資（包含使用人底津貼）地租（1）（農村和都市）利潤和利息底百分比變化如下。

年	工資	地租	企業利潤和資本利息
一九五〇年	三五・八	七・七	五六・五
一八六〇年	三七・二	八・八	五四・〇
一八七〇年	四八・六	六・九	四四・五
一八八〇年	五一・五	八・七	三九・八
一八九〇年	五三・四	七・六	三九・〇
一九〇〇年	四七・二	七・八	四五・〇
一九一〇年	四六・九	八・八	四四・三

（1）肯是把地價乘以一定的百分數而計算地租，因此這種數字不過是近似值。

最初兩次國勢調查，因為還有奴隸經濟存在，而且還有內亂，使農工業，尤其是使南部底農業非常荒廢；所以就各項收益底比例而論，就得不到正確的材料。自從資本主義特別急速發展開始於美國的前世紀底八〇年代，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國勢調查起，工資底比率全體都是開始低落（從五三・四%低落到四六・九%），地租底比率差不多沒有變化，企業利潤和利息底比率則見昂騰。

其次再來看農業收益中的這部分底比率罷。肯把由農業上的勞動，農業地租，和農業企業所得到的收益總額算出如下（單位百萬美元）

	農業工資	農業地租	農業利潤和利息
一八五〇年	九三・五	九四・〇	五七七・四
一八六〇年	一五二・八	一九三・〇	七四二・四
一八七〇年	七一・七	二一七・〇	八五四・五
一八八〇年	六六九・六	二〇二・〇	五〇四・四
一八九〇年	六七九・八	四〇四・〇	一、一七六・〇
一九〇〇年	九二二・四	五二二・〇	二、二四三・六
一九一〇年	一、四二四・三	一、一三九・〇	四、二七八・七

把這分類收益和國民收益全體及其各個部分互相對比，就可得到如下表的數字。

年	全體國民收益中所占%			國民收益各部分中農業收益各部分之%					
	農業工資	農業地租	農業利潤	工資	地租	利潤	工資	地租	利潤
一八五〇年	四·二	四·三	二六·一	一一·八	五五·一	四六·二	一一·二	一一·三	七五·五
一八六〇年	四·二	五·三	二〇·四	一一·三	六〇·一	三七·八	一四·一	一七·七	六八·二
一八七〇年	一〇·六	三·二	一二·七	二一·八	四六·八	二八·六	三九·九	一二·二	四七·九
一八八〇年	九·一	四·一	六·八	一七·六	四七·〇	一七·三	四五·三	二〇·五	三四·二
一八九〇年	五·六	三·三	九·七	一〇·五	四四·二	二五·〇	三〇·一	一七·九	五二·〇
一九〇〇年	五·一	二·九	一二·五	一〇·九	三七·四	二七·八	二五·〇	一四·二	六〇·八
一九一〇年	四·七	三·七	一四·〇	一〇·〇	四二·六	三一·六	二〇·八	一六·七	六二·五

換句話說，最近三十年間，國民收益中間農業工資所佔比率為四——五%，農業地租所佔比率為三——四%，農業利潤所佔比率為一四%，因而農業利潤在最近四十年間，明白表示其昂騰底傾向。國民收益底各個部分中間，農業工資勞動者底工資，差不多常佔（除一八七〇年外）北美工人階級底工資總額約十分之一。農業地租比較全地租底一半還要稍為少些，除掉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代以外，都不及都市地租和工業地租。農業利潤方面，可以看出特別顯著的變化，即是在一八五〇——一八六〇年代的前資本主義時代以後，一

直到一八九〇年代農業資本主義底勃興爲止，有系統地低落；其後再開始向上，以至於佔美國資本主義的利潤全體底三分之一。

最後，再看在這期間，農業收益全體如何地被分配於各個部分罷；在這裏也可以看出是有特徵的變化。農業勞動者底工資，在農業收益全體中間所佔比率，是漸次地增大，到一八八〇年代達其頂點；但在其後則表示着低下的傾向。地租底變動是比較的少；但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也相對的增加了它底比率。最後，利潤在農業收益中間，以前佔有四分之三；一八八〇年代低落到三分之一；最後十年中間又再增大爲三分之二。

接着，再來看看關於世界大戰後的稍爲詳細的數字罷。據國立經濟研究所底調查，國民收益之中，一方面是農民收益所佔比率和工資比率，他方面是企業收益和土地所有收益底比率，它們底變化計如下表（1）

國民收 益總額 (十億美金)	農民底收益 (十億美金)	國民收益 中同土上之 %	農產物底價值 (百萬美金)	全體生產 物價值中 同土上之 %	農產物中各部分之比率	
					勞	動
一九〇九年	—	—	四、六八六	一六·三	七一七	一五·三
一九一三年	三三·五	四·二〇	一二·五	五、八八七	一六·五	七八六
						一三·四
						五、一〇一
						八六·六

(1) "Income in the United States Its Amount and Distribution 1909—1910." By the staff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 Mitchell, King, Macaulay, Knauth, N, Y, 1921. II.

Pp. 59-62. King, "The Wealth and Income," 1922.

一九一七年	五四·一	八·八〇	一六·三	九、七二〇	一八·〇	一、〇五九	一〇·九	八、六六一	八九·一
一九一八年	六二·〇	一〇·四五	一六·九	一二、六八二	二一·〇	一、二五一	九·九	二、四三二	九〇·一
一九一九年	六六·八	一〇·八五	一六·二	一四、八三五	二二·八	一、五〇〇	一〇·一	三、三三五	八九·九
一九二〇年	七二·四	七·二〇	一〇·〇	九、八五三	—	一、七四二	一七·七	八、一一一	八二·三

從這看來，在世界大戰之中，無論絕對地或相對地均在激增着的農民經濟底收益，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恐慌期中，就急激地低落下去了。其中從工資所得到的收益，是上下於一〇——一七%之間；不勞所得（從企業和土地所有而生的）是上下於八三——九〇%（其中地租占六五%）之間。其中從農業企業和土地所得到的收益，因為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間一般經濟上的好景氣，而比戰前顯著增大；但工資是相反地低落下去了。恐慌以後，企業利潤是比戰前低落，但是工資却上昇了。

如從以上數字所看到的那樣，在美國，國民收益中間農業收益所佔比率雖然比較的高；但這比率伴隨着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底發達而顯著地低落下去。就從農業所得到的國民收益底各個部分底絕對的大小而論，投入農業的資本所得到的利潤和收益是佔首位，農業勞動者底工資次之。最後則為農業地租。可是從這些部分底絕對的增加速度看來，工資是居第一位，地租次之，農業資本底利潤則居最後。

以上是美國農業收益問題底檢討；其次再來看看其他各國關於這問題的統計罷。

在英國，關於國民收益和財產，沒有像美國那樣正確的資料。可是正在進行着想要決定它的各種試探，所以依此可以窺見它底國民收益和財產中間，農業底比率是有如何的變化。

統計家比克底調查是比較地正確；據此，十八世紀末期，大不列顛和愛爾蘭底國民財產總額爲十七億四千萬磅。其中七億五千萬磅（四三·一%）爲土地底價值，一億二千五百萬磅（七·二%）爲投入農業的資本底價值。一八一二年科爾肯是把大不列顛底國民財產估計爲二十七億三千六百萬磅，其中十二億磅（四三·九%）爲土地底價值，二億二千八百萬磅（八·三%）爲農業資本。他又估計國民收益爲四億三千一百萬磅，其中二億一千七百萬磅（五〇·三%）爲農業收益。

此後各年，斯坦普（1）關於國民收益和財產底變動，曾揭舉如下的近似的數字。

一八六五年國民財產總額爲六十億磅，其中土地價值佔十八億六千四百萬磅（三一%）。在一八七五年，八十五億磅國民財產之中，土地價值佔二十億七百萬磅（二四%）；到一八八五年則在一百億磅之中佔了十六億九千百萬磅（一七%）。最後，戰爭以前（一九一四年）斯坦普估計大不列顛底總財產爲一百四十三億一千九百萬磅，其中土地價值爲十一億五千五百萬磅（八·一%）。

(1) Stamp, "British Income and Property," 1916; "The Wealth and Income of the Chief Powers,"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919, VII.

這樣（假使認定這些數字大概正確，可以用做比較的東西的話）英國全體國民財產之中，土地所有底價值所佔比率，在一世紀間從四三%低落到八%。

主要根據所得稅統計而調查來的國民收益底變動之中，也可以看出大概同樣的傾向。仍據斯坦普和波利底計算，從A項目（不動產）所產生的收益如下：(1)

	由土地	由房屋所有
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	三七·一	一四·九
一八五〇——一八五一年	四二·八	三九·四
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	五一·八	一〇二·四
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	三七·〇	一六二·三
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	三七·一	二〇二·〇
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	三六·九	二〇七·六
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	四〇·五	二四二·五

換句話說，從土地所有所得到的收益，到一八八〇年的恐慌為止，是一直向上，以後再行低下。但從這一世

(1)關於一九一四——一九一九年，是據 Stamp, "British Income and Property" 關於一九一三——一九二四年，是據 A. Bowley, "The National Income 1924," Oct. 1927. 所以這種最後的數字不能夠同前面的數字完全比較。

紀觀察起來，差不多是沒有變化。然而從都市底不動產所得到的收益，是差不多增加到十四倍。同時八〇年代以來，從農業上的職業（B項目）所得的收益，也開始低落。即據波利計算（I）在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年，牠在六億磅總收益中佔二千二百萬磅，一八八七——一八九一年佔二千萬磅，一八九二——一八九六年佔一千九百萬磅，到一八九七——一九一三年則佔一千七百五十萬磅。在這期間，總收益在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爲八億三千三百萬磅，一九〇八——一九〇九年爲十億九百萬磅，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則爲十一億六千七百萬磅。

然而英國農業收益中的地租底地位和歷史，是有興味的契機之一。英國底地租，不管它底資本主義如何急速發達，却是反映着社會上的強固的英國土地所有底歷史全體。更正確地說來，這資本主義的諸條件，強固了作爲特殊階級底社會收益的英國地租。

如上所述，在十八世紀終結，即在初期資本主義時代以及『工場手工業』時代，大體上已經完結了。當時還顯著地普及的小農民經濟，和立脚在『普通的』前資本主義的地租的，舊的土地諸關係底清掃

(1) Bowley, "National Progress in Wealth and Trade," 1904, P. 18,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Kingdom." 不用說，根據英國所得稅統計的收益底計算，在A項，尤其是在B項，極不正確，這點是一刻也不可忘掉的。參照奧比洛夫『英吉利的所得稅』一八九八年。

過程。貨幣經濟底浸透，都市生活底發達，都市和工業人口底增大，對於農產物的需要底增加，促成了農產物價格底急激昂騰。物價在美國發展以後，已從十六世紀後半期起，伴隨着貿易和貨幣經濟底急速發達而開始騰貴，不斷地上昇起來。自從十八世紀末期資本主義時代到來以後，物價發生未曾有的騰貴。據綿密地研究了數世紀間英國物價變動的羅吉斯底計算(1)，物價最初的急激騰貴起於十六世紀的後半期。當時例如，小麥一夸他價格由前五年的五志十一便士二分之一，上昇爲十三志十二便士二分之一。到了十七世紀末期，這價格已昇至三十九志二分之一便士，十八世紀末期(一七九一——一七九五)則達五十三志八便士。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其中聯關着拿破崙戰爭和大陸封鎖，物價更爲昂騰。一八〇一——一八〇五年的五年，上述小麥價格平均達八十志，其次五年間爲八十七志十一便士。(一八一——一八一五年)又上昇爲九十四志三便士，有一年(一八二二年)甚至達到百二十六志六便士。到了其次五年(一八一六——一八二〇年)，小麥價格也開始漸次低落(八十志六便士；其後則一直到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爲止，安定於五十五志乃至六十志之間。

這樣的物價騰貴，對於英國地主地租收益上的影響是怎樣呢？

當然，地租因爲這個原故，表示了未曾有的騰貴。自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之間，實

(1) Rogers, J.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1866-1888

在是地租收入底『黃金時代』前世紀中葉很有名的英國農業研究家凱特，把楊格時代（一七〇〇年代）同他底時代（一八五〇年代）底地租和其他農業生產諸要素底高度互相比較，作成下表（1）。

一公頃底地租		每一公頃小麥生產數		物價			
一七七〇年	一三志四便士	二二	(考他)	穀物	肉	羊毛	每週工資
一八五〇年	二六志十便士	二六%		一½便士	¾便士	五½便士	七志三便士
				¼便士	五便士	一志	九志七便士

換句話說，每一公頃底小麥生產數是增加一四%，穀物價格是增加一六%，羊毛價格是增加一〇〇%以上，工資是增加三四%，地租是增加一〇〇%。

據官廳統計和個人底調查資料，曾有地租底騰貴更為顯著的場合。尤其是在拿破崙戰爭時代，小麥發生未曾有的價格暴騰時代。例如據羅奈斯底資料，在羅特蘭公底所有地上，一七九七年每一公頃的地租為十九志三便士四分之三，到一八一二年為二十五志八便士四分之三，更至一八五〇年達三十六志八便士（2）。在斯達特福德西阿底某所有地，一七八〇年為八志的地租，在拿破崙戰爭時代昂騰為三×五志，戰爭終結以後低落到二十志。在孔馬塞特西阿底某所有地，從一七七三——一七八二年到一八〇

(1) J. Caird, English Agriculture in 1850-1851, Lond, 1852, P. 474.
 (2) Rog'rs, op. Cit., P. 29.

三——一八一二年之間，每一公頃底投資差不多增加二倍，但地租則由十九志六便士昂騰為二磅一志。(1)

英國地租史底別的最近著者，(2) 詳細研究一世紀來地租底年年變動。茲錄關於地租的五年平均底簡單資料如下：

年	志	便士
一八〇一——一八〇五年	一一	二
一八一——一八一五年	一四	七
一八二——一八二五年	一七	一一
一八三——一八三五年	一八	五
一八四——一八四五年	二〇	一
一八五——一八五五年	二〇	九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	二三	七

(1) Hasbach, "Die englischen Landarbeiter in den letzten 100 Jahren und die Einhebungen", 1894.

(2) R. Thompson, "An Inquiry into the R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in England and Wales during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R. S. S." 1907 December.

一八七二——一八七四年	二八	一〇
一八八一——一八八三年	二六	九
一八九〇——一八九二年	二二	一〇
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	二〇	六
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	二〇	〇

這樣，地租在一世紀中，表示着不斷的向上；自從一八七〇年代末起，漸次開始低落。然而地租雖然低落，自從一八七二——一八七四年底最高水準低落了二五——三〇%，但是比較十九世紀的前半期，則仍保持着極高的位置。因此可以說英國底地租，雖則在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的恐慌後有顯著變動；當作國民收益中的一部而論已見減少，但其絕對額却最『安定的』。

在法國是怎樣呢？據舊的估計，一七八九年的國民財產爲六十億乃至一百億法郎，其中六〇%爲農村土地所有底價值，一五%爲都市底財產，殘餘的二五%爲動產底價值（拉法蔡，佛來斯）。這些數字全是不正確的。不過是近似的東西，那是不用說的。其後許多著者試作法國國民收益和財產底估計。先由羅巴叔爾，（1）其

(1) E. Levasseur,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avant 1789 et démographie de la France Compae à celle des autres nations au XIX Siècle Précède d'une introduction sur la statistique," 1889-1892

次由福威爾，就把一八五三——一八八一年間，已由先人（契拉第尼，波羅夫斯基，阿美蘭，毛尼等）所作成的國民財產底估計，來同其中地價底比率互相對比。現在再把一八八九年的福威爾（1）一八九二年和一九一二年的第葉爾底調查來把它補足，則如下表。

	國民財產總額(十億法郎)	土地及建物額(十億法郎)	同上對全體之%
一八五三年	一一五	九二	七三·六
一八六二年	一七五	一二〇	六八·六
一八七八年	二四〇	一三五	五六·三
一八八一年	二一六	一一五	五三·二
一八八九年	二〇〇	八〇	四〇·〇
一八九二年	二四二·九	七七·八	三二·〇
一九一二年	三〇二·五	七七·九	二五·八

這些數字決不是正確的，而且沒有完全可以比較的性質，然而依據這些，也可以看出國民財產總額中間土地所有底比率顯著地減少的事實。就是把法國國民收益及其構成部分估計得更正確的比猶邦底數字，也

(1) A. Froyville "La France economique," 1890. 關於一八九二——一九一二年，據"La fortune Publique de la France," 1913.

能證實這點，即據他底估計，『實際』的國民收益，以及它底構成部分對這收益總額的比率，計如下表。(1)

	國民收益總額		土地所有		同上對國民收益之%		資本收益		同上之%		農業的職業底收益		同上之%	
	(十萬法郎)		(十萬法郎)		(十萬法郎)		(十萬法郎)		(十萬法郎)		(十萬法郎)		(十萬法郎)	
一八五三年	12.3	1.6	13.0	5.1	41.4	2.6	21.1							
一八七八年	21.9	2.3	10.5	8.5	38.8	3.8	17.4							
一九〇三年	27.8	1.7	6.1	12.7	45.7	2.8	10.1							
一九一一年	32.0	2.0	6.3	14.0	43.8	3.3	10.3							

從這看來，土地所有的收益雖則絕對地增加，但是牠在國民收益中的比率，則從一三%低落到六%。同樣，農業上的職業底收益比率，是從二一%低落到一〇%；然而資本收益比率，則從四一·四%增大到四三·八%。

再看德國，根據現存資料來估計國民收益和財產中間屬於農業的比率是不可能的。據黑爾飛利底調查，一八九六年德國國民收益總額為二百三十五億馬克（每人平均數為四百四十五馬克），一九一三年則為四百三十億馬克（每人平均數為六百四十一馬克）。他又估計國民財產為三千百億馬克（每人平均數為四千六百五十馬克），其中七百億馬克為土地價值。(2) 據另一研究者比猶哈(3) 底調查，一九一四年德國

(1) Pupin, "La richesse de la France," P. 116, 53.

國民財產額爲三千七百六十億乃至三千九百七十億馬克，其中都市以外底土地所有爲五百億馬克，估計約佔一三%。此外再沒有更詳細的數字，因此更正確地明瞭從農業所得到的地租收益底比率是不可能的。同時在這裏必須指出，德國人口每一人底「國民財產」額，雖比別的資本主義諸國較少（德國爲四千六百五十馬克，法國爲五千九百二十四馬克，英國五千八百馬克，美國五千五百馬克），但是德國土地所有底比率（一三%）却比英國（八%）爲高，比較法國（二五·八%）和美國（二六·九%）爲低。這就說明大戰以前，德國工業化底程度，比較法國和美國爲高這件事情。

因爲更正確而有價值的材料不夠，所以，關於國民收益和財產全體中的農業，農業上的職業，農業收益和財產底比率問題，這種事實的說明和例證，不得不以上的敘述爲滿足。當然，上揭資料，並不能夠充分說明上述問題；可是若干根本問題，却已表現得充分明瞭了。

隨着一國工業化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化，農業人口數底減少，同時國民收益和國民財產中的農業底比率，便開始相對地低落。表示國民收益和財產中間農業所佔比率低落的統計數字，是可以同農業人口和工業人口底比較一樣，成爲一國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底指標。可是就每一人口平均數額看來，這合則性是被破壞，

(2) Heberich "Deutschlands Volkswohlstand 1888-1893," Berl. 1917, S. 112.

(3) S. Bucher, "Deutsches Volksvermögen in Krieg," 1916.

而轉化爲相反的合則性。卽在高度工業國家，農業人口底資本財產所有數額最高，而且通常得到高於低度工業國家的收益。正如美國底實例所明示的，正在工業化的國家，在其發展之中，反復着這種合則性。這種資本主義的，工業的發展進行愈速，農業收益和財產底比率也就愈有低下的傾向。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國民收益中的農業收益底各個部分——農業工資，利潤，地租——底比率。在這裏也可以看出一般的合則性；但依一國工業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底性質和速度如何，而可以看出本質上的差異。

地租底社會的變動最爲遲緩，而且這在資本主義和工業化進展的各國都是一樣。無論何國，地租底量都是絕對地增大；但在最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地租在國民收益之中所佔比率，同樣是會低落。舉例來說，英國地租所佔比率，比較法國和美國更低三倍，比德國差不多低二倍，這件事實就可充分說明。在大體上，國民收益中間，地租所佔比率底低落，雖然不把土地所有者階級底社會勢力底變化，完全反映於這數字之中；但仍可以把它看做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發達和指導權底指示者。又當規定這地租底特徵時，有留意其分散性的必要。在國民收益之中地租佔了八%的英國，這八%的地租是集中於數千，甚至數百大土地所有者底手中。但在地租差不多佔國民收益中的三分之一的美國，這地租是分散在六百五十萬個土地所有者之間，因此他們底社會勢力也是非常分散。

農業收益底其他部分之變動底性質，因爲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底性質如何而有若干不同。在全體工業

化和資本主義化的國家，以及農業自身底資本主義化急速進行着的地方，農業勞動者底工資和資本家底利潤，都有絕對增加的傾向。可是農業勞動者工資底增大，總不及工業勞動者工資底增大；而且牠在農業收益中的比率雖有增大，但是牠在國民收益中的比率，却是不得不低落下去。如在英國這種農業日趨衰微的國家，農業勞動者工資底比率，不但相對地低落（因為工業勞動者工資底增大），而且還在絕對地低落。

最後，由農業所產生的資本家底利潤是怎樣的呢？在資本主義正在發達的地方，它底比率不得不就低落下去。可是在農業正在發達的國家，則顯著地增大起來。牠在農業收益中的比率雖然不至增大，但可保持着極高的水準。

以上是從（研究農民參加創造『國民財產』和分配『國民收益』而作成的）上述近似的、不正確的估計所得到的結論。我們在這分配過程中，總之看到了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各種特徵。可是在農業方面，這些特徵並不單純，帶有工業發展底反映，而且受其『指導的』意義底影響。且在這裏，除掉社會生產物底分配過程上的兩個根本的階級——資本家和勞動者——之外，還有第三個參加者，即土地所有者——金利生活者，他們特別明顯地表現其姿態。他們底收益，在國民收益之中所佔比率，現在已經很大，而且正在絕對地增大着；但在相對的方面，却是日趨低落。

第五章 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

第一部 資本主義農業恐慌底理論

第一節 一般恐慌理論與農業恐慌

農業恐慌問題，是農業社會經濟學底理論的極端重要的完成。我們在此正如對於工業恐慌問題那樣，非但要去研究全體資本主義經濟底『正常的』與『健全的』發展過程，並且更得去研究它底病理學，及其固有的有機的諸矛盾。農業恐慌問題雖然異常重要，但從農業之理論的和實際的經濟學底現狀說來，這種理論不但沒有完成，而且正確些說，根本尚未被人提出。

誰都知道，一般的恐慌理論雖則有各個著者底種種說明，但它總是當作工業恐慌的理論而被創立起來。恐慌底理論的前提也好，它底說明也好，作為恐慌研究的基礎的具體材料也好——所有這些，幾乎全是關於工業的事情。經濟生活底其它方面——貨幣流通，運輸，商業，以及農業這件事情——主要都是僅僅當作工業恐慌底過程，它底諸條件，指標等等研究材料而被使用着的。

成為國民經濟底特殊生產部門的農業，在其特殊的恐慌方面，同一般的工業恐慌底指標，諸條件，根據，以及原因，究有多少類似之點呢？工業恐慌底理論，是否就能成為包括資本主義的國民經濟的一切具體的支派和部門的資本主義恐慌底一般的抽象的理論？或者，在說明（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底指導的決定的部門的）工業時很有效果的這抽象理論，在具體地適用於其它諸部門時，是否要求它底基礎諸契機底深化和發展？或者最後，農業同工業比較起來，是否具有絕對的特殊性？工業及一般資本主義恐慌底理論，是否可以完全適用於農業？是否存在着特殊的農業恐慌？這種特殊的農業恐慌出現於如何場合？

換句話說，我們是否必須建立何種特殊的農業恐慌的理論？假使是的，那末這種理論是否就是適用於農業底一般恐慌理論底深化和發展？或者，這種理論，就其前提和根據來講，是不是一定同一般理論全然不同的特殊的理論？

對這一切問題，想在經濟學底文獻之中，去求一個比較正確的，完全的，沒有矛盾的答覆，這或許是徒勞無

功的事情。誰都知道，在現代的經濟學中，就連資本主義恐慌底一般的問題，還未給以充分的研究；各個著者對這問題的處理各不相同。恐慌底概念也好，恐慌底內容也好，它底各個指標也好，最後它底原因也好——所有這些，各個著者各有各的說法。

這裏不得不指出的是，使恐慌理論和它底說明陷於這種狀態的原因之一，乃在於這種恐慌理論，在布爾喬亞經濟學底一切流派之中，並不是當作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合則性的抽象的一般的理論之發展（正如馬克思所做的那樣）而被創立起來；反而是當作暫時的資本主義的景氣變動底具體的理論而被創立起來的這點上。在這場合，經濟學最初所加以最大的注意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的景氣變動底全循環之中，這種景氣變動底危機階段底最尖銳的瞬間，即恐慌時期底具體顯現。資本主義社會底潛在的社會諸力底狂暴的具體的顯現，當然，比較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在它全循環的發展之中——的『正常的』經過的諸條件，一定更易惹人注意。所以恐慌底理論，並未當作從資本主義發展底循環得來的一般的抽象的理論底一部，而是當作資本主義經濟底正常過程底具體的偏向——有規則地反復着的危機——底說明而被構成起來。

但是，如把恐慌問題像上面那樣提出，那末首先，顯然需要龐大的具體的材料。雖說如此，歷史的諸事實底蒐集和一般的觀察，對於這種具體的恐慌理論底科學的分析和基礎的樹立，要想提供十分正確的材料是不

可能的。到最近數十年來，專門的科學的經濟學的研究所漸漸設立起來了，把資本主義經濟底動態的研究放在綿密地組織着的觀察底地盤之上，因此爲了景氣變動底有組織的科學的分析，而做着的專門的事實蒐集，也就成爲可能。所有這些事情，連同（關於各家及各地底經濟生活底動態的）過去有組織地蓄積着的廣汎的材料，到了現在，已經能夠把資本主義社會底經濟生活底全部動態，更正確地測定，更詳細地確定了。

在現在，我們已能獲得百年甚至百年以上期間的，亦即幾乎包括資本主義經濟全時代的幾個基本的經濟指數（特別是價格，貨幣流通，利率等等的變動）。由於這些資料的科學的分析，同時除去非經濟的，偶然的季節的，生活的諸要素，我們似乎已能更正確地把握着全資本主義經濟的全機能底合則性。經濟生活底景氣變動的觀察方法及其研究方法，在研究資本主義的動態，它底經濟諸條件底交替，它底發展和這發展所引起的一切變動的總體間之週期性等的時候，已成爲最重要而且最正確的方法。把景氣變動放在同上述問題以及適用方法——需要複雜的專門的組織——和全複雜性的關聯上去觀察，去研究，這事情現已構成關於景氣變動的特殊科學部門了。

可是，即使適用景氣變動方法而去研究動態和靜態上的經濟生活底具體現象但這既不能代替資本主義的循環和恐慌底抽象理論，也不能把這個問題解決。所以，研究經濟生活之動態的現代的景氣變動方法，縱令這種動態的方法論底研究達到了極高度的完成和完全的領域，曝露了在從前較不完全的研究方法之下

所不注意的這種動態的若干新的諸現象和諸契機，可是這仍然絕對不能排除再生產和恐慌底抽象理論底必要。

關於經濟底動態諸現象底確定和分析，能使景氣變動的觀察方法更臻於正確者，首先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底動態上所觀察的波狀運動有顯著的確定性。從前的觀察是以此等波狀運動，歸着於大約每隔九年乃至十二年間。反復着的繁榮與恐慌。誰都知道，波狀運動底週期性，和資本主義循環底繼續性，是和需要週期更新的資本主義工業底基礎的設備底消耗期間，大致相同。

更正確而且更長期間（大約百五十年）的分析，除了能夠確定資本主義循環底繼續性底此等基本的大小（雖然，在外觀上比較以前採用的東西遠為不正確，不確定）外，還有確定在資本主義社會底向前發展上的其他許多較短期的以及較長期的波狀運動底可能性。同時，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相異的各國底運動性質底比較研究，是可以確定基於資本主義發展底性質、階段，以及速度的，各種國家集團（亞美利加，西歐羅巴，俄羅斯）中的經濟動態底基本的波狀運動之若干不同的類型。最後，也可以看出歷史上，同資本主義發展底深化過程攜手並進的循環期間縮短的某種一般的傾向（1）

週期變動底一切的特殊性，它們底性質，資本主義發展底其它諸現象，同它們之間的關聯，正如後述那樣，在農業恐慌底本質底說明和分析這一點上，是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根據以上所述，景氣變動論對於資本主義的循環和恐慌底具體分析雖極重要，但它只是再生產過程底抽象分析底單純的反映，這是很明白的。恐慌是資本主義經濟底，而且只是資本主義經濟所獨有的產物。因此要說明它底原因，必須從這資本主義的性質裏面去尋求的。景氣變動論是既不能根本地提出這恐慌問題，又不能把它變更。(2)

在馬克思方面，是把資本主義的恐慌理論底問題，當作方法論上再生產底抽象理論底發展而提出來的。他從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底社會經濟底本質，及其基礎諸要素這點出發，而把資本主義恐慌基

(1) Mitchell, "Business Cycles," 1913. 關於景氣變動底動態事實的材料，參照關於有名的「大循環」的論爭的文獻。例如，孔特拉契夫「景氣變動之大循環」，「景氣變動之諸問題」第一卷，及孔特拉契夫和奧巴林合著「景氣變動之大循環」，莫斯科，一九二八年。黑爾正修田是否存在「景氣變動之大循環」，一九二八年。門台爾孫「景氣變動之諸問題」，一九二八年。貝爾夫辛「景氣變動」，一九二五年。孔特拉契夫「工業的和農業的商品價格之動態學」，「景氣變動」第四章。

(2) 但在實際上，與此相反本質上成爲資本主義經濟底動態的研究法的景氣變動論，近來已在開始轉化而爲關於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底合則的發展底學說——同時包含着再生產和恐慌底抽象理論。這是不錯的，馬克思對於「俗流」經濟學所投非難，原原本本，而且明瞭地被適用於此種場合。即馬克思這樣說着：「俗流經濟學是『轉轉於資本主義秩序底假象的表面的領域……把它具體形態上的社會底再生產過程作爲分析底對象。』」

礎底社會諸原因曝露出來。在資本主義的生產諸條件之下，這種過程底特殊性，是在於生產物底不但當作商品，甚至當作商品資本而被生產出來的這點上，即在它底實現諸條件上，豫想着這種資本底增大的必要的這點上。因此馬克思在凱奶所作成的一般的圖式——描畫着簡單的再生產過程的圖式——之上，補上了他底擴大再生產的，即隨伴着資本蓄積的再生產底圖式。

馬克思正確地根據了這種擴大再生產底圖式，而把資本主義生產底恐慌問題，當作那種特殊的不可避免的現象而去解決。這樣，恐慌底主要原因，一方面可以從資本對擴大再生產底無限制底可能性去說明，另一方面可以從排斥無拘束的實現和資本再生產底可能性之人口底消費基礎底狹隘性去說明，在社會的生產帶着無政府的性質的場合，生產上的可能性同消費底基礎即購買力之間的背離，是招來社會的生產底個部分底不適合，並引起它們之間的均衡底擾亂。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有通過了恐慌，只有通過了社會資本底一部分的減價，只有通過了生產底可能性一時的收縮，只有通過了生產底再編成，才能恢復被攪亂之均衡。但是在這時候，均衡底回復，已是進行於新的水準之上。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個個生產部門底不一致，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可能性，同人口底購買力之間的不一致，因此就構成了資本主義底有機的，而且不是技術經濟的而是社會的『疾患』。關於景氣變動的材料，是很顯然地在這一切細目——即資本底蓄積，擴大再生產，它底個部門，以及社會的生產和社會的消費之間的進一層的分裂，資本底減價等等——上面，能

夠經驗的解明和確認這一般的立論在資本主義的循環底發展過程中之正確性。

因此，關於資本主義恐慌底一般理論，同時關於工業恐慌的理論，現在我們可以採用兩種方法。即第一為問題自身底基本的，社會經濟的，抽象的方法論的提出；第二為景氣變動的統計的觀察和精密的具體的分析方法，以及極龐大的事實的材料。

但是，說到農業恐慌，事情就完全與此不同。不消說，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和一般資本主義的，並非外表的，而是抽象的深化了的研究和分析所產生出來的資本主義恐慌底抽象理論，是可以照樣適用於全體資本主義底所有各個部門，但同時，爲了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底個個部分和部門底具體的本質，僅僅這樣抽象的東西顯然是不充分的。

參雜在再生產過程及恐慌底構成和發展裏面的一切基礎的要素是在國民經濟底種種部分和部門之中，用非常不同的方法結合着。當作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發展底種種階段而出現着的社會的構成和社會的諸條件，隨伴着像資本底有機構成那樣重要的契機的技術的——生產諸條件，當作商品的，信用的，貨幣的等等關係而出現的社會經濟的諸聯結，所有這些東西，無論在工業方面或在農業方面，都以非常不同的方法形成着。就循環和恐慌底一般的理論說來，從這些具體的特殊性中把它抽象，而且從它底純粹的姿態，即『純粹的』資本主義態態上去觀察循環底發展是很必要，但是，若要具體地觀察工業以及農業恐慌，那末單單限於資本

主義的發展和恐慌底那種「純粹的」形態，是不可能的。

這點在農業方面更爲適切。農業底「資本主義的」恐慌，離開了一切具體的環境和諸條件（連農業底非資本主義的形態包括在內）的觀察，那是不能理解，不能研究，也不能依據理論而使它一般化的。若把資本主義農業之中埋藏着的一切非資本主義的要素，從包圍着它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抽象」出來，那是決不能夠構成農業恐慌底理論。假使我們從這一切事物抽象出來，那末我們除掉關於資本主義的循環和恐慌的一般的抽象理論之外，恐怕什麼都不能夠得到。在保有抽象理論底一般諸前提之農業恐慌理論看來，進一步去把農業上的再生產和恐慌底諸現象與及使農業複雜化的一切經濟的社會的要素一併研究，由此把牠具體化起來，是很必要的。

這樣，把恐慌底一般的理論去掩蔽農業恐慌底全部問題，這一事實底可能性應被否定；同時，農業恐慌底理論，只是一般理論底單純的變化，複雜化，具體化，因而有否定任何「特殊性」底存在的必要。只要存在着一般的恐慌理論，那末排除這種一般理論之農業恐慌底理論是不會有的。農業恐慌底理論，在其基本的諸要素，及其基本的社會經濟的內容方面，不得不依據着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再生產，循環，和恐慌底一般理論的前提，這是很明白的。但是，要使一般的理論無餘留地吸收農業恐慌底一切具體的內容，這樣廢棄問題自身，同時也就廢棄農業恐慌底特殊的理論，是不可能的。農業恐慌底理論，是和一般恐慌理論同樣，必須從社會的，經濟的諸

要素出發，而且從國民經濟中的農業部門異於工業的技術的，經濟的，社會的，及歷史的諸特殊性底關聯上去研究農業恐慌之從中發生而被形成的各個特殊性及各種形態。

但是，我們在這裏遇到障礙。這就是農業經濟學，和成爲恐慌理論底基本諸前提的一切基本的諸問題，並沒有在理論方面充分地研究這一事實。把這體系當作私經濟的體系，抽象了它底社會的內容和歷史性而建設着的現代農業經濟學的文獻，不但沒有解決農業恐慌底理論問題，甚至沒有把這問題正確地提出。結果，現代農業經濟學的農業恐慌概念中所包含着的內容，在它底科學性上說來，是同現代理論經濟學底方法論的諸前提和諸要求中間，隔着極遠的距離。

第二節 布爾喬亞經濟學中農業恐慌底規定

農業恐慌底概念及其本質，在布爾喬亞經濟學底文獻之中，是被如何規定着的？我們舉出左列二三個例。依照孔拉特底規定『所謂農村恐慌——是指純收益底，特別是地價底，極度昂貴後發生反動，因而純收益底低下，信用上諸困難底危險，威脅着極多數的農民底經濟地位底這樣的一國底經濟狀態而言。』(1)

同樣，按照德意志著者底最新的規定，亦即現代德意志底農業經濟學底一個最好的學者采林底規定，所

(1) Conrad, "Agrarkrisis," ("Handwörterbuch d. Staatswissenschaften," 1909)

謂農村恐慌，『就是使多數農耕者被迫喪失財產，并使全地域的人口被迫逃亡的那種價格底形成，和由此發生的收益，支出和稅款間的相互關係』(1)

在俄羅斯底著者之中，亞·斯庫伏爾左夫也把農業恐慌解釋爲『非正常的，使農耕者不滿足的生業狀態』(2)

其它俄羅斯底經濟學者，在研究這種一般恐慌理論的時候，特爲農村恐慌佔了若干頁，並把農業恐慌規定爲『土地收益性減少底結果，農業人口底大部分蒙受損失，甚至破產的農業狀態』(3) 最後，俄羅斯底最近的著者，是這樣規定『廣義的(這裏是把停滯包括在內)』農業恐慌就是『農業企業底某一集團底收益性，多少繼續地停止於正常的水準以下的狀態』(4)

在論述農業恐慌底歷史和經濟底其它經濟學者之中，大多數都沒有詳細的規定農業恐慌底概念(法拉斯，烏開，列維茨基，卡布爾哥夫，布爾加哥夫，普洛考樸維基，巴爾夫斯，以及其它很多的經濟學者) 何況，屢次

(1) 采林：『農村恐慌』俄羅斯版，四二頁。

(2) 史克辛爾招夫：『農業恐慌』『農業大百科辭典』第八卷。

(3) 愛姆，布皮強：『經濟恐慌』一九一五年，七二頁。

(4) 郭牛哥夫：『十九世紀底七〇——八〇年代底歐羅巴底農業恐慌』一九二五年，九頁。

被任命的英吉利的農業恐慌調查（議會底委員會）美國底關於戰後農業恐慌的最新的專門調查（1）（與連·皮亞森等）這些中間，當然，關於農業恐慌的任何規定都是不會有的。

比較關於農業恐慌的正確規定底缺乏遠為重大的事情，就是個個著者在這種概念之中所包含着的經濟的，社會的——歷史的內容，實在是千差萬別。如從一切引用着的定義看來，農業恐慌底概念底標識和內容是極偶然的，而且是不確定的。像一切農業經濟學那樣，這些定義底大多數，首先是從私經濟的要素——經濟底收益性底低下，使農耕者不滿足的狀態——出發來規定恐慌。假使除去了恐慌底基本的標識，剩下來的與其說是恐慌底概念底規定，和它底社會經濟的本質底正確的定義化，寧可說它只是個個記述的要素（價格底低下，信用底不足，稅捐底苛重，人口底逃亡等等）而已。

至於恐慌底名稱，有些著者祇稱爲『農業的』，其它著者則稱爲『農村的』，但對於這些概念在生產上和社會經濟上的內容底差異，沒有給以進一步的規定。關於這點，有些著者在決定恐慌的諸現象底根本上，特別認定生產諸條件上的諸變化，其它著者則認定——所有的，土地的，農村的諸條件上的變化。雖然如此，對於恐慌底根據是什麼，種種現象之間的相互制約性是什麼東西——這些問題，仍是一言不發。

（1）在美利堅的文獻中，是用『停滯』這種用語和概念來代替農業恐慌底概念。這在顯示農業恐慌底發展和進程底性質上更爲適切。

還有，在農業恐慌底概念之中，往往包含着荒歉，家畜流行病等屬於自然性質的偶然的諸現象，（郭牛哥夫，列維茨基）在這場合，引起了同樣的概念底不確定和混同。雖說災荒這種現象也保有着經濟的原因，同時喚起極重要的經濟的結果；可是它同包含在恐慌底概念之中的許多現象並無直接的關聯，這是很明白的。

然而，關於農業恐慌底若干特別的經濟的標識，依舊流行着極不確定的見解。例如，在災荒和農作物底生產不足的場合，在嚴重的生產過剩的場合，在價格急劇跌落的場合，在價格昂貴的場合，往往都被稱為農業恐慌。例如，資本主義以前的最初的英吉利底農業恐慌（一八〇二——一八〇七），如果按照上述農業恐慌底歷史家法拉斯的言語說來，是在價格暴騰之際發生。然而相反的，農民是由於農業恐慌而儲積起來了。（1）俄羅斯底農業歷史也是這樣，例如，在年代極接近的期間——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頭，和十九世紀底二十年代——曾經遭到兩次農業恐慌，其中，最初是價格騰貴的時期，第二次是價格低落的時期。儘管如此，在這兩個時期，當時是人人把它當作農業底危機狀態底時代而觀察它的。（2）與此同樣，一八九一年的俄羅斯底農業底破局的『危機』也在『饑餓』物價，急劇騰貴的物價之下發生，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年的繁榮，反而是起於二倍低落的價格之下。

(1) Praas, "Die Ackerbaukrisen und ihre Hilfsmittel," 1866

(2) 關於這點，參攷拙著『農業進化概說』第三——五章。

又如在古代希臘，羅馬，中世紀等由於災荒，家畜流行病，戰爭等而引起的農耕上的危機似的諸現象，如果把它包括在農業恐慌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底觀察和一般的理論之中，（1）那是更重大的方法論上的錯誤。農業恐慌底這樣的處理，顯然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底被混同。如把問題如此解釋，那末就連旱荒，洪水，雹害，和地震這些自然的不幸，以及最多樣的自然的諸條件，也就屬於經濟恐慌底範疇了。不消說，災荒底可能性，同與此的鬥爭，以及與其它有害的自然諸條件的鬥爭底形態，同樣地，在某一限度以內，是依存於社會經濟和生產諸力底發展階段。但是，仍不能把這些一切不幸底原因，僅僅歸着於經濟底社會組織底缺陷。這同以為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下再不會有災荒，旱災，雹害同樣錯誤。至於對於這些現象的反作用是在怎樣的社會形態之上組織起來，它會產生什麼經濟的結果，那是另一問題。

第三節 資本主義農業恐慌底一般的前提

放在農業恐慌理論的考察底根柢之上的，一般的方法論上的諸前提，究竟是什麼？

首先，如上所述，我們不能夠把農業恐慌當作超歷史的問題，當作從古代到現今，在絕然不同的時代具有同樣的內容的東西來觀察。我們必須把它當作具有同資本主義經濟結合着的經濟內容的問題而來觀察。因

（1）列維茨基：『法蘭西底農業恐慌』，一八九九年，第四頁。

此不僅梭倫時代和中世紀的農耕的或農村的恐慌，就連近世的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業恐慌，也不能夠攙入農業恐慌底理論問題之中。不論自然經濟分解時期的前資本主義時代，乃至單純商品經濟時代底農業底危機狀態底諸現象，單從外表看來，而且從二三個標識看來，也不過同最近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底諸現象和本質相類似而已。所以就在初期資本主義時代（工業上的工場制手工業時代），一般的恐慌和特殊的農業恐慌底諸特徵和諸要素，如同發達了的資本主義時代比較起來，是遙遠地表現於非典型的現象之中。

因此，我們不得不從資本主義農業底諸條件和諸特徵出發，把握着並檢討着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問題底社會經濟的內容。在歷史上，這些恐慌時代，比較資本主義時代底自身，是局限於更狹隘的界限之中。

就在已經數次爆發典型的工業恐慌的十九世紀底前期，幾乎尚未提供任何材料於農業恐慌底理解和研究。這時若干國家（俄羅斯，北美合衆國）還殘存着農奴制的諸關係；除此之外，在多數國家之中，非資本主義的小農經營佔有支配地位，同時，存在着舊封建的土地關係底殘存物，資本主義農業恐慌底諸條件因此不能形成。雖說如此，從這時代開始，農業已經開始急速地被引入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流通的總體之中。

但是，歷史的特殊性，不僅劃分農業恐慌底時代底歷史的界限，而且顯然使其內容複雜、曖昧。工業資本主義底工場制手工業時代，工業恐慌底發展和進程，還不能夠給以典型的表現；何況資本主義底發展一般總是遠為緩慢，技術水準和經濟諸條件停留在「工場制手工業的」生產水準之上，否，連這水準還沒達到的農業，資

本主義農業恐慌底典型的發展，自然不易出現。就連具有極發達的資本主義組織的農業底國家中間，農業生產者和農業生產底極龐大的部份，往往還是站在伴隨着手底勞動，主要使用着自己底家族底勞動，缺乏資本主義的企業性的『手工業的』經濟，和商品經濟底水準之上。這種經濟在其低的技術水準之上，不過具有比較資本主義的企業顯然貧弱的社會經濟的聯結——商品性，信用上的聯結等等。

不消說，按照一般的傾向，現代的農業，特別是在北美那樣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技術方面，和在社會經濟方面，急速地不斷地帶上資本主義的性質和機械的技術。儘管如此，資本主義底一般的諸關係，以及流通和市場底資本主義的諸條件，只要能把農業完全從屬於自己底影響之下，那末農業底顯著的部份，還能像從前一樣，保有着小商品生產者經濟底小規模的，分散的，技術極低的，非資本主義的性質。在這場合，小商品生產者往往沒有指導的意義，而且並不構成沒入於資本主義生產底大海中（也像工業那樣）的從屬的稀少的部份，而在量的方面還形成壓倒的部分。所以生存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之中的小商品生產者，雖說他們底自身在這經濟的諸關係上，從屬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底一般的法則。——市場價格，地租等等底形成的法則，但是這種小商品生產底壓倒的性質，在農業恐慌底發展行程上和全性質上，並不能夠給以本質的影響。

因此，多數場合底小手工業的，『工場手工業的』，而且也有少許大資本主義的農業底技術底水準，常是規定農業恐慌底特殊性的最重要的一個要素。因此生出一個結論：農業恐慌底理論，並不是資本主義農業底

抽象的『純粹的』理論，也不僅是純資本主義的諸關係，而是包括非資本主義的諸要素和非資本主義的形態的這種現實的農業資本主義底具體的理論。雖說如此，我們決不能把這些非資本主義的諸要素和諸形態當作恐慌底獨立的構成部份來觀察，我們不得不把它們當作從屬於資本主義的循環和恐慌底發展底一般的諸條件，同時使這些條件複雜化，並把它們從那種抽象理論的純粹性分離開去的要素來觀察。

如上所述，我們在觀察農業恐慌底理論之際，必須承認的其它基本的命題，也就可以明白了。把這理論當作資本主義循環底抽象理論底一部分而引導出來，我們不得不在其中區別：（一）當作規定恐慌底襲來和發展的動態的生產的要因，它底本來的生產的內容；（二）當作在這恐慌之中出現的社會的諸矛盾，特別是當作資本和土地私有權之間的矛盾底社會經濟的內容。在純粹的生產的恐慌方面，我們是把農業上的恐慌當作『農業的』或『農耕的』恐慌來觀察；這時，規定恐慌底襲來和進程的生產諸要素和諸原因，不得不從其中探求出來。當然，農業上的這些生產的諸要素，是同工業上的相異。因此農業恐慌底理論，不得不分析農業恐慌異於工業恐慌的這些生產的諸要素。因為這些生產上的差異極大，從這觀點看來，『農業的』生產的恐慌底理論，也就不得不是特殊的，因此等相異而深化了的恐慌理論。

但是，更重要的，是農業底社會的——歷史的特殊性和特徵。這些事物，在它終極之點，不得不歸着於農業底基本的社會的——歷史的特殊性——亦即，農業所專有的土地所有權和農業生產上的獨佔地位底結合。

因此農業上的恐慌，不但在它發生和發展底生產諸要素和諸條件上，更進一步，在它社會的發現和歸結上，超出了本來的生產諸要因底領域；從而成爲『農村』恐慌；換言之，不得不當做『惹起現存的所有諸關係底大破壞』（列寧）的恐慌來觀察。在這意味之上，如果借用考茨基底言語說來，『農村恐慌是資本主義社會底骨骼』，就在今後也是不會終熄的吧。』爲什麼，因爲資本主義農業底基本的經濟的矛盾——農業上的土地私有權底獨佔的地位，是附隨着資本主義，而不能社會的把牠除掉的原故。

農業上的恐慌底社會的內容，在它底恐慌理論之上，比較工業上的恐慌理論，具有遠爲重要的意義。在工業底諸關係上，所有權早已帶着終極的，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社會形態，具有一定的社會的傾向。即對於生產手段的所有權底存在，集中於一個社會階級底手中，其它階級便一無所有的這樣的傾向。恐慌單單只會引起所有權底分配上的單純的量的變換，不至侵入它底社會的內容；却不過是加強了它底基本的傾向而已。

農業上的生產的農業恐慌，在一定的條件之下，獲得形成社會諸關係——即所有諸關係上的大變動的遠爲深刻的意義；因此轉化而爲『農村』恐慌。一方面，由於地主——金利生活者底存在，他方面，由於有時在這經濟底『獨立性』底境界之上，有時在這普羅列塔利亞化，零細農化底境界之上，不絕如縷的無數小所有者底存在（換言之——一方面，由於地租形成的諸條件，他方面，由於爲着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而產生的勞動力底過剩豫備軍底形成），農業上的生產的恐慌，會使所有諸關係底性質底自身——而且，首先就是上述兩種

所有權底擔當者——遭受着最本質的變化。因此事態底發展，不僅在一定的所有諸關係底限界以內，引起了所有權底分配底量的變換；並且會使所有諸關係這種東西至於破碎。而且，事態底發展，不僅使資本主義的所有諸關係底基本的傾向強化，引起它底集中化，往往相返地，使它底反對的傾向復活起來。(1)

當然，這件事情，並不意味着農業上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底一般的傾向，由於農村恐慌而被打消。在這裏，不過是使這種資本主義底發展，和它底循環和社會的結果複雜化的，農業底社會的——歷史的特殊性表現出來。

在最近俄羅斯底文獻之中，關於農業恐慌底理論，看到兩種概念。這大概可以稱之為『工業的——生產的』概念，和『社會的——地租的』概念。第一個概念在農業恐慌底發生和發展之中，單單觀察它底生產的要素（這時，把農業和工業底生產上的差異過小評價），把農業恐慌發生底原因，發展和進程底諸條件，同工業恐慌完全同樣地說明。在這場合，不僅是『農村』恐慌底理論，就連農業恐慌底特殊的理論，顯然也已消滅。否則，就把農業恐慌底發生原因，發展進程，循環性等，僅僅當作『工業恐慌底』反映來觀察。(2)

(1)『農業恐慌是和一切的恐慌同樣，使無數的小經濟破產，惹起現在的所有諸關係底大破碎，在個別場合引起技術的退步，引起中世紀的諸關係底復活。可是，如就全體而論，農業恐慌是會促進社會的進化，把家長制的停滯從它底最後的隱藏處所驅逐出去。』——列寧『農業上的資本主義』全集第九卷四二頁。

另外一種地租的概念，是把農業上的恐慌底原因，歸着於所有諸關係，即土地所有權底獨佔性質底存在。這種概念，忽視了農業上的恐慌底發生底生產的原因，和它底發展底生產的諸條件，把它歸着於資本和土地所有權底運動之間的矛盾，從此求得「特殊的」農業恐慌——更正確些，求得農村恐慌。(3)過去巴爾夫斯底古舊概念之中顯現着的這種理論，本質上不僅忽視農業恐慌底生產的諸條件和諸要素，就連資本主義恐慌底一般理論同農業恐慌的關聯，也是沒有顧到。把土地所有諸關係作為農業恐慌底說明底基礎，(4)而且把恐慌當作農村恐慌來處理。這種理論，在本質上，不外提供了在一定的歷史的時代底諸事實中所展開着和具體化了的地租論而已。為什麼？因為僅從地租形成底諸條件，土地價格底昂貴，負債等等，來說明農業在恐慌和物價低落之際所經驗着的打擊，決不能夠暴露這種物價低落底生產上，經濟上的原因，即生產移向具有更高生產性的土地的原因和可能性，以及高度的生產性不能消化社會的需要的原因。

根據以上所述，為要毫無餘留地說明農業上的恐慌，這兩概念可以說是任何一個都不充分。農業恐慌底

(2) 拿希姆森(旁觀者)『世界經濟』第三卷第二部『關於農業恐慌底理論』。同書，『農村恐慌底理論』，莫斯科，一九二九年。

(3) 皮庫士『農村恐慌底問題』，『農村戰線』雜誌，一九二八年，第一號。

(4) 巴爾夫斯『世界市場與農業恐慌』，俄羅斯版，一八九八年。

理論，只是資本主義恐慌底一般理論發展和深化，它是不得不從一般恐慌理論提供的恐慌底一般的說明出發，這是很明白的。但是在這場合，仍舊不得不把這種一般的說明，依據着農業底生產的和社會的——歷史的諸條件和特殊性而深化起來（這些諸條件和諸特性，只是農業恐慌底發生，發展，和進程底反映）。

結合着農業恐慌底理論和資本主義恐慌底一般理論的，基本底理論的前提，是不變資本底擴大再生產過程，和在這過程之中剩餘價值和不變資本底地位，亦即擴大再生產（蓄積）同消費之間的相互關係。這在關聯着資本再生產底性質，而把資本主義經濟從它底全體上去觀察的場合，是要作為它底發展底一般的循環性（活潑，繁榮，恐慌，停滯）和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底特殊的特性，導出恐慌底不可避性。

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恐慌底指示器，是市場價格底向着平均生產價格以下低落，在資本主義的工業部門，這種條件——不管國民底具有消費（購買）能力和支付能力的需要底不充分，生產還是照着擴大了的前時代底結果而出現——惹起恐慌狀態。這種恐慌的特徵就是生產超過，商品過剩，銷路缺乏，商品價格底低落，生產底進一步的停止和縮小，資本底過剩，企業家底沒落和破產，在新的生產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之上進行着的工業底再編成和均衡底回復等等。

雖然如此，納入於這種抽象的構成之中的農業恐慌底概念，要求着更進一步的具體化。為什麼？因為農業恐慌底理論，不得不從「純粹的資本主義」和當作全體的，再生產過程底平面的研究，移向於「非資本主義的」

要素和非資本的環境所附隨的『現實的』資本主義底觀察，以及具有這些資本主義的和非資本主義的諸要素（地租，非資本主義的農民經濟底存在，農產物價格和農業工資形成底特殊性等等）的種種組合底個部門底觀察。就從農業恐慌底外面的形態和指標來說，也非指出它同工業的循環和恐慌底發展進程之間的顯著的差異不可。農業恐慌並不是像工業恐慌那樣突然襲來，也不那樣狂暴地發展。它底作用並不急激地顯現，而是緩慢地進行。而且它底個要素，並不明瞭地顯現，而是用非常複雜的形態顯現出來。

我們把在資本主義再生產底一般的循環之上，農業生產底下面那樣狀態，稱為農業上的資本主義恐慌底現象。就是在這時機，因為行着農業上的強化了的資本投下和擴大再生產，生產諸條件起着極顯著而且急激的變化；結果，招致了調節價格底低下；與此同時，引起了地租底低落。這件事情，又因這些地租是固着於借地契約，土地價格，抵當權等之中，致使同農業相關聯着的社會諸階級底所得（利潤，工資）低落，更使土地所有諸關係變化。

以上已經一般地規定了農業恐慌，以下將再依據那些規定農業恐慌底襲來和發展的個個要素底特殊性來詳論。

第四節 農業恐慌與收穫

農業上的生產，同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費之間的均衡底擾亂，第一，由於次述事情而複雜起來，即農業生產在對經濟諸條件的依存之外，往往要受荒歉以及其它有害的自然條件底極激烈的攪亂的影響。這種激烈的，往往成爲破局的生產底縮小，是否就是恐慌底根據，本質，隨伴物和指標（如若干人所想像）或者，只是使恐慌底現象複雜化，而且漸漸尖銳化的偶然的因素？

在工業方面，資本家的生產底縮小或擴大，完全依存於企業家底經濟的打算和可能性。從而，有機的地依存於價格和所得。在農業方面，由於荒歉和其它自然的不幸所引起的生產底激烈的低下，以及由此引起的價格底騰貴，總合起於深刻的停滯時代，它非但不會助成停滯底渡過，有時反使農業底「危機的」狀態愈益激化。例如，在俄羅斯，在伴隨着一切穀物價格執拗地低落底傾向的一八九〇年的最深刻的停滯時代，一八九一年的災荒，現出了此後十年間的最高價格（尤其是裸麥：一八九一年的國內市場，裸麥價格一〇三·八哥比，一八九六年是三三·八哥比）。這種價格底騰貴非但不曾證明農業底收益性底現實的向上，反而顯然伴隨着農業底完全的破滅。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同工業上的商品價格比較起來，極爲騰貴（穀物商品底指數，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是一二八·八——一二六·四；但紡績材料是九三·七——九四·一，金屬和燃料是九九·三——八九·六）。可是儘管如此，農業和農業人口全體底一般購買力，由於收穫總量底痛感不足，經濟底一般地陷於破滅，也在顯著地減少。

所以，適度的收穫低下雖能喚起價格底騰貴，結果能使所得總額增大；但是激烈的荒歉，在落後的半自然的小經濟存在，生產者底持久力薄弱的場合，就會轉化而為飢餓和完全破滅的大破局。然而這種大破局仍然並未構成農業恐慌問題底內容。顯然，農村人口底這樣的狀態，具有深刻的一般國民經濟的意義。無論如何，這不僅會使農村人口自身，而且會使都市人口對於工業生產物的購買力也激急減少（這就是說，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底騰貴，使非農耕階級把所得底更多的部分，用於不可缺少的物資方面）。所以全部國民經濟，說不定會瀕於遍及一切部門的深刻的崩壞。而且假若在這場合，一般的經濟諸條件正在誘發恐慌；那末荒歉底存在，怕會極有力地把它底恐慌促進和深化，使它侵入國民經濟底其它方面，給與貨幣上，信用上，恐慌底發生底起因。例如，在一八三九年的英吉利，確正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當時因為荒歉，不得不從外國輸入多量的食糧；結果搖動了貿易平衡底安定，引起貨幣恐慌。同樣地，一八四七年的英吉利底工業恐慌，由於早先發生的一八四五——一八四六年的深刻的荒歉，因而特別強烈地發展着。

在這場合，『荒歉』恐慌不僅屢屢促成農業恐慌，而且具有發展而為一般經濟恐慌底可能性。誰都知道，農村人口一般愈是富裕，一國底農業也就愈多帶着工業的性質；又農業在國民所得之中所佔比重愈小，由於荒歉而來的破局，對於一般經濟狀態的影響，也就愈是渺小。

與此反對的結果，發生於農業生產諸條件底變化之中，就是一般農產物底大量存積，和使農產物供給增

加的總收穫底增大。在物價安定的場合，收穫底增加由於若干有利的關聯，而同工業底景氣相結合——增加農耕人口對於工業生產物的需要，由於信用支付和現金支付，增加貨幣向着商人和銀行金庫的流入，增加運輸底收入，並給以農產物為原料的工業造出更有利的狀態等等。(1)但是豐收這樣積極的影響，也會隨着總收穫額底增大而引起一般物價底顯著的低落，因此總收穫額底增加，不能抵償總收益底低下，由於這種事情而致麻痺的也有。而且這種場合底收益底低下（是同大多單單襲擊一國底一部份或生產者底一部份的荒歉底影響相反），是把一切生產者都放在一樣的物價下落的基礎之上；所以總收益底這樣的低下，在商品||資本主義經濟底諸條件之下，成為全體農業經濟底一般的不幸。而且農產物底價格底低落（從而工資低落），對於資本主義的工業底發展，雖說是最重要的前提之一；但在這恐慌時的農產物價格底低落，有時也使工業受到惡劣的影響。即，農產物底價格底低落，和它底購買力底減少，同國民底其它集團底購買力不能相稱結果，會使對於工業生產物的需要底總量因此減少。

但是，儘管這些現象是有全重要性，可是荒歉和生產不足的自然現象也好，法外的豐收和價格底低下也好，就它們底本身而論，還不是農業恐慌問題底構成部份。這些東西，因為能在農業底景氣變動之上起着錯

(1) Robertson, "A Stud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 1915. — "The Influence of the Crops upon business in Americ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09.

亂的作用，所以不過是把恐慌底奔流，同時把它底研究，使其複雜而已。農業恐慌之謎，並不存在於自然的破局的收穫低下之中，也不存在於農產物底偶然的生產過剩這種自然現象之中；而是存在於從資本主義的發展底前進的行程上的『正常的』生產諸條件中生長起來的恐慌之中。

這樣，農業恐慌問題，它是站在荒歉、生產不足、意外的豐收、生產過剩這些農業生產底自然的變動底自然的諸條件以外的。

第五節 農業恐慌與工業恐慌

其次，我們再來觀察農業恐慌同工業恐慌，究竟是有怎樣的關聯。誰都知道，這些恐慌底任何一面，都會惹起生產底規模和國民底購買力底縮小，因此在另一恐慌底發展之上，給以本質上的影響。許多經濟學者發展工業恐慌底理論，而且說明它的時候，是把工業恐慌底發生及其終熄底原因之中的重大地位之一，給與農業底景氣變動底一般的運動，特別是收穫底運動；因此，把工業底景氣變動，在某程度上關聯並依存於農業底景氣變動。(1) 在資本主義的初期的發展階段，縱令荒歉不是這種繁榮和恐慌時期底襲來底本身，可是至少這

(1) 尤其是從 Moore, "Economic Cycles," 1913 看來，在俄國，恩·配爾伏興(『景氣變動』一九二五年，第二章)部份地抱着這種見解。

種發展底行程，事實上是同荒歉的諸現象關聯着的（例如英吉利底一八四七——一八五七年的恐慌就是這樣）。然而此後，伴隨着農業經濟對於全部經濟的意義底巨大降落，和工業資本主義底旭日似的发展，不僅在英吉利，而且在德意志，美利堅合衆國，甚至俄羅斯，在恐慌底發展進程之中，荒歉底意義逐漸減少；把荒歉列入規定恐慌及其發生的原因之中這事，像在逐漸失却根據。

與此相反，工業的循環和恐慌，對於農業恐慌底進程和發展所予影響，無疑地是十分強大。當然，把農業恐慌發生底原因和進程，全然依存於工業恐慌，這是極大的錯誤。（1）農業恐慌底襲來和終熄，是有自己底原因和根據。但是資本主義中的工業底指導的作用，就在這裏也不得不充分地顯現出來。農業恐慌是同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工業底一般的發展相關聯，帶着資本主義恐慌底性質。農業恐慌是帶着資本主義的性質，把一切農業，就連非資本主義的地組織着的農業也是把捉着的。這是因為價格形成底過程，即資本主義的市場形成底過程，流通手段，運輸等等資本主義的要具，是把資本主義的生產者也罷，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也罷，一樣地從屬於自己。而且在流通和資本主義的市場底諸條件下，由於工業具有支配的，並且決定的意義，在農業底景

（1）例如恩·斯貝庫太獨爾說：農業恐慌不過是工業恐慌底「反映着的」現象，工業底停滯，可以看做八〇——九〇年代的農業恐慌底基礎。參看恩·采林『農業恐慌』底翻譯上的恩·斯貝庫太獨爾底序文，和他底著作『戰前和戰後的世界經濟』第三卷第二冊（一九二九年版）中的『農業恐慌底理論』。

氣變動底決定上面，工業依然成爲決定的要素。

工業同農業主要是在次列四點，在市場上相接觸：第一，對於生產手段和生產要具的農業底需要；第二，對於以個人的消費爲目的的工業製作品的需要；更次，對於工業用的農業原料品的工業底需要；最後，對於食料品的工業人口底需要。

在工業繁榮期，對於農業原料品的需要特別顯著地增加，它底價格騰貴起來。這就是說，在工業繁榮時期固定資本底增大，不得不在工業用的農業原料品底消費增大之上反映出來。這種繁榮深刻地長期地愈是延長下去，原料價格底騰貴愈是顯著；就在農業生產在更廉價的豐沃的新土地上擴大起來這種場合，價格底低落也會受到重大的阻止。工業恐慌不得不惹起與此相反的作用。卽不僅惹起具有更高生產性的新土地底採用，而且除此以外，因爲需要縮小，古老的惡劣的土地是被驅逐出去——由於這些原因，不得不促進生產價格底低落。

成爲工業底不變資本再生產底構成部分之一的，原料需要底擴大或縮小，並不直接依存於國民底購買力的。儘管如此，在這點上，仍能看出農業原料品（麻，羊毛，棉花）同工業原料品（鑽石，銑鉄）之間的本質上的差異。成爲不變的社會資本底技術的構成部份的農業原料，是同工業原料佔有不同的地位，它在資本底一般再生產過程之中最迅速地流通（一生產期間），從而它在加工生產物底形態之上，最迅速地被國民底購買

力底增減所影響。在這場合，伴隨着資本主義底發達的一般的傾向，因為原料底價格，同工業製作品價格底相對的低落比較起來，騰貴得最多，所以農業原料底價格在繁榮期中是急速地騰貴，在恐慌時期也最急速地低落。

當作農業生產手段的必要的資本部分（工業中所製造的工具，機械等）底流通和再生產底速度，從而它對國民底購買力的依存，是依據着與此相異的條件而決定的。因為農業繁榮時期實行着的追加資本底投入，到了農產物價格低落和農業收益性低落襲來的場合，還是繼續發生作用，所以這種資本底利用和再生產底期間，往往很大（三——五——一〇年）。因為如此，對於這些工業製品的農業底需要，比較不大變動。只有長期綿延着的農業恐慌，方才能在對於工業製品的農業上的這種資本需要底縮小之上反映出來。但是由於工業中所製造的農業生產手段底價格具有相對地低落底傾向，因此在繁榮時期，這種費用在農產物底價值底騰貴中間，並不會佔有如同這種騰貴底其它諸要素（土地價格，工資）那樣顯著的作用。

最後，對於農業和工業方面的其它大衆消費的生產物——農業方面的食料品，工業方面的個人的消費資料——底需要同價格運動底相互關係，跟着恐慌和繁榮而受到不同的影響。這些消費資料底需要，雖然是由一國底農業人口和工業人口各各底購買力來規定；可是儘管如此，這種需要上的變動，在農業商品和工業商品底各個集團之上，並不同樣地反映出來。對於當作最重要的食料品的穀物底需要，最為安定。所以就在工

業恐慌時期，工資和這些生產物底價格也是最難低落（但在繁榮期却最易騰貴）。對於其它比較高價的食品的需要，比較容易受到恐慌和繁榮底影響，比較容易被物價底騰貴和低落所支配。同時這種事情，凡是古老集約的經營（高額地租，高額土地價格等，已固着於高額的收益性之中）對於恐慌的感覺也就更為銳敏。如就工業生產底個人的消費資料說來，在農業恐慌時期，農業人口底具有購買力的需要底低落，最尖銳地反映於生產物底價格之上；因此加強了工業恐慌底否定的作用。阻止工業繁榮底向上的作用。在農業繁榮時期，生出與此相反的結果。結果，價格底背離。所謂剪刀差，在繁榮和恐慌底時期，對於這種商品最強烈地表現出來。

這樣，在農業恐慌底發展之中特別重要的要素，不是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底絕對水準底變化，而是這些價格同其它商品底價格之間的相互關係底變化。在停滯時期，工業製作品底價格，比較農業生產物底價格來得騰貴。因此在工業底繁榮時期，農業生產物底價格，比較工業製作品來得低廉；在工業停滯時期，反而，工業製作品底價格比較農業生產物更為低廉。同時，工業生產物之中，生產手段是在工業繁榮時期騰貴；在工業停滯時期，特別跌落，且比直接消費資料更堅強地跌下去。而且最後，原料在繁榮時期騰貴，在停滯時期比較製作品一般總是更顯著地跌落。（1）工業繁榮時期價格變動底性質，和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底相對的低落，特別在農業底若干部門之上給以有害的影響；使農業商品底價格變動，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地依存於工業商品底價格。

變動。

一般恐慌理論底基本問題之一——卽週期性問題，要同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底上述那種性質關聯起來，在農業恐慌理論中間給以特殊的解決。

第六節 農業恐慌底週期性問題

資本主義工業底發展進程中的循環性，以及反復着的景氣回復、繁榮、恐慌和停滯期間底週期性，是同資本主義工業底技質的性質直接結合着的。因此，資本主義工業在工場制手工業時代，並沒有循環發展底性質；一到帶有這樣性質的時候，也就說明它是達到了具有高級的工場的機械的技術，資本底高級的技術的構成這件事情。(2)

(1) 農業和工業景氣變動底發展中的這種種合則性，已被若干研究所指摘，並用統計證實。特別是 Mitchell, "Business Cycles", 1927; J. Fisher,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 1911; Cassell, "Theoretische Sozialökonomie", 1927;

(2) 「機械的工業，自從到了在國民工業之上給予壓倒的影響那樣根深蒂固……開始發生不斷的返復的循環。這種循環底各個階段可以延長到幾年，每次喚起一般的恐慌，這種恐慌完成了一次循環，同時開始了下一次的循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三節。

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底固定資本底平均消耗率，在大體上，規定着週期的循環，和它底繁榮和恐慌期底平均繼續性。而且在景氣恢復時期，不僅進行着新的工業企業底大量的組織和裝置，同時進行着依據新技術的舊企業底設備改造；因此對於生產手段和勞動力的強烈的需要，喚起繁榮，同時也就預先決定了接踵而至的降落和恐慌。

依據現今存在着的經過長期經驗的材料來檢討，僅就這樣所得到的結果而論，農業並不是像工業那樣返復着繁榮期和降落期的循環。如就從資本主義底初期，即從十九世紀初頭，到大戰後的時期之間，那些帶着尖銳的明顯的形態而出現的農業『恐慌』來講，不過只有一八二〇年代，一八四〇年代，一八七六——一八九六年，和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這幾次恐慌。誠然在各個國家中間，在種種年頭，可以看到農業底多少全體的，或者是部份的，多少深刻而繼續的，或者是暫時的恐慌狀態。但是，這些恐慌狀態，並沒有拌隨着一般的資本主義的恐慌。

不僅如此，單就十九世紀初期和前半期的恐慌而論，在完全的意味上，並不能夠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恐慌。

一八二〇年代的恐慌是起於這樣的場合：在若干歐洲國家中間，還存在着農奴制的農業，在農業之中，多少完成了的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差不多還沒有存在；世界市場固然不消說得，甚至某一國底單一的國民的市

場也還沒有形成。這樣的狀態，就連一八四〇年代底恐慌，在大多數的國家中間也還可以如此說法。所以如從本質而論，十九世紀末葉的恐慌和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大戰後的恐慌，乃是最初的世界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在這些場合，它底顯現着的外部的形態（繼續性，深刻性，終熄底性質，其它）明白表示出來。這樣看來，我們不得不承認，爲了確立恐慌底循環性而使用着的經驗的材料，是不充分的。

但在經驗的材料底不充分之外，爲了解決農業發展底週期性底問題，是否存在着何種抽象的理論的基礎？或者，如果農業恐慌並不返復着資本主義經濟底發展底一般的週期性，那末農業恐慌缺乏週期性（如在工業那樣）的原因是在那裏？農業恐慌是否原本也有何種的週期性？還是這種東西根本並不存在？試來考察這些問題。

農業恐慌並沒有像工業那樣的週期性。它底原因，不得不從——與工業相異的農業技術，同樣地規定農業資本底再生產的相異的速度和回轉的，歷史的特殊性——中去搜尋。正如已看到的那樣，農業上的技術，資本底構成及其流通底性質，是同工業顯然不同。第一，農業底一般技術的水準，比較近代工業顯然低下。它底大部份，在很多點上，不像純機械工業，而同『工場制手工業』的類型相近似。就連農業上的最複雜的機械的裝置，同工業比較起來還是十分單純；在無數的小經濟中幾乎完全沒有使用機械。與此關聯着的，是農業上的生產手段底消耗時期，是同工業相異；而且靠着技術進步底緩慢，『道德的償却』不過具有比較微弱的意義。加之，農

業自身再生產它底不變資本底大部份（耕畜，種子，原料，肥料）而且這種資本底最重要部分——耕畜——底再生產底速度，是被動物有機體底成長底自然的諸條件所決定，大體上是很長的期間（三——四年）它所受到的經濟的打算和現存的市場變動底影響最少。農業上的資本底流通和再生產底速度，在大體上，是被同工業相異的契機所決定；無論如何，並不起着像工業那樣，很正確地保持着十年乃至十二年的再生產底循環。

最後，在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場合，資本底顯著部分，而且是最大部分，並不是用生產手段底形態，而是當作「資本主義生產底非生產的費用」而被投放；并且還要爲了購買同土地相結合着的建築物——不僅是經營上的建築物，還要個人使用的建築物——而被投放。這些條件底結果，是資本底從農業生產除去，遠爲困難，遠爲緩慢；因此對於景氣變動底轉變底反應，也就表現得更爲遲鈍。

這樣，從農業底生產諸條件底性質說來，農業恐慌底襲來，並不能有工業那樣的週期性。儘管如此，農業上的擴大再生產過程，跟着農業資本主義底成長，是同工業上的擴大再生產過程愈益緊密地連結起來。

工業繁榮對於農業的決定的影響，是在——資本主義的繁榮加強生產手段底生產，使技術向上，適應着新的資本主義的技術底採用的土地占有底方法和形態底漸次擴大，同時也就促進了農業底生產技術的改造——這些事情上面表現出來。首先在繁榮時期，工業生產一般的擴大，對於農業原料的需要底強化，和這些

原料底價格底急速的騰貴，會使農業集約化，從粗放的穀物和食料品底耕作，移向集約的工業的耕作。在這場合，儘管繁榮期的工業製品，和由工業生產的農業生產手段底價格是在相對的騰貴，可是農業生產，它同工業底成長和技術的完成相關聯着，如同過去的工業底停滯和降落時期比較起來，還是更爲低廉。農業能從工業獲得比較以前低廉的生產手段（機械，肥料），從而加強了它們底消費，更加強了資本底投下，提高了資本底有機構成。最後，工業底繁榮，全面地顯然增大了生產，流通，需要；結果農業底商品性顯著增加，播種面積，生產規模等等擴大起來。不過，地租同時也在跟着騰貴。

最後一件事情，在農業底資格主義恐慌底將來的發展，及其社會的內容同社會的歸結底複雜化上，給以決定的影響。

第七節 農業恐慌和農村恐慌及其社會的內容

這樣，我們不得不從擴大再生產底一般的資本主義的諸條件中，去求農業恐慌底生產的原因和根據。但在農業中，這些條件採取着比較複雜的形態。在農業中引起恐慌底襲來的擴大再生產過程，概括說來，是從兩個資本主義的源泉出發：即第一，生產底擴大，是靠著資本投下底增加，和已耕作的土地上的生產底向上而實行的。第二，生產底擴大，是靠著到今沒有耕作的土地底牽入生產過程而實行的。

在這兩種場合，並不伴隨着價格底騰貴，反而伴隨着它底低落而進行着的生產底擴大，只有在如次的條件之下才有可能。第一種場合，即總收穫額底增加，是由於集約化和資本投下底增加而進行着的場合，平均生產價底低下，只有在技術進步的時候才有可能。即，只有在像這樣的資本投下促使收益率底向上，或者至少獲得生產費底低落和平均市場價格底低落可能性，這種時候方才可能。在與此相反的場合，假若資本投下是在舊技術底基礎之上，而且土地底自然力已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的場合進行着的，那末生產費底增大是不可避免，並要求着與此相應的市場價格底騰貴。

由於耕作新土地而進行着的擴大再生產，如就理論來講，就在舊技術底基礎之上也是可能；在這場合，乃是單單由於新的鄰近土地底粗放的耕作。然而在實際上，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這種土地已經並不存在。因此在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間，擴大再生產依舊只在技術進步底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即如比較遙遠的，但是比較豐饒而仍大部未被佔有的，因而可以不要地租的土地底耕作，僅僅立脚於運輸技術底進步之上才有可能。與此相反的場合，即原來那裏的生產價格不能償付地租，因此而不被耕作的舊有的鄰近的土地，一旦靠着耕作這樣的土地而實行生產底擴大——在這場合，爲了足以支付那些土地底地租，不得不把價格底騰貴，作爲必然的前提。

這樣，如從——由於帶有自然性質的重大的不幸而被惹起的，不能侵入農業恐慌底理論問題之中的，農

業底『偶然的』恐慌底諸原因和諸現象——抽象出來，就可看出在農業底資本主義的恐慌底根柢之上，不得不橫着同社會資本底一般的運動底諸條件相結合着的一個基本的原因。

這個原因就是，建基於——或者直接地在農業的資本主義生產底領域之中，或者在農業底生產手段底生產底領域之中，或者最後，在惹起農業生產物的流通而進入市場的資本主義的要具底領域之中進行着的——技術底急速的進步之上的，生產底急速的大量的擴大和低廉化。

農業生產和流通底技術底變動，無論何時，對應着極深刻而且一般的，農業上的社會資本底比較緩慢的回轉，不得不把農產物底平均生產價格徐徐地，而且顯著地引下。可是僅在這種場合，這種價格底低下，才能顯現着與此同來的深刻的生產的和社會的影響；並把農業導入真的，遲遲的，而且深刻的恐慌——不僅限於農業上的恐慌，抑且導入農村恐慌。與這反對的場合，即生產諸條件並不怎樣顯著變化，單單只是偶然地變化着的場合，這裏僅僅農業生產物與工業生產物底價格上的相互關係發生變化，並不引起生產上的深刻的量的和質的變革，何況，它也並不是在所有諸關係底變化之上反映出來。

促使新的廉價土地底獲得，和大量的產業商品底流通諸條件底變化（冷藏車，吊穀機）的，運輸技術上的巨大變化，農業底機械化，技術化，及其工業化，新的人造肥料底發見和應用（同鑛業底發表和船舶運費底低落相關聯着的），以及舊式的，引起新土地底大量獲得的，採取着從資本主義國家移民底形態的，勞動力底

大量的移動——所有這些，都是成爲農業再生產上激急變化底前提的源泉的，農業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諸關係，和社會資本底運動上的巨大變化。

誠如上述那些基礎的諸變化所已明示着的那樣，它們與其說是屬於本來的農業生產的變化，甯可說是屬於工業生產的變化。這裏表現着大工業和工業上底發展對於農業的『指導的』意義。而且在工業技術底領域和資本底流動中的這種巨大變動，依然不會均衡，往往採取尖銳的飛躍狀態而發生和發展，因此這種不均衡又引起農業底發展和再生產過程底不均衡，同時也就導入農業恐慌。在這場合，這些形態上的社會資本底運動（運輸和其它流通手段，新土地底耕作，大衆的移民）是要通過長久時期，並不急速地變化它底方向。因此，農業上的恐慌底襲來是遲遲進行着的。

不消說，上述一切，單單作出了農業恐慌底可能性底前提，決沒有規定着恐慌底襲來。恐慌底襲來，一定要在——當作一般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上述諸變化底結果的新的生產諸條件，和上述要素中的第二種，即對於農業生產物底要求和具有支付力的需要底大小——之間，進行着一定的相互作用。假使由於新土地底耕作，或者提高了舊有土地底生產性而使價格低落，同時需要也因某種原因而增大，那末這種需要不僅能夠吞下了新土地底一切過剩生產物，而且部分地阻止舊有土地底生產過剩，這樣可以保持着價格底原來的水準。與此相反，在對農產物的需要和支付能力不很高的場合，就連價格低落了的農產物，到底也不能夠看到充分的

需要。

這樣，農業上的資本主義的恐慌，保持着和一般恐慌同一的社會經濟的基礎——即他是在狹隘的消費和支付能力基礎之上進行着的資本主義底生產可能性，和向着擴大再生產的它底無限制的欲求的分裂。這種一般的前提，並不會在農村恐慌之中加上何種『特殊的東西』，不過在恐慌底速度和繼續性等等之上給與若干特殊性而已。

從這一般的前提生出來的農業恐慌和農村恐慌底特殊性，存在於次述一點：即在生產和消費底分裂之上發生着的價格底低落，在農業方面由於成爲基礎的決定的要素的地租底形成，而在較複雜的形態之中顯現，而且伴隨着較複雜的生產的和社會的結果。作爲被固定着的剩餘價值的地租，它是價格形成之一要因，固定着把農業商品底價格提高到它底生產價格以上這種傾向。因此，農業上的資本投下底物質的形態，集約化，表現於向運輸和新土地耕作的投資之中，促使生產價格底低落——這些社會資本底運動，是同土地私有权和地租底形成起着相反的作用。

這種矛盾促使調節價格底現實的低落，究竟會到什麼程度？與此相反，土地私有權能維持價格和地租底騰貴到什麼程度？一面要看對於農業的資本主義的影響底力量，另一方面，要看參加生產的土地底存在底量和質，要看土地所有者底競爭，最後要看對於農業生產物的要求和具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方才能夠決定。這些

要素底總體，可在差額地租和絕對地租之中看到它底表現和固定化。社會的需要和引入生產中的土地底量，和質之間的合成力，跟着——新土地底耕作底可能性（第一差額地租），或是向着原有土地的資本投下底增加（第二差額地租），以及提高價格到生產價格以上而進行着的生產擴大底獨占的限制（絕對地租）——而被決定。因此，資本底社會的運動，和由此規定的農業底再生產底運動，是要依存於當作剩餘價值底地租的遲遲定着底程度，和地租自身之向價值形成要因的轉化。

可是假使農業生產底社會的諸條件變化，給與降低生產價格的可能性，那末農產物底價格形成底諸條件，和地租對於它們的影響，也就不不得不起變化。假使生產和運輸底技術發生巨大的激急的變化，和資本底新的大規模的投下，能夠引導農業向着具有較高生產性的新土地底大量耕作，或向舊有土地上的經濟生產性較高的制度推移，這樣價格一定會激急地低落。結果，一定會使舊有的生產性較低的土地被從生產之中排除出去，其它一切土地也就發生相當程度的地租底低落。但是，在任何一塊土地上面，地租都已固着於借地契約，抵押負債，或是土地價格之中。因而價格低落底結果，不僅引起惡劣土地上的生產底縮小，和其它土地上的地租底低落，更會當作一般生產的農業恐慌和農村恐慌而顯現出來。價格低落底傾向，並不僅僅局限於純生產的結果，還會獲得——在國民所得底再分配底領域，和所有諸關係底領域中的深刻的變化——這種意義。土地所有權，土地價格，借貸諸關係，抵押負債，農業企業家底企業利潤，農業工資勞動者底工資，獨立小生產者

底「勞動」工作，都會受到激急的變化。

因此在恐慌底經過和終熄底形態上，發生着無數的社會的特殊性。恐慌通過了地租和地價，不但把握着原來的資本主義的農業，且會把握着小生產的所有者底商品經濟。這種小商品經濟，在比較資本主義大經濟更困難的形態及結果之上體驗着恐慌。同時成爲農耕者的，甚至成爲勞動力底販賣者的這些小商品生產者，由於恐慌，不僅喪失了他們底同地租底低落結合着的所得部份，而且喪失了同他們底工資結合着的所得部份。在恐慌底影響之下，農業所得底基本形態底新的分配，究竟確定於如何的新的水準之上？換言之，土地所有者底地租，農業企業家底利潤，和農業勞動者底工資，究竟低落到如何程度？這不僅依存於經濟的諸要素，而且依存於社會的諸要素底總體。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家底經濟上的強固階級底存在，或者相反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民經濟底優越；工業方面對於勞動力的強化的需要，或者相反的農村過剩人口和農業上的過剩勞動底存在；農耕階級底社會勢力和他們手中的自衛（例如農村保護政策）底可能性——所有這些，決定着應把農業恐慌底結果轉嫁於那一社會階級之上。

農業上的恐慌底終熄過程，採取着同和它們相關聯的工業相異的特殊的形態。在工業方面，恐慌底終熄，是同社會資本底減價，而且往往是同它底一部份底退化相關聯。農業恐慌底結果，說不定會並不引起社會資本底減價。社會資本底減價，首先在社會資本中的不同農業生產直接結合着的部份（運輸）並不發生，而且這

一部份，反而跟着遙遠土地底低廉生產底發展而發展起來。這種退化和減價，在用機械、肥料、耕作制度底改良，工業化等等形態，而同農業生產直接結合着的社會資本部份，不一定會輕易發生。反之，這種社會資本部份，在農業底特殊化，工業化和集約化底基礎之上，爲要避免主要農業生產物（以穀物爲主）底生產價格低落底結果，就在恐慌時期增大起來也是有的（假使一般經濟的諸條件，而且首先是工業資本主義底發展，容許着這些生產部份底發展）。但是價格底低落達到了一定的深度，移向特殊部門已不可能，那末農業企業家和農耕企業家底生產資本底減價，和他們底零落，必然發生。（1）

這樣農業恐慌底終熄底不可避免的根本的歸結，與其說是農業上的社會的生產資本底一部份的減價，（1）例如，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恐慌底結果，生產資本底這種減價，特別尖銳地顯現於美利堅合衆國。在一九二〇年農業經濟中的機械和器具底評價是三十五億九千四百萬金元，到一九二五年低落到二十六億九千一百萬金元；家畜從八十億一千三百萬金元低落到四十八億五千八百萬金元。使用工資勞動的農家底百分率，從一九二〇年的四四·八%，低落到一九二五年的三九·八%；使用人造肥料的農家從三五·二%低落到三四·三%。而且對於工資勞動的總支出從十億九千八百萬金元減少到八億〇四百萬金元；對於肥料的總支出從三億二千六百萬金元減少到二億三千萬金元；對於種子的總支出從十億九千七百萬金元減少到七億五千萬金元。與此相反，在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的恐慌時代，歐羅巴和俄羅斯底農業，在集約化和機械化底形態之上，資本投下強化起來。關於這種實例，參攷拙著『世界經濟組織中的俄羅斯底穀物經濟』。

寧可說是在地價和抵押權之中資本化了的。地租底減價。農村恐慌不得不排除從在地租形態中的，額外高度的資本主義生產底非生產的費用。它是通過了農耕者底地租所得底低落，通過了高價買入的土地所有者底零落，通過了抵押權底逼不得已的賣却，通過了在新的地租水準之上收支不敷的土地底被逐出耕作範圍——而進行着。

新的生產諸條件，在地租和它底資本化的新的水準之上回復均衡。但是，因為地租自身及其趨向增大的根本傾向依然殘存，所以向着擴大再生產的社會資本底運動，不得不再同增高了的地租陷入矛盾之中。而且在這些矛盾底根柢之上，橫着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的難於解決的矛盾，即土地私有底獨占和地租形成底矛盾，因此生產的農業的恐慌和農村恐慌，就說暫時存在於隱蔽着的形態之中，仍能獲得永久的農業底社會危機的意義。

第二部 農業資本主義恐慌底歷史

第一節 一八二〇——一八三〇年代的前資本主義恐慌

誰都知道，資本主義的工業恐慌底歷史，原來從十九世紀前半世紀的下期起已經開始。在那時候，無論從

實際材料的存在來講，或從恐慌性質的本身來講，當時這一資本主義經濟底新的現象，已有了更正確地把它研究的可能性。

關於農業恐慌，事情就很不明瞭。由于自然的不幸，即年成荒歉和饑饉所發生的農業恐慌，愈在低的農業發展階段，愈加起得頻繁，它所起的影響愈加深刻。這種恐慌，在農業恐慌底研究上講來，不僅沒有提供很多的材料，同時，也沒有構成特殊的理論問題。

農業恐慌底更正確的性質和發展，也可以從十九世紀初頭開始研究。從這時代起，工業恐慌雖已明白地帶着資本主義性質，但關於農業恐慌却決不能作同樣的判斷。當時西歐底農業，不僅沒有帶着明白的資本主義性質，甚至尚未從農奴制諸關係解放出來。誠然，英國在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之間，資本主義的農業家已漸次獲得了很多的勢力；技術方面在十八世紀就已廢止了三圃農法，施行多圃循環農法，塊根栽培，人造肥料，牧畜等等。但儘管這樣，英國農業之受普通資本主義諸關係的支配，却還是屬於將來的事情；並且那種在發達形態上的資本主義諸關係，還是沒有存在。在別方面，許多大陸國底農業，因為農奴制諸關係存在，低的技術，完全的交通機關底缺如等等，仍停止于極低的半自然經濟的水準上。與這半自然經濟相關聯着的農業主要生產物底生產，和那非農耕人口及正在發展中的資本主義方面所增大的需要（尤其是在十八世紀中），是不能互相均衡的。

因此，農產物底價格便急速騰貴，尤其是由于貨幣價值的跌落，名目上更加騰貴了。例如英國小麥一「夸他」的價格，十五世紀的中前期是七先令一辨士，十六世紀前半期增至十二先令，十七世紀一躍而為三十九先令一辨士，十八世紀急增至四十一先令一辨士，十九世紀初年（一八一二年）更漲至百二十六先令六辨士。在普魯士也完全同樣發現價格的急劇增漲。十七世紀後半期柏林小麥每噸價格是七十四馬克五十片（Plennie，德國國幣名，一馬克的百分之二），十八世紀後半期變為百二十五馬克三十片，十九世紀初（一八〇一年）急漲至二百一十一馬克，一八〇五年更增至三百三十二馬克。但是，這一般的繁榮時代，和這時期內所起的一時的恐慌，却是被向着商品——貨幣經濟推移的諸條件所規定的。雖然它沒有帶着資本主義的性質，雖然它是隨伴着舊來的農奴制農業底急速瓦解，以及半隸屬的半自然的諸關係底許多殘滓，低的技術等等。

十九世紀初年，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底農業技術已有急速的進步，同時大多數國家底農奴制也漸次凋落。農業特別急速地開始移向商品生產，以廣汎的市場作目標，開始努力於生產的擴大。與此相對的，都市和國外底需要也已急速地增大。十九世紀初歐洲的幾個戰爭，更助長了這個趨勢。大陸方面對於英國的封鎖，使英國市場上穀物及其他農產物底價格格外增高，喚起了播種面積底非常擴大，和經濟底集約化。但是，由于上述價格底騰貴而發生的播種面積底擴大，和農業生產底增加，在其他大多數國內也可發見，即使在當時仍舊向

英國輸出穀物的普魯士也是如此。甚至在農奴制正佔着支配地位的俄國，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期，儘管因爲大陸封鎖而減少輸出，穀物價格却也表現着劇烈的增高。

恐慌的歷史家們，認爲十九世紀初頭價格底騰貴和跌落，是十九世紀初頭的外部的戰爭所引起的諸事象。雖然如上所說，十九世紀初頭幾個戰爭，曾助長了農產物價格底騰貴。但是，這騰貴底根本原因，却是很明白地應該求之於一般經濟的諸條件的變化之中；卽應該求之於農業底急速被市場所吸引之中，商品經濟之中，以及從這時期以來，資本主義工業對於農業所佔有的指導作用之中。戰爭這件事，在某種場合之下，是強迫生產底擴大，支持一時的需要底人爲的性質，使價格騰貴，且造成增加貯藏底必要。十九世紀最初二十年間的價格，一般達到了未曾有的高度。英國小麥一噸底價格昇至三百六十四馬克，法國昇至二百六十五馬克五十片，普魯士昇至二百〇六馬克二十片。英國小麥價格在一八二一年達到了最高點。（每一「夸他」一百二十六先令六辨士，每噸五百九十二馬克）德國在一八一七年達到了最高點（布蘭登堡每噸二百八十六馬克，萊茵地方三百九十六馬克）而且就在這些時候，因爲有好幾次非常的豐年，在主要市場上還有很多小麥的滯貨呢。小麥以外的農產物底價格，也達到了未曾有的高度。一八一八年普魯士羊毛每五十冠達三百八十馬克，英國達二百五十八馬克，普魯士的肉類達七十五馬克。和這相關的地租亦已顯著地騰貴。英國的地租，根據議會委員會的報告，從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頭的十年間，騰貴了七〇%至一〇〇%。

但是，所有這些繁榮，從第二個十年起，就開始降低了。理由是這樣的：戰爭除掉具有使價格騰貴的作用之外，還有以下的事情，具有更重大的意義。即是戰爭對於農業征收了高率的稅捐，加重農民的負債及利息。而這件事在資本一般貧乏的當時，是會陷農業于危機的狀態的。英國在一八一五年，已經因為非常的豐收，而使價格格外下落，因而使農民陷入恐慌的深淵。從此經過了若干的改善，從一八二〇年代的中期起，歐洲底農業市場，又因為豐作而感着生產過剩，供給過剩，和需要不足；這些事態便相率地引起了價格的急激崩落。英國一八二二年小麥的價格，低落至每「夸他」四十四先令七辨士，即每噸二百〇八馬克。德國一八二〇——一八二五年間，萊茵地方低落到九十五至九十七馬克，布蘭登堡低落到八十七至九十八馬克。換句話說，即此前十年的價格，已有三倍乃至四倍的低落了。隨着穀物價格的下落，牧畜生產物亦在下落。雖然比較下落得少一點。至于肉類，普魯士在一八二五年下落至三十馬克，即下落二倍半。只有羊毛，因為工業方面的需要增大，僅有極些微的下落而已。這一八二〇年代的恐慌，幾乎波及了歐洲的全數國家，甚至俄國也在內。但它底影響却在各國是互有差異的。

英國在一八二二年已經表現出農產物價格底急激低落。但一八二三——一八二四年的工業繁榮又使農產物價格騰貴，這樣一直繼續到一八二五年的恐慌底再臨。從這恐慌以後，農業再陷入于連續十年以上的停滯時期。使這事態更複雜化的，是一八一九年皮爾條例中關於紙幣廢止的幣制改革底施行這件事。這就是

貨幣市價因此而騰貴起來；於是，穀物底價格更加低落了。但是，在紙幣價值減低時代所設定的地租，在這新的金屬貨幣市價之下，大部分在名目上仍是依照從前一樣；因此，農業家由于新的市場及貨幣的諸條件和地租底不一致，將受到很大的損害。對於農業底沒落和農業家底零落的愁嘆，成爲極普遍的事了。一八二〇——一八二一年中，關於農業恐慌問題在議會中所提出的請願，實足達到四百七十五件之多。(1) 在這裏，設立了通常的議會委員會；據這委員會底調查，恐慌底原因，首先就是在以前價格騰貴時期的過度擴張生產，和增加開墾荒地兩點。同時該委員會又確認了由于恐慌而發生的一般的退步，如技術底低落和土地底荒蕪等。地租的一部份也起了若干動搖，地主們爲了要防止地租底低落，開始提議種種方策；例如國內市場上小麥底價格如再跌到六十先令以下時，要政府去收買貯積的小麥。他們要求提高關稅，變更關稅條例，這是因爲他們考慮到現行條例（在小麥價格低到八十先令以下的場合，就禁止外國小麥輸入）是不足以擁護祖國農業底利益的。但是，關稅底提高並未施行（到了一八二八年，漸行實施了設定新稅率的關稅法）。英國市場對於外國底小麥，事實上則已完全封鎖。不過，價格下落底趨勢却一直繼續到一八三六——三七年。

這樣，一八二〇年代英國底恐慌，是因爲穀物價格及地租底騰貴而起的。這穀物價格和地租底騰貴，是開墾了非常多的從來沒有耕作過的新的土地之結果。這一恐慌，是在工業景氣底變動不十分安定，消費增大底

(1) Currier,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Agriculture," 1909, P. 173

速率不充分，而施行着紙幣減價的場合之下發生的。農產物底價格繼續下降，貨幣底價值依然無變動，而地租却固定在高的水準上，結果農業經濟底危機因以降臨，農業底收益降至平均利潤以下，更因此而促成了經濟底粗放和技術底退化。

一八二〇年代的恐慌，在德國表現得更為尖銳；尤其是在當時主要向英國輸出穀物的普魯士。德國底農業經濟，在拿破崙戰爭以後，一部分採用英國農業底前進的技術，一部分因本國技術底完成，已急速地開始恢復。經濟的集約化和耕地底擴大遂助長了十九世紀初頭價格底騰貴。這許多景氣回復的原因中還有最後的原因，那就是當時已開始了的農民底分化和農業對市場底作用之增強。所有這些理由，釀成農產物價格底騰貴，同時釀成了地價底增高。

恐慌底直接起因，即使在德國，也是由于豐年的屢次降臨而造成的龐大的穀物貯積。這生產過剩底影響，在普魯士特別厲害，因為當時普魯士正在向英國輸出穀物，但英國本身已擴張了穀物生產，使價格下落，且提高了關稅，因此它在英國已尋不到銷路了。一八二〇年德國的農業恐慌，若根據歷史家烏克的計算，每噸小麥底價格，一八〇一——一八一〇年平均為二百十六馬克二十片，一八二六年降至八十五馬克八十片；同時期裸麥底平均價格為百二十五馬克六十片，一八二五年降至五十五馬克十片，一八二六降至六十一馬克七十片；同時期豬底平均價格是每克六八·八片，一八二六年降至四〇片，牛肉每克六六片，一八二五年降至三〇

片(1)

換句話說，那時的價格較諸十五年以前已低落了二倍乃至二倍半。德國因為輸出縮小，即使收穫增加但因價格很低，仍難抵償農業底損失；何況一八二〇年代後期普魯士更發生了許多荒歉呢？德國在這時期以前既因經濟底擴大和改良，需要很大的費用；同時地主和農民底債務也增大了，最後地價也騰貴了；於是價格底低落，便馬上招來了一般的農業恐慌，破產和出賣土地（爲要抵償債務），地價跌落及生產縮小等。如再根據恐慌的歷史家烏克的話，一八二〇年代底中期及後半期，在普魯士的許多州裏，因債務不清而經常被扣押的地產達百餘處，每年爲了抵償債務而被強制出賣的地產有幾十次。而且，這強制出賣所得的金額，不及總評價底三分之一，往往不足償付負債數額。又據另一文書所說，普魯士在一八一七年以百五十乃至百八十「塔鐸」(Taler, 德國貨幣名，合三馬克)買進的土地，到一八二五年竟以三十乃至四十塔鐸出賣。農民大眾從十九世紀初頭起已不能支付高額的租稅。農民的土地相率拍賣，而且極低廉地賣去了。例如普魯士利脫瓦州在一八二二年中拍賣掉的農民底屋基，在一千六百所中竟佔了一千所。無論是政府底補助，支付底遲緩，延滯金底免除，租稅底減輕等，幾乎全不能改善這個事態，農民底經濟狀態只有愈趨惡化罷了。(2)

(1) Uke, 'Die Agrarkrisis in Preussen Während der 20-er Jahre dieses Jahrhunderts,' 1888.

(2) Prass, 'Die Ackerbaukrisen und ihre Hilfsmittel,' 1866, S.35.

一八二〇年代的農業恐慌和繼續的停滯——直繼續到一八三〇年代初期——它底根據和原因，是直接和歐洲資本主義諸國家中，可以視為十九世紀初頭的特徵的經濟變動底下下降過程相結合着的。恐慌發展之中，最最明顯的特徵底諸要素底發現於英國，那是當然的事。因為當時英國底資本主義的工業最爲發達，在決定一般經濟變動上給與很大的影響。但是儘管如此，就在英國，全系列的諸契機，仍把農業發展弄得複雜（荒歉及農產物輸入的諸制限等）。至在其他諸國——卽和世界交換的關聯既很微弱，工業底發展又很貧弱，農奴制的諸關係及自然經濟等尙佔着支配地位的其他諸國——諸多的契機把農業底發展格外弄得複雜，那是更不消說的了。

因此，一八二〇年代的農業恐慌決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的恐慌，它是和農業底從半自然的生產形態向商品經濟急激地推移相關聯而起的一種恐慌。「推移」這件事情，雖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起於十八世紀末葉的歐洲；可是它底經濟的結果，却是以十九世紀初頭出現的工業上底變革爲條件而被推進的。並且，這個「推移」實在乃是發生於市場和消費非常狹小的基礎之上。就在英國，縱使工業和農業上底變革非常尖銳而採取着狂暴的形態，縱使農村人口喪失土地的過程，和半消費的小農經濟被驅逐的過程進行得非常急速，但農業在十九世紀初頭，尙尚未完全被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所支配，還沒有在商品——資本主義的市場內保持鞏固而廣汎的地盤。（1）

雖則如此，十九世紀最初十三年間，農業却已受了工業發達的影響而有顯著的成長，甚至增加了農業人口的絕對數。不過，工業方面在它底發展上，技術上完成的，廣汎的外國市場底獲得上，都有了急速的前進；農業則反之，不久就完全停止它底進步了。

在農業部門中，地租和地價底騰貴，是妨礙了像工業那樣的技術之急速的進步。爲要保持所要求的高率的地租，農產物底價格必須增高。對於這點最有效果的，當然是高率的農業保護關稅。但是，這件事，結果把農業市場更加縮小；因爲工業和都市市場還沒有充分擴大啊。只有羊毛一項，因工業方面底需要很多，相對地維持着最好的狀態。然而這件事，也沒有促其向着經營底集約化和技術底進步方面推移。相反地，只招致了經營底粗放化罷了。

這樣，十九世紀初頭英國工業底發達，刺戟了農業底發展和集約化。但是，從這工業底發達所造成的——農業底商品——資本主義的發達，農業技術底進步的發展，以及廣汎的農業市場——這些條件尚未充分成熟，同時土地所有者階級及地租底社會的壓迫更阻止了這個發展過程。因爲這些事情，早在十九世紀底二十年代的中期，工業和農業發展底不均衡就已充分地暴露了。

(1) 關於這一點，可參照 Ermls (Prothéro) "English Farming Past and Present," 1922, & Cutler, "A Short History of English Agriculture," 1909. 兩書中詳細的敘述。

當然，一八二五——一八二六年工業自身底恐慌和停滯，更影響了農業底破滅。但是，工業自身因技術底改造及進步（蒸氣力織機底採用，冶金工業上的改良），一八三〇年即已重行回復到新的繁榮。反之，在農業部門中，因阻止技術進步的社會的和經濟的諸關係底存在，却仍困厄在長時期的停滯和沉降之中。假使捨棄了荒歉及由其他要因而起的各年物價底變動不講，英國底穀物價格，以及一部分其他農產物（羊毛除外）底價格之一般的變動，從十九世紀初到三十年代後半期為止，是很明白地描畫着下降的曲線的。

一八二〇年代，歐洲大陸資本主義諸國家所經歷的那些恐慌，也可以從發展期的資本主義工業最初所經歷的這些影響，以及農業部門中半自然經濟組織底崩壞，和廣汎的市場流通對農業底吸引這些影響（雖則這事情還缺乏鞏固的廣汎的基礎）來說明白。大陸的農業，因為工業底發展一般地（比英國更甚）不充分，而且國內市場很是狹隘，使它在資本主義時代初期所經驗的最初的景氣底恢復，更不安定。但是，在這裏，農業底恢復及昇騰這些事，因為全體經濟向和非資本主義的農奴制諸關係相結合，所以更不顯明了。

這裏更有敘述必要的，是一八二〇年代歐洲農業恐慌底反映于美國底價格變動這件事。美國穀物底價格，一八一〇——一八一七年間達到了最高度；但從一八二〇年起就已急速地開始下落。一八二一年的物價指數為四八，一八二〇年為四九，一八三〇年為五〇。同樣，農產物底購買力也在這期間達到了最低位（在上述各年中的指數是四五，四八，五三）。後來，到一八三〇年，這些指數都開始增大了。（1）

誰都知道，一八二〇年代底恐慌，也曾波及于農奴制的俄國。在俄國也以一八二〇年代為物價急落的時期，這真是一個充滿着慘酷底悲嘆的時期。當然，農奴制經濟底諸條件，允許農業經營者即農奴制的地主把這恐慌的總負擔轉嫁到農奴制的農民底肩上。他們加高向農民底榨取，對於市場價格與生產費底不一致幾乎不加憂慮。但是，關於農業恐慌與工業及市場底一般諸條件的關聯，已極明顯地被這時代的研究者福民所意識到了。『許多人從地主底身分變為營業者和商人的身份——福民氏曾說——結果都市人口增加，中間的身份增加，因此農產物亦將獲得販路了。但是，俄國底都市却是陷于停滯的狀態，或是陷于衰微的狀態；商人數及商業資本也正在減少。所以，在地主階級看來，用以強化現存的工業部門或創設（生產可與農產物交換的商品之）那種工業部門的必要資本底獲得，或調查及個人能力底獲得，都是極難的事情。因此，極度緩慢地被形成的俄國中間階級，在想把農產物底國內消費增大到其他生產物同樣程度這一點上，是沒有何等希望的。』(2)

第二節 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代的繁榮

(1) Hansen, "Prices and Agricultur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25, April.

(2) 福民：『俄國農產物價格底低落』一八九二年。

一八二〇年代以來，各國因受各種影響而斷斷續續漫延着的農業底停滯，自從一八三〇年代中期起，多已能發見開始終止的徵兆。英國一八三二——一八三三年以後所發生的工業底新的繁榮，以及在一八三三——一八三六年的豐收，都促進了這個過程。雖則一八三六年的工業恐慌和一八三八——一八三九年的農產歉收又使農業底狀態稍不安定，但經濟變動底一般的運動非常活躍，新起的繁榮的波濤，是顯然地能把那一時的停滯和恐慌底否定的影響吞沒無餘的。這個上向運動底源泉，正含蓄在世界經濟底許多新的條件之中；那就是：一般世界經濟中，特別是美國商業底復活（此係前時期歐洲資本投入增大底結果）；美國對於歐洲商品需要底強化，稍後南美諸國底向世界經濟插足，美國一般殖民政策及商業底強化，以及與此相關聯着的工業生產底新的增大，資本底拚命地投入，技術底進步，工業底改造，最後更有那鐵道底建設，原始汽船底建造（一八三四年）等運輸領域中的最初變革的結果等等。

在這時代交通領域之中，除蒸汽力運輸底革命的改良之外，還有許多最重要的改良，如電信底發明和普遍應用就是。在工業方面，也改良了許多蒸汽機關，及其他機械的生產要具。最後在農業領域中，發見了對於鑷物性肥料底意義上很有名的「利皮希」，利用智利硝石開墾荒地的工作因此而開始；而且農業機械化的領域中的最初的發明也終於實現了（一八三二年發明機械收穫機）。資本主義及其生產要具與流通要具底總的強化了的發達。由于加利福尼亞金鑛底發見，更加强了，這金鑛底黃金之流出，是象徵着資本主義諸國

民底富力之一般增大的。例如英國國民所得底總額，一八四五年——一八七五年間，每人從百四十三鎊增加至二百六十鎊。(1)

所有這些工業資本主義底發展和成長底一般的諸條件，在農業上也不得不反映出來。農業也走進長期的一般的繁榮時代了。但是，工業資本主義底本身，在它一般的上向運動的舞台上，反映着它底發展的循環性，經歷着週期的深刻的工業恐慌。這些繁榮或恐慌的時期，在若干場合之下，是明白地和農業領域中的上向及下降的景氣變動，豐收及荒歉相關聯着，而且相互地起着影響的。不過，若就握着這個時代的世界產業底霸權的英國底國民經濟來說，農業在國民經濟之中，已逐漸失去決定經濟底發展方向的主要任務。相反地，農業景氣變動底曲線，漸漸變成屬於工業底狀態了。

英國小麥底價格以一八三五年為最低（三十九先令四辨士）。此後價格雖有很顯着的變動，却是着着實實地踏進了上向的傾向（一八三九年七十先令八辨士，一八四三年五十先令一辨士，一八四七年六十九先令九辨士，一八五一年三十八先令六辨士，一八五五年七十四先令八辨士）。最後到一八六八年達到最高限度（六十三先令九辨士）。此後就走進長久的下降期了。(2)但是從全體看來，這一時代，正是英國經濟中

(1) Giffen, "The Growth of Capital," 1889, P. 110

(2) J. Kickland, "Three Centuries of Prices of Wheat and Flour," 1917

穀物價格一般景氣底好況時代。可以證明農產物價格佔着有利的條件的，除穀物底價格保持着充分安定的高度，農學家保證了高額地租和勞動工資支付底可能性外，就是農產物（特別是羊毛，小麥，一部份的麻）購買力底向上。從一八四六年到一八七七年間，英國議會中關於農業救濟底請願連一件也沒有提出過。反之，隨着改良了的技術，機械，新的耕種方式，改良了的家畜，以及各種改良底採用，農民底所得顯然向上，地租更明白地騰貴了。從一八五〇年代底中期到一八七〇年代底中期，地租增高了二〇%，蘇格蘭地方的某地甚至騰貴了五〇%乃至七〇%。(1)

昂爾曾說：『地租騰貴了，農民底貨幣收入增大了。他們擴大生產，且利用排水而增加土地底耕作。人造肥料開始被應用，從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七二年這二十年中間，收穫額達到了未曾有的高度。』(2)然而，農業勞動者底工資，實際上非但沒有增加，而且反而低落了。(3)

(1) James Caird, "The Landed Interest and Supply of Food," 4th ed. 1880, F.96 及 "Report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Agriculture in Scotland," 1878, P.100.

(2) Ernie, "English Farming," P.371-372.

(3) 關於這點請閱前記 J. Caird 底著作及 Habach,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Agricultural Labour," 1920, Chap. III-V. 又請參照布爾加哥夫，第一卷，二六三頁以下。

但是，英國本國底市場雖是一般地呈現着好景氣，英帝國底若干部份，却在一八四〇年被激烈的恐慌所侵襲了。愛爾蘭在一八四〇年末曾遭遇了可怕的恐慌。成爲這恐慌發展底直接原因和刺戟的，就是那劇烈的馬鈴薯病。這馬鈴薯病，竟招致了愛爾蘭農業底主產物——也就是愛爾蘭人底食料品——馬鈴薯底完全的荒歉。這種部份的荒歉，和愛爾蘭底土地所有之例外的諸困難條件——即土地底向大地主手中集中，向大地人讓渡，及農業小生產者之更零細化——相關聯着，結果竟帶着一般農業恐慌底性質了。在這恐慌年代中，土地是如何急速地進行着零細化的事情，看了下面就可知道：即耕地一英畝至五十英畝的小田場數，在一八四一——一八五一年間，竟從三十一萬增加至八百八十萬，（恐係八十八萬之誤——譯者）即增加了兩倍半以上。這樣的事態，不得不招致了地租底拚命膨大。于是，小借地人不堪這種高額地租的負擔，甚至連必要生產物底一部份也不得不拿來支付地租了。『饑餓地租』成爲愛爾蘭土地諸關係底典型的形態。在資本主義的工業未發達的場合之下，作爲主要生產物及食料品的馬鈴薯底荒歉，不僅招致了農業恐慌，甚至招致了農民直接的死亡。愛爾蘭底人口，一八三一年是七百七十萬，一八五一年減至六百五十萬，一八六一年更減至五百八十萬了。

關於這時代的西歐大陸諸國中的德國農業底發達，也得做個詳細的論述。德國在十九世紀初年，乃是農業的輸出國，它主要地向英國供給穀物。一八五〇年代以前，裸麥輸出超過輸入，一八六〇年代中期以前，大麥

輸出超過輸入，一八七二年以前，小麥輸出超過輸入。從此以後，德國便開始變成輸入國了。(1) 十九世紀底五十年代以後，德國農業部門中已很顯然表示着舊來的半自然的農奴制基礎之崩壞；農民底解放，各個農民生底階層分化，以及合理化集約化底一般的增大等等。鐵亞「底學說，在合理化和集約化方面起了極大的影響，以後「利皮希」底發見（它曾促使礦物性肥料顯著地發達），又在農業合理化上給與很大的刺戟。而且，與這礦物性肥料底使用同時，家畜底改良，機械底應用也都實行了。所有這些事情，都促成了農業大經營及資本主義化底特別發達，以代替那從來的半自然的半農奴制的小農經濟。(2) 農業市場底一般的景氣，也助成了這樣的繁榮。經過了一八二〇年代底恐慌及一八三〇年代底停滯之後，一八四〇年代起，農業市場底景氣，已開始明確地帶着向上的性質。這件事，從下表所示農產物價格底五年平均數之比較上，也可以看出來（單位馬克）：

年	小麥(萊茵地方)	肉類(普魯士)	牛油(普魯士)	羊毛(麥克林堡)
一八二一——一八二五年	一一〇	四七	一〇一	二四四
一八二六——一八三〇年	一五六	四六	一〇四	二〇三
一八三一——一八三五年	一五七	五三	一一〇	二六三

(1) Brentano, "Die Deutschen Getreidezölle," 1925, Conrad, "Agrarstatist. Untersuchungen," "Jahrbf Nationalök," 1871-72.

(2) Goltz,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1922.

一八三六——一八四〇年	一六九	五二	一一〇	二四五
一八四一——一八四五年	一八四	五六	一一八	二二〇
一八四六——一八五〇年	二〇七	五九	一二〇	二〇二
一八五一——一八五五年	二四二	六四	一三三	二〇九
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	二二三	七七	一六〇	二二一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年	二一一	八二	一六九	二二〇
一八六六——一八七〇年	二三六	九二	一八六	一七〇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	二四九	一一五	二二二	一九七

小麥價格之達到最高點，是在一八五五——一八五六年間（萊因地方一八二四年——一八二五年是九十五馬克，現在達三百馬克；東普魯士在同年是七十七馬克，現在達二百六十八馬克）。這樣往後到一八七〇年代仍是維持着騰貴底趨勢（一八七三年萊茵地方是二百七十六馬克，東普魯士是二百五十馬克）。牧畜業生產物底價格，更是確實地有規則地繼續着騰貴的趨勢。只有羊毛一項，因受了和美國競爭底影響，結果顯示着低落的步調。所有這些情形，無非說明德國農業生產底極顯著的發展和擴大罷了。播種底總面積，從十九世紀初到一八七〇年代後半期增大了四三%。此後從一八七八年到一九〇〇年之間，則因自由的土地已經沒有，僅有〇·九九%的增加而已。例如普魯士播種面積底增加率，一八〇〇——一八七八年之間有四二

九五%，一八七八年——一九〇〇年之間則僅有〇·七五%。(1)

但是，德國農業在一般繁榮時代也有一般或部分的病態，并且恐慌也顯然跟着這病態底發達而發生了。例如一八四〇年代末期，南德底有名部分，曾被馬鈴薯病，穀物荒歉，及其他不幸所侵襲。因為這裏農民底大部份是極端的零星小農，經濟上又極不安定，所以這荒歉馬上就招致了農民經濟底一般危機。維登堡，巴登，黑森，及其他地方這種危機特別表現得尖銳，農民大衆底零落與破產，債務關係底拍賣，大衆底移住等，都隨着發生了。一八五〇年代前半期裏，維登堡地方所發生的大拍賣數，一年間竟達四千二百乃至五千六百件之多！(2)

一八四〇年代末期及一八五〇年代初期，南德底恐慌乃是農業資本主義化底一個階段，是和小農經濟相對的資本主義化底結果。同時一八六〇年代，資本主義底大經營，也遭遇了和這相似的部份的恐慌。技術和農業合理化底急速進步，要求德國的農民和地主投下很大的資本。但因租借的——資本主義的制度還沒有顯著發達，故地主們不得不常常感到生產資本底不足。獲得生產資本底主要手段就是土地以及押當權底部分的出賣。因此從十九世紀後半期起，德國農民經濟部門中底土地動員，及以土地抵押的債務關係特別發達。但是，在本質上，抵押信用之利用於生產的資本主義化的比例是極微的。不僅如此，有許多資本更從農業抽出

(1) Brentano, "Die Pemschen Getreidezölle," 1925, S. 10.

(2) Helfferich, "Studien über Württembergische Agrarverhältnisse," "Z. tschrift f. Staatw.," 1851.

到工業資本主義裏面去，即投入於外債，鐵道建設等等。這結果使大農業經營遭遇了極顯著的信用恐慌，因為經營農業的地主自身既沒有這些資本，同時外來資本也不能滿足農業者需要啊。祇有那有利於大經營的諸條件——即最初的世界市場底好景氣，其次的農業保護政策，一八七〇年德國底勝利和統一等——和那法國底金的流入，及德國底急速向資本主義發展，與工業景氣之一般上昇等根本原因相提攜着，方能征服這恐慌。(1)

美國農業商品指數及購買力底向上運動，早從一八三〇年就已開始。除一八四〇年代中期一時的低落外（一八四四年農產物底指數是八四，它底購買力是五四），農業商品底指數常保持着騰貴的趨勢；最初在一八六〇年代的中期以前是平滑地向上，其次到了一八六〇年代後半期便因內亂關係而在暴地昂騰了（一八六四年的指數是一四八，一八六七年是一三六）。

至于農產物購買力底情形，從一八四〇——一八五〇年的相當急激的繁榮起，此後全時期內是維持着上騰的趨勢。(2)

(1) 關於這點，德國六十年代信用恐慌底最初的歷史家——*Rodbertus*，在“*Zur Erklärung und Abhilfe der Heutigen Kreditnot des Grundbesitzes*”，1867. 一書中特別敘述得詳細。

(2) *Hansen*, “*Prices and Agriculture*,”—“*The Journal of Pol. Econ.*”, 1925, April.

這個時代，是美國底農業生產在新的土地佔有和粗放的穀物經濟底資本主義化的基礎之上，表現最顯著的發達的時代。僅在一八五〇——一八六〇的十年中間，農民底土地面積增加了一億英畝以上（一八五〇年是二億九千三百萬英畝，一八六〇年是四億七百萬英畝）。這十年中間，所有農地增加最多。它底增加率爲三八·七%。農場數從千四百四十九增至二千〇四十四。農民財產底價值總額，從三十九億六千七百萬元增至七十九億八千萬金元，即約增加兩倍。至于每一英畝平均投下的資本，從十三元五十仙增至一八六〇年的十九元六十仙，更增至一八七〇年的二十一元九十仙。在這時期中資本投下底增大，它底絕對數比之其次的時期雖沒有增大，它底速率却凌駕於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以前所有的年代之上。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間，資本投下的速率更是急速了。

同時，美國農業在其自身底發展上，和它在世界市場中所佔的地位上，都起了深刻的進化。美國從前世紀底最後的二十五年以來，土地底自由『佔有』特別在東部，是以農耕經濟，尤其是以穀物經濟爲目的而很猛烈地急速地進行着。從這時候以來，美國漸以穀物生產國底資格，開始進出于世界市場；因此農業原料在其它生產物底供給之中所佔的地位，竟至落後了。例如，在十九世紀最初十年間，棉花和穀物在北美洲底輸出中，從價格上講來，幾乎是同樣重要。兩者輸出額約九百萬金元乃至一千萬金元。此後，棉花底輸出開始急速地增大，一八四〇——一八四五年計達五千二百萬金元乃至六千四百萬金元。至于穀物底輸出，却仍停止于從前的

水準，僅有一千萬金元至一千五百萬金元。即在英國市場解放，因而對於美國小麥底需要增強了以後，穀類輸出增大底速率，仍然不及棉花（一八六〇年全穀類生產物底輸出額是二千七百六十萬金元，而棉花竟達一億九千二百八十萬金元）（1）

這時代底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首先自己就特別需要那從殖民地得來的原料。對於這些原料底供給，當時美國幾乎已經完全一手包辦。但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把自己過剩的勞働者向殖民地移送，這些勞働者，爲了「每天的麵包」而向這裏移動，因此便造成了資本主義發展底新的前提。一八五〇年美國小麥底生產總額是一億五千萬英斛。一八六六——一八七五年增至年額二億四千四百七十英斛。因此，從一八七〇年以後，美國底輸出物，無論是絕對的或相對的，小麥都開始征服了棉花。一八四九年美國小麥底輸出總額僅爲七百五十萬英斛，一八六五——一八七五年中輸出年額爲五千五十萬英斛，其次五年，已達一億二千七百五十萬英斛，到一八八〇年代底最初五年間，竟輸出了一億六千萬英斛。這樣就形成了美國輸出底最初的最高紀錄。這現象是由于西歐資本主義底擴大而發生，同時也就是（土地及農業資本還沒有躋進正規的資本主義底用途的）北美農民底穀物生產之最初的解放。這個「掠奪的」經濟，若借諾斯的話來講，是使美國農民造成了小麥底「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低廉」的價格。

(1) Nourse, "American Agriculture and the European Market", 1924. 俄國版第一章。

這樣，我們從十九世紀最初二十年代以來，農業景氣底概觀所能看到的，就是各國帶着全世界農業景氣向上的性質。從前世紀三十年代末，特別是一八四〇年代起，一直繼續到一八七〇年代中期的農業繁榮，是和這一個時期中的國民經濟上及工業上底景氣的一般向上運動，無條件地結合着的。在十九世紀最初二十年代底恐慌和停滯以後，工業及世界經濟急速地向生產能力及生產底資本主義化之更高的新的技術發展階段推移。這件事，到了某種程度，在農業上也反映出來了。農業依其落後的技術而反映出生產底進步，增大資本底投入，並以地租和地價底昂騰，來適應景氣底改善和需要底增加。但是，在農業部門中，也和工業部門中那樣，所有這些事情，漸漸不得不招致那經濟景氣底轉向和繼續的農業恐慌底到來。

第三節 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的世界恐慌

從一八七〇年代底後半期開始，連續至一八九〇年代底中期爲止的農業恐慌，是世界農業發展上最重要的階段；而且在農業恐慌問題上是最初惹起人們深刻注意的。農業恐慌底一般問題之發現，在經濟學的文獻中由來雖已很久，但問題底一般提起和材料方面，主要是在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這個恐慌之中才得完整，而且確立了基礎的。

實際上在這恐慌之中，不僅是開始提供了最豐富的統計材料，並且這材料之經作專門的特殊研究，而且

極詳細地被研究了。這時期英國底某議會委員會，曾提供了在這些特殊研究之中完全沒有說明且沒有利用過的豐富的研究材料。但是除了恐慌採取最完成的形態而進行着的英國之外，這恐慌底發展，在法國、德國、俄國及美國，都引起了同樣的興味。或多或少的被人很注意地研究了。

這時期恐慌之所以這樣特別惹人注意，首先是由于這恐慌帶着未曾有的深刻性和繼續性。這恐慌已轉化而為世界農業底深刻的一般的停滯；這停滯，雖因各個國家或農業底各個方面而含有幾多的特殊性，但已成爲一般的東西了。不僅如此，儘管各國各有其特殊性，各國在經濟的和資本主義的水準上是不相同的；但這個長期的恐慌確是帶着純粹資本主義的性質——而且是最初帶着純粹資本主義的性質——這件事，是很顯然可以看出來的。這資本主義的性質，從這恐慌爲資本主義的發達所產生的這一點，從它在發展上和資本主義的工業地位有很緊密的關係的這一點，又從它在社會經濟底內容上，把農業部門中資本主義社會的諸關係反映而且尖銳化的這一點，都可以看得出來。

因此，如從本源來講，我們雖則可以把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的恐慌當做實例，而開始提起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底理論問題（剛巧和很久以前資本主義的工業恐慌理論之被提起同樣）。但是，因爲恐慌有許多特殊性，並且它底繼續性和正確的週期性非常缺乏，尤其因爲與此相關聯的諸現象及經濟的諸關係非常複雜，所以農業恐慌底研究及其問題，並沒有構成恐慌底理論，而只是成爲經驗的確立罷了。這樣，農業恐慌

底理論是終于沒有造成。

在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的恐慌之性質和本質底闡明上，以及在一般農業恐慌底理論上所認為極重要的事情，就是這恐慌底帶有農業一般恐慌的性質（或者，至少是作了這樣的觀察）。實際上，這恐慌主要乃是穀物底恐慌，在集約的牧畜經濟底生產物上，是沒有那麼反映着的。（1）從來從事集約經營的幾多農業企業家，在恐慌底壓迫之下，必須放棄集約經營而移向於更廉價的粗放經營底新的形態，這是很明白的事。但是，講到那些先進諸國底大多數的經營，假使和這經營適應的市場諸條件是存在着，那末它和恐慌掙扎的主要方法，祇有向新的集約的方向——主要是牧畜（乳酪，精肉，鷄卵等底生產）和園藝方面——推移。

從上述的一八四〇——一八六〇年代底繁榮看來，就可以明白在資本主義發展底諸條件之中，已造成了繼此而起的恐慌底諸前提。可是，成爲這恐慌底成熟的主要契機的，却是大量資本底向全世界農業投入，和資本主義的技術底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一方面是表現在美洲諸國的新土地，在新的資本主義經濟諸條件之下，急速地被開墾這件事情之中；他方面是表現在完成了的資本主義的世界運輸機關（它使這些國家底生產物有引入世界市場中的可能）。底急速發展這件事情之中。從十九世紀底中期起，可以看做世界農業市場，尤其是世界穀物市場底形成時期了。

(1) M. S. Ring, 'Internationale Preisbewegung und Lage der Landwirtschaft', 1927, S. 3.

實際上，在這時候以前，我們所說的『世界市場』這東西是不存在的。例如，據朱爾哥的计算，那時代國際穀物底交換量是七百萬『桑奇』，即約相當于七百四十萬『康泰爾』或四千萬『甫特』；這比最近俄國穀物產地中一縣底穀物輸出還要少些。一八七〇年代底初期，世界穀物交易底輸出入總額已達四億『康泰爾』，即約二十五億『波特』，而世界大戰前五年底世界穀物貿易輸出入合計每年平均更超出了八億『康泰爾』，即超出了約五十億『波特』。

根據這許多比較，可見世界穀物市場，是資本主義時代，和這時代底世界交通機關底技術之完成所造成的。即使在十九世紀底前半期，各個國家還是完全孤立着，在正確的意味上，還說不上所謂『歐洲市場底統一』。正規的商品流通，不過發生於西歐比較發達的國家——英、法、德——之間罷了。當時英國已是主要的消費市場，法國（在先）和德國（漸後）是主要的輸出國。

僅僅在這些國家之間，夠得上說已經存在統一的世界穀物市場（如果『統一』二字的意義，是解做各國間過剩穀物不斷地施行着有規則的交換，從此而在價格變動上發生了的『統一』的話）。不僅如此，這價格底統一，往往只是接觸到市場底表面，沒有能夠抓住當作全體看的全經濟。甚至在前世紀底中期，有些年份，德國貿易港底穀物，比較交通機關不發達的國內還要低廉。總之，貿易港底穀物價格，比較生產地是更安定了。

英國是最初，而且普遍地引起國際市場均等化底影響的國家（尤其在一八四六年穀物關稅廢止以後。

（雖然如此，但成爲世界農業市場之中心的英國底這種影響，在一八五〇年代還極微弱。牠銳利地轉向於統一的世界穀物市場底形成，却是從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代以後才開始的。

這個轉向，通常認爲是以運輸諸條件底變化——即蒸汽力運輸底出現——及運費底急激降低——作爲直接原因而造成的。但是，運費底降低，與其說它是世界商品流通中正在發生着的變化底原因，無寧說它自身就是世界產業革命（發動于十九世紀前半期，至這世紀末葉，已表現終局的諸結果）底結果。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代中，所有西歐先進諸國，都已或多或少地終結了本國國民的工業資本主義形成底時代；這些國民的工業資本主義，都已超出了國民底境界，和國家底關稅的羈絆，一致地繼續向南，北，東，西，加拿大及美國底平原，阿根廷底草原，俄國底荒野（Steppe）等地進展。不過，這先進工業諸國底國民的資本主義之擴大，是在兩個相對立的要素之中進行着的。這些是難于和解的互相矛盾着的要素，是在先進諸國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中，同樣不絕地逐漸變成『無用』的要素；其中一個以蓄積了的資本底過剩部分之放出形態表現出來，一個則以蓄積了的勞動力底過剩部分之放出形態表現出來。

世界運輸技術底變化，是十九世紀初頭產業革命底一部分的契機，也是此後先進諸國國民底資本向世界資本形態轉化底手段，而且是它底最初的階段。當這時代，在全世界經濟（農業也包含在內）底統一市場，更進于完全統一的過程之中，所必要的，根本的生產諸要素，終於成熟了。西歐資本主義底兩個最主要的『殖

民地」——北美洲及俄國——底殖民地經濟，都拋棄了農奴制諸關係底鎖枷——即妨礙着資本主義把任何「殖民地」底農業始終好好地抓住的最後的障礙物。由此可以知道，資本主義底『積棄物』——即美國、阿根廷、加拿大等地之歐洲底移民們，南俄荒野之德國底殖民們，以及伏爾加和烏拉爾底喪失了土地的俄國農民們等——所佔有和開拓的新的土地，這時期起已特別急速地增大了。而且在這新土地底佔有之中，歐洲底殖民們和移民們，不僅成爲要想尋找逃出飢餓和資本主義的失業這種貧困底可能性的消費者；同時，與其說是那樣的人，甯可說是在開闢了的世界市場之中，成爲要想出賣其生產物以掙錢的商品生產者。

因此，在前世紀的最後二十年代以後，那樣急速地促成了統一的世界市場底形成的陸路運輸，尤其是海洋運輸上的變化，只不過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底一個環節，一個歸結罷了。

原來，特別是在最初，蒸汽船和帆船在使用價值上是沒有何種顯著的差異的。但是，帆船終于因爲技術關係，航行的緩慢和不確定，以及載重底限制等等，它和資本主義生產底大量的急激的流通，發生了矛盾。自從一八一六年美洲底汽船開始橫斷大西洋以來，汽船底噸數便驟然凌駕于帆船之上，開始驅逐帆船了。例如，一八三六年英國港灣中底船隻數二萬五千八百隻，總噸數二百八十萬噸之中，汽船只有六百隻，噸數僅佔六萬七千九百噸。一八七〇年英國商船總噸數五百七十萬噸之中，也僅有一百一十萬噸屬於汽船。到一八九九年，在九百二十萬噸之中，已經有六百九十萬噸屬於汽船了。(1) 在美國，一八四九年商船總噸數三百三十三萬四

千噸之中，屬於汽船的，不過四十六萬二千噸；可是到一八九〇年，在總噸數四百四十二萬噸之中，已有一百八十五萬九千噸；而一九一四年總噸數七百九十二萬噸之中，更有五百四十二萬八千噸屬於汽船了。(2)

汽船急速地發達，成爲運費及海上搬運費底確立上的決定的要素。如就全體來看，從上面所舉數字可以看出，即使在英國和美國那樣最重要的海國之中，汽船以外的運輸尙佔着顯著的地位，佔着總噸數底三分之一。然而，這種帆船運輸已經全被驅逐於海洋交通底圈外，在運費上已不是決定的要素了。運費專從汽船來決定，隨着汽船底發達而急速地低廉下去。所以，英國和美國既是海上交易最初而且最多利用汽船的國家，那末最顯明地反映着因汽船運送而促成運費降低的，當然就是這兩國底穀物輸入和穀物輸出。

因此，一八六八年紐約——利物浦之間的小麥運費，爲每「夸他」平均四先令七辨士半；一八七五年變爲五先令七辨士半（即合每磅二三·三哥比）；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已降至一先令七——八辨士（合每磅六哥比）了。又如芝加哥——紐約之間的運費，一八六八年爲六先令十一辨士，一八七五年變爲四先令三辨士，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更降至二先令四——一〇辨士。(3) 換句話說，僅就運費底降低而論，把一

(1) "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 32—47.

(2) "Commerce Yearbook," 1924.

(3)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tab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ices," 1925, P. 102

八九〇年代和一八七〇年代相比較，每一磅穀物已經生出十五哥比乃至十八哥比的差異了。

運費底如此降低，顯然擴大了世界市場底範圍，把許多國家引進世界的商品交換之中。但是，各個生產國被世界市場吸引底性質、速率，以及程度等等，當然是依存于各國——在農業上所準備着的商品生產底急速發展——底一般生產諸條件和經濟的發展。因此，各個國家之被世界的商品流通——尤其是農業生產物領域中的世界的商品流通所吸引，決不是同樣地進行，它的速率也是不同的。

不單是鄰近西歐的國家，就是具有巨大的地方的農奴經濟，而且顯然具有蓄積了的過剩生產物的俄國，雖在農奴經濟之下，也能把多量的農業生產物提供于西歐市場。因此俄國在一八五〇年代，就已經和那時的主要輸出國，如法和德相競爭；在當時形成了的國際農業市場中，已開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了。在農奴經濟清算以後，雖說尚在農奴經濟底框子以內；可是這種從巨大的地方的生產，向小農經濟底推移，在當時我國（俄國——譯者）底經濟諸條件之下，不僅沒有招致我國和世界市場間的關聯底一般的縮小，而是相反地，竟加強了這關聯。但是這個推移却在質的方面，使它和世界市場底關聯發生變化；把這關聯從小麥那樣的世界商品分離出來，遷移到「俄國式的」農民的商品，即裸麥上去。正惟這樣的事情，才是一八八〇年代俄國農業恐慌底主要原因之一。落後的半農奴制的諸關係底存在，農業經濟特別是小農經濟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還沒有充分急速地發展，可是資本主義經濟底一般的諸條件却已急速地發達，結果，便發生了恐慌。

但是，當俄國以前資本主義的農奴制國家底資格而引進世界市場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美國早在十九世紀之中期，不僅已經從農奴制諸關係解放出來，而且它底農業資本主義已經很迅速而廣泛地開始發展了。那些歐洲資本主義所拋棄出來的資本和勞動力底被應用到豐沃的美洲土地上，產生了如下的結果：即不僅是西歐的農業，就是俄國的小麥和俄國的裸麥，價格上也不能和美洲競爭了。

其他最大生產國底進出于世界市場，更是屬于以後的事。但是，前世紀底末葉，在那新的經濟基礎之上，世界穀物市場已可以看做是被終局地形成了。

一八八〇年代底正中期以後，在世界市場底供給上，特別是英國底供給上，開始表演着重大的任務的，就是印度（雖然印度底生產和輸出常是很不確定的）。同時，另一個最新進的輸出國——阿根廷底經濟生活之中，也起了很大的變革。阿根廷在一八七〇年代以後，那種使它底播種面積擴大，和穀物生產過剩的方策，已被熱烈地實着，而且得到了很充分的成功。這就是向着廣大的地域，有計劃的殖民底移住；這些地域，已被新的鐵道所連結了。一八八〇年代阿根廷小麥底輸出，還是不很大的數字，往來于二十萬乃至八十萬「康泰爾」之間。然而，一九〇〇年代，輸出已經超過二千五百萬康泰爾乃至三千五百萬康泰爾（一億五千萬乃至二億一千萬波特）。並且，最初阿根廷底輸出僅是小麥一項；不久又開始增加了輸出品種類，首先有玉蜀黍，其次有亞麻種子，最後有野菜等。和這同樣急速地進行着殖民化過程的，而且同時開始顯示着輸出能力底向上的，

那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在二十五年間，小麥底輸出從二百萬英斛增加至八千萬乃九千萬英斛。此外較大的生產國——澳大利亞，多腦河畔諸國——也很快地增大向世界市場的輸出了。

除了這些新興國家之被世界市場所吸引，和這些國家底農業急速地被改造以外，在十九世紀的世界農業上，歐洲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一種「農業革命」——時期稍後於「產業革命」——也直接地抓住了它自身的——即歐洲資本主義諸國底農業了。

在這些國家之中，資本主義化底歐洲農業，已和資本主義工業底急速發達同時，且在它底直接影響之下發展起來。工業底急激的發達，把這些國家底農村過剩人口，吸引到它自己底懷抱之中。這件事，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愈行急速的場合，愈加完全地實現。例如，在英國，因為農業人口極完全地向着工業人口轉化，到了十九世紀，移民底餘地幾乎絲毫沒有剩留。然而，在德國，在十九世紀底最後二十年代中，那增大了的人口底顯著部分，却沒有被工業所吸收，而是向殖民地移送了。

歐洲資本主義愈加急速地發展——但是，這發展尚不能充分地吸收所有的普羅化了的人口——由於它底移民的結果，便愈加造成了成爲祖國農業底競爭者的美洲農業底成長之前提。歐洲的工業資本主義，不斷地完成其生產，使其商品低廉化，並將此等商品作爲美洲殖民地的消費資料及機械而輸出；由此更不絕地造成了美洲耕地底擴大，和生產底低廉化的可能性。歐洲移民勞動者底健康的手腕，和他們所帶走的資本底

一定部分，造成了北美對歐洲農業的勝利。運輸底革命和運費底降低，更助成這勝利了。

結果，在歐洲農業底前面，已經成熟了極其現實的威脅。因為歐洲資本主義自身造成了各種勢力所難於征服的競爭，所以，牠是最延長的恐慌的威脅，幾乎是清算自己的威脅了。

世界市場相互關係上底這種變化，在歐洲農業上是意味着什麼呢？一方面是世界市場底被形成；另一方面，新興各國因有無限擴張大部分農產物（穀物，橄欖油，凝固的牛乳生產物等等）底生產的可能性，於是，這些國家及其生產物在世界生產價格底決定上，便生了重大的影響。一八七〇年代後半期以來，價格底低落是如何地顯著，可看下面的數字。根據恩非爾特的計算，兩個時期中價格底騰貴和跌落的百分率，有如下表：（1）

	從一八四六——一八五〇年		從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	
	到一八七一	一八七五年	到一八九四	一八九八年
小麥	間底騰貴率	六	間底低下率	五一
大麥		二四		三九
燕麥		二五		三八
牛肉		五五		三九
羊肉		三四		二九
醃肉		二五		二六

(1) R. Enfield,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1920—1923," pp.135—138.

馬鈴薯
牛 酪

一
四〇

三三〇
二五
二五

爲了要看一看各國的情形，再引用下列各國五年平均價格底數字。又爲比較起見，把一八三一——一八三五年恐慌時期底平均價格也附在表內（單位一馬克）。

年 份	小 麥（一噸）		牛 肉（百 磅）		脂 肪（百 磅）		芥 毛（五十磅）		
	英	法	普魯士	英	普魯士	英	普魯士	英	普魯士
一八三一——一八三五	二四六	—	一三四	八八	五三	一四〇	一一〇	一六	二六三
一八五一——一八五五	二六二	—	二一四	一〇三	六四	一九五	一三三	八九	二〇九
一八五六——一八六〇	二二九	—	二〇九	一一三	七七	二三一	一六〇	一一	二二一
一八六一——一八六五	二二二	—	一八八	一一五	八二	二二四	一六九	〇九	二一〇
一八六六——一八七〇	二五五	—	二二〇	一二五	九二	二四二	一八六	九三	一七〇
一七八一——一八七五	二五五	—	二三五	一四五	一一五	二五四	二三一	一二	一九七
一八七六——一八八〇	二二二	—	二二二	一三五	一一五	二四二	二二四	九四	一六九
一八八一——一八八五	一八七	—	二〇二	一三九	一一八	二四二	二二四	八六	一五八
一八八六——一八九〇	一四七	—	一九二	一一〇	一一七	二〇三	二二三	〇九	一三二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	一三〇	—	一七六	一一〇	一二五	二〇五	二一九	〇八	一二〇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	一三四	—	一七三	一二四	一二九	一九七	二二六	九八	二二七

由上表看來，一八二〇——一八三〇年代底恐慌以後，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中，除了僅有的例外（英國底

小麥和羊毛有幾年是下落的，) 直至一八七〇年代為止，價格是採取向上的趨勢的。最後上向之波通過了一八七五——一八七七年之後，價格遂走上逐年低下的路途，這樣直到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

但是，歐洲自身底農業，爲什麼不能和美洲諸國底穀物相競爭呢？在這裏，正隱藏着歐洲農業恐慌底祕密。正在急速發展着的歐洲底資本主義，應該能夠平然吸收美洲各國向外投出的生產物；都市人口和工業人口底增加，在消費底水準很高的場合之下，應該不讓世界市場上發生絕對的生產過剩；農業生產物底平均生產價格之低落，在資本主義發達之上，應該是有利的契機。但是，歐洲底農業，由于它底社會經濟構造的關係，却不能和美洲諸國的廉價生產物相競爭。據英權威統計學者底計算，英國在薩福克伯爵領地和諾福克伯爵領地內，一八九〇年代每「夸他」小麥底生產費爲三十七先令四便士。然在美國則爲十六先令，南澳大利亞則爲十三先令四便士，新南威爾斯則僅爲十先令八便士。這些小麥連海陸運費加在內，到了英國，亦僅相當于二十一乃至二十二先令罷了。(1)

生產費和價格之同樣不利的相互關係，在德國也可以看到。當德國小麥底價格是八馬克的時候，它底平均生產費是九·五馬克，最多的地方，達一〇·四馬克，因此發生了一馬克乃至一馬克半的損失。

在地價和地租較高的歐洲，這樣的價格底低落和損失，當然不得和那一般的農業恐慌相合流，尤其表

(1) 柴托夫：「近代英國底土地所有與農業」，二十四頁以下。

現恐慌的，是英國那樣租佃制度一般地盛行，地價和地租最高的國家。同時，在農產物價格之內佔着決定的要素的地租，在德國那樣地主自己經營的國家之內，當然也沒有失去它底影響。在這無論那一個場合中，一八七〇年代以前繁榮期中所提高了的地租，在租佃契約，抵當權和地價之中都起了決定的作用。正遇着這繁榮期以後，農產物市場價格低落的場合，無論是農業企業家，借地人，或地主，都再沒有擔當這高額地價的可能性。所得的減少，經營和耕作面積縮小，破產債務的增大等，成爲一般的現象了。被那高額的地租，及擔保債務所困累着的農家和農業企業家，對於這些支付都感困難；於是縮小經營，並企圖把這損失轉嫁到農業勞動者底身上，減低他們底工資。但這結果往往還不能抵當恐慌的狂潮，仍是向着沒落的路途上走去。土地租金和所得底減少，逼使地主及農業企業家減低地租，放棄一部分土地，向更粗放的農業組織轉移。結果，使土地發生相對的跌價，並且切斷了曾經喚起歐洲恐慌的那種基本的源泉——高額地租。

以上所述，是恐慌底一般的性質和原因。但是，因爲農業自身，同一般工業資本主義底性質和發展階段有所不同，所以無論是這個恐慌底原因或結果，都因爲國的分別而有幾分差異，那是不用說的了。

恐慌表現得最強的，要算英國。這因爲地租的昂貴，和租佃制度底普遍，在這兒成爲最決定的條件；並且缺乏農業保護政策，本國的生產也不充分，因此，英國便最強烈地感受到美洲諸國價格低落的影響了。(1)

並且，一八七五——一八八一年（特別是一八七九年）的顯著的荒歉，對於英國農業恐慌底重壓更是

加重了。一八七二年是英國農業上最後的「繁榮」(Prosperity)之年。一八七四年後及一八七五年後底價格已開始特別急激地跌落。例如，在這一一年之間，從五十五先令九便士跌落至四十五先令一便士。伯爵領地底借地人，馬上就不能支付那在一八六五——一八七〇年間顯著地騰貴了的地租。繼此而襲來的一八七六——一八八一年底荒歉，更把事態弄得惡化了。

在議會中，關於農業底悲境的問題，各方面都提出了請願及嘆願。在一八七九年，專門研究農業底狀態，恐慌原因和條件的特別委員會，也設立了。這個委員會于一八九二年完成了這些工作，到一八九三年又以同樣的目的而形成了第二個委員會。(2) 這些委員會底調查中，恐慌底具體的條件和原因，都被極詳細地調查，用以解明恐慌的豐富的材料也被蒐集了。

- (1) Koenig, "Die Lage der Englischen Landwirtschaft unter dem Druke der internationalen Konkurrenz;" 1896; St. Mich. "Die Englische Agrarkrisis, ihre Ausdehnung, Ursachen und Heilmittel;" 1899; Verne's "Agricuktural Depression;" - *Contemp. Rev.*, " 1898, III.
- (2) Agricultural Interest Commission, "Report of Assistant Commissioners;" 1880,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H. M. Commis of Agriculture;" 1881; "Report of the Assisist Commis. Southern District of England;" 1882; "Depression of the trade and Industrie. 1st—5th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1886.

農業恐慌表現得特別尖銳的，是施行着農耕的伯爵領地（薩福克，諾福克，林康沙）。恐慌底影響，已比初期顯著，農業家底破產，驟然激增了。被壓迫于抵押債務的土地，支付不出利息，領地被強制地出賣，抵當權底所有者，往往竟有損失從前的價值底六成的事例。施行農耕的伯爵領地底地價，有些地方，竟降低了七成。同時，地主底地租也開始跌落，這是不用多說的。在伯爵領地上，較好的土地底地租一般地低落了五成以上，中等的土地低落六成乃至七成，至于劣等的土地，幾乎全無地租，而完全停止了生產。一八八一年中，這樣被放棄了的荒地，從英吉利通至威爾斯，已約有四萬四千英畝之多！根據委員會底報告，一八七九——一八八一年中，地租底三分之二已延滯不交。農業家『完全零落，』完全破產，』因而把農場放棄了。（1）

我們從那施行農耕的領地底所得之減少的無數實例之中，可引一個實例來看看。據李猶氏底報告，在恐慌期中，諾福克某領地底總收入從四千一百三十九磅降至一千九百九十六磅，而支出反從一千一百二十二磅增至千二百十六磅。于是，純收入從三千零十七磅降至五百八十磅，即降低了八〇%。各個伯爵領地底地租在恐慌期中都降低了：伊山巴蘭——二〇至二五%，康巴蘭——三〇至四〇%，薩福克——七〇%，愛塞克——二五至一〇〇%，肯特——二五至一〇〇%，孔烏爾——一〇至一〇〇%。（2）非農耕地方的伯爵領地中，恐

(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tabilisation of Agricultural Prices," 1925

(2) "Royal agricul. Soc. Journal," 1894 P.681

慌底影響比較輕微（藍加沙，康巴蘭，斯他福德沙及其他）這些地方，主要是施行牧草栽培，乳酪經營及野菜栽培。恐慌底一般現象雖然也會在這裏表現出來，但這裏底地租，不過降低了一〇——三〇%而已。

無論如何，恐慌首先總把地租和地價底無條理地膨脹阻止了。據議會委員會底計算，英國全體土地底價格，在一八七五——一八九四的恐慌期中，從二十億七百萬磅跌落至十億一百八十萬磅，即跌落了四九·六%。地主從土地上的所得，從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的四千八百五十萬磅減少至一八九三——一八九四年底三千六百九十萬磅，即減少了二三·七%（1）

但是，恐慌底影響，當然不僅僅限于地主所得底地租之減低，並且也影響到其他各階級的農耕人口。例如，據研究一八七〇年代恐慌底原因的上述委員會底資料來看，全農耕階級底總所得在一八七五——一八八五的十年中減少了四千二百八十萬磅。這時，地主底所得比原來減少了三〇%，農業企業家比原來減少了六〇%，農業勞動者比原來減少了一〇%。在一八八五年以後，地租仍繼續更劇烈地跌落。據官方的調查，從一八七九年到一八九四年間，英國農耕的伯爵領地底地租所得，更加減低了五〇——五五%。只有在農耕經營不很發達的很多牧場的伯爵領地之中，平均不過減低了二一·四%而已。

英國農業恐慌給與生產上的結果，第一是農耕生產一般的縮小，及播種面積的縮小。因為，地租底減低，逼

(1) "Parliamentary Reports Comms., 1899 XV.22, P.30

使劣等的土地荒棄，栽培穀物底耕地是特別縮小了。例如，英國一八七〇年代初小麥之播種面積曾達三百四十萬英畝，小麥底收穫額達八千二百萬英斛，可是在三十五年之間，小麥底播種面積減少了五十萬英畝，收穫量底減少更達五百五十萬英斛。反之，牧草栽培底面積，却從二千九百萬英畝增加至三千五百萬英畝。全部經營帶着集約的牧畜業的性質，工業化很顯明，施行那種「自由式」的耕作方式，園藝、乳酪業等都發達了。同時，農業勞動者的數目却大大地減少，在一八七一——一八九一年間，人口總數雖從二千六百萬增加至三千三百萬人，但農業勞動者數却從一百十萬一千人減少至九十一萬九千七百人了。

＊這是一種極度集約化的耕作方式，是一種不靠自然的肥養力，而靠莫大的勞力和肥料，不用什麼耕作的一定的順次，而年年適應着市況及其他事情，自由地生產各種作物的極度資本主義化的耕作方式。

——日譯者。

至于德國底農業狀態，則和英國稍有不同。在十九世紀底開頭六七十年之中所見到的播種面積底急速增加，從一八七〇年底起已經停止。這是由于自由的土地已經全被耕種完畢，和全國國民經濟底完全工業化的結果。播種面積底絕對的增加，顯然是較人口底增加來得遲緩。一八七八年住民每人底全穀物播種面積為三〇・六九公頃，一八九三年降為二七・四七公頃，一九〇九年更降至二二・二五公頃了。誠然，播種面積底縮小，在某種程度以內，可由收穫量底向上來抵補。收穫量幾乎增加了二倍，在上述年代中增加了一三〇〇乃

至一四〇〇冠，以後更增加了二三〇〇冠。但是，無論如何，僅靠本國所產的穀物，是不夠供養德國國民的。全年底六分之一乃至七分之一，不得不仰求于穀物底輸入。(1) 那種僅在價格比較高的時際才能得到的有利的結果，這時，由于農業底高的技術，尤其是礦物性肥料底廣汎的引用，終于得到了。這種高的價格之所以能夠維持，雖說主要由于德國從一八七九年起所採用的保護關稅政策諸手段；但是單靠德國農業保護政策底庇護，穀物生產底擴大仍是不可能的。生產好好地繼續，僅僅不至于縮小罷了。然而在這農業保護政策，價格底騰貴，及工業和都市底需要急速地增大的基礎之上，集約的牧畜和工業的經營形態到底是廣汎地發達起來了。這樣，在德國，因為工業資本主義比較英國還沒有充分發達，同時又因為大地主階級握有很大的社會勢力，所以它沒有得到像英國那樣的清算農業保護政策底可能性。這政策是維持地主階級底地租所得的，但是儘管有這關稅底防壁，廉價各國底影響却仍破門而入，它底效果並不完全，只是部分的罷了。(1)

儘管如此，恐慌在德國仍和英國同樣，以同一的根本諸現象表現出來。在這裏，因為租佃制度不很普遍，所以地主自身底抵押債務增大得特別厲害。例如在普魯士，在舊時普魯士底信用制度之下所成立的大土地所有者底抵押債務，一八五五——一八六五年之間總計已達四千七百萬「塔鐸」，一八七六——一八八五年

(1) L. Brentano, "Die Deutschen Getreidesolle," 1925 同時參照拙著『俄國與德國底穀物生產和穀物交換關係』一九一五年。

之間，更增至一億三千二百萬「塔鎊」。根據專門的調查，四十五個地方底土地所有者底一般債務，在一八八三——一八九六年之間，從四億七百萬馬克增至四億八千五百萬馬克；純收入每一馬克的債務，從二三·五九馬克增至二九·二四馬克。價格也低下了，收入也減少了，因此爲了支付債務而被強制出賣的事情也增加了。普魯士底強制出賣的數字，一八八六——一八八八年間，每年達二千四百四十六件乃至二千九百七十九件；巴伐利亞地方一八八〇——一八八一年間，年達三千七百三十九件——二千七百三十九件。在這一點上，正表現出德國抵押制度底特殊性；就是，靠了這個制度，所有地往往以金額底三分之一以下的價格出賣，其餘的，已經在土地抵押時支付盡淨了。抵押制度無論對於大農土地所有或小農土地所有都有關係，因此兩者都被恐慌和債務過重所困累了。結果，所有這些事情都招致了土地所有權底動員和零細化。(1)

但是，恐慌底結果，在德國底農業上畢竟還比英國來得輕微。依靠農業底保護政策，德國底大土地所有和大農商品生產經營，正好把那恐慌底負擔，轉嫁到全國民經濟尤其是工業之上。高率的農業關稅，把德國國內底價格提高到世界價格底水準之上；因此還能支付從前那樣的高額地租。所以，即使在恐慌期中，地價底低落一般是很小，甚至還有繼續上升的（尤其小土地的地價是這樣）。例如，恐慌期中波森地方的地價底變動，有如下表（每公頃的馬克數）(2)

(1) 高爾慈『農業問題與農業政策』一五二頁。又 Buche Berger, "Agrarwesen und Agrarpolitik," S. 30-36

年次	小地所	中地所	大地所
一八七一——一八七五年	四九三	六三〇	五八六
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	五四六	六三一	五七〇
一八九一——一八九四年	七三二	六五四	五三七

這樣，小土地地價，甚至竟騰貴了。只有那大土地是下落的。同時德國底農業，在關稅底保護之下，在經營底集約化，耕作底改善，礦物性肥料底施用，向改良耕作方式底推移等等意味上，確是呈示着顯著的進步。穀物底播種面積雖沒有增加，工業用的作物，塊根，牧草等等底百分率却已增加，休閒地也減少了（在恐慌之初爲九%，恐慌終了時僅爲二·七%）。家畜數已一般地增大，特別是豬的數目——這是經營集約化底標識——增加至三倍之大。

西歐其他諸國底農業，也遭遇着同英國和德國大體上同樣形態及同樣結果的恐慌。即有些國家底農業，在農業保護政策底庇護之下，緩和了那種對於地主階級不利的世界價格低下的結果；有些國家底農業，因爲在同外國競爭時候沒有特別的保護政策，就適應了新的諸條件。在那些工業資本主義底發展不怎麼急速，且又沒有開拓像英國那樣的農業上底可能性的國家之中，保護政策是特別顯著地盛行了。法國底狀態就是這樣的。在法國，農業恐慌底發展，也具有和德國及英國那樣很多的共通點。所不同的，法國在土地所有上是中小

(2) Sarrazin, "Die Entwicklung der Preise des Grund und Bodens in Posen," 1897

土地所有佔優勢，土地底動員自由地進行，不僅主要是施行着小規模的集約經營，借地諸關係也顯著地發達，最後，工業資本主義發達底速率比較遲緩，人口也差不多是固定了的。(1)

價格底在恐慌底影響之下開始低落，是從一八七〇年代中期開始的。一八八〇年代小麥底價格降低一七%（每「夸他」從二三·一弗郎降至一八·九弗郎），一八九〇年代中期降低二六%（一六·九弗郎）。這就是說，總所得在這些年份中，有一二%乃至二二%底低落。由於一八八七——一八八八年和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底荒歉，這事態更惡化了。耕地面積（也包括穀物底面積）一般地減少了一點（穀物耕地面積一八八二年為一千五百四十萬公頃，一八九二年減至一千五百十萬公頃）。草地和牧場底總面積却增大了（從九百七十萬公頃增至一千零十萬公頃）。但是，屬於農業底總面積，却幾乎是沒有變化（三千三百七

(1) 法國關於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農業恐慌的文獻及其公布的資料，比之英國和德國，是很貧弱的。其中可參照的有 Reitzenstein, "Agrarische Zustände in Frankreich," 1884; Denis, "La depression economique l'histoire des Prix" 1895; 一部分可參照的有 A. Foville, "Le morcellement," 1885 關於農業狀態所公布的調查之中，計有 "Enquete sur la situation de l'agriculture en France en 1879" "Statistique Agricole de la France. Resultats generaux de l'enquete decennale de 1892," 1897 俄籍著者之中計有利維茨基的『法國農業恐慌』一八九九年，和布爾加哥夫的『資本主義與農業』第二卷。

十萬公頃和三千八百六十萬公頃。這時候的恐慌雖然主要是表現于穀物之上，但由于法國農業中的集約經營——葡萄栽培，園藝，野菜栽培等——顯然佔着優越地位，所以穀物價格底低下，不像德國那樣發生破滅的影響。同樣，一八八二——一八九二年十年間，肉類和家畜生產物底價格之低落也很輕微，家畜平均只減少一〇·五%肉類只減少〇·五乃至八%。因此畜養業底收益雖然稍稍減少，但並沒有弄到縮小生產那種程度。家畜的數目，無論在絕對量上，或在對農業面積底比例上，都增加了（例如牛的數目從一八七五年的一千一百四十萬頭變為一八九五年的一千三百二十萬頭，豬從五百六十萬頭增至六百三十萬頭。）

儘管如此，爲了幾多間接的事情，恐慌仍強烈地反映于法國農業之上。屬於這些事情的，如葡萄樹底病害（因此，在這個重要生產部門中發生了許多的荒廢地），養蠶業底衰微，亞尼林染料底發見因而縮小茜草栽培等等。最後如法國農業性質底本體，土地所有底零細化，極不發達的抵押信用及農業信用，以及最後，租稅底重負等，據發表的調查所示，也是強化了恐慌底影響。

這樣，法國農業上價格底一般低落，和農業恐慌底程度，雖和其他大陸諸國表現幾分差異，但所得和地租底低下，是同樣地發生着。由于恐慌底影響而使農業所得底低下，據二三著者所指示，達一億九千五百萬弗郎。特別是地租和農產物底販賣價格，據一八八二——一八九二年的官廳底調查，是低落得相當厲害的。即地租從一八八二年的一〇四法郎降低至一八九二年的九二弗郎，販賣價格從三·四四二弗郎低落至二·八六

六弗郎。正惟如此，所以一九〇〇年代法國不得不用農業保護政策，由此而使國內價格得維持着適當的高度，同時防止了法國土地所有者大衆底地租所得之低落。

關於其他大陸諸國底農業恐慌，不必一一詳述了。尤其是像意大利那樣，事態既和法國非常相似，政府也同樣開始採用了農業保護政策，似乎沒有多論的必要。至於那些沒有採用農業保護政策的各國，一面雖像英國那樣，工業極爲發達（比利時），然而地主階級底支配却屬缺如。這些國家靠着自由輸入和外國競爭，農業非常地發達，非常地集約化。但是，雖如此說，爲了土地諸關係和土地所有底零細化等關係，這些國家底農業却顯著地退化而成「不長進的」郊外經濟，以及勞動者經濟的特殊形態了。另一方面，也有始終不用農業保護政策的特殊的「農民國」，如丹麥，芬蘭和荷蘭就是這樣。此外在關稅不像德法那樣高的一點看來，瑞典和挪威部分地也是屬於這種農民國。世界市場底發達，廉價穀物底輸入，不僅沒有促使這些國家底農業破滅，而是相反地，竟以集約的牧畜經濟，和牧畜生產物底輸出作基礎，造成了農業輝煌地發展的可能性。

當這一八七〇年代之農業恐慌底說明將歸終了的時候，關於其他兩個國家——俄國和美國也該作一個詳細的論述。這兩個國家底參加世界市場，是歐洲農業所得底低落，和價格底激變的一個主要原因。它們之中任何一國底先行發展時期，正如我們所見那樣，都是急速的全般的繁榮，和國民經濟全般的資本主義化的

時期。這尤其是表現在流通手段底資本主義化，鐵道底敷設，以及由于這些幫助而促成的許多豐沃的新土地之被開拓之中。但是，美國一般經濟的發展，不單是以極大的步調前進，而且它的發展是在和俄國全然不同的社會情勢（尤其是在土地諸關係方面）之下進行的。因此，農業生產物之參加這兩個主要的世界生產國底恐慌，在它底行程上，及恐慌底結果上，都是互有不同的。

誰都知道，美國在十九世紀最後的二十年代之中，特別狂暴地表現着的農業膨脹底主要傾向，是從東部進向西部的。都市和工業最為發達，國內需要最為廣汎，地價與地租最為高昂，很早就被殖民的大西洋岸諸洲，對于西歐底農業，是不能造出極致命的競爭的。

這樣的競爭，要到鐵道網底擴張遠及西部，使農作物普及了以後，才有可能。除掉很早就成爲輸出生產物的棉花、煙草等類之外，最初如小麥和玉蜀黍，其次如運輸技術完成後的牧畜生產物等等，都大量地向東部輸送了。這是爲了要輸出于歐洲，要供應東部諸洲底需要。歐洲在恐慌初期，從美國輸入的農產物底增大，可從下表底五年平均數字表示出來。單位百萬，係據諾斯（Nours）所作。

	小麥(英斛)	牧畜生產物(磅)	棉花(磅)
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	六六·〇	一一四·八	一、二四八·八
一八七七——一八八一年	一三三·三	二〇八·七	一、七三八·九

一八八七—一八九一年	一一五·五	四一·八	二、四三九·六
一八九七—一九〇一年	一九七·四	六三七·三	三、四四七·九

輸出底增大（粗放經濟底穀物）主要是發生在西部諸洲。但是，這樣的事態是造成了西部諸洲，和更為集約的高價的東部諸洲底農業之間的競爭。於是，東部諸洲與歐洲底農業，同時開始遭遇恐慌了。

東部諸洲在一八五〇年代，還生產了美國全穀物生產量底五〇%，尤其是占了小麥生產底三一%。一九〇〇年這些生產物底相對數，在穀物中減少了五·二%，小麥中減少了五%。較次于穀物生產之縮小的，是集約的牧畜生產物底生產之相對地開始縮減；從西部輸送來的生產物，便開始補足了這減少的數目。例如乳酪與乾酪底生產，中北部大西洋岸諸洲底生產之比例底減少有如下表（單位百萬磅）（1）

	牛酪底生產		乾酪底生產	
年	美國全體	北部大西洋諸洲	美國全體	北部大西洋諸洲
一八八〇年	七七七	二六六	二七	一四
一九〇〇年	一、〇七一	二〇六	一六	四

(1) H. Levy, "Zur Geschichte d. Agrarkrisen," "Jahrbucher f. Nat. Oek. u. Statistik," V. Conrad,

一八九七年中，美國東部市場上的牛酪裏面，有八七%是西部所生產的。恐慌在一八八四年代已特別強烈地表現在東部諸洲了；價格底低下，和西部諸洲底廉價生產物之間的競爭，招致了生產底大量的縮小和農民底破產。一八八〇——一八九〇的十年之間，大西洋諸洲（新英格蘭，中部大西洋諸洲）底農場數減少了三萬七千五百，這些農場底面積達五百二十四萬英畝。於是，同樣地，農民財產底價格在這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的十年間也減少了二億二千六百六十萬金元，地價也減少了二億六千四百二十萬金元。

東部諸洲底農業恐慌，跟着一九〇〇年農業底世界的繁榮之一的來到而同時告終。被放棄了的土地開始再引進于生產之中。但是，一九〇〇年農民財產底總價值和恐慌前的對比，是二十九億五千一百金元和三十一億九千六百五十萬金元，其中土地價值底對比是二十四億七千七百萬金元和二十七億三百萬金元，這是可以注目的事情。這就是說，在這地方已經開始發展那集約的乳酪經濟，以代替從前的較粗放的經濟了。

第四節 一八八〇——一八九六年代俄國底農業恐慌

俄國底農業，也絲毫沒有逃出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世界農業恐慌底影響之外；而且，比之其他幾個國家，恐怕反映得更形破滅，更爲深刻。(1)它底原因，是存在於所謂俄國國民經濟底一般地落後；俄國底農

(1)參閱拙著『世界經濟組織內的俄國底穀物經濟』一九二七年，第十三章。

奴制度。還是到這次恐慌將臨底前夜才被放棄了的。因此，這引進了世界市場的落後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國的俄國，不得不在和其他各國不同的更困難的諸條件之下，去體驗那世界的恐慌。俄國是不能和其他西歐諸國那樣，從那粗放的穀物經濟移向於更集約的農業形態的。俄國也不能和美國那樣，始終好好地把那穀物經濟安定于生產及販賣底資本主義的形態之中。俄國農業底抵禦世界穀物恐慌的戰術，在當時的經濟諸條件之下，除掉把生產物底價格抑低以外，就再沒有旁的了。但是，這種低的價格，在低的技術和高的地租存在着的場合，除非把農民經濟底純所得極端抑低，是不能實現的。

由於這些事情，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的農業恐慌，在俄國底農業上，便把那經濟組織（農業雖然落後，但它已是和世界資本主義不可分地結合着的一種生產組織了）底全體急轉直下地轉化而為長期的恐慌了。這恐慌在農業方面既表現于草地及農場底種植面積底減少之內，也表現于某個地方休閒地底涸竭，與旁的地方穀物經濟底擴大之內，也表現于牧畜業底衰退之內，更表現於向着集約的牧畜業及技術的經營組織推移的不可能性之內——如就全體看來，即是表現于三圃農法底長期恐慌之內。在經濟的諸關係上講來，這恐慌是由于正在發展着的商品的農業生產中的商品穀物底漸佔優勢而表現出來，是由于穀物經濟底擴大，土地底追求，土地價格和地租底昂騰，農業部門中間落後的非資本主義的農奴制的關係底維持等而表現出來。

下面可以引用幾個極不完全，很不正確的統計數字來看看，它是確證着俄國底穀物經濟特別從十九世紀後半期起所強化了的發展的。歐俄四十五縣從一八六〇年代到二十世紀初期末耕地增大的數字可列表如下：

	耕地面積(俄頃)	增加率
一八六〇年代初期	八二、五三三	一〇〇・〇
一八八一年底調查	九四、二七五	一一四・二
一八八七年底調查	一〇三、七九七	一二五・八
一九〇一年底調查	一〇二、七七二	一二四・五

如上表，耕地面積底增加在一八九〇年代以前特別顯著，往後到二十世紀初期就有幾分固定了。有幾個地方因開墾地底非常增大，而使土地面積逐漸增大。但同時更顯著地表示增大的便是播種面積。這些年分中全播種面積無論是絕對數或對於耕地面積底百分比都有如下的增加：

歐俄五十縣	一八八一年	一九〇一年
全播種面積(俄頃)	六四、六六四	七五、七一八
對耕地面積底百分比	六〇・六	六五・八
休閒地及荒地(%)	三九・四	三四・二

開墾地底增大，在邊境地方係由于新土地的開拓而得來；在歐俄最古的地方則係由于草地或部分的休閑地的開墾而得來；在這時期，三圃農法還是被維持着的。由于開墾地增大，一方面顛覆了三圃農法底存續。因為這沒有充分的草地和牧場是不能維持的，所以就轉化而為長期的破滅的恐慌了。另一方面，在那休閑地底方式正在衰退的諸地方，縮小了休閑地，又急速地走上同樣的三圃農法的道程。

這樣，開墾已經盛行，無論在穀物經濟佔着支配地位的地方，或最近以前休閑地牧畜經濟佔着支配地位的地方，都同樣向穀物經濟底發展及強化的路途進展了。

如果我們注意到這許多年內盛行的穀物經濟，和其他栽培間的相互關係中的變化的話，那末，關於一八八一年及一九〇一年的歐俄十縣底各種作物底播種面積百分比，可得到如下的數字。

	一八八一年	一九〇一年
穀物(包括有莢植物)	九一·三	八九·六
纖維類	二·九	二·七
塊根類	二·四	四·〇
牧草	〇·八	一·四
其他	二·六	二·三
全種植面積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從上表可看出穀物具有壓倒的意義，特殊的栽培只佔着完全比不上的比例而已。但是，緩和這種粗放穀物經濟的傾向，雖極有限，却已經表現着了。這主要是由於北部馬鈴薯底栽培及南部甜蘿蔔底栽培的發達。要之，全體看來，粗放穀物經濟已佔着支配的地位了，到一八八〇年代底中期，價格底跌落達到了最低限度。在一八八五年，官廳底調查已是這樣地報告了：「一八八二年以來我國（指俄國——譯者）開始尖銳地表現的農業企業底困難狀態，在本年還是不能避免。相反的，恐慌不僅是在農業底領域中，即在其他工業及商業領域中，也已逐漸深刻而且廣泛地傳播着了。由於農產物尋找販路底困難，及其價格底低廉，大部分人口底購買力大為減退，這結果，對於所有各種製作品及工業生產品的需要便縮小了。」（1）當時與此同樣通曉的著者內務大臣脫爾斯脫，在另一地方作過更進一步的敘述：「一八八一年以來正在發展着的所有穀類價格底非常低落，導入人民於下面的事態中。即土地生產物底大部分，不僅不能提供農夫以幾許相當於勞動代價的利潤，並且使他們受到直接的損失了。」（2）

這樣，穀物恐慌擴大而為一般國民經濟的恐慌，並且，由於這恐慌的深刻，使穀物生產也直接受損失了。在這裏，我們有記述那穀物價格之危機的下落底極重要的特殊性之必要。原料穀物——裸麥及燕麥——底價

（1）『一八八五年的農業』

（2）『一八八八年關於農產物價格底低落所設置的最高委員會底議長底報告演說』，十頁。

格是顯然跌落了；小麥底價格，雖也顯着幾多動搖，但在二八八〇年代後，並不呈示十分顯明的跌落。除了一八九一年底饑饉會使穀物價格急增以外，所有穀物底價格（小麥也包插在內）到二八九四年都開始達到了最低位。

這可從下面農務部所調查的所謂「地方的」價格底比較上看出來。(1)

年	次	冬時小麥	裸 麥	燕 麥	四種穀物平均
一八八一	年	—	九八	六二	八〇
一八八三	年	一〇九	八二	五七	七八
一八八五	年	八一	六三	六〇	六七
一八八七	年	八五	四九	三八	五三
一八九四	年	五一	四一	三五	四二

對於價格底那麼厲害的低落的「真的絕望的呼聲」已認識了的政府調查員，會這樣地指摘着：「低落得最甚的是裸麥底平均價格，它竟跌落了兩倍以上，有些州裏面底價格，對一八八〇年代底初期，已顯示五〇%以上的低落了。例如中央及東部黑土地帶很多地方底裸麥價格，每波特從一盧布低落至二〇哥比，三〇哥比以下的價格也連續了幾個月。在「商業年鑑」之中，接着又有這樣的紀錄：「北都黑土地帶幾縣中，有些地

(1)『根據從農民所得的材料而編的農業統計調查』第三冊，十二頁。

方底裸麥，一波特底價格更低落至一八乃至一二哥比。」今日的俄國農民不知道有這樣的價格水準，他們或者完全忘記了。從農業改革以來，這樣的價格從未出現過。甚至那些最有先見之明的農民，也不能預測到這樣的價格將得以存在。」

在這同一的政府調查報告中，曾算出各個穀物底生產費，以及它在當時（一八八七年）市場價格之下底收益率。所有各個地方底裸麥生產，幾乎都受到損失（地租也包含在內），尤其以燕麥為最顯著，只有小麥是在較好的條件之下罷了。列如，裸麥僅在南部諸縣（決不是所有的各縣統是如此）每俄頃能有四盧布乃至六盧布的收益；中央黑土地帶倒反招致了每俄頃平均二盧布乃至八盧布的損失，北部和東部黑土地帶，也各招致了一盧布乃至九盧布，及三盧布乃至七盧布的損失。

這樣，我們可以明確地知道，恐慌是最初并且最強地打擊了原料「農民」穀物——裸麥及燕麥——底生產，最遲而且最少受打擊的是小麥底生產。前者在一八八〇年代底最初五年間，已失去了它市場價值底半數。而所有穀物底平均價值，當這時期只失去了約三分之一，小麥所失去的比這更少。這是世界資本主義恐慌在經濟上對於最無力的商品生產者——直接對於農民經濟以及最薄弱的地主經濟——所給與的最初的打擊。在地域上講來，這第一意味着生產裸麥和施行農奴經濟的中央部及中央伏爾加沿岸地方底恐慌。因此，這時候以來的，所謂「俄國農業恐慌」的概念，第一而且最多只是適用於這些地方底農業，反之，南部生

產小麥及最資本主義化了的地方，却在幾許有利的條件之下。

但是，一八八〇年代以裸麥爲主的恐慌，很明白的，它是一般穀物恐慌底預兆，端緒在一八八七年中，小麥在地方平均價格（冬蒔每波特五十哥比，春蒔七五哥比）之下固然得到了收益；但到了一八九四年，雖則生產費幾乎是不變，或者反是上騰，它底價格却低落至每波特五一—四九哥比。市場底恐慌狀態，也把小麥捲住；同時小麥地方也就不被恐慌侵襲了。這樣，一八九〇年代底中期，俄國農業中的穀物恐慌已以全幅的力量表現出來了。

這恐慌底結果，將成爲什麼樣呢？它對於各個經濟集團底利害和地位，各各給與了何種不同的影響呢？又使這些經濟集團底經濟的諸關係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很可惜的，我國（指俄國——譯者）底統計和政府底調查，關於這點所指示的確是非常稀少。

在一八七〇年代物價比較高漲的時期，卽外國市場底需要呈現活氣的時期，所發生的僅有的農業上之進步，以及農業資本主義之技術底向上，却沒有釀成什麼可觀的一般的本質的結果。這進步主要，僅在若干地方，表現于那最大的資本主義的經營裏面罷了。在西南部底甜蘿蔔大農園內，這進步則表現而爲甜蘿蔔播種面積底擴大，以及大地主砂糖生產底膨脹（甜蘿蔔底生產從一八六一年底五百五十萬「伯哥維茨」——「伯哥維茨」相當于三百六十磅（日譯者）——增加至一八八一年的二千三百萬，「伯哥維茨」此外，在北

部則表現為白蘭地蒸溜底增加生產。在南部及東南部休閒地大農園則表現為更高的牧畜業底發展。全體看來，可以看做是生產底一般的傾向之資本主義化底一般的標識的，就是那農業機械使用底增加。這正表現在機械輸入底增大上；從一八六〇年代末期到一八八〇年代中期，已增加八倍有餘了。

但是，在大多數的地主經濟看來，對於這樣的出路往往是望塵莫及的。在他們底面前，開展了另一條更易於實行更沒有危險的出路——那即是從「經濟的耕作」向半租佃制底推移。上面曾引用過的政府底調查書，曾明白地指摘着：這一主要是發生于黑土地帶底東半部的現象（但一般講來是到處能見到的），『是可以從農民流通資本底涸渴，向經營方面支出貨幣底得不到利益，半租佃的播種却反而至少可以免掉直接的損害等來說明的。』

舊的雇役的及半租佃的經濟形態是如何顯著地增加了呢？下面關於于恐慌期中這些形態底發展資料（%）正明示着這一點（1）

年	次	自耕農	半租佃經濟	混合形態
一八八八—一八九〇年		四〇	三九	二一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年		三八	四二	二〇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年		二九	五一	二〇

（1）『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所設立的關於農民資產底研究的最高委員會底資料。』

這種經濟形態底能保證免掉直接的損失，很明白地，僅是限于地主而不是農民自身。真正的「商品生產者」——農民是把那支付了半租佃制的地租給地主以後所餘下的生產物，來充當他們自己最低生活水準以下的工資的。地主土地底「非分有地」出租（貨幣及半租佃的）之普遍，以這時代為最甚，全體五十縣中計達四千九百八十萬俄頃，即佔分有地底四〇%以上（加利西夫註）。地租底總額達三億一千五百萬盧布，每一農家平均為二十五盧布。

但是，這「商品生產者」底「工資」及收入，縮至某種程度後，當然也就不能再縮了。假使再要縮小，那仍得逼使生產縮小。因此，農務所公布的調查書，曾舉出了因恐慌與價格低下的結果而發生的許多現象，即「農民方面對於土地需要底減少，『沒有拘束的佃農，』地租底低下，『有些地方販賣價格顯然低落了一〇〇%』以及最後『耕種地底縮小』即穀物生產底縮小等等。全體中央農耕諸縣中地租減低了二〇%——三〇%，有些地方更減低了五〇%。同時，這許多縣底地主所有他底債務也增加了。一八七八年以來，個人土地所有底債務達十三億二千八百萬盧布，（西部諸縣且達十五億四千四百萬盧布），牽連的土地達四千二百萬俄頃。其中『貴族』對於貴族銀行底債務達四億四千八百萬盧布，抵押的土地達千二百五十萬俄頃。從銀行發生的土地底自由及強制的動員是增加了。由于貴族銀行的關係，歐俄三十九縣底貴族所有土地，單在一八八三年——一八九五年之間，已失去八百零五萬九千俄頃，即大約失去了全部貴族土地所有底一五%。又據另外

的資料，二千四百萬俄頃的貴族所有土地，在一八六三到一八九二年之間被賣却了。因為債務不償還而被土地銀行強制出賣的所有地，增加得這樣急速：一八八六——一八八七年出賣了的土地僅爲二十一件乃至百六十件，至一八九三年已達二千二百三十七件。(1)

恐慌之在『私的』土地所有及『私的』經濟之內所起的急激的淘汰，在農民經濟之內也同樣發生了。從一八八〇年代開始的恐慌，雖則不很嚴重，而且是很注意地應付牠，但是，從這些恐慌年代以後，才可算是（由於詹斯特佛底農民經濟調查，而極顯明地暴露的）農民社會底分化時期，才可算是列寧（根據這個發見而在農民經濟之人民主義的解釋上）劃分時代的那個農民分化時期。誠然，穀物恐慌特別在若干地方，是一般地破壞全部農民經濟的；例如中央農耕地方，在恐慌底影響之下，不僅所有土地之借地縮小，連分有地底播種也是縮小了——從一八六〇年代的千二百六十萬俄頃減至一八九〇年代的千四十萬俄頃。但是，這件事情，結果只是加強向着南部及東部小麥產地底新的土地逃亡，即加強新的形態的生產罷了。

當然，恐慌底影響，不單是使農業最落後的地方及最弱小的經濟集團，在其發展中發生『下向的』傾向。同時，恐慌也造成那能使技術發展，經濟形態改善的新的刺激；特別是在不再負擔農奴制諸關係所遺留下來的重荷的地方，造成那能使已改善了的經濟形態急速擴大的新的刺激。雖則在恐慌時期內，許多經濟部門

(1) 一八九六年貴族銀行報告附錄及『土地所有底統計資料』第七輯。

中却仍發生移向于更近代化的新的經濟形態和新的技術的執拗的傾向；對於這件事，無論是農務部機關內的農業底調查官，及詹斯特佛底其他許多調查，都曾再三地指出，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穀物經濟底這種進步的運動，主要是集中在南部諸縣。這裏穀物生產底直接擴大，及其技術的進步，即在恐慌期中也常是不變地進行着。

例如，假使把播種面積來觀察，新的俄國諸縣中在一八九〇年代底每五年間，差不多有了百萬俄頃底增大。從中央農耕諸縣被逐出到這裏的多數移住者們，把從來的牧羊場改變成爲小麥田。不是生產過剩而是勞働力底不足，成爲南部諸縣底主要問題。不僅是這地方的莊園地主經濟，即大「農民」經濟亦不絕地逐漸移向那隨伴着大小麥耕地和廣汎的機械之應用的美國式的農民經濟，正惟如此，所以在恐慌期內，雖則中央農耕諸縣底農業機械之使用急激地縮小，但在同時期內，南部底機械使用却常是不變地急速增大。根據列甯底計算，一八九四年，即當恐慌底絕頂時期，南部四個縣份底農業機械的使用，比之一八七九年底五十五萬七千盧布之數，已達六百萬盧布以上。并且，這穀物生產上底機械之進步，不單是限于地主經濟以內，相反地，在大農經濟內倒反特別顯著。這是前述農業調查官所指摘出來的。

在這樣的發展諸條件底影響之下，南部底穀物生產，似乎是特別顯著地帶着完成了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特徵（無論在大地主經濟或大農經濟上看）。前者對於後者底農奴制的抑壓，在這裏，不像中央農耕地方那

麼強烈，破滅；它們在這裏的關係具有比較純粹的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爲了享有從順調發展着的生產所得的收益，地主在這裏也出現了。這裏地租已極度急速地增加。在俄國新的諸縣中，地租從一八六〇年代的十六盧布（每俄頃）增加至一八九〇年代中期的九六盧布。

因此，南部底經濟固然也受到穀物恐慌底全面的結果和重壓，但是，它底克服恐慌的方策，不是像中部諸縣那樣，求之於農民經濟底無限榨取的形態之中，而是求之于它底經濟和技術底合理化之中。所以，恐慌底結果在南部的農業上，並沒有十分破壞它的（農業的——譯者）基礎，反而使它成爲更強化的資本主義性質而從恐慌脫逃出來。

第五節 一八九〇年代以後的上向運動

幾乎達二十年的長時期的世界農業停滯，從一八九〇年代底末期起，已發生了相當急激的轉機。一八九五——一八九七年間，多數國家底農產物價格都達到了最低的水準（在普魯士，小麥每噸一百三十五馬克，裸麥一百十八馬克，肉類一百二十一馬克，牛酪二百〇七馬克。在英國，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小麥底價格爲二十二先令十便士乃至二十三先令一便士）。

往後，價格便開始安定起來。並且，雖說還及不上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代的恐慌前的水準，却已明白

地開始表現向上的傾向了。現在把這上向期內主要農產物底五年的平均價格列示如左，藉此與前時期做個比較：

年	次	小麥 (每噸馬克數)	肉類 (每百魁馬克數)	牛酪 (同上)	羊毛 (同上)
一八九一—一八九五	英國	一三〇	英國	二〇五	英國
	法國	一七六	普魯士	二一九	普魯士
	普魯士	一六八	英國	二一九	英國
	普魯士	一六二	普魯士	二一六	麥格林堡
一八九六—一九〇〇	英國	一三四	英國	一九七	英國
	法國	一七三	普魯士	二一六	普魯士
	普魯士	一六二	英國	一九六	英國
一九〇一—一九〇五	英國	一三一	英國	二〇六	英國
	法國	一七三	普魯士	二三〇	普魯士
	普魯士	一六四	英國	一八六	英國
一九〇六—一九一〇	英國	一五〇	英國	二二二	英國
	法國	一九一	普魯士	二六三	普魯士
	普魯士	二〇二	英國	二六二	英國
	普魯士	一五三	普魯士	二七二	普魯士

農業景氣底這樣上昇底原因，應該往那裏去尋找呢？這上昇時期最主要而且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這時代以前從北美洲渡來的下降的契機之完全消滅這件事情。誰都知道，到了這個時代，美國農地底極狂暴的擴大和占有已經終止了。全部農場底土地面積之百分率，在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的兩個國勢調查期間，每隔十年，順次各有三一·五%，一六·三%，三四·六%的增加；但在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的十年之間，這增加便僅有四·八%，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的十年之間，也只八·八%罷了。同時，穀物底播種面積和它底收穫總額，從一八九〇年代底末期到一九〇二年代底初期是急速地增大，且打破歷來的紀錄的（播種面積在一八九八—一九〇一年為五千二百萬—五千二百萬英畝，收穫額為七億七千二百萬—七億

七千八百萬英斛) 可是從這往後到世界戰爭為止，無論播種面積或收穫額，差不多都呈現安定的狀態了。同樣，北美洲尤其是東部諸州底農業，已和粗放的穀物經濟顯然脫離，而開始向牧畜業、乳酪業、養雞業、園藝、野菜栽培等更集約的經濟推移。由于工業及都市人口之急激地發展（一九〇〇——一九一〇年的十年間，從事于商業及工業的人口從全人口底四〇·八%增加至四八·二%），美國對於食料品及工業用的農業原料的國內消費已急速地增大。于是，向西歐市場輸出的全部農產物，就極顯著地縮小了。一九〇一年小麥底輸出達到二億三千四百八十萬英斛的最大數字，一九〇四年竟一舉而低落至四千四百萬英斛。後來雖復向上昇漲（一九〇七年達一億六千三百萬英斛），但到世界戰爭為止，終究是沒有達到從前的數字（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為六千九百萬，——七千九百萬英斛）。更急激地低落的是玉蜀黍底輸出，從一八九九年的最大數字二億一千三百萬英斛，低落至一九〇六年的八千六百萬英斛，一九一一年的一千四百八十萬英斛，至一九一三年，竟低落至一千七十萬英斛。牧畜生產物底輸出也顯然減少了。例如肉類底輸出從一九〇一年的最大數目三億五千二百萬磅，低落至一九一四年底六百萬磅，醃肉從一八九八年的六億五千萬磅，低落至一九一〇年的一億五千二百萬磅。（1）

（1）關於數字請參照各年的“*Agriculture Year book*”，“*Commerce Year book*”，又請參閱 *Nourse* 『美洲農業與歐洲市場』二二頁以下，拙著『俄國穀物經濟』一四一頁以下，*采林* 『農業恐慌』，俄國版，一九二七年。

但是，和這美國向世界農業市場輸出活動底縮小同時，農產物底新的廉價的生產者，又開始出現了。一八九一——一九〇一年間農地面積曾增加了五百六十萬英畝的加拿大，在其次的一九〇一——一九一一年間的十年中間，一躍而增加至四千六百六十萬英畝。小麥底收穫在這十年間從一八九一年的四千二百萬英斛增加至一九〇一年的五千五百六十萬英斛，到一九一一年更增至二億一千五百八十萬英斛。同時，到二十世紀底初頭，農產物底輸出，也同樣如下表那樣表示大飛躍的增加了（單位百萬金元）。

全 輸 出 額		一八九一年	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一年
牧 畜 生 產 物		八八·七	一七七·四	二七四·三
農 耕 生 產 物		三六·四	四八·八	六九·七
小 麥		一三·七	二五·五	八四·六
		一·六	六·九	四五·五

阿根廷農產物底輸出雖是相當地落後，但從二十世紀底初頭起，也已充分顯著地開始增加。它從一八八〇年代起開始穀物及農產物底輸出，一八九〇年代輸出額僅如三萬——八萬噸，但一九〇〇年代已輸出至二百五十萬乃至三百五十萬噸，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更輸出至六百萬噸。并且，這擁有廣大的牧場面積和莫大的家畜頭數的阿根廷，靠了英國和法國資本底援助，急速地充實運輸機關，增設冷却工場，罐肉工場，罐頭工場等，使農產物底加工工業發展，不單是穀物，連牧畜生產物底輸出也開始發展了。（一）

農業被世界市場吸引底過程，在其他諸國如印度，澳大利亞，南非洲等也特別顯著地進行着。無論如何，二十世紀底最初十年間，以世界市場作目標的商品生產底總額是顯然增大了。例如小麥底世界生產額，若和一八七〇——一八七五年世界恐慌開始的五年間來比較，如一八七〇——一八七五年作一〇〇，則一八九五——一九〇〇年爲一三一・〇，一九〇九——一九一五年爲一七六・六。

但是，世界農業底生產和供給儘管如此增大，世界市場（尤其西歐底工業諸國）却把這增大的供給坦然地吞下了。它不僅沒有經驗到農業恐慌（像這時代以前那樣），並且在農業上還招致了高額的價格。

各生產國主要穀物底世界輸出額，從一八九八——一九〇二年的二千〇八十萬噸，增至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的二千七百萬噸。這主要穀物向主要消費國底輸入額，從一八九八——一九〇二年的二千九百七十萬噸，增至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的三千三百九十萬噸。（2）每人底消費量也同樣呈示顯著的增加。歐洲消費國每人底全穀物平均消費量，在一八七八——一八八二年爲三六〇尅，一八八八——一八九二年恐慌期中雖低落爲三三七・三尅，但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年即增加至三六三・七尅，一八九八——一九

(1) Lecker, "Der argentinische Weizen im Weltmarkt," 1903; E. Schmidt, "Die agrarische Export

wirtschaft Argentiniens," 1903 普夫阿年苗西特「阿根廷底農業」俄國版采林「農業恐慌」一九二七年。

(2) 詳細情形請看拙著『俄國底穀物經濟』

〇二年更增加至四〇二·六冠。

這樣的可能性，是把資本主義經濟之一八九〇年代末期以來開始經驗着的一般的上向景氣作為條件的。雖然有那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年的極深刻的世界工業恐慌和跟着發生的停滯，但資本主義的景氣變動底一般的上向運動，是採取了下面那樣的過程：即根據查爾白底指數，價格水準（以一八六七——一八七七年作一〇〇）一八九六年為六一，一九〇〇年為七五，一九〇七年為八〇，一九一三為八五。這時期農業商品底價格，從二十世紀初頭以來，年有增加；若以一八九六年的平均價格作一〇〇，和一般物價比較為一〇三——一〇六，和工業物價比較則為一〇四——一一〇。換言之，和一八六七——一八七七年比較起來，農業商品的有利的『剪刀形』，例如在美洲，一九〇四年達到了一〇%。

同樣的情形，在德國也能看到。德國底一般物價指數，若以一八八九——一八九八年作為一〇〇，則一九〇〇年為一一四，一九〇七年為一二九，一九一一年為一二八。其中穀物底價格，從一九〇〇年的九二變為一九〇七年的一二三，一九一一年的一一九。織物底價格在上記各年中則為一一四，一四四，一三六；金屬則為一四五，一五二，一三五（愛楞堡）。

最後講到美國，據勞働部底一般物價指數，若以一八九〇——一八九九年作一〇〇，則一九〇〇年為一一一，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三年為一三〇。其中農業商品底價格，若以一九一三作一〇〇，則一八九〇——一

八九九爲六五，一九〇〇——一九〇九年昇至八一，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達一〇〇。(1)在其他大農業國，也存在着同樣的物價底相互關係。例如加拿大底物價指數，若以一九一三作一〇〇，一八九五年則爲八二·五，一九一〇年則爲一〇五·七。同年代中織物底指數各爲七六·八及八七·八，鐵類各爲一〇〇及九六·九，至于一般的指數，則爲七九·六及九四·三。總之，農業生產物比之工業底生產物，無論在量的方面或在價格方面，都是更加增大了。(2)

如上所述，由於這種價格底總的上向運動，和農業生產物價格底比工業生產物較爲有利的狀態，對於農產物的一般的需要是增大了，每人底農產物消費的標準也向上了。這不僅助長了正在發展着的工業方面對於農業原料的需要的一般地增大。并且，還助長了西歐資本主義諸國大多數人口底工資，及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底相對的增大；例如，英國綿花工業部門中底名目工資底指數，若以一八九二年作一〇〇，則一八九七年爲一〇一，一九〇〇年爲一〇五·八，一九〇七年爲一一六·四，一九一三年爲一一九·三。至於農業勞動者底名目工資之指數，若以一八九七年爲一〇〇，則有一九〇〇年——一〇八，一九〇七年——一〇八，一九一三年——一一七這樣的向上情勢，即使把這指數除以一般的物價指數（即計算其實質工資），則一八九七年

(1) Hansen, "Prices and Agriculture," "The Journal of Pol. Economy," 1925, 11.

(2) "The Canada Year book"

爲一〇九·五，往後則上下于一〇三到一〇七·七之間（只有一九〇〇年的九八·五可算例外）。

法國石炭工業底工資亦是完全同樣，以一八八八年底一、〇二四佛郎爲最低，往後則以一九〇〇年一、一、三三三佛郎，一九〇七年——一、四〇九佛郎，一九一三年——一、五六二佛郎的趨勢向上昇漲着（1）。

這樣，從一八九〇年代開始的農業繁榮，是由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工業資本主義底發展中的一般的上向之波所惹起的。但從它底本質講來，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對於農業的上向的影響，和那發生于一八七〇——一八八〇年代底恐慌以前的世界經濟之中，而以後又招致恐慌底侵襲的影響，是顯然不同的東西。前世紀中葉農業領域內的世界資本主義底發展，主要是通過了利用蒸汽力的海上及鐵道運輸，通過了農業生產底擴張而發生的；到了這世紀底末葉，事態已起了顯然的變化。

像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在世界市場中佔着主要生產國地位的美國，到了這時代，莫大的土地已經大體被人『占有』；因此往後農產物底增大，已把生產底集約化和資本投下底增大作爲必要條件了。差不多在十九世紀末的三十年之間，每單位農產物中所投下的資本幾乎老是不變，有些地方甚至是低下了；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初二十年間，對於農業所投下的資本便達到了空前的巨額。根據每十年所舉行的國勢調查，全農業地每一英畝所投下的農業資本額底增加有如下表（單位金元）。

（1）參照〔孔特拉契夫及奧巴林著〕『大景氣循環』附錄的表。

這樣，二十世紀最初的二十年中，每一英畝所投下的各項資本，差不多躍進了兩倍。不過，從上表底數字可以知道，原來的生產資本在投下資本中僅佔極小的部分。最大的部分倒反投在土地及建築物上面。所可惜的，舊的國勢調查中不能分別地抽出那第一部分，即地租的部分，但較後的三個調查，已有可能了。下面的表，是表示原來生產資本底支出，和對於購買土地，即地租資本化的資本支出底百分比的。

年次	資本總額	土地及建築物	農具	家畜
一八七〇年	二一·九四	一八·二六	〇·六六	三·〇二
一八八〇年	二二·七二	一九·〇二	〇·七六	二·九四
一八九〇年	二五·八一	二一·三一	〇·七九	三·七〇
一九〇〇年	二四·三七	一九·八一	〇·八九	三·六七
一九一〇年	四六·六四	三九·六〇	一·四四	五·六〇
一九二〇年	八一·五二	六九·三八	三·七六	八·三八
一九〇〇年		一九一〇年	一九二〇年	
土地	六三·九	六九·五	七〇·四	
建築物	一七·四	一五·四	一四·七	
農具	三·七	三·一	四·六	

家	15.0	11.0	10.3
合 計	100.0	100.0	100.0

由此看來，對於土地底購入和地租方面的『非生產的支出』，竟佔着全部資本底三分之二以上。很明白的，這地租部分，不得不作為同樣的重荷而轉嫁于生產費用之中。假使一八八〇——一八九〇年代北美底農業是由于廉價的生產物和地租的缺如，而把西歐的農業征服了的話，那末，到了一九〇〇年代，事態就急激地變化了。為什麼呢？因為『資本支出』底三分之二，正為了償付地租而投入，生產價格便因此而上升。這樣，美洲在『廉價』底最顯著時代，小麥一波特的生產費，在產地只為二〇——三〇哥比，到了一九〇〇年代，已經變為五五——八五哥比了。

在加拿大，也能看到大體上同樣的過程。這裏，投入的資本額雖比美國顯然小得多（美國每一英畝為八一·五金元，加拿大為四七金元），但是，在小麥一波特底平均生產費在產地為五五——七〇哥比的場合，仍有四五%的資本是投入于地價，即資本化了的的地租之上。最後講到阿根廷，在一八七〇年代小麥底生產費為每波特二三——三五哥比，一九〇〇年代已為六〇——七〇哥比；在這場合，地租底成分，也佔了三〇%。（1）

（1）詳情請參照拙著『俄國底穀物經濟』第七——九章。

第六節 戰爭景氣及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戰後農業恐慌

這樣，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底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農業底資本主義化，它主要是和因地價及地租底上昇而起的生產費底昂騰相關聯着，因此它早已蘊藏着未來的農業恐慌底可能性了。隨着世界戰爭以前一般景氣底若干下降，以及在世界農業底諸條件之下，生產物販賣上已出現若干困難的徵象。二十世紀最初十年間，在農業上的極有利的景氣，已開始呈示若干的低落。但是，生產和消費間底世界的一般的均衡，價格底變動，都還沒有帶着恐慌的性質。無論在美洲農民底比較粗放的經濟之內，或歐洲農民及英國農民底比較集約的經濟之內，價格依然還保證着充分的利益。在這兩者之間，建造了一定的鞏固的分業和均衡。歐洲底農業，以美洲輸入的穀物作基礎，繼續發展成爲集約的牧畜經濟。并且，提高了的工業景氣，也能對農業生產物保證着充分的利益。

戰爭這件事，它把農業底世界的生產的均衡之各個部分間的既成的諸關係，農業與工業間底相互關係，農業商品與工業商品底價格之相互關係等，都急激地完全打破了。

關於全體資本主義經濟底戰後的世界恐慌，特別是工業恐慌及貨幣金融恐慌底記述和研究，是屬於本書以外的任務。這種恐慌，在所有各國都無條件地喚起了極綿密的，極周詳的研究，比以前的資本主義的經

濟恐慌，已造出了非常豐富的文獻。(1)我們在這裏，只要對於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的農業恐慌，對於它底發生的原因和根據，並對於可以把它從以前的恐慌，尤其是一八七〇——一八九〇年代的恐慌區別出來的許多特殊性，作一論述。

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大戰後的農業恐慌，在某種程度之內，及在若干外部的表現之上，是和一八二〇年代的拿破崙戰爭後的農業恐慌有些類似之點。(2)但是，這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恐慌，和前世紀的二十年代底恐慌，當然是顯然不相同的。即這一次恐慌，無論在它的發生及根據上，在它底更進一層的發展上，都明

- (1)在這些龐大的文獻之內，如欲舉出關於農業恐慌最重要的東西，計有：Seiring, "Die Agrarkrisen und Agrazalle," 1925 (有俄國版)及 "Internationale Preisbewegung und Lage der Landwirtschaft in den ausser tropischen Ländern" 1927, —— Warren and Pearson, "The Agricultural Situation," 1924, —— E. Nourse, "American Agriculture and the European Market," 1924 (有俄國版) —— "The Agricultural Problem in the U. S.," 1926, —— "The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Its Cause, Rep. of the Joint Commis.," 1922 —— R. Engberg, "Industrial Prosperity and the Farmer," 1927, ——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Stabilisation of Agricultural Prices," Lon 1925, 奧辛斯基『世界農業恐慌』一九二三年——貝庫太獨爾(那姆山)『戰前及戰後底世界經濟』一九二九年, 第三卷, 第二冊, 第十一章。

確地表現着資本主義的性質；而十九世紀的恐慌，却是發生于大體尚是非資本主義的環境及條件之下的。它們底類似點，主要是在（一）農業底崩潰與破壞，同是起因于外面的戰爭，（二）促使價格暴騰——這馬上就招致了急激的低落和恐慌——之需要底異常向上，也同是起因于戰爭。

世界戰爭這件事，它把莫大的人口引到農耕勞動以外，使農業的生產性低落，斷絕工業生產手段（機械及肥料）底供給，使國內市場崩壞，破壞了都市和農村間的商品交換，世界交換斷絕的結果又使國外市場崩壞，使人口大衆底購買力極度減縮；因此，它招致了農業生產諸力底非常荒廢與破壞。工業之從農業分離，由于下面的事情更加厲害了：所有各國底工業（甚至在中立國中），爲了適應戰時底必要而被改造，走上了獨占的結合，與戰時『國家資本主義』底究極地完成的道路；在這方面工業是無限制地強化了它底生產力。但雖則如此，歐洲底農業，却依然是分散而荒廢着，只被那間接的方策（市場底調節與價格的安定等）所影響，所規制着罷了。

世界農業市場底在世界的規模上分裂，不僅是把俄國及多腦諸國那樣的大生產國，并且把德國那樣的大消費國，也都投出于世界市場之外。因爲有購買力的需要（如把戰爭底需要置之度外）一般減低，所有各

（2）關於恐慌底性質，價格變動底其他相似點，請參照下列文獻。——Warre, a d Pearson, "The Agriculture

al Situation, "1924.——Enfield, "Agricultural Crises, "1924.

國間已發生全然新的關係了。歐洲每人底消費標準雖則顯着地減低，但因為輸入歐洲的農產物比較戰前已經縮小（就歐洲全體看是縮小了二五%，中歐被封鎖了的各國則縮小了五〇——六〇%），人爲地維持着的本國的生產，無論對於歐洲市民底需要，或對於戰爭上的需要，都是不能滿足的。在德國、法國及其他若干中立國中，由於勞働力被戰爭及軍需工業所侵奪的結果，甚至於把從來所耕種的土地也放棄了。

在消費底縮小達到了最大限度的德國，主要穀物底播種面積，從戰前五年間的千二百二十萬公頃（新國境內）減少至戰時五年間的一千零十萬公頃（其中裸麥從五百三十萬公頃減至四百三十萬公頃，小麥從一百七十萬公頃減至一百四十萬公頃）。法國也是同樣，戰前與戰時底五年間的數字，從一千三百三十萬公頃減至一千零四十萬公頃，其中小麥從六百八十萬公頃減至五百二十萬公頃。與此相反，英國從一八七〇年代以後，有系統地縮小了的穀物底播種面積，却在這時顯著地增加了（從戰前五年間的三百十四萬九千公頃——其中小麥七十六萬四千公頃——增至戰時五年間的三百四十四萬七千公頃——其中小麥九十六萬六千公頃）。但是，這些土地底被耕種，僅僅在從這些土地有抽出地租的可能性的場合，即僅僅在價格向上底場合才有可能。事實上，戰時英國底價格，確是相對地上昇得最多，尤其是國內生產的穀物底價格，顯然騰貴了。例如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小麥價格指數，若以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作一〇〇，則芝加哥爲一六二，巴黎爲一三七，至於英國，則輸出品爲一七〇，國內所產爲一七七。

但是，講到歐洲全農業生產物一般底生產，特別是食料品及穀物底生產，却是減少了。五個主要的穀物消費國底播種面積總計，從戰前五年間的五千七百六十萬公頃，減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五千二百二十萬公頃；它底收穫額，也從八億三千九百九十萬噸低落至六億六千五十萬噸。關於牧畜業及其生產物，也發生同樣的情形。一九二一年全歐底家畜數目，馬爲戰前底八六·七%，牛爲九五·八%，羊爲九一·〇%，豬爲八五·一%。

所有這些事情底結果，使世界農業市場各個部分間底相互關係發生了顯着的變化。歐洲底農業生產進入衰退時期，它底主要的生產國都退到了舞台底後面；於是，世界農業生產及供給上的霸權，移向于大西洋對岸諸國，特別是北美洲。在美國，主要穀物底播種面積從戰前五年間的八千零三十萬公頃，增至戰爭中五年間的八千七百萬公頃；收穫量從十億九千二百萬「康他爾」，激增至十一億九千二百萬「康他爾」；最後輸出量更從戰前五年間的四千九百萬「康他爾」，激增至九千一百五十萬「康他爾」。僅由這些數字底對比，已可明白正在增大的生產，還追不上輸出的增加。因此，輸出底比例顯然增大了。一九一——一九一四年間，美國小麥底全生產中平均有二一·九%被輸出，到一九一五——一九一八年已有二六·九%，一九二〇年更一躍而爲四三·九%。這樣的狀態，大體上在牧畜業及其生產物底輸出中也能看得到的。(1)

(1) 詳細數字可參照奧辛斯基『世界農業恐慌』一九二四年。

加拿大也和這同樣。這裏穀物底播種面積，從戰前五年間的八百七十萬公頃，增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底一千一百八十萬公頃；收穫量從一億二千二百七十萬「康他爾」增至一億四千五百二十萬「康他爾」；家畜數馬從一九一一年的二百三十萬頭增至一九二一年的三百六十萬頭，牛從六百四十萬頭增至八百四十萬頭。最後，農產物底輸出也從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的二千七百五十萬「康他爾」增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四千九百三十萬「康他爾」（其中小麥從二千四百六十萬「康他爾」增至四千一百九十萬「康他爾」）。農產物底輸出總額中，全部農耕生產物從一九一一年的八千四百五十萬金元增至一九二一年的四億八千二百九十萬金元；全部牧畜生產物從六千九百七十萬金元增至一億八千八百四十萬金元。此外在其他生產國如阿根廷，澳大利亞，印度，南非洲等，也能看到同樣的增加，雖然它底規模是比較狹小。（1）

這樣，世界戰爭對於農業底影響是表現在下面的幾個根本的要素之中。即歐洲農業生產諸力底一般的荒廢與衰退，農業消費底隨着人口購買力底一般的減縮而普遍低落，工業和農業間底分裂，美洲諸國在世界供給上比重底增大，尤其是世界供給上底霸權之向北美洲推移，以及這些國家農業中底極度的資本主義的進展等等。這種變化的結果，所有農業市場上（無論是歐洲或美洲，交戰國或中立國）農產物底價格便急激

（1）更詳細的數字可參照拙著『世界經濟組織中的俄國底穀物經濟』及『Les Questions Agricoles au

Point de Vue International, " 1927. — "Annuaire International de Statistique Agricole" 1927.

地騰貴了。下面我們可以舉出這些年份中顯示着價格變動的若干根本的指數（以一九二三年為一〇〇）：

年份	美國		加拿大		英國	法國	意大利	瑞典
	一般商品	全農產物	一般商品	全農產物				
一九一七年	一七七	一八九·六	一七九	二一四	一四九	一五二	一七八	二四四
一九一八年	一九四	二一八·五	一九九	二二〇	二〇六	二〇九	二八七	三三九
一九一九年	二〇六	二三〇·八	二〇九	二三四	二二六	二四四	二八七	三三〇
一九二〇年	二二六	二二七·九	二四四	二八七	一九二二年	一四九	一三三·三	二二一
一九二一年	一四七	一二三·七	一七二	一七八	一九一七年	二〇四	二六二	二四四
一九二二年	一四九	一三三·三	一五二	一四八	一九一八年	二二五	二九九	二四四
					一九一九年	二二五	四〇九	三三九
					一九一九年	二二三	三六四	三三〇
					一九二〇年	二四七	六三一	三四七
					一九二一年	二一九	五七七	二二一
					一般指數	三四五	五七七	二二一
					小麥	三四五	五七七	二二一

一九二二年

一五九

一四六

三二七

五六二

一六二

根據上表，可以看到無論那裏的價格，都在一九二〇年達于最高點。這時候，如果只把各國一方面的工業商品價格底指數，和另一方面的農業商品價格底指數，兩者作一比較，那是不能發見生產及市場諸條件中的正確的變化的。這是因爲在若干國家之中，強制經濟和價格統制制度尙存在着的緣故。尤其因爲交戰國和被封鎖國中的通貨膨脹程度的差異，信用及貨幣諸關係，國家權力底干涉等等，也發出了顯著的不同。因此，在這些國家內，食料品底價格比較在自由市場底諸條件之下還要低落；倒是那由于戰時必要品底定購而維持着的工業，在高的價格底基礎之上擴大了生產。市場景氣底這種外部的差異儘管是存在着，但在本質上，所有各國底農業發展及工業發展底根柢上，並沒有橫置着生產諸力底發展；只橫置着那種由于人爲的軍事方策所支持的，生產裝置底極度緊張罷了。足以證明這點的事情，就是價格及價格指數雖在急速地昇騰，但歐洲底農業生產物和工業生產物底現實量並不增加；不，反而是減少或者竟急減了。只有一部分的中立國，尤其是美洲諸國中，農業及工業底生產物底現實量均有增加；但是，這與其說是在生產諸力底增大的地盤之上進行的，寧可說是爲了追求有利的市況，而把既存的資本主義的生產裝置極度地緊張了的結果。

這樣，從本質上講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底內在的崩壞諸過程——即它底生產諸力之破壞，生產裝置底異常急速地增大（特別是在和戰爭關聯着的各個部分中），各國國民經濟各部分所明白表現着的不均衡

性，各國底生產諸關係在一般世界的規模中之變動，人口底購買力和消費量之普遍的急減，——所有這些過程，已在戰時世界經濟底懷抱之中發生，而且，雖沒有很顯明的表現，但已完成其充分的發展了。這些過程底所以未曾表現于戰時通常的形態之內，無非因為自由的經濟和流通底缺乏而已。

隨着戰爭的終止，以及強制經濟的停止和市場統制底消滅，這些被抑止的諸契機當然會表現到表面來的。因為所有各國及國民經濟底各部門是被戰時經濟政策底諸關係所籠罩住，所以襲來的恐慌在它波及的範圍上，或它底強度上，都是具有異常的意義的。實際上，翻開資本主義底全部歷史來看，惟有這一九二一年的恐慌，纔在完全的意味上是世界的恐慌；是毫無例外地把資本主義世界底最隔絕的部分，或資本主義底諸部門，全都抓住了的一般的恐慌。

但是，在這裏，當然只要把關於農業恐慌的部分拿來檢討，並且在這方面，首先就得把這恐慌的特殊性指摘出來。這所謂特殊性，在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底發生及發展上，或原因及根據上，都是完全一致的。關於以前的農業恐慌，我們已經知道，僅能發見工業恐慌和農業恐慌底某種相互作用，牠們甚至往往具有反對的性質；但這一九二一年底農業恐慌，它底發生和原因，是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底一般的諸現象（資本主義的工業也是如此）明白地互相一致的。

誰都知道，戰爭底結果所引起的世界經濟中的根本變動，就是美國經濟上金融上底威力之非常強化，及

世界經濟和金融底指導中心底向這地方移動。正惟如此，所以我們要想說明戰後世界經濟甚至農業恐慌底原因和一般的構造，不得不首先轉向北美及美國方面。在這裏，恐慌最先襲來，並且是表現得最強。因為這裏的工業和農業底資本主義，施行得最爲緊張，於是，購買力底低落，這裏當然會變到最激烈的影響。

在不久以前，尙是歐洲底債務國，尙向歐洲供給原料的美國，它不僅急速地轉化爲高度的工業國，並且，反而成爲歐洲底債權國了。在戰爭中，假使這債權國仍廣汎地提供信用，則歐洲儘管極度地破壞，工業和農業，人口底購買力儘管極度地涸竭，然而它仍能充當着美洲底農業生產物及工業生產物底發賣市場，仍能持續着極高的景氣。正因爲是把這強制的販路做地盤，而且由于它本身金融資本組織底援助，北美底極度急速地提高工業生產和擴張農業生產才有可能。

要想證明這一點，只要指出下面的數字就夠了。在美國，投入于大工業的資本總額，從一九一四年的二百二十七億九千萬金元，增至一九一九年的四百四十五億七千萬金元；生產物底價格在這時期內從二百四十二億五千萬金元，增至六百二十四億二千萬金元；機械力從二百二十四億七千萬馬力，增至二百九十五億馬力。這時期內具有百萬金元以上的生產費之大企業，在生產部門中所佔的成分，從四八·六%增至六七·八%。就各個生產部門表講，增大最多的計有：食料品工業，從四十八億金元增至一百二十四億金元；鋼鐵工業，從二十一億金元增至五十九億金元；織物工業，從三十四億金元增至九十二億金元；機械製作工業，從十六億金

元增加至四十八億金元。這時期美國底對外輸出總額，從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三億二千七百萬金元，增至一九一九年的七十八億三千三百萬金元，更增至一九二〇年的八十一億五百萬金元。這按人口計算，每人從十九金元三十二仙（一九一四年）增至一九二〇年的七十四金元七十九仙了。其中原料底輸出，在這些年份中是從七億九千九百萬金元增至十八億八千二百萬金元；完成品從七億二千四百萬金元增至三十二億四萬金元；原料食料品從一億三千七百萬金元增至九億一千八百萬金元；食料製品從二億九千三百萬金元增至十一億一千一百六十萬金元（一九一九年爲十九億六千三百萬金元）（1）

所有這些數字都是說明美國國民經濟底戰時的增大，是在莫大的資本投入于工業的情形之下，是在生產底極度緊張，及大工業底特別強度的緊張之下，是在顯著的強制輸出之下進行的。所有這些事情，已很充分地能使人們豫想到此後恐慌底不可避免；尤其是在歐洲進入和平狀態以後，極度疲憊的消費在和平時代底最初一年就已滿足，因而引起的美國恐慌之不可避免性。

和這同樣的工業資本主義底極急速的增大過程，在加拿大也表現出來。這過程在這裏主要也是在歐洲資本底基礎之上進行的。加拿大投入于工業的固定資本總額，從一九一〇年的十二億四千八百萬金元，增至一九二〇年的三十二億九百萬金元；生產物總額從十一億千六百萬金元，增至三十六億六千七百萬金元。

(1) "Statistical Abstract" 各該年度。

這時期內美洲資本投入加拿大的總額，從一九一五年的四億二千五百萬金元，增至一九一八年（恐係一九二〇年之誤——日譯者）的二十四億二千五百萬金元。英國底投資額則為十八億金元。（1）

這樣，在歐洲戰爭——往後更成為世界戰爭——時期中，北美洲底資本向增大與蓄積上發揮了真實可驚的無限制的能力。但這個增大與蓄積，大部分是以歐洲底荒廢作犧牲而進行的。因此，這種增大和蓄積，馬上就碰到了發展着的全生產底實現之完全不可能性。這是因為這種發展了的生產，首先就招致了需要其生產物的人口之一部分底購買力之不足——特別是因價格底騰貴。在這點上，戰後的世界資本主義恐慌，無論在它底基本的根據上，或在它底說明上，是從資本主義經濟底特殊性所發生，是用資本主義恐慌底一般的理論就可完全說明了的。這種特殊性，歸結起來，就是固定資本和它底蓄積，不管人口大衆底消費力是很嚴重地被限制着，却仍有無限制地增大的能力；而且這種固定資本底增大，是在生產手段和消費資料間底尖銳的不均衡的形態之內進行的。戰後的恐慌，在這樣的定式中，不過具有下面那樣的差異罷了：就是把這定式擴大到成為世界經濟底程度；其中經濟底資本主義化之極急速的增大，主要是在美洲實現；而購買力底減退，則主要是出現于歐洲。

但是，如上所述，戰後世界恐慌底特殊性，在同時，且在同一的表現和原因之上，不單單抓住了資本主義底

(1) "The Canada Year book," 1914.

工業部門，更抓住了農業部門。不僅如此，這種農業恐慌——與以前的農業恐慌不同——乃是一種由于農業部門底特殊性與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所產生的完成了的資本主義恐慌。因此，即在這一場合，這種純粹由于資本主義諸關係所產生的資本主義恐慌底最典型的表現，也不得不求之于美國。

美國農民底農業經濟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由于戰爭和歐洲底提高了戰時需要所促進的——究竟是如何迅速？且進行到如何顯著的程度呢？關於這點，可用下面的數字來表示：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二〇年底兩個國勢調查——戰前與戰後——之間，農民全部土地底增加率，計為八·八%，而戰前十年間則僅四·八%。其中「開墾」地底增加率計為五·一%（戰前十年間為一五·四%）穀物面積底增加率則為一四·四%（戰前十年間為三·五%）。換句話說，戰前十年間顯然減低了的農業面積底一般的增加速率，這十年間不僅從新增強起來，並且使穀物耕作面積底擴大速率更加增強。僅有「開墾」地底擴大速率顯然緩慢。所有這些數字，都是說：美洲底農業向着穀物經濟急速擴張；爲了這個目的，農地面積已被利用至最大限度。這就地域上看，表現成爲西部底粗放穀物地域之中耕地底急速增大。在那裏，爲要把耕地急速利用，收穫急速提高，技術底可能性已被適用至最大限度了。例如上記的十年之間，美國農地面積底全體雖表示有八·八%的一般的增加，但東部諸州，中部大西洋岸諸州，以及南部的一部分，却反見減少（新英格蘭減少一三·八%，中部大西洋岸諸州減少六·一%）。中央西北諸州則有一〇·五%的增加，各州之中，北達哥它州增加二七·四%，南達

哥它州三三·一%，挨伊達州五八·五%，哥羅蘭特州八〇·八%，蒙塔那州一五八·九%，新墨西哥州一一六·六%，阿利查那州三六五%。這許多州底穀物播種面積增加得特別急速。

這樣，播種面積底極顯著的相對的增大（有些地方，十年間增加了四倍乃至五倍）是進行于西部乾燥地方。但是，這地方就氣候的諸條件講來，是不適于小麥底栽培；又因沒有灌溉，這是一種不能期望確定而恆常的收穫的冒險事業。只有極有利的戰時價格，會使他們抱着在價格很高而豐作的時候可以獲得莫大利益的希望，而走上這種冒險的強奪式的經濟。例如，十年間小麥播種面積底一般增加為二千八百八十萬英畝（六五·一%），但其中單單一個主要的小麥產地——中部西北地方底增加就有一千二百五十萬英畝（四八·三%），從前不常栽培小麥的乾燥地方內的中央東南地方也增加了五百八十萬英畝（三七三·九%），蒙塔那州增加了三百五十萬英畝（二七四·四%），最後，中央地方也增加了四百四十萬英畝。但是，單單根據上記的國勢調查底資料，不能弄明白在這增加之中，究竟幾多是屬於戰爭以前的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間，幾多是屬於直接戰爭時期。不過，如果檢討關於播種面積底增大的年別的資料，就可以明白那特別顯著的增加，是屬於正在戰爭的當時。根據羅馬國際研究所的資料，美國五種主要穀物底播種面積，從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的八千零三十萬公頃，增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八千七百十萬公頃。又根據農務部底資料，五種主要穀物底播種面積，從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的二億零二百萬英畝，增至一九一三年（恐係

一九一八年之誤——日譯者）的二億二千四百二十萬英畝。其中小麥底播種面積，從四千七百十萬英畝增至五千九百二十萬英畝。最後，就各州來說，穀物播種面積底急速增大，不僅是舊來的小麥地方，即從來不常栽培小麥的諸州也發生了。例如，西北諸州底小麥播種面積，從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的二千六百九十萬英畝，增至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底二千八百三十萬英畝；西南諸州從二千二百萬英畝增至四千四百萬英畝；山地諸州從一百八十萬英畝增至三百七十萬英畝（其中蒙塔那州從五十萬英畝增至一百六十萬英畝）。

和這農地面積底量的增加同時，在這同一十年之間，農業中所投下的資本，亦有了極急速的飛躍。每一農場底平均資本價值總額，在一九一〇年計為六千四百四十四元，一九二〇年就成為一萬二千〇八十四元。但是，在農場資本價值底這種評價之中，平均每一農場除了從一千九百六十二元增至三千五百八十一元的建築物，農具及家畜的價值以外，從四千四百七十六元增至八千五百〇三元的地價也包含在內。換句話說，即原來意味上的生產的支出，在這十年間每一農場有了八二%的增加，地價則有了九〇%的增加。土地底一般的價值固然增加了九二·五%，但其中相對地增加得最多的，只是中央西部諸州及其隣近諸州（米內蘇塔州——一六九·九%，埃伊奧州——一三八·四%，南達哥它州——一四七·二%，蒙塔那州——二〇五·一%，阿利查那州——二六九·七%）增加得更多的是向機械及農具的投資；這平均增加了一八四·一%。其中增加率最大的地方，也是上述諸州（米內蘇塔州——二四六·一%，埃伊奧州——二二三

• 二% 南達哥它州——二·三·八·七% 蒙塔那州——四·二·一·九% 阿利查那州——三·九·三·四% (二)

這樣，據戰後的國勢調查，無論在農地及穀物播種面積一般擴大底意義上，或在農業部門所投下的資本底非常增大的意義上，都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是屬於戰爭時代，而且是以歐洲底高的價格，及對歐洲所提供的廣大的信用及輸出底增加作為基礎而發生的。但是，美國底農業，無論在那一條生產擴大的路途上，都已碰到了不可輕視的困難。這困難底克服，只有在那非常提高了的戰爭景氣，及金融資本和政府信用底積極政策之下才有可能。穀物栽培底移向具有更不利的地質及氣候的西部，提高了生產的成本。因為生產底帶有粗放性質，及勞働工資底提高，若要急速地盡可能地開墾廣汎的土地，就必須使生產手段機械化，投進顯著的資本。同時，地價和對於土地底支出是格外增大了。美國底農民經濟，若沒有銀行資本底援助，就不能那末急速且顯著地強化它資本的投入；因此，他們的負債也已極急速地增加。負債農場底比率，在最近兩個國勢調查之間，已從三三·二%增至三七·二%。其中中央西北部底比率達全農場底半數以上（五一·八%）。山地諸州則幾近乎一半（四七·九%）。這最後的諸州，負債農場底增加率也是最大（一九三·五%）。特別是在蒙塔那州，實是增加了五二〇·三%。每一農場底平均負債額，十年之間計從一千七百十五金元，增至三千三百五十六金元；負債總額在十年之間計從二十二億七千七百萬金元，增至一九二〇年的四十億三百萬金元；每年的利息達二億三千八百五十金元。

規定美國農業底發展性，而且作爲它底將來恐慌底條件的現今一個決定的契機，就是農產物價格，同一業生產物價格以及工資之間的相互關係。一九二〇年一般商品價格底指數爲二二六（如以一九一三年爲一〇〇）的時候，農作物價格底指數達二五五，牧畜生產物達一八六，農業生產物全體底指數達二一八。同時農民經濟及家計之主要日用品底指數，則爲：衣服類——二九五，建築材料——二六四，肥料——二〇〇，及家計日用品——二五四。這樣，農作物（第一就是穀物和小麥）底價格指數，是比較一般商品及農民所消費的其他許多商品底指數更高了。舉例來看，尤其是當一九二〇年小麥底指數爲二六九的時候，農業機械底指數僅爲一七八；因此，對於農業機械的小麥底購買力，竟增大一倍以上（一五一・〇%）。所以，以機械及農具底形態而投入農業中的資本，到一九二〇年已極顯著地增加了。

關於工資底增加，事情也是同樣的。只是比較更複雜罷了。在這方面，對於勞動力顯示着多大的需要的農民經濟，迎面又碰到了對於勞動力需要增加，因而提高工資的工業底競爭。但是，一方面因爲農產物價格底比較工業生產物昂騰許多，同時又被對於工業底競爭所強制着，農民也就不得不把農業勞動者底工資，比較工業底工資更加提得高昂。一九一〇年美國全國農業勞動者底每日平均工資爲一金元五十仙（收穫時間另給食料），一九二〇年增至三金元六〇仙！同時一個月一九金元二一仙的工資，也增至四六金元八九仙。農業勞動者底工資指數，若以一九一〇年作一〇〇，則一九一九年爲一九四，一九二〇年達二二八。而工業勞動者

底工資指數，在這些年份中僅爲一五八及二〇三而已。

農民經濟底生產費上的這種新的相互關係，結果使農產物底原價非常增大。例如，根據農務部底專門調查，在主要的穀物諸州底一州——北達哥它州——之中，冬蔣小麥底生產費每英斛爲一金元八十七仙，戰前的一九〇〇年代，竟低于這數二倍乃至三倍。這時生產費是這樣配合着的：原料，肥料，材料，種子——二五%，勞動力——四九%，地租——二六%。（1）其中勞動力與地租底騰貴，在農產物價格底騰貴上當然演着特別顯著的任務。

以上所說的「美國農業底」戰爭「時代底諸條件，已是顯然地豫告着恐慌底不可避免性。生產（特別是穀物）底急速增大，農業生產底急速資本主義化，土地價格底昂騰及莫大的負債，生產費底昂騰——所有這些，無非是建立在廣汎的經濟上的鞏固的消費底礎基之上。隨着戰後歐洲購買力底不可避的減退，及歐洲戰時經濟和信用底縮小，這基礎已激烈地被損傷了。東洋及南洋底消費市場——美洲農業已經開始向這方面開拓販路——底擴大，也未得着怎樣堅定的進步。

但是，人口購買力底消失，及增大了的生產和購買力底不一致，當然不單是發生于農業生產物之上，同時

（1）參照“Crops and Markets,” 1924, 6; “Cost of Production and Farm Organization,” 1922; Cooper and Washburn, “Cost of Producing Wealth,” 1921 拙著「俄國底穀物經濟」一六五頁以下。

就打穀機來看，則從十一萬臺減至二萬三千臺，就束禾機來看，則從十萬臺減至二萬八千臺（1）。

農業貨幣所得底總額，從一九二〇年底百二十七億三千九百萬金元，一舉即減至一九二一年底四十五億九千五百萬金元。若把它換算爲一九一三年底金元底購買力，則從一九二〇年的六十三億七千六百萬金元，減至一九二一年的二十九億六千萬金元。農業人口每人每年底所得，一九一九年爲三百六十二金元，一九二〇年減至二百九十八金元，一九二一年更減至一百八十六金元。若就每一經營來看，則爲一千五百五十九金元，一千二百十五金元，及七百七十一金元，換句話說，農業所得在恐慌底第一年中就有二倍乃至三倍的低落了（2）。和所得底如此低落相關聯着，農民生產首先就開始縮小。農業勞動者底工資，一九二〇年工業勞動者爲二〇三，而農業勞動者却升至二二八的工資指數，到一九二一年便低落爲一四七，但工業勞動者底指數仍維持着二〇九的數字。同時，農民對於工資勞動者的需要，一般也已開始縮小。農民對於工資勞動者的需要底指數，從一九二〇年的一〇五·三，減至一九二一年的八七·五。

但是，所有這些手段，並不能夠免除農民經濟底破產和恐慌，高的地租和莫大的負債，在急激的價格低落之下，不得不招來了經營底破產，以及和市場及具有購買力底需要不相應地擴大了的生產底縮小。根據農務

(1) "M. Sering, "Die Internationale Agrarkrisis, Berichte über d. Landwirtschaft," Bd. II, Ht. 2.

(2) "Income in the Various States: Its Sources and Distribution", N-Y, 1925, PP. 32, 260-264.

部底特別調查，(1) 恐慌的結果，全農場底四%破產而被強制出賣，農場底四·五%從舊時底所有者讓渡到債權人之手。最後，更有一四·五%的農民，也是由于債權的延期支付，好容易勉強地維持了他們底農場。這中間，破產了的借地人——這數目更大得多——尚不包括在內。一九二〇年被放棄的荒廢農場已達四·七%，但其次二年之中更達五·八%及七·三%。農業人口到了一九二二年已喪失了一百二十萬個勞動者，他們都爲了求生活而向都市移住。

關於被恐慌所侵襲的農業的其它諸部門，以及參加這次恐慌的其他諸國，我們想不再像以上那樣詳細地論述了。在恐慌底發展之中演着特別重要的任務的，是牧畜生產物底生產和市場。在這場合，因爲歐洲對於牧畜生產物底需要非常顯著，它底價格又極高昂，所以從生產諸國底輸出也非常發展，比戰前增加了一倍半。尤其是北美洲底輸出，增加了二倍半，南美洲底輸出，增加了二倍。與此相反，從來輸出牧畜生產物的歐洲諸國（特別像丹麥），却顯然縮小了它底輸出。在這一方面，農業市場上的霸權，亦已移向于大西洋對岸諸國及北美洲了。同時，雖則有這很大的需要，但歐洲人口之中，肉類及其他畜牧生產物底一般消費者，却已顯然減退。因此，隨着一九二〇年底一般恐慌之襲來，牧畜生產物底價格，首先在主要的輸出國中急轉直下地低落了。美國一九一九年增至二二一的牧畜生產物底指數，一九二〇年便急落至一八六，一九二一年急落至一一〇。加拿

(1) *Agricultural Year book*, 1925, P.9.

大底這種數字，則爲二〇四·八，一五四·六，一三五·四，最後，在阿根廷，一九一九年每噸達三百六十六金「比索」的肉類價格，一九二二年一舉而低落至一百三十一「比索」，即幾乎低落至三分之一，比之戰前，也差不多低落了三〇%。

其次，我們要看一看這農業恐慌底如何表現于歐洲底農業上，它又發生了如何的影響？前面已經說過，歐洲農業恐慌底完全的發展，在戰爭時代即已開始。差不多各國農業底各部門都受到極厲害的破壞，只是利用着人爲的戰時手段來勉強維持罷了。在許多國家（甚至英國）之中價格底變動是被阻止了的，因爲政府嚴重地使價格固定起來，禁止它昇到一定的水準以上。雖則如此，就在交戰國及中立國底比較自由的市場之上，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却仍極狂暴地上漲，往往漲至工業生產物價格底相對的水準以上。

工業生產物和農業生產物底價格之急落，在歐洲雖是比較美洲開始得稍遲，但到一九二一年，也早已抓住了所有各國，及國民經濟底各部門了。價格底低落是如何顯著？以及它是以如何的比例波及于工業商品及農業商品之上？關於這些，從下面各國價格指數底對比可以知道。這時，爲要顯出歐洲中立國之恐慌及價格底特徵，故採取輸出國丹麥作例；爲要顯出戰勝國的這些特徵，故採取工業國同時又是輸入國的英國作例，關於戰敗國，則採取德國作例。

（1）參照采林的『農業恐慌』一九二七年，及附于俄國版中的關於阿根廷底農業的普夫阿年苗西底論文。

根據貿易局 (Board of Trade) 底調查, 恐慌後英國價格指數底變動如下:

	穀物	肉類	食料品		鐵及鋼	棉花	非食料品	
			全體	全體			全體	一般商 品指數
一九二〇年	二七三	二六三	二七二	三五八	四八〇	三二九	三〇七	
一九二一年	一九四	二一八	二〇九	二〇九	一九二	一九四	一九七	
一九二二年	一五一	一七二	一五八	一三六	一八二	一五五	一五八	
一九二三年	一三九	一五五	一五八	一三六	一八二	一五五	一五八	

在英國, 農產物底價格, 向來由于供給底獨佔, 用人爲的方法維持, 且固定于一定的高度; 但現今農產物價格底低落, 也是極急激了。不過, 戰爭時代所更厲害地提高了的非農業生產物底價格, 這時低落得更爲顯著。結果, 一九二二年中工業商品及農業商品底價格, 雖高出于戰前一倍半以上, 但原來的「剪刀形」却已經消滅了。此外如丹麥, 荷蘭, 瑞典那些歐洲底中立國中, 農業恐慌底發展稍有幾分差異。這些國家在戰爭以前, 向來供給歐洲市場以農業及集約的牧畜業底若干生產物, 同時本國的工業是不十分發展的。例如, 丹麥底主要輸出農產物, 及若干工業生產物之價格指數底變動, 有如下表 (以一九〇九——一九一四年作一·〇〇)。

	牛乳	牛酪	卵	石油	石炭	過燐酸
一九一九——二〇年	三三八	二七一	四一九	三六三	七七八	四七九

一九二〇——二二年	二六八	二九四	四二二	五八五	一、二七八	四〇五
一九二一——二二年	二四〇	二〇七	二六九	三四五	五〇〇	二二三
一九二二——二三年	二一九	二〇〇	二〇二	二四	二〇六	一六二

根據上表，可以知道工業生產物與農業生產物底價格之相互關係，在農業上最爲不利的年份，是一九二〇——二二年，儘管農業生產物底價格在絕對數上是保持着極高的水準。以後所發生的雙方價格底急激低落，特別以工業生產物爲最甚。因此，從來對於農業不利的「剪刀形」的相差，到了一九二二——二三年，已有幾分均衡的狀態了。雖則如此，由於歐洲消費諸國對於農產物需要底縮小，及其輸出底減少（但一九二二——二三年尚佔戰前的七五——八〇%），結果使農業底狀態及其所得跟着恐慌而非常惡化了。茲據一九二一——二二年底調查資料，農業各個部門所得底變化如下（每一公頃，單位「克洛那」）（1）。

所得總額	一九二〇——二二年	一九二一——二二年
穀物	一、一八五	八三一
牧畜	一三六	七六
純益	九〇四	六五〇
	六六七	四〇二

(1) "Statistisk Aarbog for Danmark" 1924, P.26.

這樣，一九二一——二二年的恐慌時期之中，雖則丹麥底牧畜業相對地最爲堅固，但恐慌在全國民經濟之上所生的影響，也是極深刻的。

德國農業恐慌底前提及恐慌後底發展，是有幾分異趣的。采林氏曾這樣指摘過：德國底農業，在戰爭時代，沒有受到其他諸國所經驗到的價格騰貴的刺戟。德國政府不把農業生產物底價格維持着如何高的水準，它被逼着把農業生產物和工業生產物保持在一定的關係之內。雖則如此，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底農產物價格指數，已上昇爲一二八·八了。由於德國底一般經濟狀態，經濟動員，資本設備底消耗，和抵補這消耗底不可能，牧畜底縮小等等，食料品雖是極端的不足，價格指數雖是很高，却仍發生播種面積底縮小和收穫量底急激低落這種事情。使全經濟生活混亂的通貨大膨脹，以及紙幣價值底激落（一金元合一百億馬克），在農業之上（伴隨着食料品輸入底決絕的禁止）便表現爲農業生產物底購買力底激增。

戰後工業底改造，例如戰爭時期發展了的窒素工業底改造，及戰時冶金工場底改造，不單把農業自身底荒廢了的生產裝置再建起來，不單使通貨膨脹時代的那種紙幣貯蓄有投入工業的可能性，并且，紙幣價值底減價，更給與農民以有利的條件，使他們能夠清償土地債務底顯著部分。

但是，同時，德國國民經濟底一般狀態，似乎不允許農業在國民經濟之前有充分展開的可能性。都市勞動者底實質工資極端減少，都市中間諸階級底所得急激縮小，不僅是購買力，連消費底實質的標準也縮小了。于

是，人爲的通貨膨脹及紙幣價值底作用剛剛消滅，『在池沼中開花的農業馬上就凋落了（1）』

消費底縮小，影響于農業恐慌的程度是怎樣呢？下面的事實可以當做這個答案。戰後德國底人口比較戰前雖只有一〇%的減少，但穀物底收穫，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四年竟縮小了四〇%，穀物底輸入縮小至四五——五〇%。根據羅馬國際研究所底計算，德國人口每人底穀物消費量，一九〇九——一九一三年爲四六〇·九尅，一九一九——一九二三年計僅二九六·六尅。又據采林底資料來看，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爲四八五·二尅，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僅爲二八五·六尅。至于肉類底每人消費量，一九一三年爲五二·〇尅，一九二三年減至三一·一尅。德國必須支付的賠贖金，和對農業的重稅及人民購買力底低落伴隨着的德國戰後的全經濟——這些，都特別地加強了德國農業底困難地位。

這樣，戰後的世界農業恐慌，雖則匯合着世界戰爭底經濟諸結果而含。有許多極複雜的事件，但它已經很明確地具備着典型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之特徵。戰爭是把這恐慌底兩個根本的前提尖銳化了——卽生產底極端的資本主義的緊張，和人口大衆底購買力底極端的低落。

不僅是如此。向來在世界市場上成爲供給農產物底主要國的俄國，在戰後轉化而爲具有全然不同的社會的——政治的構成，而且在世界經濟中有其特異地位的蘇維埃共和國；由于這種社會的——政治的諸結

(1) 采林『農業恐慌』俄國版，六九頁。

果，農業恐慌更極度複雜化了。蘇聯底農業，雖則也曾經驗了戰後的極困難的農業恐慌，但這恐慌與戰後底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相比，是具有全然不同的社會經濟的構成的。

當世界經濟及歐洲經濟趨向于『復興』期，趨向于農業生產與工業生產底增加，以至趨向于消費與商品流通底增大時候，戰後資本主義農業恐慌底直接破壞力，才有減退的可能。到了一九二四年，農業生產物已有改善，它底指數同工業生產物價格底指數也相接近。在美國，一九二一年低落至一一六（一九二〇年爲二〇五）的全農業生產物底指數，一九二四年已增至一三四，一九二五年已增至一四七，穀物指數則更回復到一五六。一九二一年低落至六九的農業生產物底購買力指數，一九二五也增至八九了。在德國，一九二一年低落至七五·一的農業生產物底價格指數，一九二五年已昇至一二七·五；工業商品底指數，在這期間則從九六·八增至一三五·八。在英國，一九二三年達到最低水準的農業生產物底指數（食料品全體）——一五四·七，穀物——一三九·二；一九二五又往上升（食料品——一六八·七，穀物——一六四·〇）；但非農業商品底指數却低落了（一九二五年——一五四·九，一九二六年——一四四·三）。這樣，在所有各國，總之，已能看到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恐慌以後的「剪刀形」底縮小，和對於農業不利的價格之相互關係底排除。

但是，資本主義的農業恐慌，當時決不是從此就消滅掉的。相反地，戰後底農業狀態，比之戰前已碰到更多

的「危機」了。無論在西歐或美洲，農業在戰後已負了更多的債務。極度的資本主義的緊張之後，繼起的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恐慌，不僅覆滅了農業者底繁榮，和通貨膨脹時期中所得到的外觀上的有利地位，並且對於銀行及其他信用制度的債務也極度增加。高額的地租，雖說已被恐慌消滅了幾分；但用抵押及負債的姿態，又像從前那樣地壓迫着農業了。關於世界經濟底兩個對立地帶中的農業狀態底資料，是足以證明這一事實的。即一九二五年的美國國勢調查，及最近的農業經濟底調查資料，證明農業者底負債及其地位的不安定是正在增大；（1）英國政府底調查，也不得不承認兩個主要因素底妨礙着農業者底『復活與繁榮』（Prosperity）這兩個主要因素，就是農民底負債，『及對於經濟生活底安定缺乏確切的信仰』（2）

(1) "The Agricultural Probl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6, G. Warren and F. Pearson, "The Agricul-
tural Situation, 1925."

(2) "Report of Committee on Stabilisation of Agricultural Prices," 1925.

第六章 農業與資本主義

第一節 資本主義農業底根本的社會諸關係及其矛盾

關於資本主義農業經濟底根本的，元素的社會諸關係，以及當作全體看的這些關係底體系，我們已經觀察過了。我們只要不是超歷史的，而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構成底範圍以內，即資本主義經濟底範圍以內去研究農業經濟，樹立農業經濟學諸問題底終極的科學的體系的話，那末，我們底研究，當然只應限于這些資本主義的諸關係，以及當作全體看的資本主義農業經濟這方面。成爲國民經濟學底特殊部門的農業經濟學，它和前者同樣，首先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而且，它是成爲農業底社會的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同樣，不應該從生產的組織的，私經濟的見地去研究這資本主義的農業，而必須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底社會諸關係。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我們不能僅在完成而發展了的『純粹的』形態之中研究那農業資本主義底社會諸關係以及諸範疇。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底農業部門中的資本主義的『純粹的』抽象範疇以及諸關係，和資本主義社會底『純粹的』諸範疇毫無相異之點，它底研究是在國民經濟學範圍之內進行的。爲了要研究農業中『現實的』資本主義底具體的經濟諸範疇以及諸關係，所以有研究全部複雜的過渡的社會經濟諸範疇及諸關係（雖則在國民經濟學中，我們是把它捨象掉的）的必要。使資本主義底『純粹的』範疇變複雜而起變化的這個社會經濟的諸關係，尤其在農業上是具有特殊的意義的。

不消說，資本主義社會底根本的社會關係——資本和勞動，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底關係——和圍繞着這關係而形成的全部經濟的諸範疇（價值，剩餘價值，資本及其再生產，利潤等），在資本主義農業底社會諸關係上仍佔有決定的地位。但是，農業中底這些關係，無論是它底根本的關係（一般所有諸關係，資本，勞動底諸關係），或由此派生的諸關係（價格，生產底諸形態及其配置，收益等等），在那現實的及量的表現中，由於農業中現實的社會——歷史的環境，以及資本主義底發達諸條件，已弄得非常複雜，而起分化了。

我們在發生過程中，即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的發生和發展中觀察了這些關係之後，知道資本主義並不是在它發生的當時就有了它底固有的所有諸關係，而是適應了新的經濟才造成這些關係的。資本主義又造成了適應這經濟的勞動，生產手段，生產及流通的新形態。但是，一般資本主義尤其是工業資本主義中這些關係

底發生及形成，是具有極完成的『純粹的』形態的，而農業中的這些關係，則無論那一個都帶着舊社會的歷史的形態底痕跡。

固然，在工業資本主義中也決不能看到完全發達所完成了的『純粹的』形態，它常伴隨着許多過渡的未發達的形態（手工業，家內手工業，獨立生產者等等）。但是，工業資本主義中底這些非資本主義形態與關係，不僅是沒有什麼決定的意義，並且它底比率也是無足輕重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社會諸關係及其體系，是完全被發達了的資本主義諸形態底性質所決定的。

農業則不然。以上所檢討的農業社會經濟學底各個經濟範疇，當作全體看的那些體系，以及那些過程（土地所有底諸關係及分配，農業中勞動報酬底形態，狀態及條件，資本和價格形成底諸關係，農業底組織的生產的形態與全社會的構造等），往往帶着先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及諸形態底痕跡。資本主義之下的這些關係及形態底現實的總和，不單是具有一定的影響力，且具有理論的意義。因為，正確是依靠了這些契機，才成為農業底社會經濟的『特殊性』。這種理論底研究，確確成為農業社會經濟學底任務。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當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並理解農業資本主義底這些關係及其特殊性的時候，我們不能單單承認它底複雜性就算完了；我們一定要進而理解並說明它底發生，它決定那些關係及特殊性的原因，以及它底發展的合法則性。這時，若根據我們所採用的方法論底一般原理，我們不可以立腳于某種技術的

超歷史的契機，來說明農業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特殊性』；我們必須從（在一定的社會構造底諸條件之下——而且僅是在這範圍之內——造成農業底經濟發展及經濟諸關係之特殊道程的）社會契機之中來求得說明。同時，若根據一般的社會契機而說明這個『特殊性』，那也是錯誤的。即使從方法論的統一底要求來講，一個根本的社會原因，一個社會關係，一定要把它當做在農業底社會經濟關係之中決定一切特殊性的『指導的』社會關係而取出來的。

我們已經說過，農業中土地所有及地租形成底諸關係，可以認為是決定那全部現實的社會諸關係底特殊性及其矛盾的『指導的』社會關係。惟有這種關係，才是農業中使『純粹的』資本主義諸關係改變形態的『指導的』關係。雖說如此，但如認為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經濟一般的根本矛盾——勞動與資本間底矛盾，私有與資本間底矛盾——已因此而被除去，那是很大的錯誤。（1）同樣，又如藉口農業中價格形成底特殊性，農業中集中形態及集中過程底特殊性，因而想否定價值法則及一般的集中法則，那也是錯誤的。

（1）斯貝庫太獨爾在『農業恐慌理論』中所論便是一例。他在該書一二七頁上會這樣寫着：『我不是把勞動與資本間之矛盾，而是把資本與土地所有間之矛盾看做農業社會經濟學底根本矛盾的。並且，資本主義底支配已存在了百五十年，而它底決定國民經濟之發展的根本矛盾，乃是二十世紀的資本與勞動之間底矛盾。』這後面的命題是正確的。但是，這裏所論的，不是想用別的關係來代替某種決定的社會關係，而是想弄明白這使資本主義的矛盾複雜且使它變更的農業社會底特殊性。

上述以土地所有爲基礎的地租及地租形成底「指導的」的意義，我們已經看到，它是表現于資本主義的農業中所形成的全部根本的及派生的關係底發達之上的。首先，在資本主義本身看來，地租及土地所有，是變成了資本主義生產底「冗費」（馬克思）。即使從量的方面來講，這件事情，在決定農業資本主義前進底性質及速率的時候，是獲得了極其本質的意義。農業資本主義，因爲對於那在社會上爲同階層，而在生產上却無何等關係的階級——土地所有者，不得不支付多大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貢稅；所以，牠的可能的前進是被阻止，它底適用力也被削減了。

但是，地租及土地所有在這種量的生產的影響之外，對於農業資本主義底形成及發展過程，也起着本質上的質的影響。首先，地租及土地所有，在農業底資本主義化過程上，發生了阻止的影響，不得不使農業呈現着社會的，經濟的及技術的後退性。這結果，農業底社會的特殊性，不單決定了一般土地所有及地租形成，並且還決定了小土地所有。這種分散的小土地所有，不僅在某種程度以內保持着非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甚至在把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包藏于它本身中間的場合，它竟和資本主義的大技術發生了特別激烈的矛盾。小土地所有使農業底技術人爲地（終究要和發達的資本主義發生矛盾的）停止于小工場制手工業及手工業底階段。我們已經看到，這件事情，在「工資」這一資本主義經濟範疇底資本主義的形成上，起了決定的影響，即工資經濟受了小土地所有底影響，比較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工資形成的純粹的形態，具有顯著的特殊性。

同樣，地租在若干場合，在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底質的技術和經濟的形成過程中，是阻止了生產底資本主義化，及資本主義的集中化底前進，斷絕了資本主義的合理化及收益性底餘地的。因此，無論在和資本主義的集約性不相同的農業生產諸形態底形成過程上，或在這些地理的配置上，地租是扮演成爲積極的要因的任務的。無論在決定農業底資本主義的配設方面看，或在決定就資本主義看來是可能的——在土地私有及地租形成底組織的影響存在的場合——農業底資本主義的集約化之限界方面看，地租終究是具有決定的意義的。于是，再生產過程，尤其是擴大再生產過程，也得受到這農業中極有力的第三者——土地所有者——金利生產者——底影響。最後，我們已經說過，如果對於（決定農業中的資本主義恐慌底性質，社會底深度及一般性的）這一社會的契機土地所有及地租形成底意義，不加以考慮，則關於農業中資本主義生產底循環的研究是不能進行的。

以上是成爲農業社會經濟學底根本契機的土地所有及地租形成的意義。這土地所有及地租形成，凌駕於資本主義底根本的社會經濟的諸關係及範疇之上，更使它具體化，複雜化，使它變形，而成爲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底特殊性。上面已經說明，我們斷不可以把這農業底特殊性，看做是這些資本主義的範疇及關係底對立或否定。這些特殊性，却不過是從資本主義本身底根本的「純粹的」矛盾，及這社會構造底各個部分之複雜的歷史矛盾，所產生的資本主義本身底產物而已。

第二節 農業中資本主義諸矛盾底發展傾向

那麼，和這資本主義一般的根本的社會諸關係及矛盾底發展相關聯着的，農業資本主義底這些互相矛盾的社會諸關係底發展傾向，是怎樣的呢？換句話說，一方面是這些純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另一面是落後于某種程度以內的非資本主義的諸關係，它們在現實的農業資本主義諸條件之下，是如何形成的呢？更或者說，這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它是在何種程度以內（全部的還是部分的？），是怎樣地，使這些落後的它原來所沒有的所有，勞動，資本，再生產等等關係（或者至少是那沒有反映『純粹的』諸形態的諸關係），來適應自身的經濟，同時且造出適應于它的新起諸關係呢？又，所有這些，是如何地反映于農業中資本主義及資本主義蓄積底一般的歷史的發展之上呢？

當我們檢討對於農業社會經濟學底構成上的根本的方法論的時候，我們已經指出：從所謂『肥沃度遞減底法則』或農業底『生物學的特殊性』等等自然主義的概念出發，來闡明農業底這些特殊性及其社會的——歷史的內容，這是錯誤的。前面已經看到，這些契機雖然往往成爲說明資本主義農業底所有的社會經濟之特殊性的根據，甚至如農業中的集約性，資本投下，配設，價格形成，以及恐慌問題等，也是根據承認那『肥沃度遞減底法則』的農業經濟底自然主義的概念而得到了整個的說明。但是，不消說，農業中的資本主義關係

底一般的歷史性質，或這些關係底歷史的發展傾向之特殊性（對資本主義發展底一般的合法則性而言），是不能根據這種概念來加以說明的。

要說明農業底社會的經濟的發展底特殊性，一定要拿那種社會經濟的說明，以及被社會所制約着的發展傾向之歷史的概念，來代替這種自然主義的概念。因此，要確定資本主義發展底一般的合法則性，及其傾向之同一性及特殊性，一定要從資本主義一般的社會的歷史的本質，特別是農業資本主義底根本的社會的特殊性出發，來說明這些特殊性。

誰都知道，若根據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的蓄積及發展過程底歷史的傾向的公式，這個過程底根本的歷史的及社會的內容，畢竟不外是勞動手段及要具（土地，生產手段）底從小私有轉化而為社會化的集中的私有的過程；同時，不外是個別的個人勞動底在生產之中轉化而為集中的社會的勞動的過程。這生產手段與勞動底集中化及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底過程如果更進展，則土地，生產手段及勞動……個人的私有……這資本主義的社會及經濟底不可避的過程，是依據了資本主義內在的資本底集積及蓄積，生產底聚中化，小所有底廢止底法則而進行的。

關於把資本主義發展底這個根本法則來適用於農業，誰都知道，修正主義者方面會起了不少的異論。例如達維特曾說：「馬克司主義的生產集中論是難適用於農業的。」（1）

我們已經指出：把農業中資本主義底根本的發展法則，歸着于「農民的」小經營對大經營底「優越」土地所有分散底事實，農業一般底技術原因及特殊性，這無論在方法論上或事實上，都是極錯誤的事情。農業中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雖是走着更複雜而緩慢的迂迴道程；但仍然是這樣的根本的社會經濟的形態及方向中進行着的；即所謂小生產者大衆底土地及生產手段底喪失，他們對於資本底隸屬，大資本底作用底增大，農業中社會的生產及流通底總過程之逐漸完全爲資本所支配等等。

關於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之歷史的發展問題底解決，並沒有證明這「優越性」及「特殊性」。正如考茨基所正確地敘說的那樣，我們底研究問題乃是：「資本把農業把握住了嗎？資本主義在農業中如何成就的呢？它變革了農業沒有？有沒有廢棄那從來的生產及所有關係而產生新的關係底必要呢？」

實際上，如從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諸關係之發展條件底觀察所看到的那樣，在農業上，這擴大了支配圈的資本主義，也把那在農業中殘留得很長久的，與資本主義底社會經濟根本矛盾的一切歷史的殘存物（不自由的勞動，非商品的自然的消費經濟，具有落後的非資本主義的技術及關係的小生產之「獨立」）巧妙地而且急速地一掃盡淨了。雖則在農業資本主義之中，這些非資本主義的關係底清掃速度，比之工業資本主義顯

(1) 達維特『社會主義與農業』俄譯本，五三六頁。

(2) Kautsky, "Die Agrarfrage", S. 6.

然較爲緩慢。而且這——這是更重要的——農業之被資本主義所把握的社會的經濟的及技術的進程，與工業資本主義是有幾分不同的。

首先，土地所有及地租這東西，它在兩個方向之中，把資本主義諸關係底「純粹的」形態（勞動——資本）之發展，以及這些關係底向農業資本主義領域中的移植過程，弄得很複雜了。第一，地租逐漸加重了資本主義生產底社會的「冗費」底負擔（雖則它是基因于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及分配底一般法則及平均利潤率均等化的法則），從資本主義的蓄積及分配底一般基金之中，徵收了剩餘價值底不斷增大的部分。第二，地租在資本主義的合理化自由地進行着的場合，它是盡可能地對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單造成了技術的障害，並且還造成了經濟的障害。

資本主義之能解決第一個課題，我們已經看到了。資本家——布爾喬亞自身在社會意義上，與土地所有者合體，「自身把土地拉進手掌中」（馬克思），成爲地租取得者。當然，依據了這點，無論對於一般資本，或對於勞動及社會全體，地租底社會的矛盾是還沒有解決了的。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由于土地所有權底因農業經濟底遂行而分離，地租遂獲得了最完成的表現。在這形態之中，成爲社會的收益之一種的地租，不單對勞動所得，並且對資本底利潤也對立起來。通過了土地買賣及土地底轉化而爲商品，通過了抵當而使地租成爲資本化了的地價，於是所謂地租這一經濟範疇，逐漸獲得

資本家階級全體底超過利潤底意義。地租依然被平均利潤率之一的均等化所除外，雖然有它發生的特殊原因，但是現在已經同爲資本家階級所占有，在國民底收益之中，不和資本相對立，而是僅和勞動所得相對立了。

并且，地租在它量底表現上，雖是隨着資本主義底發達而絕對地非常地增大；但它底比重却是低下的。因爲資本底一般蓄積，及工業資本主義底更急速的發展，它在國民收益中的比例急速增大。結果，曾經作爲剩餘價值底普遍的唯一的形態的地租，在個別化了的社會的存在之中，和當做剩餘價值底主要的資本主義的部
分及形態的利潤比起來，終於逐漸縮減它底比例了。

工業資本主義剛剛造出了資本主義的借地農業者，使土地所有權從農業生產分離，它立即排除了農業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主要的生產的障害。最近，那採取了銀行資本及金融資本形態的資本，由于土地所有底向它手中集中，由于土地底收買和抵押，使地租資本化，把它當作超過利潤而全部占有起來，使它集中到資本家階級及其獨占的結合底掌握之中。這種銀行——金融資本之占有農業的過程，即在進步的資本主義諸國中，也不能看作是已經成功了的。但是，這確是一個過程，在有些國家中更已成爲一是事實（由于歷史上所形成的土地諸關係底形態，性質以及資本主義底發展程度如何而定）而正在明確地發展着。但是在這場合，雖說從資本主義的農業所獲得的地租，轉化而爲獨占的銀行資本底超過利潤；可是它底發生的經濟的源泉（這

和各個土地底生產性及投下資本之不同有關係）是依然不變的。牠在社會中的當作被創造的剩餘價值之一部看的這種社會的內容，不單依然被維持着，而且，在根本上，這獨占的性質是未曾變化，在資本經濟之下依然不得不絕對地增大。因此，這資本化了的地租與超過利潤底形式的合體，雖說是在高度發展階段裏的組織化的資本主義農業諸關係底領域中之一種表現，但這地租仍有更增大的可能，並且作為剩餘價值之一部的它底社會的矛盾的本質，也是依然沒有消滅。

不要說是差額地租，即使絕對的獨占地租，也不能為獨占的資本主義所廢止的。縱使地租被資本化，當做超過利潤而被銀行資本所占，也是不能廢滅的。在絕對地租底場合，把農業價格提高到生產價格或價值以上的起因，不過是從國民經濟，從『國民的』農業及工業移轉並擴大為世界經濟，這樣，對於絕對地租所必要的剩餘價值，即與其他諸國吸取出來。所以，獨占的銀行——金融資本主義，是不能把差額地租及獨占地租社會地廢止掉的。但是，因為獨佔資本主義把地租當做獨占的恆常的超過利潤而確保在自己底手掌之中，於是它同時便使資本與土地所有間底從來的內在的第二次社會的矛盾，轉化為更尖銳的矛盾；即，一方面是要想獲得這種超過利潤的各個資本家團體間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勞動與一般資本底利害之更集中化的尖銳的矛盾。這件事情，和其他獨占資本主義體系底根本矛盾湊在一起，成為在獨占資本主義底更高階段上的社會衝突與『平和的』軋轢底根本原因之一。

我們已經看到，在資本主義之下，土地及地租底國有化所得到的社會的結果，是不怎樣大的。在資本主義及商品經濟之下，即在資本得以自由投入土地的這種場合，土地國有還不至于排除差額地租，僅能排除絕對地租罷了。差額地租事實上仍當作超過利潤而流入資本家底手中，或者——在資本家國家把地租國有化的場合，形式上歸于國家所有，這樣使它成爲國民收益底分配底不勞部分，而與勤勞部分相對立。並且，由於前述的理由，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底舞臺上，要獲得相當于絕對地租的超過利潤，是沒有什麼障害的。

最後，土地國有化底主要的障害，不僅是布爾喬亞自己攫取了土地，而且其他所有形態一般地不陷于危險地位，單要否定這一種所有形態，在社會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單是土地的國有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不能解決地租問題；反之，國有化這件事，及與此共存的地租問題，在社會上也是得不到解決的。（1）

這樣，土地所有及地租問題，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看來，在社會的關係上確是難解決的問題。即使在土地

（1）『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式樣存在的地方，資本家不僅是必要的生產當事人，並且是支配生產的當事人。反之，土地所有者則全是不必要的一個主體。因此，急進的布爾喬亞，在理論上是達到了否定土地之私有，企圖在國家所有的形態中，使土地成爲布爾喬亞階級，資本底所有物。但是，實際上他們是沒有實行這件事的勇氣的。爲什麼，因爲對於一種所有形態——所謂勞動條件底私有形態——底攻擊，對於其他所有形態甚爲危險；而且，布爾喬亞自身已把土地攫取在手掌中了。』馬克思『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一部。

被國有化，地租被資本化而成爲超過利潤，在農業生產底一定事件下，資本取得了這些利潤的假定場合，也是如此的（這也不過是理論上可以如此假定罷了，實際上是決不能實現的）。而且，因爲我們是把這地租及地租形成底諸條件，看做是農業資本主義底根本的社會諸關係，并且認爲它是變更了農業經濟底其他諸契機及諸關係的，所以，這些契機及關係，在資本主義範圍以內，是不能社會的地解決了的。和那『純粹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及工業中的這個發展底一般行程相比較，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底『特殊性』，在農業資本主義看來，乃是成爲永久的絕對的條件的。

和農業資本主義底社會經濟之構造完全結合着的這些特殊性，既不是一般的絕對的特殊性（畢竟是在全部社會經濟構造底性質中所固有的東西），也不是具有技術的或者自然的性質的特殊性（所謂『土地肥沃度遞減法則』，『農業生產底』生物學』性質，機械之技術的特殊性，勞動及生產之季節性底氣候的諸條件等等）。這些特殊性，不過是資本主義底一定的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征服的東西；可是，同時又難從資本主義分離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看來是不能解決的特殊性。

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發行

社會科學
名著評叢

農業經濟學

|| 下 卷 ||

原 著 者

廖 謙

珂

譯 者

吳 覺 農

橋

出 版 者

黎 明 書 局

發 行 者

徐 毓 源

總發行所

黎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中市二五四號

分發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安慶 成都

佩文齋書莊
中南書莊
豫郁文書莊
景文書局
普益書局

廣州 濟南 保定 西寧

共和書社
東方書局
直隸書局
大東書局
大夏書局

天津 杭州 南州 重慶 桂林

會友書局
武林書局
武林書局
掃葉山房
北新書局
唐文南書局

必		翻
	黎明書局	
究		印

實 價 一 元 六 角

吳覺農 趙南柔 章育武 合譯

農業經濟學

卷上

廖謙珂著

二元四角

黎明書局版

農村經濟要籍

- 農業金融概論 王世穎譯 (二元二角)
- 牧野輝智著 馮靜遠譯 (一元二角)
- 農業信用 Boyazoglu 著 (一元二角)
-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馮和法編 初編四元八角 續編四元
- 中國農村經濟論 馮和法編 (二元五角)
- 農村經濟及合作 王世穎等編 (二元一角)
- 農村經濟及合作 蔣鎮編 (六角)
- 農村合作運動 侯哲奔著 (五角)

內容要目

- (一) 農業經濟學的對象和方法
- (二) 農業經濟學的自然主義概念和肥沃遞減法則
- (三) 農業經濟學上的地租問題
- (四) 農業之社會經濟的發展上土地所有及土地諸關係的類型
- (五) 俄國的土地諸關係
- (六) 資本主義之土地諸關係及土地所有獨占問題
- (七) 資本主義的農業勞動與勞動力量問題
- (八) 農業經濟學上的資本問題

社會科學名著譯叢

● 孫 寒 冰 主 編 ●

經濟思想史	現代歐洲史	近代歐洲史	歷史哲學概論	價值學說史	財政學原理	中國古代社會	近世世界史	近代歐洲經濟史	農業經濟學	農業經濟學下卷	十九世紀經濟學說史	社會主義思想史	分配論	馬克斯主義體系之崩潰	憲法原理	近代哲學史			
W. A. Scott 著	C. J. H. Hayes 著	C. J. H. Hayes 著	Robert Flint 著	Liebkecht, Rubin Bukharin 等著	Dalton 著	俄國 柯金著	Hayes & Moon 著	Knight Barnes, & Flugel 等著	廖謙珂著	廖謙珂著	俄國 佩蘭著	Laidler 著	T. N. Carver 著	Bohr-Bawerk 著	Goodnow, Bryce, Dacey 等著	A. M. Deborin 著			
李炳煥等譯(二元四角)	蔣 鎮譯(三元六角)	余楠秋等譯(二元四角)	郭斌佳譯(八角)	孫一寒 水譯(一元八角)	林俊 東譯(一元)	岑 紀譯(一元六角)	沙淡 卑如譯(三元六角)	區克 宣譯(二元二角)	章克 植譯(二元四角)	吳覺農等譯(二元四角)	吳覺農 橋譯(一元六角)	薛暮橋 秋譯(八角)	楊心 秋譯(八角)	鄭學稼譯(三元九角半)	伍康 成譯(八角)	張素 民譯(八角)	汪馥 泉譯(六角)	吳友 三譯(一元六角)	林一新譯(一元八角)

經濟學史空前鉅著

經濟思想史

復旦大學
經濟系主任 李炳煥等譯

by W. A. Scot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本書著者史改特氏特為這部鉅著思索、研究、講授、修正，歷時四十年之久；博引繁徵，參稽互考，所披覽的書籍不勝枚舉，其書包羅各派經濟學說；舉凡重商學派重農學派社會主義奧國學派數理學派制度學派和統計學派；應有盡有；蒐集之完備材料之新穎見解之高超真是有口皆碑；且特別注重經濟思想的背景的研究，尤為本書特色。譯者為國內名經濟學教授，其審慎重事之態度，不減著者。

實價二元四角

研究農村經濟參考書

- | | | |
|----------|------|--------|
| 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 馮和法編 | 初編四元八角 |
| 中國農村經濟論 | 馮和法編 | 續編四元 |
| 農村經濟及合作 | 王世穎編 | 一元五角 |
| 農村經濟及合作 | 馮靜遠編 | 一元 |
| 土地經濟學 | 蔣鎮編 | 六角 |
| 勞動經濟學 | 章植著 | 二元四角 |
| 農業經濟學 | 朱通九著 | 二元四角 |
| 中國土地政策 | 吳覺農譯 | 二元四角 |
| 農業信用 | 潘楚基著 | 一元四角 |
| 地租論 | 馮靜遠譯 | 一元二角 |
| | 鄭學稼編 | 一元二角 |

其他經濟學書籍

- | | | |
|-----------|------|------|
| 經濟學 | 李權時著 | 六角 |
| 龐巴衛克的經濟學說 | 鄭學稼編 | 二元八角 |
| 十九世紀經濟學說史 | 楊心秋譯 | 八角 |
| 價值學說史 | 孫寒冰譯 | 一元八角 |
| 分配論 | 張素民譯 | 八角 |
| 經濟新聞讀法 | 楊蔭溥著 | 一元八角 |
| 近代經濟思想史 | 朱通九編 | 一元六角 |
| 國際貿易原理 | 沈光沛譯 | 一元八角 |
| 財政學原理 | 杜俊東譯 | 一元 |
| 近代歐洲經濟史 | 區克宣譯 | 二元二角 |